

指文®战史系列006

武装党卫军第二 “帝国”师官方战史

第I卷

2 SS PANZER DIVISION
DAS REICH

1934-1939



【德】奥托·维丁格 著

指文



武装党卫军第二 “帝国”师官方战史

第I卷

2 SS PANZER DIVISION
DAS REICH

1934-1939

【德】奥托·维丁格 著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武装党卫军第二 “帝国”师官方战史

帝国师“元首”团团长 奥托·维丁格 著



全套共7卷

文字传记5卷 + 图片传记1卷 + 地图1卷
(第一卷、第二卷现已上市, 后续卷本即将推出。)

- 名 称 战史系列 006
武装党卫军第二“帝国”师官方战史
- 责任编辑 孙丽娜
- 封面设计 王 星
- 版式设计 王 星
- 出版发行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兴盛街 206 号北京印刷学院西校区
- 邮 编 102600
-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 CD 生产 四川省釜山数码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文本印刷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本 号 ISBN 978-7-89429-178-3
- 定 价 258.6 元 (1CD+7 手册)

读者服务: 023-67039891

电子邮箱: luo@cniti.cn

版权声明

本书中如有个别因地址不明而未支付稿酬的作者, 请与重庆版权保护中心联系, 由其代为转交支付。
电话 023-67708230 67708231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各部简介.....	1
	SS “德意志” 团	1
	SS “日耳曼尼亚” 团.....	21
	SS “元首” 团	38
第二章	东普鲁士坦克部队——肯普夫装甲师	60
第三章	SS特别机动部队第一战.....	69
	德军简况.....	69
	波兰陆军.....	70
	德国陆军高层作战计划	72
	姆瓦瓦—霍热莱地区突破作战	73
	鲁然战斗.....	85
	切尔温之战.....	93
	纳德博之战.....	94
	莫德林要塞攻坚战	122
	肯普夫装甲师的解散	140
	雅沃洛夫和萨多瓦维斯尼亚之战	149

CHAPTER 01

第一章 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各部简介

SS“德意志”团

驻防区：慕尼黑

番号沿革：SS特别机动部队第1团、
SS特别机动部队第2团、SS“帝国”师
“德意志”团、SS第2“帝国”师2团、
SS第2“帝国”师3团

简称：SS“D”团

1936年7月1日前，SS“德意志”团所辖部队还都是分散而独立，归入不同营团建制，这些部队的成军时间、地点和条件都各不相同。不过，这些部队都与SS第1团1营有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毕竟他们的驻防区同为慕尼黑。

1936年7月1日，驻慕尼黑SS特别机动部队组建的3个营、团直属连以及新成立的团部，合并组建成SS特别机动部队第1团，首任团长乃是大名鼎鼎的菲

利克斯·施泰纳上校。根据曾在该团服役过的老兵们的各种手抄件（日记、回忆录等）和采访记录，该团各部成军史简介如下：

SS“德意志”团1营

驻防区：慕尼黑

番号沿革：慕尼黑政治预备队、SS第1团1营、SS第2团1营（临时）、SS“德意志”团1营、
SS第2“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

简称：I/SS“D”

1930年10月，第三帝国内党卫队所有旗队各推荐1名成员携带介绍信前往巴伐利亚州警所属的慕尼黑团报到。接着，他们来到慕尼黑温泽尔的2号特种营，在纳粹党南部党区总部特



派教官——扎格尔和利贝尔两位少校的严厉督导下，接受基础和军官培训课程。

这种以每期针对30到35名学员的集训一直持续到1934年底，成绩优异者随后将被保送到图尔茨的党卫军军官学校，荣幸地成为该校的首批学员。从1933年10月起，在培养军官的同时，慕尼黑团也开始对申请入党卫队的志愿者展开基础训练，直到1934年6月底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图坎、二号特种营和曼斯营区中每100名警察分队再接受1个排的党卫队志愿人员。1934年6月，基础集训结束，参训者和校方在霍伊训练场展开野营拉练暨毕业典礼，巴伐利亚州警长官里特尔·冯·亨格尔也出席了典礼并发表讲话。军官和士兵学员们经过短暂的休假后，奉命集中，于1934年7月1日正式组成慕尼黑政治预备队，即SS“德意志”团1营的前身。预备队下辖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第13步兵炮连，首任队长是刚刚从州警察部门转入党卫队的里特尔·冯·亨格尔中校，托马斯·穆勒中校为副官，其中2个连驻曼斯军营，另1个连和营部驻图坎营区。

巴伐利亚州的警官和士官，以及基础训练课程的毕业生构成了基层干部的核心。来自各地党卫队的志愿者，尤其是南德地区党卫队员的加入，使慕尼黑政治预备队兵力很快达到编制标准。不过，政治预备队的成军没有吸引多少眼球，由于家底薄，预备队成员们最初的薪水发放甚至要靠慕尼黑地区的党部经费才能勉强维持。最令人难堪的是，他们的常规划制服竟然是土灰色的。

尽管如此，这支年轻的部队还是和其他政治预备队一道，在1934年的纳粹建党日的游行中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此时他们还没配发武器）。他们身着黑色的军礼服，踏着特别整齐的步伐和方阵走过检阅台，他们的仪容仪表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目光，人们将响亮的掌声和欢呼声赏给了这支年轻的队伍。

1934年夏，慕尼黑政治预备队和另外2个营并成一个团。最初，SS特别机动部队给他们的领章（即番号）是第2团，但很快又变更为1团。其原因是：1934年夏，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宣布，将警卫旗队扩编为SS第1团；驻慕尼黑的1营、普里特巴赫训练营的2营和埃尔旺根的3营组成SS第2团。但这个编制很快被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否决，他宣布警卫旗队在党卫队保持特殊地位，它的兵力规模不应该仅仅是1个团，于是新组建的这个团的团番号由2团改为了SS第1团。

1934年10月1日，慕尼黑政治预备队正式转型，更名为SS特别机动部队第1团1营，简称I/SSI-VT。

从这时起，他们的薪金不再由党部经费拨发，而是由内政部按国防军的预算标准平级拨发。根据1934年10月1日德国颁布的新的征兵条令，参加党卫军特别机动部队，就等同于个人对国家服了兵役。

同时，普通的党卫队军阶结构已经不适于新成立的党卫队突击队。在突击队里，军阶的高低是由个人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技术娴熟程度而定。从1934年11月1日起，全军（国防军和



SS特别机动部队)官兵通过内政部与第三帝国签约(相当于个人效忠)。从这时起,党卫队南德区党部对1营的各种管辖,尤其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影响已经是越来越小。

新签定的契约,使国防军开始向职业化军队迈进。士兵们至少得服役4年,士官至少服役12年,军官至少服役25年,不过军队中的资深年长军官被默许在合约中缩短服役期。这些标准同样适用于整个SS特别机动部队。

从1933年开始,SS特别机动部队的组建就和陆军偷偷扩军备战密切相关。当时德国为了扩军,是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一项就是组建SS特别机动部队,因为它不是国防军的组成部分,所以它的成立有掩人耳目之嫌。

1934年秋,SS第1团1营在奥尔特·威廉医院——一个位于慕尼黑旧城区中心的威廉公爵大街疗养院里正式成军。从这时起,这座医院也正式改称威廉公爵军营,不过这里的建筑实在太旧,急需整修。与此同时,普里特巴赫训练营的SS第1团2营和13连也在里特尔·冯·亨格尔中校的督导下,先后建立。德高望重的亨格尔中校早早就被内定为未来的团长,因此所有的“德意志”团老兵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均异口同声地称里特尔·冯·亨格尔中校是他们的首任团长。在成军的同时,各部的战斗训练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作为慕尼黑的驻军,SS第1团1营还负责担任各种节日的荣誉警卫工作(后由SS第1团2营接替)。于是,包括担任慕尼黑统帅堂的仪仗队和随后在纳粹党党代会的“皇家广场”进行“永恒卫戍”等荣誉护卫任务都落在了SS第1团1营肩上。此外,他们还担当过军械库和奥本维斯福德机场的警卫工作。不过,像维持政治集会秩序这种行政方面的训练未再进行。1935年初,SS特别机动部队第1团在南德组建后,所辖的1营驻慕尼黑,2营驻普里特巴赫训练营,3营驻埃尔旺根/佳斯特。1935年夏,SS第1团组建了一支工作参谋组,后发展成团部,首任参谋长乃是慕尼黑地区训练主管贡特上尉,不过他的资历远较同驻慕尼黑的1营长里特尔·冯·亨格尔中校为浅。

在1935年度的党代会期间(9月10日到16日),新组建的SS第1团虽然内部指挥关系还没完全巩固,但还是被党卫队全国总部授予了团营军旗,1团定名为“德意志”团。这也是年轻的SS特别机动部队队员们第一次携带武器英姿风发地出现在公众视线内。

1935年10月,SS“德意志”团1营和2营,以及13和14连开赴德累斯顿附近的柯尼斯布鲁克训练营,展开密集的军事训练和实弹射击演习。

在这次演习中,SS突击队蒙受了意外的损失。1营长里特尔·冯·亨格尔中校与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就演习的军需补给方式和靠后指挥部署发生争执,结果被从SS特别机动部队除名,转入陆军山地部队(1945年,他成为德国山地兵统帅)。SS“德意志”团1营的年轻将士们不幸失去了自己爱戴的如慈父善友般,同时又领导力卓越的长官。

1营长的遗缺由前图林根州警长亨格·克普勒少校填补。一接到命令,他就迅速赶到柯尼斯布鲁克训练营,接管了部队。新来的营长同样兢兢业业,严格按照新发布的军训大纲来武装和训练部队,但重点强调是体能锻炼。除此之外,1营继续负责荣誉警卫和各种阅兵



名目下的走队列，继续在各种欢庆、接待重要外宾以及阅兵等重要活动中露面。

1935年11月7日，SS第1团新营区在慕尼黑—弗雷曼落成。

1935年11月9日，SS“德意志”团各营——驻慕尼黑的1营、驻普里特巴赫训练营的2营和驻埃尔旺根的3营齐聚慕尼黑统帅堂，集体宣誓效忠党国，这是他们首次在活动中统一佩戴“德意志”团的袖章。

在1935到1936年度的加米施—帕滕基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称冬奥会）中，SS“德意志”团1营、2营，以及14连（摩托化）参加了运动会的会场警戒、荣誉护卫和对外国运动员代表团的欢庆活动。

从1934年起，SS“德意志”团在每年8月都要抽调1个连参加拜罗伊特节的荣誉警卫任务。

在军事编制上，SS“德意志”团各营和直属部队配属陆军第7步兵师，在哈尔德少将（未来的陆军总参谋长）带领下，统一展开训练。若是爆发战事，SS“德意志”团则接受由总部设在慕尼黑的第7军区司令亚当将军（后为勒歇瑙将军）节制。

高级将领们不断前来视察，参观部队的训练和演习，SS“德意志”团也不负厚望，以杰出的表现展现了党卫队突击队训练有素的战斗力量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给诸位将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6年春，第7军区司令亚当将军就曾亲自来到SS“德意志”团1营，参观他们的演习和战斗训练，他高度赞扬了该团在训练中表现出的高超战斗素养。

与此同时，SS“德意志”团1营、2营和团直属连各连长，奉命和驻慕尼黑的陆军第61步兵团（团长：辛策尼希上校）一同展开图上演习、兵棋推演和越野行军训练。通过这次训练，陆军第61步兵团、第7炮兵团军官团加深了和SS“德意志”团军官团之间的友谊。

演习结束后，SS“德意志”团1营进驻慕尼黑弗雷曼的新营区。这个营区面积广大，容纳3个营和团直属部队是绰绰有余。经过1936年一年的赶工，营区全面完善了各种设施，这里成了SS“德意志”团的新家。

SS“德意志”团13连（步兵炮连）

驻防区：慕尼黑

番号沿革：SS第1团13连、SS“德意志”团13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3连

简称：SS“D”团13连

SS第1团13连成立于1934年10月，当时该连士兵若非还在学校就读，就是在训练场上受训，直到1934年底才分别从学校和训练场上毕业，聚集到13连的旗下。首任连长是前国防军军官穆勒上尉。连里的士官们主要来自慕尼黑政治预备队的4个连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门。当然，连里还有不少于1934年10月成军之初才加入党卫队的新兵。



1935年1月2日，得到不少志愿兵的补充后，13连达到了满员编制，归SS第1团1营营长里特尔·冯·亨格尔中校节制。起初，13连被派往慕尼黑的布兰斯塔德训练营学习自动射击操作技术。

由于13连不是战斗部队，所以最初的装备仅有98K卡宾枪、刺刀和P38手枪。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春才有所改变。这一年，13连接收了崭新的轻步兵炮和作战车辆，遂正式展开作战训练。

同是在1935年春，厄尔斯彭·穆勒上尉以步兵顾问的身份进驻13连，11月正式转正，成为13连连长，在任上他一直干到1939年春才离开13连，转到于特博格，升任SS炮兵团的一名炮营长。

1936年夏，13连在慕尼黑弗雷曼营区完成了最后一项科目学习，继而从SS“德意志”团1营序列中脱出，直属SS“德意志”团团部。

SS“德意志”团14连(反坦克连)

驻防区：慕尼黑

番号沿革：SS“德意志”团4连(反坦克连)、SS“德意志”团14连、

SS第2“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

简称：SS“D”团14连

SS“德意志”团第14反坦克连，于1937年10月1日在慕尼黑弗雷曼营区组建。首任连长为布兰特博士(上尉)，他在任上干到1939年6月，先是短暂担任在普里特巴赫训练营成立的SS反坦克营营长，继而接任在埃尔旺根成立的SS侦搜营营长。

他的继任者是库尔特·威斯特法赫伦上尉。

SS“德意志”团15连(摩托化步兵连)

驻防区：慕尼黑

番号沿革：SS第1团14连、SS“德意志”团15连、SS第2“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5连、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5连

简称：SS“D”团15连

1934年11月14日，巴伐利亚州警的一名警长——施密特上尉奉命组建起1个摩托化步兵连，归SS第1团节制。

1935年1月7日，全连开进慕尼黑暂驻。1935年3月14日，这支摩托化步兵连正式定名SS第1团14连，配属SS第1团1营。1935年8月31日，巴隆·冯·旺根海姆上尉成为第



二任连长。1936年7月1日，SS“德意志”团团部组建完毕，14连也由受1营节制转为归团部直属。

1936年10月1日，14连更名为SS“德意志”团15连，14连的番号给了反坦克连。1938年春，SS“德意志”团组建侦搜排，配属15连。

1938年10月1日，旺根海姆上尉转任埃尔旺根的摩托化步兵营营长。1939年5月，他再次转任，成了SS侦搜营营长。

SS“德意志”团2营

驻防区：普里特巴赫训练营

番号沿革：奥地利救济会、施莱施海姆救济会、SS第1团2营、SS“德意志”团2营、SS第2“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

简称：II/SS“D”

1933年春夏，出于奥地利当局的政治迫害，来自奥地利各地的冲锋队和奥地利党卫队成员背井离乡，疯狂逃进巴伐利亚州。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自愿移居德国，大部分都是非法越境，他们穿过党卫队罗腾布鲁赫的防区，逃到奥格斯堡的莱希福德营地。

在这里，他们被德国当局集合起来，组成“奥地利军团”，继而又被分散到各个营地，由冲锋队和党卫队连队负责训练。在这些所谓的训练营里，他们的境况悲惨，不仅没有薪金，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不得不身着逃离时就穿在身上的平民装或廉价的工作服，在巴伐利亚州警的粗声呵斥下，日复一日地进行军事训练。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不少奥地利青年甚至觉得还不如回国接受审判。然而，从奥地利传来的消息，让他们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想。由于他们非法离境，奥地利政府宣布他们的公民权被自动剥夺。这些人成了毫无国籍的“国际游民”，只能硬着头皮任由德国人摆布。

基础训练结束后，SS“奥地利军团”成员返回原驻地集合，并迎来了他们的指挥官——出生在维也纳的一战老兵卡塞尔少校，军团也编成4个各由100人组成的连队。在奥地利军团转驻普里特巴赫训练营前，卡塞尔少校离开了。

1933年12月6日，SS“奥地利军团”转移到普里特巴赫训练营。营地有一座自凡尔赛条约签定后就被迫关门的前军工厂（主要生产弹药）。工厂里遗留的大型厂房就成了最初的营房。1934年到1935年初，奥地利军团将士们挥汗如雨，将这些老旧建筑扩建为正式的现代化军营，使各连终于住上了各自的舒适营房。

然而“奥地利军团”这名字实在是太惹眼了。在奥地利政府的不断抗议下，德国政府先是把“奥地利军团”改称为“奥地利救济会”，继而又更名为“施莱施海姆救济会”。这支部队最初由司令部设在慕尼黑的党卫队罗腾布鲁赫地区总队长节制。刚进驻训练营



时，奥地利人的状况有所改善，但着装也只是浅黄色的训练服而已，即使在大冷天也是相当单薄。1933年/1934年冬，他们的可怜境况终于引起了党卫队南德区的重视，给他们拨发了一批黑色军冬装，这才勉强解决了他们的冬暖问题。

他们在营区内的最初训练，主要由当地驻军进行指导。1934年3月1日，巴伐利亚州警接过重任，负责全营（此时营已编成4个连，各连长由普鲁士州警担任）的所有训练，营长也换成了前普鲁士州警长兰福特少校。

另外，警卫旗队“支援”了几名士官过来，担任施莱施海姆救济会的顾问。从这时起，补充营开始了严格的作战、射击和行军训练。在高强度的训练下，4个连素质提高得很快，使补充营形成了战斗力。1934年6月30日，在第一次进军奥地利行动中，施莱施海姆救济会搭乘国防军车辆，朝威斯巴登快速机动。途中，他们被警卫旗队指挥官塞普·迪特里希拦下，与第19步兵团一起返回了慕尼黑的里斯特营区待命，第一次进军奥地利行动不了了之。

奥地利7月政变失败后，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党魁、领袖墨索里尼，当时以奥地利保护人和法西斯老大哥自居，强烈要求希特勒解散德国境内所有的奥地利雇佣兵团。然而，施莱施海姆救济会内没有一人是奥地利公民，全都是无国籍的“国际游民”。1934年，为了不给意大利口实，德国政府宣布授予补充营全体官兵德国国籍。这样，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质上，德国境内完全没有任何雇佣奥地利武装。既然这些人在未来已无返回奥地利的可能，德国方面遂打算全面武装补充营，尤其是国防军，更是雄心勃勃地打算把它建成一支精锐的山地步兵营。

1934年8月，帝国国防部长冯·普洛姆堡上将视察了身着民装的补充营，该营的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全国领袖已经打算把补充营纳入党卫队，国防军便不再可能插手。

如果不是1934年9月初为庆祝建党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大型队列式，补充营究竟归属国防军还是党卫队，还真是未定之天。在这次阅兵式上，各地党卫队首次在大形队列式中出现于公众视线内。

各路党卫队尽数参阅，其中给希姆莱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施莱施海姆救济会，于是他向阿道夫·希特勒建议补充营应并入SS特别机动部队，建成一个独立的步兵营。希特勒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于是，施莱施海姆救济会就成了SS第1团的第2个营，番号是SS第1团2营，训练上主要由陆军第7步兵师负责，一旦开战则归慕尼黑的第7军区节制。

1935年3月底，SS第1团2营营长和4个连长结束了他们在党卫队的服役，重返普鲁士州警岗位。他们言传身教，将一批奥地利乌合之众从平民升华为战士，使施莱施海姆救济会一跃成为党卫队的精锐。就凭这点，他们赢得了全体士兵的尊敬，所有士兵都带着不舍的心情目送他们离去。



1935年4月1日，卡尔-玛利亚·德梅尔胡贝尔上尉从巴伐利亚州警转入SS特别机动部队，军衔为少校，出任SS第1团2营长。齐格弗雷德·马克斯·舒尔茨少尉，党卫队图尔茨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成为营副。这一年，2营按规定编制获得了足额的武器、装备、机动车辆和军马。1935年4月底，2营的第一批“奥地利”士官进入党卫队图尔茨军官学校，成了该校的第二批学员。

当年的纳粹建党日，2营作为SS第1团成员参加了欢庆仪式。不久，SS第1团被授予“德意志”的荣誉称号，2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SS“德意志”团2营。10月，2营和1营、13连、14连一道，用几周时间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柯尼斯布鲁克训练营展开了为期几周的大型军事训练和实弹射击演习。警卫旗队和陆军也参加了这次营级野战实弹射击演习。

1936年春开始，2营各连轮流在慕尼黑警戒14天，1营更是进行了荣誉警卫。这些警卫多为展示性质，以标准立定姿态肩扛步枪一动不动地站立一个小时，这种姿势在大热天里尤为要命。1936年4月2日，党卫队图尔茨军官学校的第二期“奥地利”学员毕业，佩带着党卫队少尉军衔，返回2营担任各排排长。

1936年夏，2营转移到1营撤出的慕尼黑的威廉公爵营区，而1营则舒舒服服地进驻新落成的SS“德意志”团营区。1936年秋，慕尼黑的弗雷曼新营区基本完工，2营在参加完建党日阅兵式后，也进驻新营区，和1营团圆。

SS“德意志”团3营

驻防区：慕尼黑

番号沿革：SS“德意志”团3营、SS第2“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

简称：III/SS“D”

1936年7月1日，SS“德意志”团3营在慕尼黑弗雷曼营区成立。迪莫少校成为首任营长，不久巴劳福中校接替他掌权。

3营的军官主要由1营和4营支援。其中，连长完全由4营提供：

9连长——符腾巴赫上尉

10连长——斯旺茨上尉（1939年3月死于一次交通事故），继任者为迪克曼中尉

11连长——埃拉特中尉

12连长——策恩德纳上尉

3营兵员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志愿兵。不到1年，3营就达满员状态，成为SS“德意志”团的训练营。1939年，克莱因海斯特坎普少校成为第三任营长。



SS“德意志”团4营——埃尔旺根

驻防区：埃尔旺根/佳斯特

番号沿革：符腾堡政治预备队、SS第2团3营（临时）、SS突击队1团3营、
SS“德意志”团3营、SS“德意志”团4营

简称：Ⅲ/SS“D”，随后为Ⅳ/SS“D”

该营在SS特别机动部队历史上被渲染了十分传奇的色彩，因为它的命运和武装党卫军中最有个性而且能力突出的猛将施泰纳中校紧紧相连。正是在4营长的任上，施泰纳开始了他的指挥生涯，直到1945年在集团军司令官任上结束。在埃尔旺根，他将自己思考已久的建立新型突击战士的理念付诸实践，反复将现代化作战理念灌输给4营的将士们，并亲身带兵实践。在他的领导和反复宣扬下，这些理念很快被作为SS“德意志”团乃至武装党卫军各师团的士兵的理论指导方策。

该营是为了探索如何从政治预备队过渡到未来武装党卫军部队而组建的实验性部队，同时它还是SS特别机动部队营团级在和平时期、战时的师级部队训练样板。

这支部队的历史展现了SS特别机动部队1个营拥有的军事潜力和广泛的用途，这对战时和平时训练都尤为有用。

1933年5月，党卫队西南区党部派人在奥伯恩多夫、罗伊特林根和特罗辛根三地各兴建了一个可容纳1个连的小型营地。6到7月，3个兵力为一二百人的连队分别进驻这三地，这是4营的雏形。

与此同时，党部还把埃尔旺根/佳斯特的符腾堡士官学校选做未来驻防区。1933年8月到1934年2月，上述3个连陆续进驻埃尔旺根/佳斯特，成立了符腾堡政治预备队。不久，随着志愿兵的不断涌入，符腾堡政治预备队兵力扩大到4个连（每个连编制120人）和10人组成的营部。

志愿兵来自全德各地，比如科尼斯堡、柏林、法兰克福、曼海姆，甚至符腾堡地区的社会各阶层，农家和中级技工之后是志愿兵的主体。党卫队地区党委选拔兵员的基本标准是思维敏捷、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并有着坚韧的性格。此外，还要年轻和满腔热情，就像当时的德国：朝气蓬勃，等待着开辟新纪元；意志坚强、渴望胜利并有远大抱负，憧憬着自己通过训练和实战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由于招募的兵员不多，所以条件非常苛刻，即使是军校或警校毕业生通过了选拔，加入部队后也得从新兵干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形势需要和能力达标，这些毕业生也会和普通的新兵一样，以同等竞争的方式进行军官培养和晋升。党卫队招兵公告中最吸引人的一条就是不管申请者的政治倾向如何，哪怕你既不是纳粹党党员、也不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甚至父母的政治倾向和纳粹党有冲突，也不影响个人的申请报名。结果，前社会民主党以及无党派人士之子报名最为踊跃。



军官和士官的选拔更为苛刻，要求必须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丰富的老兵，不管是国防军还是州警，或者是目前退役赋闲者，只要他可以证明自己参加过一战的，就有资格向训练署递交申请。

1934年1月，来自国防军的48名士官，根据斯图加特地区党部指示前往埃尔旺根参加为期2个月的候选军官培训。接着，他们又被派往陆军继续深造和训练，进一步学习国防军的技战术知识。虽然番号是“政治预备队”，不过从成军之初，预备队就没有进行过哪怕一个小时的政治值勤训练，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用于与军事相关的技战术和体能训练。

从一开始，符腾堡政治预备队的训练目标就定为锻炼出一支具备战斗力的部队。他们借鉴了陆军的条令和经验，在部队新兵结束了基础训练后，立即投入野战攻防训练。为此，政治预备队在营区开设大量讲堂，请来施泰纳等猛将向各连排长轮流讲课！在开课的同时，头一批装甲车、沙盘台和枪支弹药也源源不断到来。士官培训课程也同时进行，为了直接增强战斗力，4连甚至直接转型为机枪连。1934年春，符腾堡政治预备队根据上级下达的野战急行军演习令，展开首次连级独立负重越野机动，第5军区司令官亲自视察了这次演习。

1934年秋，是符腾堡政治预备队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根据希特勒指示，国防部责成陆军作战部以SS“德意志”团1营为建军蓝本，将SS特别机动部队扩编为3个团又1个营的规模。

1934年10月1日，根据上述命令，驻埃尔旺根的符腾堡政治预备队编入SS第1团，成为该团的第3个营，正式番号是SS特别机动队第1团3营。

时任连长名单如下：

9连长——普洛上尉

10连长——普拉福克上尉

11连长——符腾巴赫上尉

12连长——吉列上尉

转型后，3营的军事训练由驻乌尔姆的陆军第5步兵师（师长：哈恩将军）负责，战时则由驻斯图加特的第5军区司令鲁夫少将节制。

从1934年秋到1935年5月，3营从各连排选拔人才，开展候补军官培训课程。但这套课程只持续了一期就结束了，之后的候补军官不再从基层直接提拔，而是从托尔茨和党卫队布伦瑞克学校毕业生选调。

期间，3营对战斗训练也紧抓不懈，灰色的野战服已经下发，通常部队在训练和驻防时都身着此服，黑色制服只有在阅兵式上才穿。

1935年夏，首任营长冯·戈特贝格少校离职，博耶少校接任。在博耶少校带领下，全营开赴汉堡训练场，展开为期4周的战斗射击和战斗机动训练。在这期间，3营长再度易人，前国防军资深军官、SS特别机动部队训练署主管施泰纳少校成为第三任营长。



毫无疑问，施泰纳是SS特别机动部队中能力最为出众的军官。在训练署，他发展出了一套新的理念，那就是如何训练出符合现代化战争需求的士兵，简称现代化士兵。他打破惯例，亲自参加训练和拟订训练科目，并把士兵们培养成近战勇士和“捕猎”能手；他鼓励士兵们独立思考，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就像“猎手、潜伏者和出色的运动员”，全能的战士是施泰纳培养士兵的目标，也是现代化战士所必备的素质。这类士兵必须全身心投入野战，他们必须拥有极为充沛的体力，在完成长途负重越野机动后仍能在紧随进行的近战中以轻盈的姿态完成短跑、跃进、闪避等一系列战斗动作。同时，他们还应该娴熟地利用地形掩护自己、射击对手并隐蔽接敌。唯有成为这样的战士，才能在未来战争中把伤亡降到最低。

在攻击队形训练上，施泰纳更是将常规的营级战斗队形摒弃在外，转而采用突击队型，在同行看来他们简直就是一战末期德军“暴风”突击营的翻版。同时，施泰纳也展开小分队训练，分队由训练兵、列兵、一等兵、二等兵和士官组成，目的是让每个士兵都有机会接过指挥权，带领大家完成任务，使每名士兵的指挥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在此期间，第5军区司令委派第5步兵师师长哈恩少将亲临视察3营，施泰纳趁机向他展现了3营的训练成果，令他大开眼界，对3营战斗力的神速进展和表现出来的高超战斗力赞不绝口。

除开常规队形攻击和个人战术动作训练外，3营每年还进行冬季狙击和机枪射击训练，通常是在训练场或是野外进行。

1935年秋，SS“德意志”团3营辎重运输队成立，负责全营的兵力和辎重运输，共装备8辆小汽车、12辆3.5吨卡车、1辆交通车、20部摩托车（12辆带边和8辆不带边），辎重运输队编成：1名连长、1名排长、1名上士、1名中士和1名书记员和10名士官、48名士兵。

最让辎重运输队感到自豪的就是他们的摩托车排拥有12挺轻机枪，在野战演习中他们的任务通常是报信和侦察。

与此同时，SS特别机动部队也完成了自身的整合，辎重运输被划分到第5部，除了各部辎重运输外，连技术工兵、师团营级摩托部队军官，以及后勤部队都归第5部节制。

在对士兵严格训练的同时，施泰纳还把大量精力花在了对军官团的培养上。根据他的命令，各级军官都要参加作战计划拟订、兵棋推演和地形研究等军官战术科目的演练，借以提高他们排兵布阵和领兵打仗、甚至图上作业等各种作战指挥能力。

体能训练在总体训练中是一个极为特殊而重要的环节。施泰纳希望通过体能训练使士兵能拥有快速进行长距离机动的能力。在长途奔袭抵达目标区后，官兵们还要以巧妙而轻盈的动作越过障碍，穿过敌火力封锁线，突破敌防线，一气呵成，整个过程中在敌人射程内展现的是一个不断变化路线高速运动的目标，使之难以瞄准射击，从而帮助部队既能顺利达成任务，又能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为了彻底实施体能训练，从根子上增强官兵的身体素质，施泰纳特地从埃尔兰根大学



请来谢夫勒博士上尉，做部队的体能训练教官，负责所有官兵的体能训练。对此，谢夫勒博士针对人体主要运动部位（诸如手、脚、腰等）的强化需要的不同锻炼项目，拟订出一整套体能方案，包括急速竞走、跑步前进以及滑雪训练。计划是每人每天至少做1小时的体能训练。起先是在运动场训练，动作娴熟和身体强健后再转入野战训练场，这样他们就能熟练拆装机枪和榴弹发射器，甚至能有效展开狙击和投弹训练。最终，体能训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使各个攻击部队能够清楚明白自己的战斗任务并毫不费力地轻松达成。

3营的体能训练的效果首先在第三帝国举行的各项体育竞赛中展现出巨大威力——16连在公路负重行军大赛中就曾多次拿奖。1936年，17连在兴登堡公路负重行军大赛中力压群雄夺魁，这次竞赛是在复杂的地形上全副武装——负重45磅背包、加1支步枪和一顶钢盔进行35公里的越野机动。17连用4小时20分13秒跑完全程，平均每小时8公里！

紧接着，全营又在1937年的党卫队公路负重行军竞赛（全长25公里）中以优异表现轰动了全国。在这次竞赛中，全营5名军官和450名士官、士兵全部参加。在体能教官的带领下，全营以3小时35分55秒跑完25公里全程，平均每小时7公里，人均负重45磅，而且全营是以整齐的队形穿过终点线，接着又以行军姿态穿过授奖主席台，顿时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除开3营，16连和17连也并排着穿过终点线获得第三名！他们的表现同样震惊了全场。

1937年5月，3营的金牌数量还在继续增加。当月，在柏林举行的兴登堡公路负重行军大赛中，17连从76支参赛部队中（包括来自威廉港的一支海军部队，他们在负重行军大赛中是常胜将军）脱颖而出，再次夺冠。

1937年9月，16连派出1名军官和36名士兵参加NS军事竞赛，参赛各部队必须完成一系列包含方位识别、距离估算、越障、投弹和射击等一整套模拟野战机动攻击科目且长达15公里路程，结果16连以优异的成绩夺得第一。

1938年5月，17连第三次在兴登堡公路负重行军大赛中包揽金牌，上演帽子戏法。与此同时，16连1个排也在汉堡举行的SS公路长跑竞赛中拿回了第二枚金牌。

年轻的将士们在各种大赛中摘金夺银，使他们成为埃尔旺根地区最受欢迎的人。

连续不断地夺魁，使3营在各种大赛中都成为参赛部队的眼中钉。在即将进行的符腾堡州运动会上，3营把目光瞄准了手球金牌，为此他们在营内进行了激烈的选拔赛，继而派出几名代表参加了州运动会的手球比赛。此外，全营官兵还全力出击各个项目，目标是全营人手一枚帝国运动奖章。他们的努力和四处出击没有白费，在很短的时间内，其中1个连就实现了全连官兵人人佩带运动奖章！

除了普通体育和军事竞赛，3营也积极参加摩托车大赛。1936年，3营成立了一支摩托车运动队，由沃格特中士、斯托尔下士和梅塞海特下士，驾驶他们的宝马——500CC 摩托车参加了各种国际和重要大赛。

在各种竞赛中，他们多次夺冠，为全营增光添辉。他们获得的奖项主要有：符腾堡越



野竞赛冠军、下萨克森草地大赛冠军、福格尔斯贝格越野大赛冠军、环兴登堡大赛冠军、弗兰克尼亚朱拉越野大赛挑战奖、黑森林越野大赛亚军和伊普夫越野大赛季军。

1937年起，他们又开始参加国际摩托车赛事。先后获得布兰登堡国际越野大赛金牌和梅特伦堡国际摩托车公路赛铜牌。此外，他们还拿到党卫队摩托车越野大赛第一名！

不幸的是，这个无往不胜的三人组却解散了，只有沃格特中士继续代表SS“德意志”团参赛，又先后获得许多荣誉——哈尔茨3日国际公路大赛金牌、阿尔卑斯3日国际越野大赛银牌、东普鲁士国际公路大赛银牌、大日耳曼国际山地公路赛第二名、朱拉越野大赛金牌、纽伦堡三角公路大赛第二名、梅伦贝格三角公路大赛第三名、巴伐利亚山地越野大赛金牌、阿尔巴登越野大赛金牌，此外他还在维也纳国际高速公路大赛、纽伦堡国际公路大赛和霍肯海姆公路大赛中获得奖牌。

和谢夫勒上尉一起转到3营的还有一位民用工程师——布兰特上尉，作为营部的技术主管，对营内的各种军事装备的改进和发挥它们的潜在功效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此外他还致力于完善士兵的个人装备，使之充分适应现代化战争。最重要的改良莫过于设计出迷彩服和钢盔伪装网，尤其是迷彩服，获得了SS特别机动部队的青睐，在和平时期就大量采购使用，接着又被伞兵部队沿袭，最终连陆军一些部队也开始使用迷彩服。直到今天，迷彩服已是世界各国军队（包括联邦德国军队）的常备野战服，但几乎没有人还记得迷彩服的创始人。

至此，3营的领导层班子基本成型——营长施泰纳是军事长官、谢夫勒上尉主管体能训练、布兰特上尉主管技术。各连排长基本都来自图尔茨和布伦瑞克的党卫队军官学校毕业生，他们和营部一起形成营内的军官团，他们的作用和任务是在同样获得良好培训的士官团和热心的年轻士兵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在各个领域解决和克服3营在发展和训练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在刻苦训练的同时，施泰纳也没有忘了给手下的将士们以真正的放松。从1934年2月起，福林根上尉带领一个排组成管弦乐队，此外还从海德贝格调来一个排的军乐队，这2个排在营内举办的各种娱乐节目中大显身手，表演了不少精彩节目，让全体官兵在训练之余，身心获得了极大的放松。

军乐队的演奏不仅让全营官兵得益，也让自己演出了名声，他们演奏的“卡塞尔沃尔茨”赢得军方电台广播的青睐，甚至电台广播的音乐频道还专门对他们和这首曲子进行了专题报道。

1936年7月1日，施泰纳中校接任SS“德意志”团团长，很快他的军衔也升为上校。来自警卫旗队的申克中校接过3营指挥权。此时，因新成立的SS“德意志”团3营进驻慕尼黑的弗雷曼营区，因此原先的3营更名为SS“德意志”团4营，所辖连队番号也依次改为16、17、18和19连，同时营内不少官兵奉调离队，加入新组建的部队。

1937年7月15日到8月1日，SS“德意志”团在贝希斯特加登展开第二期士官战地救护



培训，由符腾巴赫上尉全权负责，教官主要来自SS“德意志”团和SS“纽伦堡”团的军医，培训科目主要是当连排级战斗中出现伤亡时，救护士官该如何实施快速而有效的战地急救，甚至对突击队作战的救护也进行了演练。培训分为理论和实际演练两部分进行。

1937年7月，4营随全团开赴格拉芬沃尔训练场，参加为期3天的从多瑙河畔沃斯到慕尼黑的强行军科目训练。全团以日均30公里的速度及时抵达慕尼黑，继而马不停蹄展开战术演习。

演习结束后，4营搭乘火车从慕尼黑返回了埃尔旺根。

由于SS“德意志”团和袖珍型战列舰“德意志”号（后改为“吕措夫”）同名，两军决定结为同志互助关系，通过经常性的互访，双方加深了了解和友谊。“德意志”号袖珍型战列舰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埃比萨附近掩护过友军。1937年5月29日，它遭到红色西班牙战机的轰炸，31名水兵阵亡，伤员超过60人。伤员康复后，受SS“德意志”团4营邀请，他们于1937年7月30日参观访问了埃尔旺根的4营驻地，晚上双方举行了大型联欢会。次日，水兵们前往慕尼黑，SS“德意志”团以隆重的礼节用车载着他们到处参观，继而护送他们前往上萨尔茨堡，一起参加接待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典礼。

1937年8月，申克中校也转往团部任职，SS“日耳曼尼亚”团2营长沃尔特·克鲁格中校成为4营的第5任营长。

在施泰纳上校于1936年接管SS“德意志”团后，全团军官集中到慕尼黑进行协同作战计划和图上作业培训，以增强他们的指挥能力。

在此期间，4营又和民间以及不少国防军部队打成一片，进一步加深了军民关系。

1937年7月12日，是德国夏令日，在埃尔旺根附近的埃斯巴赫维尔湖，全营大肆庆祝。湖边的小码头和空旷地经过营里的工兵排一改造，马上成了临时游泳休息区。此外，工兵排还把湖心的浮台改造成供乐队表演的临时舞台，甚至还从岸边修了一条临时浮桥，作为通道，一直通向湖心舞台。于是，在夏令日，官兵们在动人的旋律下，跳进温暖的湖水里嬉戏，放声高歌、尽情跳舞，甚至还有人放烟火庆祝，好不快哉！

1937年8月，4营四分之三兵力和大量军马奉命加入秋收大军，协助农民收割麦子。这一举动，赢得了埃尔旺根地区农民群众的好感。

5月1日历来就是埃尔旺根小镇的狂欢节，而1938年5月1日的狂欢节更是令人难忘。来自各地的人们涌入在4营驻地前面扎起的临时会场尽情狂欢，4营则为他们表演了各种节目。其中最耀眼的是辎重运输队，大群摩托车手在临时摆放的短距零乱的轮胎群面前大肆表演他们精湛的急转弯绕行技术，赢得了阵阵喝彩。另1个连全体官兵依次从7匹马上连续跃过，上演了一出百人跳马的真实剧目，接着又以最快速度将带刺刀的枪支每三支为一组摆成金字塔型，再让一个个金字塔像阅兵式般排出整齐的队伍！19连在骑术会堂展开了一场小型赛马竞技，会堂墙上挂满了描绘各种骑术训练的大型油画。16连更是摆开“射击、烈酒和接吻”展台。此外，弗列格上尉的军乐队还组织了无限量供应啤酒会，同时他们还不忘老本行，积极



演奏，让每个人都在酒精和歌曲中好好地狂欢了一把。

在大搞军民“鱼水情”的同时，4营还和阿伦的第5军区骑兵学校拉近关系。军官们轮流和骑兵学校的师生们组织胡贝图斯狩猎，私下里甚至还一起进赌场，一赌为快。

1938年春，SS“德意志”团19连奉派到汉堡服役，并花了2天时间登上赫尔果兰岛，拜访了海军驻岛部队。SS“德意志”团16连在赢得汉堡公路负重行军大赛第二名后也拜访了驻赫尔果兰的海军部队。在岛上，他们登上“德意志”战列舰参观，并和战舰手球队来了一场友谊赛。

与此同时，SS特别机动部队也不断加深和国防军的联系。除了正常的社交外，双方还交流训练经验，特别机动队的军官们不断被派往陆军军校进修。1938年9月，一批SS指挥官被派往驻温加登的第14步兵团、驻赫尔邦的第34步兵团和斯帕多的第67步兵团，作为步兵连长，身着国防军制服，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之后，不少指挥官就留在国防军中，未再返回SS特别机动部队。

甚至在国内外重大会议之中，4营也都不得休息。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外事交流中，4营不得不派连排级兵力担任仪仗队或荣誉护卫。从5月1日到11月9日，在各种国葬、国际会议甚至外国元首（如墨索里尼和冯·霍尔蒂上将等）到访期间，4营都要安排兵力参加。这些活动使4营不得不牺牲许多宝贵的训练时间用来进行仪仗队列训练。这些代表活动将4营压得不堪重负，有时甚至被当成一支仪仗队来使用。

这对4营相当不公。因为他们几乎所有日常操练和作战训练的时间都被用来为不同的礼仪活动而进行的各种繁杂的礼仪训练。

1938年春，4营在机枪连和配属炮兵的支援下，在艾根泽勒训练场搞了一场火力支援下的突击队演习，陆军第5步兵师师长卡恩、SS特别机动部队总顾问豪塞尔准将和SS“德意志”团团长沙泰纳亲临现场视察。在最后接敌阶段有一个使用新型武器摧毁铁丝网障碍，继而突入坚固工事的科目。当队员们在烟幕的掩护下，进入最后200米接敌距离，向敌工事匍匐前进时，为了达到实战效果，重机枪采用实弹射击，密集的弹束从头顶间不容发地掠过。突破200米接近铁丝网群，突击队朝天打信号示意机枪转移火力，继而爆破队扛着长约4米、内填满高爆炸药的爆破筒跃上，塞进铁丝网和障碍物中。随着一声声爆炸，铁丝网群被炸开一道道口子，趴在地上的突击队一跃而起，高呼着“万岁”，在硝烟中突破了铁丝网地带，用冲锋枪和轻机枪一边扫射，一边冲击。在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突击队顺利接近工事，然后用手榴弹逐个炸毁。整个过程被视察的军官用望远镜尽收眼底，大家对4营表现出的战斗素养和训练水平高度赞许。

这次成功的演习，自然得归功于在现场视察的施泰纳。正是他在1934年就意识到了提高战斗素质乃是训练部队的第一要务，并在次年把这个理念带进了部队，接着又带进4营，这才有了4营这次出色的表现。



接下来，4营参加了进军奥地利和苏德台的行动。在这2次行动中，SS特别机动部队奉命配属陆军参加作战。

1938年3月11日/12日夜，4营奉命备战，接着搭乘运输专列开赴奥地利边境。他们在科尔伯莫尔下车，然后顶着炎热的天气徒步行军30公里抵达埃德蒙顿。

进军奥地利成功了，这也是SS“德意志”团南征北战的开端。

10月1日到10日，德军又成功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地区，4营作为SS“德意志”团的一部在最后一刻参加了进军。出发前，4营（连同整个SS特别机动队）奉命摘下SS袖章和军衔，全部换成陆军军衔。这次进军和奥地利一样，没有遇到任何抵抗，4营按时抵达了新堡（这也是4营历史上最后一次乘马机动），接着沿新的国境线警戒。

1938年10月31日，服役了4年的志愿兵役满，荣归故里，正是他们4年的付出，成就了SS特别机动队最初的辉煌，也为特别机动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11月1日，4营从SS“德意志”团建制中剥离出来，由步兵营转型为摩托化步兵营，配属Z.Bv团。至此，埃尔旺根营历史宣告结束。

SS“德意志”团各部合并简史

1936年7月1日，是SS“德意志”团历史上值得庆祝的日子。这一天，各独立而松散的SS特别机动部队各营和团直属连（13和14连）合并，组成了SS“德意志”团。

SS“德意志”团3营长菲利克斯·施泰纳中校，不久晋升为上校，出任SS“德意志”团第一任团长。

与此同时，前面提到的非正统的SS“德意志”团3营进驻慕尼黑—弗雷曼营区，使正统的3营（驻埃尔旺根）反而成了团里的第4个营，番号SS“德意志”团4营。

在经验丰富的团长施泰纳上校的指挥下，SS“德意志”团迅速完成了组编，继而展开密集为加强营团级训练。为了提高部队长的指挥能力，施泰纳不厌其烦地组织多次营连排级指挥演习，手把手教授作战计划的拟订、展开兵棋推演和在不同地形进行越野训练。其中，SS“德意志”团4连部队长们就曾多次赶赴慕尼黑，参加类似演习。

1936年9月底，SS“德意志”团2营长德梅尔胡贝尔中校离职，前SS“德意志”团2连长比特里希少校接过指挥权。10月1日，德梅尔胡贝尔中校出任SS特别机动部队成立的第2个团——SS“日耳曼尼亚”团团长。

1936年到1937年冬，全团实施了前述4营简史中提到的、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冬季射击训练。1937年3月，随着各营和团属部队打靶成绩合格，冬季射击集训胜利结束。

1937年春，SS“德意志”团在芒新根训练场首次独立展开团级规模的行军机动。从1937年9月起，全团搭乘火车开赴格拉芬沃尔训练场，接着又马不停蹄继续展开铁路机动。随后，全团又展开实弹射击训练。



演习结束后，全团乘火车转往多瑙河沃斯地区，继而根据戒备和战斗标准下车以行军姿态继续前进。接下来3天行军中，全团顶着如火骄阳，徒步经由埃夏赫回到慕尼黑，在背负全部战斗装备和给养的情况下，达到日均徒步30公里的速度。随后，4营从慕尼黑搭乘火车返回驻防地埃尔旺根。

出任SS“德意志”团团团长一职后，施泰纳上校为了贯彻他的体能锻炼至上的理念，又把在4营的老搭档——体能教官谢夫勒上尉调来慕尼黑，出任团体能主管，将他的体能训练模式向全团推广。

与此同时，布兰特上尉发明的迷彩服和钢盔伪装网，以及其他他自行研发的斗装备，也一并向全团推广。

1937年晚夏，SS“德意志”团4营长申克中校调到团部任职，SS“日耳曼尼亚”团2营营长克鲁格中校，转任SS“德意志”团4营营长。

1937年，1名负责动员的陆军军官进驻SS“德意志”团，他的任务是让SS“德意志”团和陆军第7军区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使之并入陆军的动员计划中。

和往年一样，1938年一开始，SS“德意志”团又展开了为期4个月的铁路机动训练，直到1938年3月末才结束。而前面提到的“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和SS“德意志”团的友谊仍在继续。波罗的海舰队参谋长弗朗格上校和施泰纳上校在两部的友谊结盟日上互致贺电。团里的几名连长甚至登上“德意志”号战舰，和他们一起巡航并观看他们的射击训练。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内战中被炸伤亡的“德意志”袖珍型战列舰水兵伤愈后也回访了慕尼黑和埃尔旺根。

3月中旬，SS“德意志”团本打算派几名军官访问“德意志”号袖珍型战列舰，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迫使他们取消了行程。

1938年起，奥地利的政治形势每况愈下，这给了德国可乘之机。1938年3月11/12日夜，全团奉命“秘密备战”。3月12日午前，SS“德意志”团15连（摩托化步兵连）奉命出动，担任全团尖兵“侦察”奥地利边境。临近边界时，由于能见度不佳，连长冯·旺根海姆上尉命令将士们下车步行。由于他没有收到上级下达在边境周围的具体指示，他决心率部继续摸索前进，做战术侦察。快抵达边界检查站时，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藏起了武器，生怕给奥地利人口实（此举完全多余）。让他们惊讶的是，检查站的拦车杆已经升起，大批人正站在奥地利一侧，手举第三帝国的万字旗挥舞，热情地欢迎德军的到来。

最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1名身着奥匈帝国时期军服的奥地利老上校站在检查站口，他用力握着连长冯·旺根海姆上尉的双手，泪眼汪汪地加入欢呼大军。

黄昏前，SS“德意志”团主力穿过罗森海姆，抵达德根多夫小镇，4营则进驻科尔伯莫尔。

而SS“德意志”团2营，这支几乎完全由奥地利人组成的部队最初却被留在了慕尼黑—



弗雷曼营区。

3月12日夜，SS“德意志”团作为陆军第7军杜拉（少将）集群中的一员，在4营的引导下，从基弗斯费尔登越过德奥边界。所过之处，万人空巷，SS“德意志”团受到了奥地利平民的热烈欢迎。大约21点整，他们在夹道欢迎的平民和喧闹声中，大步流星地开进了库夫斯泰因。走在全团队伍最前面的是军乐队，然后是团长和副官。当全团以整齐的队形穿过高举火炬来迎的人群时，布格上尉突然挥动指挥棒，指挥军乐队边行进边演奏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奥地利人民沸腾了！他们自发加入行进大军，和SS“德意志”团将士们一起欢庆，这真是令人难忘的时刻！第二天中午，库夫斯泰因发生的事传遍了奥地利，这是德国国歌第一次在奥地利境内响起。

3月13日傍晚，将士们在库夫斯泰尔的埃格尔大酒店门前意外发现了绣着本团团徽的团旗！原来，2营在前一天夜里奉命从慕尼黑出动，越过边界开进奥地利。该营专门派1个连作为先遣荣誉连，扛着团旗挺进。这批奥地利人背井离乡已经4年有余，现在他们终于回来了，先遣荣誉连连长库尔特·威斯特海伦上尉亲自护旗。不久，先遣荣誉连和2营一道离开了库夫斯泰因，返回了他们的新驻地——基弗斯费尔登。

第2天，奥地利陆军1个营也加入了SS“德意志”团队伍，站在埃格尔大酒店门前，一起接受团长施泰纳上校的检阅。之后，两国将士一起坐下，互换军服，然后合影留念。不仅如此，还有不少老迈的前奥匈帝国军官向SS“德意志”团团长施泰纳上校“报到”，他们身着传统的奥匈帝国军服，向第三帝国宣誓效忠。（这搞得团长施泰纳有些不知所措，哭笑不得。）

接着，SS“德意志”团把3营和4营留在库夫斯泰因地区，1营继续朝沃格尔进军，同样受到奥地利人的热烈欢迎。

3月17日，SS“德意志”团胜利完成奥地利大进军行动，全体返回驻防地——慕尼黑。

1938年3月23日，SS“德意志”团1营长克普勒中校转到维也纳，组建SS特别机动部队之“元首”团并出任“元首”团第一任团长，1营的遗缺由贝特林根中校接任。与此同时，由比特里希少校指挥的SS“德意志”团2营也开往维也纳，成为SS第3团1营。普拉福克少校奉命以众多苏德台德裔志愿兵组起新的SS“德意志”团2营。

从1938年7月25日到8月中旬，SS“德意志”团多次在柏林附近的多布里茨训练场展开营团级别演习、射击训练，不少陆军高级将领参观了这些演习。

8月25日，全团（含SS“纽伦堡”营）作为仪仗队，欢迎来访的匈牙利摄政王冯·霍尔蒂海军上将，全团军官首次穿着新式礼服，包括白腰带、白手套和X型交叉肩带，参加了欢迎仪式和象征性的元首检阅式。

从1936年开始，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要求在首都放置大量客用帐篷，以供包括外国使团在内的贵宾使用。SS“德意志”团也在招待之列，他们身着白军服和黑军裤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柏林大街小巷，显示出德军的威武。来访的贵宾中甚至还有英国大使亨德森和



法国大使弗朗西斯-普希。贵宾们都会收到一件瓷器作为临别礼物。

从1938年10月起，SS“德意志”团抽调大约15名军官前往陆军部队，身着陆军军服以连长角色实习3个月。实习结束后，部分军官留在陆军，其余返回慕尼黑驻地。

1938年9月29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领导人在慕尼黑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协定签署期间，SS“德意志”团负责会议警卫。根据“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无条件将苏德台割让给德国。10月2日，SS“德意志”团作为德军一部，在陆军少将莱因哈特的指挥下，进军苏德台地区。出发前，SS“德意志”团接到命令，将陆军军衔和SS特别机动部队的标志一起佩带。这是自进军奥地利以来就一直行之有效的方策。不费一枪一弹，SS“德意志”团就顺利开进新堡地区，随即在新的边界线警戒了几天。这次进军也是全团最后一次使用军马和徒步行进。10月10日，SS“德意志”团返回驻防地，准备将服役满4年的志愿兵复员。10月31日，SS“德意志”团首批复员军人离开军营，踏上回乡之路。同一天，SS“德意志”团4营脱离团序列，成为SS第2摩托车营。

从这时起一直到年底，全团忙着更换装备，由驮马化轻步兵团“升级”成摩托化步兵团，驮马全部上交，马厩也全部改建成车库。

1939年3月15日，德国宣布捷克斯洛伐克为德国的“保护国”，于是德军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进军。SS“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团参加了“保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行动，从蒂尔谢驶抵埃格劳，这是他们在战争中的第一次摩托化行军。达到目的地后，德国陆军少将布拉斯科维茨亲临视察。随后，SS“德意志”团收缴了埃格劳地区捷军遗留的所有武器并接管了捷军的各个军营。几天后，SS“德意志”团返回慕尼黑。

1939年5月，SS“德意志”团一反先前所有计划，在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亲自命令下，闪电般返回德国境内的明斯特训练场，此举让负责捷克境内防务的陆军大吃一惊。希特勒在视察完西线的齐格菲防线后在返回柏林的路上突发奇想，要检查SS“德意志”团的训练水平，于是就发生了SS“德意志”团突然转移这一幕。在陆军1个炮兵团的配合下，SS“德意志”团团长沙泰纳上校指挥全团展开联合进攻战术演习，科目包括全团各式武器同时展开火力突击。骑兵将军克诺岑豪尔将军和他的参谋团也在现场观摩了演习。施泰纳上校在他的回忆录《法外之军》里记载道：

这次演习是对一切陈规旧矩、以及国防军新式陆军的和平年代部队训练能力的一次挑战。同时也展现了我营全面超过（他们）平均水平的训练水准。从一开始，全团的每一名官兵（上至团长、下至普通士兵）都清楚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演习。整个SS特别机动部队未来的命运就全靠他们的表现了。全体官兵决心竭尽全力实现长久以来的目标——建立一个独立的师级作战部队。

该团的演习任务如下：

SS“德意志”团务必将仓促构筑前沿据点之敌逐回主防线。接着，强大的炮火粉碎敌之



抵抗，支援步兵突破有铁丝网掩护的敌主防线。

本团计划以2个营为第一梯队，并肩攻击，留1个营为预备队。布兰特少校（后出任SS侦察营营长）和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分别率1营和3营进入一线，普洛上尉带2营充当预备队。

施泰纳上校继续写道：

阿道夫·希特勒抵达训练场后，军演立即开始。站在观察所里，希特勒用双筒望远镜望了20分钟，没看出什么眉目，于是气愤地问我：“贵团进攻何时开始？”得到的答案是：“进攻已经在全速进行。”阿道夫·希特勒将信将疑地再次举起望远镜观察，这才注意到将士们以轻盈的姿态展开短促突击。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下，进攻进展顺利，很快部队就夺下距出发阵地有着相当距离的高地。接着，各个突击分队从高地顺坡而下，朝新的目标继续突击……20分钟后，实弹炮火支援进攻演习开始。由于各种武器朝目标射击时，弹道要飞越头顶，为了安全我们请希特勒到一个混凝土掩体内观察，但被他拒绝，我们只得把他带到掩体前的战壕，至少背后的掩体可为他挡住可能误击的火力。

不久，炮兵团开始对元首前方仅300米的假想敌堑壕体系实施炮火准备，重步兵武器（主要是步兵炮）也加入射击行列。其中，重机枪的直射火力增强了炮火准备效果，同时轻机枪也进入阵地，猛烈压制堑壕体系内的假想敌。在强大而猛烈的火力掩护下，由大约60名突击士兵组成的第一攻击波冲进了堑壕系统前沿障碍区，用携带的炸药在障碍区炸开一条条通道，继而冲进第一道堑壕，用手榴弹将敌人撵走。跟进的第二梯队很快超越突击队，端着冲锋枪、拿着手榴弹，背上喷火器向敌纵深发展进攻。炮兵团和重步兵炮也不断延伸炮火，以徐进弹幕给进攻部队提供了有力支援。

在整个实弹炮火支援进攻演习过程中，面对不断从头顶飞过的各种炮弹，阿道夫·希特勒一言不发。他意识到，他脑海里旧有的那些战争理念已经被完全推翻。这支部队当前的表现，就体现出未来战争和旧有战争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不管怎么说，这次战斗演习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几周后，陆军部和SS特别机动部队督察部，责成他们必须在8周内给SS特别机动部队组建起一个完成战备的野战炮兵团。

于是，SS特别机动部队以最快速度行动起来，各团抽调半数炮兵连和机枪连大部，组建起了SS特别机动部队的第一个炮兵团（具体详情请参考后面的SS特别机动部队炮兵团一章）。与此同时，SS“德意志”团的动员准备也在全速进行。6月底，SS“德意志”团接到准备调往东普鲁士、准备参加纪念坦能堡战役25周年活动的命令，立即向第7军区申请调拨火车皮和运输船舶。

1939年7月15日，SS“德意志”团搭乘火车开往什切青，7月16日抵达该城。次日（7月17日），全团登上货船起航，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于波罗的海航行2天抵达东普鲁士的皮劳



港，接着全团下船到指定地点集合，归第1军区节制。

SS“德意志”团在东普鲁士的集结区：

SS“日耳曼尼亚”团

驻防区：汉堡

番号沿革：SS第2团、SS“日耳曼尼亚”团（摩托化步兵团）、SS第3“日耳曼尼亚”装甲掷弹兵团

简称：SS“G”团

团部——科贝尔庄园

1营——柯尼斯堡西南的路德斯维格

2营——埃尔宾—布兰登堡高速公路以南

3营——埃尔宾和柯尼斯堡之间的布兰登堡地区

团直属部队——科贝尔周围

几天后，SS“德意志”团在斯塔贝克训练场开始了紧张的战前训练。8月

10日，SS“德意志”团也奉命配属陆军肯普夫装甲师。关于这段历史将在后面的波兰战役一章予以介绍。

SS“日耳曼尼亚”团组建于1936年，下辖3个营：

SS“日耳曼尼亚”团1营驻防汉堡

SS“日耳曼尼亚”团2营驻防阿诺尔森/瓦尔代克

SS“日耳曼尼亚”团3营驻防沃尔特丁根/拉多尔夫采尔

3个直属部队：

SS“日耳曼尼亚”团13连（步兵炮连）驻威斯玛

SS“日耳曼尼亚”团14连（反坦克连）驻汉堡

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摩托车连）驻翁纳

1936年10月1日，上述3个营和直属连队组成了SS特别机动部队的第2个团，首任团长是前SS“德意志”团2营长卡尔-马利亚·德梅尔胡贝尔上校。和SS“德意志”团一样，SS“日耳曼尼亚”团最初的历史主要也是各营和各个直属连的发展而来。接下来，本节将逐一描述SS“日耳曼尼亚”团建制内各营连历史。

SS“日耳曼尼亚”团1营

驻防区：汉堡

番号沿革：SS特别机动部队第2团1营、SS“日耳曼尼亚”团1营、

SS“日耳曼尼亚”装甲掷弹兵团1营

简称：I/SS“G”



1934年8月25日，希姆莱指示威廉·比特里希上尉在汉堡市郊的威德尔移民会堂组建汉堡政治预备队。

仿照国防军步兵营建制成军，该政治预备队下辖4个连——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

新部队一成立，比特里希就从州警、前一战退伍军官和从国防军转入党卫队服役的军官，以及国防军那些即将转入预备役但仍留在岗位的军士长选调军官。

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上尉，做为国防军前连长，受比特里希之邀，担任汉堡政治预备队的参谋长，负责组建和训练军官团。士官全从队内士兵中选拔，白昼和夜间各拿一半时间进行培训。士兵多为出身自常规党卫队或其他组织，他们的条件和社会身份与SS“德意志”团志愿兵一样，都是来自诸如汉堡、不莱梅、波美拉尼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和下萨克森等地的社会各阶层。

成军之初，威德尔移民会堂的生活设施简陋，仅是勉强能住而已，特别是刚进驻时更是如此。这些充当兵营的各栋大楼原先是给东欧向美国移民途中，于德国境内短暂停留的难民的临时容身之地，因而大楼的肮脏与污秽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汉堡政治预备队的将士们没有气馁，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不停地展开大扫除和清洁，并不断修缮房屋，终于使各个营房逐渐整洁、人居环境大为改善。

住的环境糟糕还是其次，最要命的是汉堡政治预备队一开始连基本的武器装备、被服装具样样都缺，可谓两手空空。最初的几个星期，士兵们竟然穿着党卫队普通制服甚至是平民服装操练队形，直到头一批军装抵达才缓解了“衣荒”。步枪发放数量更是有限，仅能勉强维持射击训练。

1935年4月1日，比特里希上尉离职，瓦克勒少校掌权，接着又成为SS“日耳曼尼亚”团1营长，1938年春才离开1营转往SS“元首”团上任。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通过持续不断的士官培养训练，提高士官个人能力，从而带动全营整体训练水平的提高。在平时（周一到周六），每天正常训练结束后，士官培训课程立即开始，一直持续到晚22点整，即使在周日，培训课程也照常进行。通过这种培训，使士官们的指挥和个人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战争爆发后不少人担任了高级指挥官。

1935年春夏，4个连经过不断充实，军官、士官和士兵人数都达到了额定编制。1营也在汉堡东南训练营展开基础训练。期间，全营开到埃尔斯多夫镇外展开十周的野外拉练。鉴于训练场和营地之间的来回行军要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故1营决定在海德附近扎营，节约训练场和营地之间的往返时间。此外，主要的党政领导人经常光顾汉堡警备区，这就需要大量的仪仗队工作。于是，SS“日耳曼尼亚”团1营的训练时不时被打断，然后抽调1个连去担任仪仗队。一开始，1营只是偶尔接到这种任务。但从1936年开始，仪仗队任务竟成了SS“日耳曼尼亚”团1营的家常便饭，这引起了许多军官和士官的反感，最初对担任仪仗队的自豪感顿消，而且这种任务不仅干扰了部队的日常值勤，还严重影响了部队训练进



度，更糟糕的是失去了的这些宝贵的训练时间是无法弥补的。

1935年12月到1936年3月，SS“日耳曼尼亚”1营接到上级指示，准备参加这一期候选军官培训。参加培训的士官和士兵全部从SS特别机动部队的SS“日耳曼尼亚”团各营（当时还是独立部队）选调，由于这期培训异常重要，因此各营都在内部精挑细选，参加者几乎都是各营的基层精英。培训课程结束后，90%的候选者通过考试，被送往布伦瑞克和图尔茨的党卫队军官学校。

1937年春，1营的训练计划因全营奉派参加在拉博的海军英雄纪念碑揭幕仪式而耽搁了几天。由于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亲临揭幕式现场，因而1营被迫将荣誉护卫连、荣誉护卫和外层警戒，以及仪仗队等任务全部包揽。

1936年9/10月，1营进驻于特博格训练场进行为期4周的射击和加强营级战术训练。与此同时，在10月1日，SS“日耳曼尼亚”团新团部在1营驻地附近成立。团部的大部分参谋都和团长德梅尔胡贝尔上校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团长经常私下从1营抽调士官和士兵去团部打下手或是处理团部琐碎小事，这也对1营的日常值勤造成了一定影响。

从1936年起，第69步兵团团长冯·布雷森上校奉陆军之命（陆军部指示他细致考察辖区内SS特别机动部队的训练情况）在1年内两次视察1营，并向上级汇报了1营的训练情况。在向1营发表的演讲中，布雷森上校毫不吝惜赞美之词，把1营的士官们都捧上了天，结束时还声称乐意立即把他们全部带回本团任职，这一切都让1营士官们听得美滋滋的。这也是陆军方面首次对SS“日耳曼尼亚”团1营训练成果的重视。

1937年1营的几件重大事件是：在零下20度下进行的2月冬季射击训练；墨索里尼的到访（SS特别机动部队全体参加了检阅）；和陆军一起参加德国北部的野外拉练；9月进驻森纳拉格训练场参加演习。

3月参加进军奥地利的行动是全团历史上的第一次实战。

从奥地利返回后，1营得到一个喜讯，那就是终于可以告别住宿条件依旧简陋的移民会堂，而搬进汉堡以北、新落成的奥克森措尔军营。得知此情，从团长到士兵，都充满了幸福感（松了口气）。经过近4年的等待，他们终于可以住进现代化军营，里面各种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他们再也不用过着30到35人挤一个狭小昏暗的房间的苦日子。在新军营，他们可以6个人住一间房，日照和灯光充足，屋子还十分整洁美观。不仅如此，军营的厕所、澡堂和淋浴室一应俱全——这一切都是当初住移民局时想都不敢想的事。

不过，1营还是有三分之一的伙伴没有享受新军营的福分，他们在营长瓦克勒少校的带领下离开了1营，转入在克拉根福新成立的SS“元首”团3营，成为了该营的骨干，瓦克勒少校也顺理成章地当上SS“元首”团3营长。继任SS“日耳曼尼亚”团1营长的施米德胡贝尔上尉不得不加速进行士官培训，补充流失的骨干力量。

1938年秋，全团也参加了进军苏德台行动。



从苏德台地区返回后，全营由轻步兵营转型为摩托化步兵营。在转型过程中，他们也和SS“德意志”团一样，遇到了不少麻烦，尤其是从布兰登堡接收汽车和卡车继而摩托化开回驻地时因没有摩托化行军经验，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但总算逐一克服过来了。

1939年3月中旬，改装成摩托化步兵团的SS“日耳曼尼亚”团在柯尼斯布鲁克训练场完成集结，继而在冰封雪积的公路上展开摩托化急行军，参加“保护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进军。抵达布雷斯劳附近，SS“日耳曼尼亚”团短暂休整，又踏上征途，目标——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当全团排成长长的纵队刚上路时，却被紧急派来的摩托化传令兵截住，他们带来了新的命令：“停止前进！立即掉头！”于是，全团踏着积雪，沿着冰封的路面返回驻防地，换下军服，穿上礼服再开进布拉格。他们是SS特别机动部队中第一个开进布拉格执行警戒任务的团队——每周每个营轮换执行快速反应、警戒和正常出勤。一转眼，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1939年8月16日/17日夜，1营奉命进入一级战备，预示着战争将至。全团又一次开赴柯尼斯布鲁克，1营再也没有回到奥尔森措尔军营。

SS“日耳曼尼亚”团2营

驻防区：阿诺尔森

番号沿革：SS特别机动部队第2团2营、SS“日耳曼尼亚”团2营、
SS“日耳曼尼亚”装甲掷弹兵团2营

简称：II/SS“G”

冯·瓦尔德克·皮尔蒙特选择阿诺尔森做驻防地成立2营的原因现已无从考证。

阿诺尔森，是党卫队福尔达—威拉区部所在地，地区负责人为瓦尔德克·皮尔蒙特亲王，军衔为党卫队高级地区总队长。

在当地，有一个国防军早已废弃不用的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兵营驻扎着第83步兵团3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兵营附近建起了2座工厂（五金厂和肥皂场），两个工厂看中了这座废弃的兵营，于是在营房里给职工盖起了公寓。不久，帝国劳工部（RAD）又占用了营房，直到党卫队训练署在营地内建立了一个体校，劳工部才搬出营房。显然，这座已经荒废多年不用的营房如果要进驻现代化部队就必须重修。

1935年春，全国领袖指示沃尔特·克鲁格少校组建SS特别机动部队第2团第2个营，况且亲王也在阿诺尔森建立了地区党部，克鲁格少校肩上的担子不轻。

沃尔特·克鲁格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组建2营前，他在训练署办公室任职，在任上的经验使他懂得了如何尽快而有效地组建起2营。1935年4月2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SS“日耳曼尼亚”团2营正式成立，首批刚从



候补士官培训毕业的25名新士官从慕尼黑来到了阿诺尔森。第二批60名骨干刚从罗恩训练营出来，前不久通过了军官和士官测试。这些骨干主要出身于SS党卫队（他们接受过陆军的部分军事训练）、训练署和政治预备队。当然也有少数人来自州警、国防军和科尔巴赫的党卫队体校。从5月到7月，报名参加2营的申请者络绎不绝，党卫队征兵处不得不花费不少时间精挑细选，最终选出约700名各方面都符合标准的志愿兵，使2营兵力达到编制数目。

1935年2营建制内的军官名单如下：

营长——沃尔特·克鲁格少校

副官——洛考中尉

军乐队长——斯登托夫 上尉

5连长——冯·昆斯菲尔德上尉

6连长——布劳上尉

7连长——贝尔维特上尉

8连长——戈泽少校

不过，这些军官面孔也并非一成不变，不少人因参加众多训练课程和新组建部队被抽调而去，使SS“日耳曼尼亚”团2营的连排长的人事变动异常频繁。和SS特别机动部队其他步兵营一样，2营的编制、装备和武器供应全部由陆军负责。按照陆军的方案，全营组编成轻步兵营：营参谋部、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从1935年7月起，驻卡塞尔的陆军装备部开始向2营提供武器弹药。党卫队粮秣供应署也向2营提供军服和其他装备。骑乘军马和挽马主要由SS总后勤处（负责骑乘和辎重运输系统）供应。

为了强化军官和士官的指挥能力，2营不定期地派他们参加陆军或先前组建的SS特别机动部队各团营的培训课程。1935年7、8月起，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开始参加营级作战演习和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营区的改建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尤其是新马厩的建立更是争分夺秒。在马厩未完工前，军马集中到离军营约1公里的阿诺尔森火车站附近的动物饲养所统一圈养。到1938年，营区改建基本完工，老建筑群就只剩下原先83团3营的参谋大楼和1个连的宿营房。原先位于火车站后的旧靶场，被扩建成可容纳机枪射击训练的综合靶场。直到今天，曾在阿诺尔森军营宿营过的2营老战士在回忆起当年时，一提到展开他们钟爱的射击训练前，要拖着沉重的机枪和弹药箱走到离营房约1公里的靶场时仍有些余悸。除了大型靶场，营区周围还有3个战术训练场地——分别是营区内代号“柯尼斯堡”和“哈根”，以及10公里外代号“舍菲德”的大型草场。各连每天04点00分早起开往战术训练场出操，下午15点00分返回。每次返回时，军乐排都在城郊和各连会合，然后奏出美妙的乐曲，悠扬的旋律扫除了将士们的疲劳，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全体官兵迎着落日的余辉，沿着大路返回军营。1935年9月初，2营乘车前往纽伦堡，参加第三帝国国庆日。出发前，2营获得了党卫队总



部授予的营旗。

1935年10月4日到29日，2营抽调候补士官参加在阿尔腾格拉博训练营开办的士官培训课程。1935年11月9日，全营在慕尼黑统帅堂前向党国宣誓效忠。

1936年1月1日，2营在新年第一天天还没亮就派出7连和军乐排，踏着整齐的步伐，一边沿着城里干道行进，一边吹着晨号。这是阿诺尔森镇旧驻军每个新年到来时的例行节目，第一次“大型晨号”表演要追溯到1914年。进入1936年后，2营的营连级战术训练任务更加繁重了。

1936年5月，2营参加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帝国军博会，在展区他们向前来参观访问的贵宾进行了（模拟）战斗表演。

1936年10月1日，SS“日耳曼尼亚”团团部正式组建，先前分别组建的SS“G”团3个营并入，SS“日耳曼尼亚”团宣告成立，德梅尔胡贝尔上校为第一任团长。

1936年秋，为了让2营训练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全营奉命开赴阿尔腾格拉博训练场。由于机枪连依然没能配备驮马装置，只能独自扛着沉重的机枪和弹药箱，徒步开抵训练场。

1936年下半年，机枪连终于获得了他们等待许久的军马，不过这可不是SS总后勤供应处拨发的，而是陆军装备部实在看不过眼了，干脆越级配发。机枪连的骑乘和驮运作业训练主要由汉诺威骑兵学校和SS骑乘学校负责。

体能锻炼也是部队训练科目之一，尤其软体运动和跑步穿越森林更是日常操练的必备科目。2营的手球队甚至在1938年的德国全运会上打进前8名。营里的骑手也经常在当地马术俱乐部组织的各项赛事中获得佳绩。1937年初，克鲁格少校因病离职，吉列上尉（战争末期出任SS“维京”师师长和SS第4装甲军军长）接任营长职务。在此期间，排长人事调动也较为频繁。不少来自图尔茨和布伦瑞克党卫队军官学校的年轻军官当上排长和副官。

随着部队的训练水平和武器装备配备齐全，营区周围的训练场逐渐无法适应全营展开的综合战术演练。于是，2营几次大搬家，把所有武器装备、作战车辆和弹药车全部带上，前往森纳拉格和明斯特大型综合训练场进行营级综合战术演练。在1937年另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就是2营参加了卡塞尔举办的德国陆军节。第二帝国的最后一位元帅冯·马肯森，身着挂满勋章的帝国轻骑兵团元帅服，象征性地检阅了包括SS“日耳曼尼亚”2营在内的诸多前来庆贺节日的部队。同年，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访问德国，连续走访了慕尼黑、埃森和柏林，所到之处SS“日耳曼尼亚”团2营总是紧紧相随。

1938年3月13日，德军向奥地利进军。2营以行军队形搭上军用专列开往萨尔茨堡。2营伴随着悦耳的旋律进城，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接着，全营在沃克兰布鲁克广场扎营露宿，他们的绝不扰民政策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好感，加深了军民鱼水情。

返回阿诺尔森营区，2营又在驻防地附近进行了几周强化训练。

1938年6月，为了给在克拉根福新组建的SS“元首”团输送新鲜血液，2营各连分别抽



调出了30到40人（含军官和士官）。急速的“抽血”，让2营有些吃不消，只得赶紧招募新兵，经过几周的基础训练就匆匆填补老兵离去的空缺，好歹又恢复到满员状态。

在这一年的夏至日，2营派出1名军官和4名士兵加入到SS“日耳曼尼亚”团的13人代表队，参加军内展开的10公里战斗负重跑竞赛——每名队员都要头顶钢盔、身背步枪和25磅包、装满子弹的子弹带、军用背包、军用水壶和工兵铲，在规定时间内两次涉过伊萨尔河，翻越一座逐渐升高（标高2米）的障碍墙和无数的障碍物，总长10公里。虽然SS“日耳曼尼亚”团代表队以最快速度跑完全程，但在射击竞赛中失手，只能屈居第二。

1938年9月，2营开赴于特博格训练场。在此期间，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苏德台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于是，2营又参加了进军苏台德行动，他们乘坐火车直抵捷克边界的卢包，然后徒步开到苏德台地区的加贝尔和希斯舍贝格等地。

返回阿诺尔森，2营接令换装，转型为摩托化步兵营，全营立即抽调官兵学习小汽车、卡车和摩托车的驾驶技术，同时还积极学习全营的摩托化行军和战斗。先前的马厩被改为车库，打马蹄的铁铺间被改造成军械库。此外，2营还成立了辎重运输队，首任指挥官是西德尔·布兰特上尉。12月，团部组织120名士官成立一个士官培训连，其中40人是由2营贡献。他们在法灵博斯特尔训练场接受施密特胡贝尔上尉的指导，专门研究如何进行摩托化行军和战斗展开，这期培训一直持续到1939年3月。

1939年3月，2营参加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行动，全营采取摩托化行军沿公路直抵目的地，士官培训连就此解散。行动开始后，SS“日耳曼尼亚”团各营没有遇到抵抗，就在途中奉命停止前进，掉头返回驻防地。

1939年4月初，2营长吉列少校转调到于特博格新成立的党卫队炮兵学校任教官，德夫勒-舒班德少校接任。不久，2营和3营在团部节制下开往布拉格，担任布拉格的卫戍部队。4月中旬，2营进驻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军官学校。随后，2营在陆军军官学校警戒，至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行动”宣告结束。期间，SS“日耳曼尼亚”团各营基本没有遇到战斗，行动多为日常警戒。这次行动圆满达成，但却浪费了2营宝贵的作战训练和常规值勤时间。唯一让2营感到欣慰的是配备火力再度增强——每个步兵连都得到1个轻迫击炮班、机枪连得到1个重迫击炮班的加强。由于SS“日耳曼尼亚”团各营在布拉格值勤时间较长，轻重型迫击炮部队难以展开有效训练，不得已暂离建制，转往施瓦岑博恩训练场进行弹射击训练。

和友军换防后，SS“日耳曼尼亚”团逐次返回驻防地，2营最后撤离。1939年8月17日，SS“日耳曼尼亚”团2营离开驻防地，和全团其他部队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柯尼斯布鲁克训练营会合。



SS“日耳曼尼亚”团3营

驻防区：先是沃尔特丁根，后为拉多尔夫采尔

番号沿革：SS特别机动部队第2团3营、SS“日耳曼尼亚”团3营、

SS“日耳曼尼亚”装甲掷弹兵团3营

简称：III/SS“G”

1935年4月1日，党卫队中部地区党部派先遣军官组前往下萨克森州的沃尔特丁根考察，从SS特别机动部队训练署手中接管了当地的一座训练营——四周高墙环绕，大门是桦树木制成的，里面是一大片草场，综合性营房点缀其中。站在训练场里，他们和部分随同的训练署军官一同构成了SS特别机动部队新的步兵营——SS第2团3营——的骨干。4月10日到24日，中部地区党部把第一批志愿者送抵训练营。5月2日到10日，第二批志愿者接踵而至。经过综合体检，很多人被告之身体条件达不到服役标准而被拒绝，他们闷闷不乐地打道回府。

留下来的新兵有来自西里西亚、也有来自沃特坎特和柏林，但主要还是来自下萨克森州。营里的军官，包括训练署的成员，多为国防军士官和州警。来自SS普通党卫队的士官们是成军之初的骨干，但他们主要的角色还是当教官。

3营的第一任营长是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身入死的老战士——吉贝勒少校，他手下的各连长也多为一战老兵。

和SS特别机动部队其他营一样，SS第2团3营成立之初条件十分简陋，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过了许多个星期，3营才接收到第一批军服和军靴，新兵也终于穿上了标志着SS特别机动部队队员的黑军装和长军靴。

经过4周试用期，通过考核的新兵和SS特别机动部队签定了4年合同，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服役生涯。但是最初他们没有武器，全营只有几把老得掉牙的骑枪用来站岗之用。这年6月中旬，布伦瑞克警校向3营拨发了第一批步枪。不久，3营开办了第一期士官培训课。

尽管条件简陋，但起初就奉派组建3营的军官、士官和士兵们早打成了一片，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这种关系使3营能迅速把招募而来的众多志愿兵拧成一股绳，并为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初，SS特别机动部队是把3营当成正规步兵营来建。让3营自豪的是，他们在一开始就拥有军马拖曳的第12机枪连。

单调的军营生活折磨着全营将士，尤其对新兵而言，他们基本是长时间没有外出的权利，即使资深士官能拿到特别外出通行证，也经常变成废纸一张，加上值勤任务千篇一律，于是，“幽闭症”开始困扰沃尔特丁根，军营里唯一能让官兵从幽闭的情绪和烦闷的值勤中解脱出来的去处只有食堂。

1935年6月29日，海斯梅尔高级地区总队长首次视察3营。在演讲中，他言简意赅，只说了几句对3营在这几个月能迅速成军聊表欣慰之类的话。7月底，9连长巴洛夫中尉转调柏



林，参与新的SS通信营组建，他在全营里人气很旺，对他的离去，全营官兵都表现出强烈的不舍。

1935年7月中旬，3营接收首批军灰色野战服和黑色礼服。

从7月29日到9月19日，3营进驻于特博格训练场，终于结束了几个月的军营单调生活，换一个全新环境，全体官兵倍感欣慰！尽管各种作战科目训练异常艰苦，但在于特博格训练场呆的8周时间却给全营老兵留下了在3营历史上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接下来4个月里，各种各样的仪式和庆典几次打断了部队的训练计划：参加在布肯布鲁克举行的感恩节庆典，11月9日在慕尼黑统帅堂前集体宣誓，11月11日到17日又参加了德国父亲节。

各种典礼结束后，3营于1936年初开始了漫长的冬季野外拉练，重点是射击训练。由于沃特尔特丁根地区器材不足，全营只能开到派纳射击学校进行重点训练，在4周时间里，各连轮流赴派纳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3营成立之初就组建了营军乐队和乐器排，分别由梅申克上士和令人难忘的马克斯·包舍少尉领导。虽然在成军时，3营什么都缺，但军乐队和乐器排硬是把一个乐器接一个乐器地悄悄收集起来，很快形成了“战斗力”，并成为3营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日常值勤和战斗训练外，两部都利用空闲时间进行着他们的特殊训练。

9月底，首任营长吉贝勒少校转职，他对3营的贡献有目共睹，大家都对他的离去深感遗憾。12连（机枪连）连长迈尔上尉接任营长。从10月7日到11月9日，3营进驻贝尔根训练场，展开营级战斗演练。参加完11月9日慕尼黑啤酒暴动纪念活动后，全营将士们坐上德国海军提供的KDF船到加米施和米滕瓦尔德痛快地游览了一番，这次旅行给每名将士都留下了愉快的回忆。

每次从训练场、演习场和野外拉练结束后返回沃尔特丁根军营，都会发生几起所谓的“草场狂躁综合症”，给3营敲响了警钟，但3营却一直没有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直到德国父亲节发生了类似事件，来自汉堡的SS“日耳曼尼亚”团2营营长吉列上尉临时接管了3营，果断采取铁碗手段进行整治，才大体解决了所谓的“草场狂躁综合症”，这是3营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36年11月28日，全营在体育场集合，迈尔上尉被解职，海因里希·克彭少校当上第四任营长。同一天，德梅尔胡贝尔上校出任SS“日耳曼尼亚”团团长。在会上，德梅尔胡贝尔上校对3营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然而，新来的营长的性格却和3营的整体氛围格格不入。克彭少校无论在言行举止还是内在思想上都严于律己，并是一位典型的禁欲主义者，除了谈公务，他和全营军官团几乎没有任何私人交情，导致他和部下的感情距离逐渐拉大，交流气氛异常紧张。1936年12月31日/1937年1月1日新年交接夜，军营内突然响起爆竹声，他迅速赶到现场，但没能立



即抓到肇事者（后来才发现“元凶”是一名民用食堂管理者的儿子）。事发后，克彭少校集合全营（包括各连连长），开始了被老兵们称之为“难忘的海因里希·克彭大行军”，全营官兵一刻不停地绕着军营操场行军了一整夜，直到1月1日破晓才结束了这场“令人难忘”的大行军。

1937年，SS“日耳曼尼亚”团领导层和3个营的关系更为密切，巩固了团部的领导权，相反SS中部地区总部对3营仅保持象征性的关系。3营的指挥关系完全从中部地区总部转移到在汉堡开设的团部。1937年初，营区里流言满天飞，谣传说3营要移动到德国南部，甚嚣尘上。

2月12日，乐队号手卡尔·威塞逝世。全营为了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他埋在索陶郊外。1月底到2月初，3营在明斯特训练场展开冬季射击训练。

新年夜大游行后，营长和全营关系持续对立，尤其是11连，更是被营长讥讽为“问题儿童连”。4月底到5月初，双方之间的紧张气氛达到高峰，无法调和。于是，营长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把11连解散，兵员补入其余各连。解散后不久，他又招募了大量新兵，组建了新的11连——新兵连。

5月5日，3营参加了KDF船“威廉·格尔斯多夫”号在汉堡的下水仪式。作为答谢，“威廉·格尔斯多夫”号于6月5日搭载12连前往赫尔戈兰岛参观访问。

与此同时，先前的谣言幸运言中：3营接到移驻康斯坦斯湖畔的拉多尔夫采尔的命令。将士们多年来的理想和愿望终于实现。

整个6月，全营都在忙着搬家准备。1个先遣队早在3月就派出勘察。当他们从拉多尔夫采尔奇迹般地发回第一批报告时，全营沸腾了，士气之高简直难以形容。

尽管移营满足了所有人的愿望，但即将离开时，大家却发现已经和沃特尔多根这块土地和周围的居民产生了感情。大家发现自己对军营里朴素而宁静的大草场的感情已由原本的恨变成了不舍，不管怎么说，待了4年多，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

虽然SS中央党部已和3营没有实际指挥关系，但党部负责人耶克尔恩高级地区总队长还是于6月29日象征性地造访了3营，向他们发表了感人的告别演说，并祝愿大家在拉多尔夫采尔过得开心愉快。

按照旧的军营惯例，3营在离开前于草场中央树碑纪念，营长克彭少校也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亲自出钱给每一位官兵买了一杯啤酒。

7月30日，部队准备移营，当夜整个营地充斥着各种声响，3营的准备持续了一整夜。拂晓时刻，所有人准备完毕。全部车辆和马匹已经在索陶火车站装车。3营以行军队形最后一次穿过队军营阅兵场。就这样，3营在军乐队的伴奏下，以行军纵队从沃特尔多根开赴索陶，殿后部队负责警戒。在索陶镇，当居民们得知3营即将在不久后离开，大家都蜂拥赶到火车站为3营送行，祝他们一路顺风。直到这时，不少士兵才发现自己已



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临别时的分离让他们欲言又止。随着军用专列的起程，也宣告了SS“日耳曼尼亚”团3营在沃尔特丁根日子的结束。

7月31日午前，专列开抵目的地——新根和霍亨特维尔两镇，当地组织了大批民众到车站接车。中午，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卸载完毕，3营冒着滂沱大雨行军12公里开往拉多尔夫采尔，士兵们的军服全湿了，军靴里也灌满了雨水，但大家的兴致却丝毫不减。临近拉多尔夫采尔小镇，一片小树林背后的新军营逐渐映入眼帘。当然，他们在进驻新军营前还是首先穿过小镇，参加新驻防地的欢迎仪式。在镇口挂着一条巨大横幅，上面写着：“欢迎进驻小镇！”当部队抵达小镇集市广场时，发现热情的当地居民已经等候多时，姑娘们献上鲜花，欢迎他们的到来。市长、当地学校校长以及和当地军分区司令（兼某师师长）格罗根德特少将也早早站在市政厅前面的广场等候，该营进驻新军营后将归他节制。与此同时，当地驻扎的陆军第14步兵团也派艾森霍特中校做代表，参加欢迎仪式。

在集市广场，营长克彭少校向格罗根德特少将汇报全营实际编制为27名军官、175名士官和586名士兵。人们热情地欢迎了3营，营长克彭少校代表全营表示感谢。接着，格罗根德特少将代表国防军欢迎3营的进驻，简短致辞后，3营在大群居民簇拥下，开进了新军营。在军营大门前，全营再次驻足，聆听拉多尔夫采尔建筑委员会会长向他们讲解这座军营建筑简史，然后把军营的钥匙交给了营长，相当于军营移交式。这座军营是由奥克尔教授负责设计的，整个建筑体现了他的简约线形风格，并加入了不少新的设计标准。接着，3营在旗杆上升起队旗，全营正式成为这座军营的新主人。傍晚，小镇的“布舍尔广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场上打着醒目的标语：“欢迎党卫队！”

入住新军营标志着3营欢乐时光的开始。在老兵们看来，这是3营历史上最幸福的时刻。仅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新旧军营的不同：沃尔特丁根的旧军营古老而毫无生气，而新军营处处充满艺术感；旧军营的草场让人感到军营生活的枯燥无味，而拉多尔夫采尔新军营处处充满生机，有多样化的文化和独一无二的历史背景相伴，生活将会多姿多彩。

伴随着3营的移营，营长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板。他甚至说这次转移到拉多尔夫采尔，和往常从沃尔特丁根开出进行野外拉练感觉完全不同。

至此，在沃尔特丁根军营产生的“幽闭综合症”随着移营的结束而成了历史，3营的军心问题是解决了，可SS“日耳曼尼亚”团的问题又来了。从汉堡到拉多尔夫采尔相距千余公里，给团部指挥调动带来诸多不便。

不过，这一切都是归团部操心的事。3营在拉多尔夫采尔过得不亦乐乎，不仅营长和市长义结金兰，士兵们和小镇居民也是水乳交融。不过，3营来这里可不是搞社交的，自进驻军营起，军事训练就紧张地展开了：除了日常作战和射击训练，还时不时来一场军事演习。参加完每年例行的建党日庆祝后，3营除了正常的驻防训练外还休息了一段时间。9月21日到30日，3营又担任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的荣誉护卫，足迹踏遍慕尼黑、埃森和柏林。



10月4日，3营开往帕特伯恩附近的森纳拉格训练营，参加了包括增援战斗准备和模拟实战条件下的实弹射击训练，密集的训练一直持续到10月24日。这是全团首次集中训练，极大地增强了每名战士的团队战斗精神。训练期间只被打断过一次，便是参观赫尔曼纪念碑（赫尔曼是陶特堡森林战役的胜利者）和筹办“外石”。所谓“外石”，就是给那些完成4年义务兵役、自愿重回部队并服役8到12年的老兵搞的庆祝典礼。

对于3营而言，193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1月，全营在希尔青根附近展开冬季射击训练。3月，3营随同SS“日耳曼尼亚”团一起进军奥地利。4月，来自奥地利的首批志愿兵抵达，很快就和老兵们融为一体。接着，3营又参加了拉多尔夫采尔战争纪念碑揭幕仪式。6月，3营赴斯图加特参加“全球日耳曼”庆典。7月，拉多尔夫采尔迎来一位贵宾，SS特别机动部队高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保罗·豪塞尔视察了3营，他对3营的精神风貌和杰出成绩表示由衷赞许。不久，3营又参加了进军苏德台行动，并很快接纳了第一批来自苏德台的德裔新兵。1938年末，3营转型为摩托化步兵营，各连的训练任务更重了。

1939年，决定命运之年到来。1月，3营突然奉命进入战备状态，要求顶风踏雪急驰慕尼黑。从营长到士兵都感到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令人吃惊的是，在途中休息时营长接到团部电话，团长又下令取消行动，全营返回军营。直到今天，也没人讲得清这次莫名其妙的行动究竟是演习还是真的紧急战备。

提到“1939狂欢节”，老一辈的拉多尔夫采尔居民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3营将士们看来，原来那个教条而死板的营长变了。他开始允许大家身着便装参加当年的狂欢节。于是，就发生了全营将士身着民服和全镇居民一起狂欢的欢庆活动。甚至连营长都穿着民服参加了狂欢节。为了方便军民联欢，3营还提供了一个游动平台，每名将士都将获得该镇每家居民赠送的一套别致的当地服饰。3营甚至还在梅特瑙运动场建起了一个“土著村”，为围观的居民们搞了一场丰富的大型滑稽表演，气氛极为热烈。

3月，3营参加所谓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行动”，并占领了布拉格—鲁森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军营。行动结束后，3营作为卫戍部队留在布拉格，一直到1939年7月31日才返回。

8月30日，是3营第一批志愿兵4年服役期满复员的日子。各连传达室忙里忙外，不少人报名参加在拉多尔夫采尔和圣·格雷根（在黑森林）举办的再培训课程。各连也准备搞复员欢送会——但最终欢送会没能办成。

最让大家吃惊的是，营长克彭少校打算在1939年8月16日在梅特瑙举办军民联欢仲夏夜。在准备联欢会的同时，他还向居民们发出邀请，参加联欢会的居民络绎不绝。不过搞完这次联欢会后，战争就爆发了。事后大家推测，一向不喜露面的营长一反常态大搞这次联欢是不是他提前得知了进攻计划，所以让将士们和居民进行和平时期的最后一把狂欢？具体答案谁也不知道。



联欢会后，3营在拉多尔夫采尔的驻防日子也所剩无几，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仲夏节联欢会上，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异常。突然间，3营收到备战令，而且是一级战备。虽然之前也有过收到战备令但很快就取消了，但这次却是真正的命令。在以往的日子里，他们也收到过各种级别的战备令，但从没有收过一级战备令。从这道紧急命令中，3营感受到战争将至！

接到一级战备令，营长拆开了国防部下发的密令，里面详尽地列出战备程序的时间表，事无巨细，甚至连将居住在镇内的已婚将士召回军营都详列在命令中，所有人无论军衔大小都时刻待在军营，让大家感到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个与世隔绝的旧军营。时针滴答滴答地走，离残酷的战争越来越近，大家开始和平民好友告别，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不久，后续来到的部队接管了军营，3营在（军营）中央大操场集合，各连以最快速度完成出发前的战斗准备，继而全营以连为单位，排成战斗行军队形，依次走出军营大门，永远地告别了拉多尔夫采尔军营。

大军拔营的消息很快惊动了小镇居民，许多人神色凝重地站在小道两旁，向长长的纵队挥手道别，直到最后一名士兵消失在视线中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SS“日耳曼尼亚”团13连（步兵炮连）

驻防区：威斯玛

番号沿革：SS特别机动部队第2团13连、SS第3团13连、

SS“日耳曼尼亚”团13连和SS“日耳曼尼亚”装甲掷弹兵团13连

简称：SS“G”团13连

SS“日耳曼尼亚”团13连在1营的帮助下，于1935年2月在汉堡—威德尔军营成立。1935年3月2日，13连乘火车转移到新驻防区梅克伦堡的威斯玛。

13连进驻前，威斯玛军营主要归州警使用，最初他们除了几条步枪，什么都没有，直到1935年夏才接收到第一批轻机枪、军事装备和军马。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开始自己掏钱购买甚至像拾荒似地拼命收集诸如步枪之类的武器装备。1935年晚夏，勉强凑足轻武器的13连终于开始了正规的步兵初级训练。1935年8月，2名排长奉派前往杜布里茨的步兵学校学习步兵炮操作技术。不久，连里的士官也被派往杜布里茨步兵学校学习相同的课程。

然而，就在部队刚准备进入正式训练时，威尔肯少校却结束了他在13连的短暂任职，库涅斯特少尉接任连长。1936年2月，赫尔曼·普雷博上尉又接替他，成为新连长。

尽管人事异动频繁，但13连军官和士官们还是勤于学习，参加过诸如杜布里茨的陆军防化兵学校等诸多军校开展的军官（士官）培训课。



在1营的大力协助下，13连的训练得以顺利开展，有效地提升了战斗力。

由于13连勤奋刻苦，他们的训练成绩在第2军区（什切青）名列前茅，引起了军区的重视，司令官施维林少将就曾亲自下到连队视察。此外，13连还参加了不少重大会议及活动（荣誉警卫）。1936年，13连作为荣誉护卫连长了在施维林少将领导下举行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国葬。

此外，13连还积极组织社交活动，和威斯玛的居民，以及驻扎在附近的陆军步兵营打成一片。

1939年夏，13连半数士官和士兵奉调离队，加入在于特博格组建的SS炮兵团，13连连长普雷博上尉也出任SS炮兵团2营长，1945年他在炮兵将军的职位上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13连培养出的不少军官和士官也在大战岁月里成为武装党卫军各个炮兵团的营团长。

SS“日耳曼尼亚”团14连（反坦克连）

驻防区：汉堡

番号沿革：SS“日耳曼尼亚”团14连、SS第3“日耳曼尼亚”装甲掷弹兵团14连

简称：SS“G”团14连

1938年夏初，弗梅尔斯多尔上尉一手组建了SS“日耳曼尼亚”团14连（原先的14连改番号为15连），并负责起14连的训练重任。

1938年夏，反坦克炮、机动车辆、武器装备就按编制数量全部运抵。成军伊始，14连就直属团部。

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 （摩托化步兵连）

驻防区：先为翁纳，后为汉堡

番号沿革：SS特别机动部队第2团15连、SS第3团15连、SS“日耳曼尼亚”装甲掷弹兵团15连

简称：SS“G”团15连

1935年夏，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组建于汉堡—威德尔军营，当时番号为SS第2团14连，克佐多沃斯基上尉在首任连长任上从1935年一直干到1936年春。

1936年春，老14连更名为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移驻翁纳的新军营。不久，克佐多沃斯基上尉卸任，克诺尔中尉接任，全连开始接收编制内的各种武器装备和机动车辆。

15连的干部最初自1营抽调，随后2营也分派军官补充。1936年秋，3营也开始派人增强15连的骨干力量。士官们主要来自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大部分士兵却来自莱因



州和威斯特法伦州。

1936年4月2日，穆伦坎普和斯特劳宾两名少尉甫自党卫队军官学校毕业就加入了15连。不久，穆伦坎普少尉前往驻图林根州埃森纳赫的陆军第2装甲师所属的第2摩托化步兵营3连实习。在3连，他学到了不少摩托化步兵连训练和指挥的宝贵经验教训。

15连连长职务调动频繁，上任3个月不到的连长克诺尔中尉很快挂冠而去，出身海军的霍恩上尉接手。1936年秋，来自SS“德意志”团的沃尔夫塞德中尉取代霍恩上尉，出任年内15连的第四任连长。

穆伦坎普少尉实习归来，全连立即根据陆军摩步连条令和经历展开自身训练。在第2装甲师实习期间，穆伦坎普少尉也顺利地通过了摩托车驾驶证考试，成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摩托车骑手，并参加了1936年德国陆军摩托车手大奖赛，赛事中最难穿行的是经由罗恩和巴伐利亚森林的路线。结果，穆伦坎普少尉力压群雄，夺得冠军。此后，他几乎每6周都要参加一项赛事，有时是一个人参加，有时是加上边车，结伴3人组共同参加。依靠着精湛的驾驶技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参加国际赛事的入场券，并先后在以下赛事中大出风头：在埃菲尔和索尔兰德举办的摩托车冬季锦标赛、哈茨越野赛、于伊越野赛、威塞河—易北河摩托车定向大赛、诺德马克定向越野大赛（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图林根州越野大赛，以及地形复杂的东普鲁士越野赛和党卫队举行的军内越野大赛。在这些赛事中，他常常是一个人或是让奥尔沙和技术军士施密特坐在边车上参赛。

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们在参加的一系列赛事中共夺得15枚金牌和不计其数的奖牌。15连连长也和全团一起组织了多次越野机动和定向机动大赛。1937年秋，刚刚随连结束在森纳格尔训练场演练的穆伦坎普少尉奉命转调驻阿诺尔森的SS“日耳曼尼亚”团2营。1938年3月，15连作为SS“日耳曼尼亚”团的一员，随团参加了进军奥地利的行动。返回驻地，连长沃尔夫塞德上尉奉命转调维也纳协助建立SS“元首”团，刚晋升中尉不久的穆伦坎普成为15连第五任连长。1938年夏，SS“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察排成立，配属15连。

苏德台事件前，15连被临时当轻步兵连来用，大行军过程中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全军运送粮弹。事件结束后，15连返回驻地，又恢复了原先的机能。

1939年3月，SS“日耳曼尼亚”团第15摩托化步兵连作为全团一分子参加了“保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进军行动。事件结束，他们奉命移营，告别翁纳，全连移往汉堡，临时宿营在城郊的威灵斯巴特城堡。夏天，他们入住汉堡市区内全面完工的SS“日耳曼尼亚”团新军营，但只待了几个星期就随同全团参加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彻底告别了汉堡新军营。

SS“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察排

1938年初夏，SS“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察排在汉堡—威德尔军营成立，首任连长斯坦格中尉。排里的资深士官长弗吕霍夫中士从1938年春一直干到1940年初。



排里的士官兵都是从团内各营精选的好手。1938年夏，陆军部向该排拨交了额定数量的装甲侦察车。全排装备如下：4辆8轮装甲车、其中2辆带电台。这4部车的代号分别是“吕措夫”、“德弗林格”、“塞德里茨”和“泽根”。

4辆4轮装甲车（未带电台），代号分别是“老虎”、“黑豹”、“美洲虎”、“美洲狮”。

1938年10月，装甲侦察排参加了进军苏德台行动，1939年3月又参加了“保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行动。1939年4月到6月，该排驻布拉格的鲁森军营。期间，鲁道夫·李赫曼中尉接替斯坦格中尉，出任排长。

1939年8月，装甲侦察排和SS“日耳曼尼亚”团一起转移到上西里西亚州。1939年8月30日，装甲侦察排也完成了集结，准备参加波兰战役。

各营和直属连并入SS“日耳曼尼亚”团简史

1936年10月1日，SS“日耳曼尼亚”团的成立导致了大量的人事变动。

1935年，时任汉堡政治预备队参谋长的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上尉奉派前往在布伦瑞克新成立的党卫队军官学校任战术教官。SS“德意志”团3营的1位连长瓦克勒上尉，晋升少校，出任由汉堡政治预备队改名为SS“日耳曼尼亚”团1营营长。而1营的第一任营长比特里希上尉转调SS“德意志”团团部任职。不少连排长因能力不达标被踢出SS“日耳曼尼亚”团，甚至赶出SS特别机动部队，转回州警和国防军。任何党卫队新干部在头2年必须先后在布伦瑞克和图尔茨军官学校镀金，他们先是在这两个学校分别完成为期9个月的学业，然后继续参加排长培训课程，整个过程完全按陆军标准（使他们的训练水平能与国防军军校平齐），结业后才能获得SS特别机动部队的军官委任状，下到一线指挥部队。

1936年，SS“日耳曼尼亚”团指挥官名单：

团长——德梅尔胡贝尔上校

副官——S.M.舒尔茨上尉

团通信官——洛赫中尉

1营长——瓦克勒中校

2营长——克鲁格中校

3营长——吉贝勒中校

作战参谋——吉列少校

13连长——普利博上尉

14连长——沃尔夫塞德上尉

15连长——弗莱明斯多夫上尉

尽管成军了，但武器装备和其他军需品的获得却还是不太如意。从1935年起，第69步兵团团长，冯·布雷森上校就频繁造访1营，他对1营训练水平之高大加赞赏，并宣布1营已



经完全形成了战斗力。

为了减少政治因素的干扰，团在成立前就取名为“日耳曼尼亚”，但最初没有获得官方承认，直到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建党日阅兵式上才获得绣着“日耳曼尼亚”的团臂章和军旗。正式的团番号（SS第2团）仍留在他们的军服领章上直到1940年。从1936年底开始，官兵们全部统一佩带“日耳曼尼亚”袖章。

不久，吉列少校出任2营长。

3营移营拉多尔夫采尔，使SS“日耳曼尼亚”团对所部的指挥调动，远比驻慕尼黑的SS“德意志”团和驻柏林的SS“警卫旗队”旅困难得多，而且调动距离的拉大，使得3营进行加强营或和1、2营参加全团作战演习变得极为困难，当然这也并非完全不能克服。作为权宜之计，全团营连长、军医、行政官和技术官每3个月在拉多尔夫采尔碰一次头，进行统一训练，这也使3营至少能参加团里的部分（军官类）训练科目。图上演习、队形操练和射击训练也紧抓不放。同时，全营也在营长的高压和坚强决心下，携带所有轻重武器，装填实弹，不断展开高强度战术训练。

1938年3月10/11日夜，SS特别机动部队和国防军紧急动员起来。3月12日午前，团部和1营乘火车从汉堡出发，在弗雷拉辛地区和2、3营会合。3月12日/13日夜，全团开进萨尔茨堡。根据第7军司令里特尔·冯·索贝特将军的命令，全团从萨尔茨堡起程，经由施特拉斯拉瓦尔兴开进沃克兰布鲁克地区（位于萨尔茨卡默古特省的奥特湖以北）。这次奥地利进军对于来自德国北部低地地区的年轻士兵而言，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他们第一次看到多山之国。

从沃克兰布鲁克，SS“日耳曼尼亚”团接到继续开进，穿过林茨朝维也纳纳进军的命令。这次的行军等同于一个摩托化步兵团的有效战斗行程。团长对这种无谓的行军提出抗议，一度引发了上下级之间严重对立。设在汉堡的第8军区通知驻慕尼黑的第7军区，指示SS“日耳曼尼亚”团沿着帝国高速公路行进至慕尼黑—萨尔茨堡即可。然而，SS“日耳曼尼亚”团各个骡马化步兵营却乘火车抵达。对此极为不满的第7军区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实战行军，因此不顾该团是一支骡马化步兵团，而强令其实施摩托化步兵团所该执行的行军距离——立即朝林茨开进，团长德梅尔胡贝尔上校毫不理会这道无理的命令，提出抗议以后，就带着全团返回。3月20日，SS“日耳曼尼亚”团各营全部返回驻防地。

开进奥地利后，克普勒中校却受命在奥地利维也纳组建SS特别机动部队的第3个团——SS“元首”团，SS“日耳曼尼亚”团负责配齐1个营的军官、士官、技术兵、军马和器材，瓦克勒中校奉命出任在克拉根福成立的SS“元首”团3营营长。

奥古斯塔·施密特胡贝尔少校接任1营长（战争期间，他曾出任SS第7“欧根亲王”山地师师长，1947年2月19日，他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被铁托枪毙）。他一上任，就通过强化（士官）培训从士兵选拔精英，迅速填补了三分之一的士官缺额。

1938年夏，意大利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出访德国。SS“日耳曼尼亚”团和SS特别机动



部队的各团一起负责安保工作。之后，他们又护卫元首和领袖的专列从慕尼黑开往埃森，完成接任后返回驻地。

1938年秋的苏德台危机期间，SS“日耳曼尼亚”团（当时还是骡马化）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柯尼斯布鲁克训练营集结，临时归陆军第4步兵师节制，并在该师指挥下参加进军苏德台行动，他们经由赖兴堡抵达巴登—奥斯茨。行动结束后，他们又返回驻地。

1838年末到1939年初，SS“日耳曼尼亚”团由骡马化步兵团转型为摩托化步兵团。为了适应摩托化条件下的行军和战斗，全团官兵掀起了学驾驶热潮。1939年3月，SS“日耳曼尼亚”团在柯尼斯布鲁克训练营集结。再度配属陆军第4步兵师。在德军实施的“保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行动中，该团奉命急驰布拉格，担任卫戍部队。在布拉格的警卫期间，1营完成了春夏季作战训练任务（部分大型综合战术训练科目甚至采用实弹进行）。

与此同时，1营的新军营也在汉堡——朗格霍恩完工。1营、13、14、15连和新组建的16连（工兵连）以及团部共同进驻新军营。

不久，S.M.舒尔茨上尉调到柏林的SS特别机动部队总部任职，索姆贝格上尉成为新的团副。1939年7月，吉列少校离开SS“日耳曼尼亚”团，出任SS特别机动部队第一个炮兵团2营长，杜夫勒-舒邦德中校接替他出SS“日耳曼尼亚”团2营长。

1939年8月16日/17日夜，SS“日耳曼尼亚”团奉命备战，并赶赴柯尼斯布鲁克集结，领受作战任务。从此，和平与SS“日耳曼尼亚”团绝缘，战争开始了。

SS“元首”团

驻防区：维也纳

番号沿革：SS特别机动部队第3团、SS第3“元首”团、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简称：SS-“DF”

1938年3月，进军奥地利行动结束后，SS“德意志”团1营长克普勒中校奉命离开1营，留在维也纳组建SS特别机动部队第3个团，预定中的驻防地如下：1营和团部在维也纳，2营在格拉茨，3营在克拉根福。在奥地利官员的协助下，他们顺利地在上述三个城市解决了宿营问题。接下来，德军工兵和劳

工开始在这3个城市大兴土木，兴建新军营。然而，军营完工之际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却使SS“元首”团没能住进“新家”。

几乎完全由奥地利籍士兵组成的SS“德意志”团2营番号更名为SS“元首”团1营，在比特里希少校指挥下移营维也纳。SS“元首”团2营和3营的军官和士官从SS“警卫旗队”旅和SS“日耳曼尼亚”团抽调，士兵则为清一色的奥地利籍新兵。

SS“元首”团2营长冯·舒尔茨少校，原先是SS“德意志”团2营8连（机枪连）连长。SS“元首”团3营营长瓦克勒少校，原为SS“日耳曼尼亚”团1营营长。3个营长早早带着自



己的参谋班子赶到各营驻防地开始了新部队的组建工作。

1938年5月初，初夏阳光照耀着积雪覆盖的奥地利群山，团长亲自来到克拉福根，欢迎3营干部的到来。很快，3营的领导层就适应了新环境。在他们卓越的领导下，把来自维也纳、萨尔茨堡、上奥地利和布尔根兰州的新兵和军官团拧成了股绳，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团队。

SS“元首”团贴出的招兵公告，吸引了大量奥地利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尽管征兵条件十分严格，但SS“元首”团还是很快满员。在当时的奥地利，参军成了全国最热门的话题，大家都向往SS“元首”团的优厚待遇。

除开常规的作战训练外，团长还对演习倾注了很大心血。克普勒中校认为通过演习可以极大地锻炼将士们的承受心理。1938年，全团参加了纳粹建党日的庆祝活动，这是德国政府和SS特别机动部队收买奥地利籍将士人心的一种举措，目的在于唤醒和激起奥地利籍将士的军事潜能。对奥地利籍将士，他们没有搞所谓的“意识形态指导”，而是大谈特谈奥地利人民和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王朝所达成的“历史功绩”和伟业。团长克普勒中校认为，这种对年轻将士们的军事历史回顾（教育）的效果要远好于旧式学校教育。这种教育获得了巨大成功，使全团建立起了自己的战斗精神支柱，这种精神一直伴随着SS“元首”团直到战争的结束。

1938年纳粹建党日，SS第3团获得“元首”团荣誉番号，党卫队全国领袖也正式授予该团团徽、袖章和各营军旗。当将士们在“欧根亲王进行曲”的节奏下，踏着整齐地步伐穿过纽伦堡大街小巷时，自豪感油然而生。SS“元首”团作为第一个成立的奥地利步兵团，以训练有素和举止得当赢得了与会人员的喝彩。

返回驻防地后，SS“元首”团把主要精力放在作战训练上，甚至连晚上的时间也不放过。进军苏德台行动前，维也纳驻军司令克恩尼茨将军视察了SS“元首”团，为该团的训练有素和精神面貌所折服。

1938年10月，SS“元首”团接到战备令，准备进军苏德台地区，各营匆忙拼凑出3个形成战斗力的连队，然后在扎纳姆地区完成集结，归陆军维也纳师（师长：舒伯特将军）节制。这次战备作业能顺利完成，全拜师参谋长伦多里克上校所赐，正是他在极为困难而复杂的条件下拟订了一系列出色的计划并付诸执行，才使SS“元首”团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完成了战时编组。

1938年10月1日，SS“元首”团从泽维特尔出发，朝扎纳姆前进。由于时间匆忙，SS“元首”团来不及组织侦察，对目标区的捷军布防情况一无所知。幸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辱地接受了《慕尼黑协定》下令捷军撤出苏德台地区，才使初出茅庐的SS“元首”团没有遇到什么大麻烦就顺利抵达目标区。进入苏德台地区，SS“元首”团受到了广大德意志族民众的热烈欢迎。在扎纳姆，SS“元首”团经历了短暂的卫戍任务后又回到了驻防区。



1938年底，全团又开始了密集的作战和团级战术训练，尤其在从骡马化过渡到摩托化的过程中更是加大了训练量。在全团官兵不分白昼、不分周末地全身心投入训练的努力下，SS“元首”团只用了不到3个月就完成了转型。1939年3月初，尽管还没有任何团级摩托化行军和战术经验，但SS“元首”团却接到命令准备展开摩托化行军作战。

在此期间，SS“元首”团完全纳入陆军动员体系。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中，陆军部命令，SS“元首”团的任务是从南面攻占普雷堡（位于布拉迪斯拉发）。

为了执行这个任务，SS“元首”团于1939年3月14/15日晚，开始朝莱塔河畔布鲁克进击。当全团尖兵已经上路的时候，团长却受命前往维也纳师指挥所，师长克恩尼茨少将接到情报，捷军变更了部署，目标区敌军兵力强大，于是他修改了作战计划，并向团长做出重要指示——SS“元首”团的任务是以2个营的兵力在3月15日拂晓时，越过捷克边界，对维也纳东北的加森多尔夫地区以东展开攻击，先肃清这一带捷军，继而穿过下喀尔巴阡山脉朝博辛挺进，在瓦格河谷一线向南朝布雷堡、向北防御。第三个营配属陆军维也纳师向北突击。这次进军的第一要务是先派尖兵查明加森多尔夫以东的行军河大桥能否承载SS“元首”团的重型机动车辆。

接到命令后，团长立即叫停朝布鲁斯的进军，全团转移目标，如箭头般指向加森多尔夫。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当晚突然下起暴风雪，积雪和冰封的路面使SS“元首”团的摩托化行军倍感艰难。1营奉命配属陆军维也纳师作战。尽管困难重重，SS“元首”团依旧披荆斩棘，在3月15日拂晓前抵达加森多尔夫地区。第一个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古老的行军河大桥承载能力欠佳，重型车辆难以通行。但大桥完整，守备兵力也很薄弱，SS“元首”团很快攻下了它。15日清晨时天气还是晴朗的，但下喀尔巴阡山脉的天气却是变幻莫测，山脚下很快下起暴风雪，这给摩托化行军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抵达波辛后，克普勒中校接到报告，称全团除了1辆车损坏（小破）外，全部安抵目标。令人的惊讶的是，年轻的驾驶兵们以精湛的技术驾驶着车辆安全穿过积雪覆盖的下喀尔巴阡山各个弯道口和盘旋曲折的山路，竟然除了1辆车损坏外，全部安抵目标，创造了高原战斗行车的奇迹。下午，SS“元首”团向维也纳师报告，全团抵达瓦格河谷，完成了作战任务。

3月17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上将在电台中宣布他将视察SS“元首”团。布劳希奇上将不顾路途艰难，冒着大雪穿过下喀尔巴阡山脉，对前线的SS“元首”团进行了特别慰问，对该团进展之神速大加赞赏。的确，包括往北挺进的1营在内，SS“元首”团是全军中唯一按时抵达目标的部队。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全团将士，尽管他们从未经过团级规模的摩托化行军，而且当时天气和路况都极为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仍出色达成战斗行军任务，SS“元首”团的表现德军同行中赢得了声誉。

1939年5月，SS“元首”团摩托化行军赶到波美拉尼亚州的戈洛波姆训练场，这对于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各庄园的奥地利年轻士兵是另一次全新的体验——分队和团队攻防战术



训练在轻重机枪实弹射击和重炮支援下进行，使SS“元首”团的训练水平又提升了一个台阶，逐渐向国防军看齐，为此后9月波兰战役的优异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6月，训练结束后，SS“元首”团开往布拉格，作为德军“保护”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一个环节，该团充当布拉格卫戍部队。

1939年9月1日，波兰战役爆发，SS“元首”团接到的命令是继续留在布拉格，加强安全警备。不久，英国和法国对第三帝国宣战，国际政局变得日益复杂。除了在波兰的主力，德军剩余部队全都向西开进，占领尚未完工的齐格菲防线。但局势仍相当危险，德军摩托化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大部分投入波兰战役，因而西线缺乏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9月中旬，SS“元首”团接到命令急行军开往黑森林的瓦尔德克利希地区，归南黑森林集群司令多尔曼少将（此公于诺曼底战役中在第7集团军司令的任上自杀）节制，充当战略预备队。SS“元首”团的主要任务是敌前侦察、查明各种类型的双方接触情况、兵棋推演和加强齐格菲防线。驻防期间，SS“元首”团的官兵也给黑森林居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不少士兵甚至与黑森林的姑娘们山盟海誓，私定终生。

1939年10月初，SS“元首”团结束了黑森林之旅，转往捷克境内的巴尔迪—瓦尔德训练营（位于皮尔森以东），和SS特别机动部队SS“德意志”团、SS“日耳曼尼亚”团一起组建SS特别机动部队的一个新的师，首任师长为保罗·豪塞尔中将。

SS“元首”团详细的战史《浴血袍泽》，于1962年出版，作者是SS“元首”团最后一任团长奥托·维丁格，也是本书的作者。

SS“纽伦堡”营

驻防区：普里特巴赫训练营

番号沿革：SS“纽伦堡”营

简称：SS“N”

1936年8月至9月，SS“德意志”团2营进驻慕尼黑—弗雷曼新军营后，由SS“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和SS“德意志”团军官、士官组成的干部队开赴普里特巴赫训练营，准备组建SS“纽伦堡”营。

根据官方记录，SS“纽伦堡”营是于1936年10月1日做为骡马化步兵营组建，编制如下：

营部、通信排、军乐排、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辎重运输队

番号SS“纽伦堡”营，建军以后该营曾考虑把驻防区由普里特巴赫转移到纽伦堡，然后每年将担任建党日、党代会和国会的警卫营。因此，党部也拨出专款，在纽伦堡市开建新军营。听到这个消息，全营十分高兴，预定先在普里特巴赫训练营呆一段时间，等军营竣工后再移驻。遗憾的是新军营他们永远无福消受了。



由于SS“纽伦堡”营是一个独立营，第一任营长为德绍中校，该营归驻柏林的SS特别机动部队总部直辖。在军事训练上，SS“纽伦堡”营由驻慕尼黑的陆军第7军区通过SS“德意志”团团长菲利克斯·施泰纳上校予以指导。

1936年10月1日，全营干部（军官和士官）基本达到编制定额，但新兵人数不足，仅有2连和4连两连满编，至年底全营的满员率仅60%。1937年，SS“纽伦堡”营主要忙于基础训练、射击训练和野战攻防训练，预定编制的武器装备和作战车辆，以及军马依次到位。

1938年3月的进军奥地利行动中，SS“纽伦堡”营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参战，只是将各连分别加强给SS“德意志”团各营，使之达到战时编制。奥地利行动一结束，各连结束对SS“德意志”团的配属，回归SS“纽伦堡”营建制。1938年3月，SS“纽伦堡”营招募到大量奥地利新兵，终于达到满员状态。

1938年10月2日，SS“纽伦堡”营在1个陆军炮兵营配属和陆军第7军的节制下，参加了进军苏德台行动，进抵新堡地区后于新国界戍边。

1938年11月1日，SS“纽伦堡”营开始换装，全营由骡马化步兵营转型为摩托化步兵营，并脱离SS“德意志”团长的训练指导，与SS“德意志”团4营一道，暂由沃尔特·克鲁格少校节制。

由于这次换装和指挥关系改变，SS“纽伦堡”摩托化步兵营没有参加1939年3月“保护”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行动。1939年7月10日，SS“纽伦堡”营再次换装，转变为反坦克营，SS“纽伦堡”营成为了历史。随着第二次转型完成，SS“纽伦堡”营番号变更为SS特别机动部队反坦克营，即日后SS“帝国”师反坦克营。

SS通信营

驻防区：先是柏林—阿德尔斯多夫，后为翁纳、威斯特法伦

SS特别机动部队通信营、SS“国家”通信营、SS“帝国”师通信营、

番号沿革：SS第2“帝国”师装甲通信营

简称：SS-SB/“DR”

1934年底，SS总供应处开始招募技术新兵，准备筹划组建一个通信营。第一期培训由位于柏林—利希滕贝格的帝国通信兵学校（由陆军训练署负责）负责。与此同时，预定分配到SS通信营服役的图尔茨党卫队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们，也被派往帝国通信兵学校进修。

1935年1月头几天，SS总供应处开始第二期培训，所有参训人员均为来自帝国各地，包括东普鲁士州的志愿者。

在帝国通信兵学校的培训分成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两个课程进行，包括为期2个月的有线、无线设备科技和电子学理论、摩尔斯代码、电话和电台拆装、敷设电话线和架设电台



天线、建设通信台和野战电话/电台通信等密集培训。

1935年2月中旬，在二次培训中合格的人员前往柏林—格吕瑙高速公路边上的柏林—阿德尔多夫军营，正式成为SS特别机动部队通信营技术骨干。柏林—阿德尔多夫军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建成，战后曾有一段时间为警所用。技术骨干抵达的同时，配属通信营的军马也按时运到，2月底士兵陆续到位。按照SS特别机动部队的要求，通信营按陆军摩托化步兵师下属的通信营，即摩托化通信营标准建立。1935年3月1日，SS特别机动部队通信营正式成立。

首任营长是前于特博格通信学校的通信教官布施少校（他早年曾在陆军1个骑兵师里服役，军衔为上尉）。有线电话连连长是从国防军转来的奇克纳博士（上尉），无线电连连长是萨诺尼上尉，军乐队由W.卡洛上士掌管。营部其他骨干还有：1名无线电主管、1名驾驶军士、1名军械士、1名后勤军士、1名厨长和1名军医。在转入SS特别机动部队通信营之前，他们都曾在国防军的步兵、炮兵或通信部队服役了12年以上，是一等一的好手。之后，营部还将继续扩编——得到1个军械库、1个军车修理站（由1位民间技术主管负责）和1个机械维修站。军械库主管上任后前往柏林的陆军军械学校又镀了一层金。在营部硬件不断扩充的同时，软件——领导班子，也随着1名营部医疗官、1名行政官、1名技术军官和1名军械官的到位而彻底成型。

在编制上，各连下辖1个摩托化通信排和2个驮马化通信排。运输车辆和马匹由陆军总部根据通信营的装备编制表予以提供。总的来说，这些军马的状况都不错。它们几乎是刚一进军营就开始了新的服役，为了照顾这些“宝贝”，不少营房甚至被改建成马厩。军营的训练场也特地腾出不少地方供骑手、驾驶员和军马训练。

幸运的是，于特博格炮兵学校及时派来1名骑术教官指导通信营的骑手训练。出于这位教官对骑术的酷爱，营长布施少校干脆让他对全营骑手的培训负总责。铜质和银质的骑术奖章，以及众多的骑术锦标赛奖牌接踵而来，使他很快成为了全营骑手的楷模。

军乐排在卡洛上士的带领下也成立起来。该排共配备了28匹黑马和1匹驮载着定音鼓的白马。驾驶军士布赫（他同时也是军马的饲养主管）负责这些号手的骑术训练，当然这一任务很快就被热心的骑术总教官包揽。

干部主要来自国防军和柏林—利希滕贝格的冲锋队通信兵学校毕业生（由训练署管辖），但人数还不够。

志愿兵来自诸如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各州。

在训练骑手的同时，军车驾驶员和作战勤务支援人员也前往汉堡附近的贝尔纳的帝国摩托车体校（由训练署管辖）培训。

1935年9月，随着新装备的大部分到位，通信营的时间表全被各种技术训练、步兵基础训练，以及骑术和驾驶训练填满。

与此同时，首任营长布施少校也完成了他的使命，离开党卫队返回陆军，巴劳夫少校接



任营长，奇克纳博士（上尉）也成为新的营参谋长，索姆上尉出任野战电话连第二任连长。全营仍待在马格德堡附近的格拉博夫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原先用于步兵训练。1935年夏，通信营被迫抽调第一批通信人员前往德累斯顿附近的莱布尼格，组成SS工兵营的通信排。

1935年秋，通信营保送2人前往多布里茨—埃尔斯场的陆军装甲兵学校进修，根据陆军条例，学习如何管理通信装备。在结业考试中，他俩的成绩在30名参训人员中喜获状元和榜眼。

1935年11月9日，SS通信营全体官兵在慕尼黑统帅堂前集体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

1935年末到1936年初的隆冬腊月，通信营顶风冒雪继续展开驾驶和通信技术训练，重点是骑术、驾驶训练，营级模拟实战通信训练也拉开序幕。期间，随着摩托化作战车辆的抵达，通信营的装备终于达到平时编制，操作各种技术装备的训练也根据陆军条令如火如荼地开展。

1936年，SS通信营又派3人前往文斯多夫的陆军装甲兵学校参加驾驶军士的培训，电信官也前往陆军通信兵学校培训。虽然各种训练几乎把全营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全营的纪律和精神风貌总得来说还是不错的，这得益于军官、士官和士兵们相处融洽和互相信任，军营内几乎没有一把锁、更不用说有哪间屋子被锁上，除了仅有的一起偷盗事件，当事人被营开除外，再没发生任何盗窃事件。

体能训练由前陆军五项全能冠军佛斯特中士负责。在他的严格指导下，SS通信营的体能训练很快达到了高标准，不少士兵在德国全运动会上摘金夺银。

军乐排和他们配备的黑白战马，很快在军乐排长卡洛的领导下，融成一团。每当军乐排一边骑着战马穿过驻防区周围的乡间小镇，一边奏着激昂雄壮的骑兵进行曲时，通信营每名士兵和每一名骑手的心都伴随着音乐声砰砰跳动，热血沸腾。骑着高大白马走在军乐队伍中的定音鼓乐手迈尔，是全营的骄傲，也是每次活动中摄影记者镁光灯的焦点。每当通信营的骑手和战马呈受阅队列展开时，他总是吸引最多的眼球。军乐排和营里的骑手、驾驶员一道，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对各国代表团的游行欢庆仪式。此外，他们还表演了队列行进、各种骑术和在飞奔的军马上做特技等，他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各国代表团的阵阵喝彩。其实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又有谁能知道他们在表演前训练的艰辛。

1936年，SS通信营营长再次更迭，曼格尔少校成为第三任营长，洛赫中尉也出任新的野战电话连连长。

在柏林奥运会期间，SS通信营参加了通讯联络，保障了会场的各国记者准时把电讯发回本国通讯社。此外，他们还提供了巡逻车和值勤哨兵。

SS通信营编制内的骑乘通信兵还曾几次前往纽巴贝尔斯伯格电影厂，作为厂方请来的贵宾，换上古装骑兵制服，帅气地参加UFA电影《帝国猎鹰者雷克斯》的拍摄。1936年秋，SS通信营开往明斯特训练营演练4周，接受1名陆军上校检阅后，返回了阿德尔斯多夫。

除了柏林奥运会，SS通信营还参加了1936年/1937年德国滑雪锦标赛的通讯保障工作。



第三任营长曼格尔在营长的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就很快下台了，特纽伦菲斯少校临时接管了一段时间。1937年初，魏斯少校（在布伦瑞克任战术教官），前陆军通信官，成为SS通信营第五任营长。凭着出众的能力和丰富的军旅经验，他一上任就调整了人事（把无能的指挥官和军士撤下，换上能力卓越者）、展开密集的战术和通信训练，并与陆军通信兵学校和陆军在通信方面的权威密切配合，很快就把SS通信营调教成技术精湛、如同仪表似的令行禁止、潜力无限的战斗部队。

除了加强技术和作战训练外，魏斯少校还积极派军官参加陆军通信兵学校开展的诸如技术官、电信官和通信技术等各种培训。此外，他还派有资质的士官和士兵前往汉诺威的陆军骑兵学校和陆军卫生学校学习。

与此同时，连级和营级综合训练也紧抓不懈，甚至连模拟实战条件下的师级通信演练也时常进行。1937年夏，萨诺尼上尉转任1个陆军步兵师的通信营长，法罗赫斯少尉继任无线电连连长。

1937年9月25日到27日，在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访问德国期间，SS通信营参加了欢迎仪式。墨索里尼离开慕尼黑时，全营在专车旁站成两排队列，欢送专列开往柏林。在整个墨索里尼访问期间，SS通信营参加了全程通信保障，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7年10月，SS通信营抵达德累斯顿附近的柯尼斯布鲁克训练场，以营连规模参加师级通信演习。

接着，来自SS总供应处的冯·杜法党卫队区队长（前陆军军官）视察了SS通信营，并宣布该营已经达到保障一个摩托化步兵师战时通信的标准。1937年末到1938年初，SS通信营又开始了繁琐而细节化的分队通信技术训练。期间，舍伦贝尔中尉出任野战电话连连长。

1938年3月，SS特别机动部队总部参谋长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访问SS通信营，考察该营的训练水平。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即3月11日，SS通信营奉命备战，参加进军奥地利行动。次日，全营机械化分队启程，朝维也纳摩托化进击，其他人搭乘火车紧随其后。3月13日傍晚，全营开进维也纳。在接下来的6周时间里，SS通信营在维也纳—加拉茨—克拉根福—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架起了电信发射台，并在塞梅林建起了一个接收台。保障维也纳、加拉茨、克拉根福、林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的电话通讯畅通也是该营的次要任务。

从奥地利返回，SS通信营又准备移营到他们的新家——翁纳/威斯特法伦，这里的新军营已经落成。1938年5月1日，搬家工作正式开始，全营转移速度是如此之快，充分展现了他们平时杰出的训练和准备工作的到位，当然交通便利也是移营迅速的重要原因。

1938年春，国防军展开全军战备动员准备，SS通信营和其他SS特别机动部队一道统一纳入陆军总体动员计划。在训练上，他们归驻明斯特的第6军区节制，在动员计划中他们归多特蒙德预备役武装部管辖。营副官汉克中尉兼任营动员官。接受新的指挥体系后，SS通信营立即和第6军区司令部打成一片，建立了极为良好的互信关系。良好的关系使SS通信营受



益匪浅，在陆军第6军区的“绿灯”照顾下，他们完全按照陆军摩托化步兵师标准逐步成了完整的摩托化通信营。在苏德台危机前，SS通信营于格拉博夫训练场集结时获得了充足的兵员和装备补充，使之达到了战时满编状态。1938年10月2日，SS通信营随同SS“德意志”团进军苏德台，他们从波西米亚—埃森斯坦因入境，按时抵达新堡。

苏德台行动结束后，SS通信营交还全部军马，换装改成摩托化通信营。对于要转型成驾驶员、告别战马的昔日骑手而言，这次换装无异于承受剜肉之痛。这次换装只有军乐排没有受到冲击，他们是全营唯一保留为骡马化建制的部队。部队转型在高速进行，汉克中尉出任参谋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部队换装，增加兵员和准备新的动员计划。动员官和副官一职由胡佩尔中尉接任。

纳入动员计划后，SS通信营被列入“快速反应部队”行列。在这一期间，斯塔德勒中尉接任野战电话连连长。

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冬季，SS通信营把重点放在对军官和士官的通信技术以及全营的技战术综合训练上。他们的训练得到了陆军第6军区的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使之在兵力和装备上完全达到了摩托化通信营的战时标准。

1939年初，营长、营副、参谋长和各连长参加陆军组织的各种指挥和通信演习。SS通信营也以战时编制满员状态和战备姿态，于1939年3月15日配属陆军，在布拉斯科维茨少将指挥下，领用最后一批装备后参加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军。

从布拉格返回后，第6军区组织了一次长达几天的大型指挥通信演习，SS通信营如约参加。第6军区通信官布格哈特上校亲自观察了SS通信营的参演过程。在最后2天里，SS特别机动部队总司令保罗·豪塞尔地区总队长莅临视察。演习结束后，布格哈特上校提交的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到了SS通信营的杰出表现：“SS特别机动部队的通信营完全达到了和陆军摩托化步兵师通信营的战备水准。”

1939年初，为了适应新的通信营战时编制，SS通信营新建起一个轻通信队，拉德祖维特中尉出任指挥官。

从这时直到1939年7月中旬，SS通信营一直忙于密集的训练和总结克服训练中出现的新问题。7月初，SS通信营接到警备令，奉命参加第1军于春夏两季在东普鲁士的越野机动综合训练和坦能堡战役25周年纪念日。

7月21日到22日，SS通信营乘火车抵达什切青。7月23日，搭乘在海军编制内的货船“兴登堡”号，朝柯尼斯堡驶去。虽然每个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在内心深处没人相信战争会真的一触即发。航行期间，他们救起了一位在波罗的海执行日常巡逻任务时偏离航线被迫落水的波兰飞行员。

7月25日，SS通信营在柯尼斯堡下船，并于克兰茨—纽库伦地区集结。除了正常训练外，士兵们还尽情地在海边游泳，参加当地居民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



1939年8月10日，全营开赴东普鲁士州的拉斯登堡（即希特勒总指挥部“狼堡”所在地），临时编入陆军肯普夫装甲师。在波兰战役期间，SS通信营随同陆军肯普夫装甲师打满全场。

此时，SS特别机动部队即将改建成武装党卫军，而SS特别机动部队通信营也成了未来武装党卫军新成立通信营的基干部队。

SS“德累斯顿”工兵营

驻防区：德累斯顿

番号沿革：SS“德累斯顿”工兵营、SS第2“帝国”师工兵营、SS第2“帝国”师装甲工兵营

简称：SS Pi.Bn. “DR”

1935年2月头几天，奉命组建SS“德累斯顿”工兵营的干部（总计24人）从罗伊特林根训练营和埃尔旺根赶到德累斯顿。

除开这些干部，SS特别机动部队还从训练署所辖的莱斯尼格和费辛多夫两所工兵学校抽调教官同行。此外，SS特别机动部队甚至还从柯尼斯堡工兵团和国防军挖人，总算凑足了骨干人数。

1935年3月初，参加组建工作的全体干部和教官齐聚莱斯尼格和费辛多夫，准备开展组建工作。这些干部在党卫队训练署通过工兵教官的培训，完成步兵基础训练课程。德梅少校对组建工作和未来工兵营军官、士官团训练负总责。

组建工作在莱斯尼格和费辛多夫同时开展：士官培训完成后，官方宣布SS特别机动部队工兵营按照摩托化工兵营的编制正式成立。

拉默丁、蒂茨、舍费尔和贝克等来自党卫队训练署负责工兵训练的教官，成了SS工兵营的新任军官，图尔茨党卫队军官学校首期毕业生也有不少分配到SS工兵营，其他军官全由布伦瑞克党卫队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军衔少尉）包揽。教官也分步兵和工兵两个兵种——步兵教官主要来自巴登和符腾堡，工兵教官则来自全德各州，志愿兵来自全德各州，但主要是图林根和萨克森两州，和SS其他部队一样，志愿兵也都是来自各个阶层，不过工兵营优先选录出身工匠的志愿者，毕竟他们在先前要么是干木工活、要么是建筑活、要么就是采矿活，这些人多少都有做工兵的底子，一经训练很容易上手。

在莱斯尼格，营部、2连和军乐排共用一个拥挤的厂房作为宿营地。1连、3连和救护分队则在费辛多夫宿营。在冲锋队工兵的协助下，他们很快把厂房改建成军营，继而分出学校。在编制上，各连额定兵力为184名军官、士官和士兵。

当地训练场位于莱斯尼格湖心岛，水上训练也在河谷中进行。SS工兵营的所有训练都是根据陆军工兵战斗条令开展的：

布障和爆破训练包含对T雷、S雷和各种地雷的使用讲解。这一训练还包括多堂介绍各



国地雷、引信、布雷和排雷手段的课堂，涉及各种类型的障碍、炸桥准备、拟订详细的障碍区计划，以及了解和掌握各种军用、民用炸药和爆破方式。

水上训练，尤其是架桥训练，占用了大量时间。这些训练使每名将士都能熟练掌握各种器材和装备的架桥技术。首先他们从架设最简单的步行桥开始，使用木材快速架设A型和C型两种木制桥。工兵要学习如何铺设桥板和搭建桥的大梁，以及如何用绳索把桥的部件紧密连接，使桥各个部件不至于发生位移，并将桥固定于河中，这就还需要考虑河水的流速和衍梁的坚固性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搭建浮桥前要对水流情况和河的剖面进行仔细勘测。搭建浮桥的主要基础训练科目包括划桨、使用船钩、系缆和拉纤等。此外还有一项名为“浮袋”的附加训练科目，内容是如何操纵大小不一的橡皮艇。这些所有的训练科目统称“水面机动”。

不断练习使用装备的技术训练也是工兵总体训练的科目之一。基础要点是：每名工兵都要能熟练使用各种工兵装备，了解每种装备的特性和使用方式。每次讲解课，所有工兵都要依次和反复地了解诸如空气压缩机及其配件，以及适应工兵任务的各种装备器材的结构和特性（并亲自上机操作）。总之，工兵的技术训练囊括了所有的现代化作战方式和涉及到同时代德国陆军使用的各种技术装备。

根据陆军战斗条令，工兵营必须展开从建营到战斗所有的步兵训练，诸如伪装、挖掘战壕、纵队或分队越野机动、投弹、突破、近战格斗、巷战和小分队战斗训练等。携带工兵爆破器材和雷管的工兵突击战斗训练和射击训练也同时进行。

为了完成不同的战斗工程作业，每个人都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演习的时候也是一样。工兵部队在和平年代以熟练掌握武器装备、严整的正步行进和在演习中的出色表现一再为自己的部队赢得各种荣誉和表彰。

从1935年到1936年，各连从莱斯尼格转到德累斯顿，参加未来绰号为“野蛮人”的工兵军营的兴建工作。

1936年初，布鲁姆贝格少校接任SS工兵营营长，3月，SS工兵营入住德累斯顿北部的新军营。营房主要位于“野蛮人”地区，训练场则位于“小铜板”，刚好在军营大门外。水上训练场的位置也极佳。军营完全按照最现代化标准建设，训练场则位于军营和高速公路之间的森林地区，包括代号“公务员生涯”——一个由各种战地障碍和机关组成的障碍训练区。训练场还包括桥梁模型，并提供良好的基础训练场地。水上训练场设在奥斯塔保留地附近的易北河段，保留地建有许多大型仓库，里面储备着工兵架桥和渡河用的各种装备器材。在这里，SS工兵营开始使用B型舟桥展开架桥训练。他们最早接触B型舟桥还要追溯到德绍—罗劳陆军工兵学校4周的培训期间，也正是在陆军工兵学校结业期间，SS工兵营接收了B型舟桥。此外，SS工兵营的军官和士官还继续和陆军各工兵营军官一道，继续参加陆军工兵学校开展的各项培训。当然，“小铜板”也并非只是用作工兵技术训练，SS工兵



营的步兵技战术训练也在此进行。这是一个大型的模拟“沙漠”。在此地进行的工兵山地障碍和战斗训练中将士们把汗水洒进了这片沙土里。

大型步兵战术训练和实弹射击演习主要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柯尼斯堡训练营进行。1937年6月，首期步—工兵排长培训开办，由泽拉中尉主讲。SS特别机动部队每个营都派1名排长参加培训，意在训练出一名合格的步—工兵排长。

1937年，SS工兵营军官团名单如下：

营长——布鲁姆贝格少校

副官——贝克-祖布施中尉

首席参谋——沃梅尔上尉

1连长——拉默丁上尉

2连长——蒂茨中尉

3连长——齐默尔曼少尉

每年秋季，党卫队和陆军工兵（1937年后仅有党卫队工兵）都要造18座急造桥，包括步行桥，用以穿越纽伦堡街道参加建党日庆会。每座桥承重约20吨。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03点00分到04点00分），重型架桥钢材就被起重机吊起，依托桥墩逐段架设（高度超过电车顶）。

1938年3月13日，SS工兵营在陆军的节制下参加奥地利大进军。经过一连串的摩托化行军，SS工兵营穿过德累斯顿、纽伦堡、雷根斯堡、帕绍、林茨和莱斯尼格，按计划抵达目标区。德国宣布德奥合并日当天，SS工兵营封锁了维也纳的英雄广场，以防有人滋事。

1938年10月初的苏德台行动中，SS工兵营又在陆军指挥下参加大进军，他们穿过哈拉施多夫和罗赫里茨，按时抵达了维特克沃利茨，然后在新国界巡防。1938年末到1939年初，SS工兵营继续进行密集的训练。

1939年3月15日，在进军波希米亚行动中，SS工兵营成了首批突破帝国新旧边界的德军部队，为跟在后面的大部队探路。一大清早，SS工兵营就在严寒、大雾弥漫的天气里拔营起程，顶着暴风雪排成长龙，展开摩托化远程行军。第一天行军结束时，SS工兵营突入罗布辛茨，次日清晨06点00分SS工兵营以1连为先锋，急驰布拉格。深厚积雪和冰封的路面给摩托化行军带来了重重困难。19点00分，全营抵达布拉格。由于暴风雪肆虐，全营官兵几乎无人能目睹有“百塔之城”称号的布拉格全景。进城后，他们首先抵达布拉格城堡，接管城堡防务后，他们休息片刻，从城堡各个窗口向外望去，惊讶地发现布拉格皇城各个名塔尽收眼底！不久，SS工兵营接管布拉格—里本的一所学校，这里成了他们新的宿营地。

进驻布拉格第二周，SS工兵营又承担起希特勒访问布拉格的安保工作。此外，SS工兵营还负责驻布拉格城堡的德国陆军第3军司令部警戒，以及陪同护卫旋风般访问驻捷克的各个德军部队和皮尔森省的斯科达兵工厂的军司令官布拉斯科维茨中将。之后，SS工兵营又接



管了莫尔绍河旧帝国岛的捷军工兵仓库。加拉茨中士，一名前奥匈帝国军人，把捷军仓库管理得井井有条，把所有工兵装备分门别类，像列队接受检阅似地整齐排放。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岛的周围是理想的水上训练场。

之后，布拉斯可维茨中在布拉格城堡的荣誉广场视察了SS工兵营。将士们站如松、行如风、坐如钟的精神风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9年4月1日，SS工兵营各部逐次返回德累斯顿驻防区。1939年夏，SS工兵营参加了为期10天的军事演习，这是工兵们第一次见识到直立朝东的防御体系，演习于耶稣诞辰日结束。

演习结束后，3连长乌尔里希上尉奉命从本营中抽调200名精锐工兵负责1939年度纳粹建党日的桥梁建设，但庆祝会取消。

1939年8月的SS工兵营领导班子名单：

营长——布鲁姆贝格少校

营副——博登中尉

1连长——贝克-祖布施上尉

2连长——蒂茨上尉

3连长——乌尔里希上尉

舟桥队长——马希施中尉

轻工兵队长——博德中尉

在第6军区的协助下，SS工兵营的动员准备也同时展开。

1939年8月19日，SS工兵营接到命令，立即开始做出发准备。8月20日06点00分，全营完成战斗准备，在军营广场整装待发。当时，谁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他们在德累斯顿的最后一天。尽管德波关系因但泽问题而战云密布，但谁也不确信战争将至。

经过训练，各连也达到了颠峰状态。几乎所有的兵员都是志愿者，技术装备也保养甚佳，几乎是以全新状态投入战斗。

8月20日清晨，天气晴朗。SS工兵营从德累斯顿出发，预定经过皮玛、博登巴赫、斯泰因施瑙、波西米亚莱帕，在施韦德尼茨短暂休息一阵，又继续上路，穿过赖岑巴赫、法兰克福斯泰因、帕奇库夫、纽贝、纽斯塔德，朝着海德布雷克附近集结地急进。

抵达施韦德尼茨后，SS工兵营奉命配属第15军，充当军属工兵营。

8月24日，第15军军长霍特中将视察了全营，并向营长和各连长进行诚挚的慰问。

随着SS工兵营列入第15军战斗序列和进入战备状态，驻德累斯顿的和平时光结束了。

SS特种团

1938年11月1日，在SS“德意志”团4营长沃尔特·克鲁格中校率领下，SS特种团团部



成立。在担任团长的同时，克鲁格的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上校。格伦欣上尉担任副官。

同一天，SS“纽伦堡”营变更番号为SS第1摩托化步兵营，驻埃尔旺根的SS“德意志”团4营也更名为SS第2摩托化步兵营。

两个摩托化步兵营统归SS特种团团部节制，1938年中两营开始大规模换装。

战马和马拉作战车被迫上交。营摩托化纵队开始提供受训良好的驾驶员、驾驶教官、驾驶军士和自动化机械师，他们精湛的专业技术知识为所部进行摩托化大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接着，这支纵队解散，他们将自己的技术专业知识带进各个摩托化步兵连。对摩托化部队的轻视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即将到来的摩托化时代，对卡车和其它轻型车辆的司机的系统培训本来应该更早就开始的。在1939年上半年，第一批宝马摩托车（带车斗和不带车斗的）投入现役。而可以越野的Kfz15和克虏伯柴油轻型卡车也同时入役。

接下来几个月里，SS特种团把驾驶员技术培训、驾驶学校运营、维修技术提升，以及驾驶考试放在首位。所有的军官都顺利通过一级和二级军车驾照考试，技术训练也完全针对特种战和摩托化步兵营的战场而定。

1939年2月，驻埃尔旺根的摩托化步兵营的训练也再次被警卫任务和修建工作而打断，首先是希特勒访问斯图加特，然后是参加沿着莱茵河上游、从洛拉赫到瑞士边界的齐格菲防线修建工作。由于不断的重组和被各种任务缠身，SS特种团错过了1939年3月进军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行动。

5月底/6月初，SS特种团编制内又多了两个小伙伴——SS特别机动部队侦察营和SS特别机动部队高射炮营，两部均以埃尔旺根的SS第2摩托化步兵营为母体，脱出组建。

1939年6月初，SS“纽伦堡”摩托化步兵营编制也发生了变化，改番号为“SS特别机动部队反坦克营”。

SS特别机动部队侦察营

驻防区： 埃尔旺根/佳斯特

番号沿革： SS侦察营、SS“国家”侦察营、SS第2“帝国”师装甲侦察营

简称： SS-AA“DR”

新组建的侦察营编制为：

营部和通信排

第1摩托化步兵连

第2摩托化步兵连

1个装甲侦察排

1个反坦克排



侦察营指挥官名单：

营长——冯·旺根海姆少校（第一任）、布兰特少校（第二任）

副官——维丁格中尉

值更官——格伦斯中尉

1连长——哈尔茨格中尉

2连长——包瑟上尉

第3和第4摩托化步兵连编入新组建的SS高射炮营。达姆斯塔特充当SS高射炮营的驻防区。驾驶员考试结束后，首次摩托化行军演习发生在第一批驾驶员毕业后。

1939年6月初，冯·旺根海姆少校转入德国空军，1945年升任空军上将。布兰特少校接SS反坦克营营长，不久出任SS侦察营营长。

布兰特少校能力出众、技术知识造诣很深，由他接任营长和负责全营训练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根据上级命令，SS侦察营务必在6周内完成训练。除了在营长心中分量最重的驾驶员训练外，SS侦察营还轮流进行沙盘演习、摩托化野战侦察演练、射击训练（包括军官的手提轻机枪射击）、兵棋推演和其他侦察训练。对侦察营而言，通信训练是最有价值的，尤其是侦察结果报告和无线电系统使用，因为在战斗中尖兵队快速而准确的敌情报告与1个侦察营任务的成败至关重要。1939年6月，根据SS特别机动部队的命令，驻维也纳的SS“元首”团的装甲侦察排（排长：波切克少尉）移营埃尔旺根，临时配属SS侦察营，参加在东普鲁士州举行的秋季越野机动演习。

于是，SS“元首”团侦察排和SS侦察营合二为一，密切配合。根据当时的编制，每个侦察排拥有2辆装甲侦察车（其中1辆装载电台）和1个摩托化步兵班（分乘4辆摩托车）。

7月初，SS“纽伦堡”营反坦克排也被并入SS侦察营，该排由奥克特少尉指挥，装备3门37毫米反坦克炮。

装甲侦察、通信和反坦克排编入SS侦察营直属连，由魏斯中尉节制。新任营长布兰特少校不知疲倦、事无巨细，样样过问。根据他的指示，SS侦察营车间自己造起了补给车、野战厨房和油罐车。不仅如此，他还对各种装备的改良提出了大量意见，甚至让营部车间造出原型以便测试其可行性。几年前，布兰特少校曾发明了钢盔伪装网和迷彩服。当前，这两项发明已被整个SS特别机动部队，以及其后的武装党卫军采用。在战争中，他们的敌人称迷彩服为“虎服”。新型简易突击背包、可装轻机枪弹夹的新型子弹带、新型轻帆布带扣和手雷挂带都是由布兰特少校构想、组织生产测试然后列装给部队使用。同时，他也给SS特别机动部队驻柏林的总部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全军现代化意见。闲暇时间里，布兰特少校还是《军旅周刊》的自由撰稿人，为此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漂亮的笔名。

与此同时，SS侦察营也着手动员计划，准备参加在东普鲁士州进行的秋季野外大拉练。为此，1名陆军动员官赶到SS侦察营，把SS侦察营纳入陆军的动员体制中。在他的帮助下，



SS侦察营向上级递交了大量的火车皮和船舶调运申请，同时还委派营副官和驻斯图加特的陆军第5军区保持密切联系。自1937年起，SS特别机动部队各团（包括警卫旗队旅）和陆军军区的动员关系就已经成文，所有SS特别机动部队均纳入陆军动员体系，一旦战争爆发归陆军集团军（或军级）节制。1938年进军奥地利和苏德台地区的行动中就证明了这点。

至此，SS侦察营离开埃尔旺根驻防地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1939年7月9日，命令终于到来。驻斯图加特的第5军区指示，SS侦察营搭乘火车开赴什切青。7月10日清晨，SS侦察营分乘数节军用专列启程，目的地——东普鲁士州，参加秋季野外大拉练和坦能堡会战25周年纪念日。

出发时没有人意识到战争将至，SS侦察营再也不会回到和平时期的驻防区——埃尔旺根。在什切青港，SS侦察营又把所携装备往几艘指定货船装运，活象是在运送“陆地傻大个”，1辆辆8轮装甲车或3轴克鲁伯柴油大卡车被巨大的起重机吊起，稳稳地装进货船的各个货舱。所有装备和武器全部入舱，起航后甲板上既不准武器“露面”，也不准官兵在白天溜达。一到夜间，甲板禁令解除，大家都蜂拥上甲板，拼命呼吸着新鲜空气。当然，营部和营部直属连比较特殊，他们即使在白天也可以上甲板走走看看，前提是身着民服。除了船长、大副和二副外，船员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双方只能用英语交流。

出海外后，德国海军出动快艇护卫。波兰空军侦察机也不断飞临船队上空盘旋观察。从什切青到皮劳航行约1天半，清新的空气和良好的天气给官兵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抵达皮劳，全体官兵以最快速度卸装，继而奉命向指定集结地——柯尼斯堡西南40公里的巴尔迪劳地区开进。各连刚完成卸装，就马不停蹄地开抵集结区，接着毫不停顿地完成部队和装备的伪装作业，以防波兰空军的侦察。营部设在路德斯维格索特营房，然后全营马上开始了密集适应训练。

期间，SS侦察营还访问了格兰茨、劳岑和马尔堡三处波罗的海港口，东普鲁士沿海的美景深深地吸引了这些来自南德的将士。

1939年8月10日，SS侦察营并入新成立的东普鲁士装甲师，这是一个混成师，由陆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共同组成，首任师长是陆军少将肯普夫。

SS特别机动部队反坦克营

驻防区：普里特巴赫训练营

番号沿革：SS反坦克营、SS“帝国”师坦克歼击营、SS第2“帝国”师坦克歼击营

简称：PzJg.Bn.“DR”

1939年6月10日，SS“纽伦堡”营开始转型为反坦克营，编制为1个营部、1个通信排、3个连和1个军械排。



前第1摩托化步兵连（连长：科尼普上尉）转到拉多尔夫采尔，加入第3高射击枪营。

埃尔旺根成为新成立的SS反坦克营新驻地，布兰特少校出任营长。

1939年6月初，SS侦察营营长冯·旺根海姆少校离开SS特别机动部队，布兰特少校接替他担任侦察营营长，奥克斯上尉继任SS反坦克营长。

1939年6月，SS反坦克营大批人员离任，转赴于特博格，参加SS特别机动部队炮兵团和肯普夫装甲师的支援指挥部组建工作。1939年6月初，SS反坦克营2连1个排（排长：奥贝克斯少尉），奉命加入SS侦察营。

1939年8月11日，SS反坦克营被东抽西调，骨干只剩1人外全部离去，又转回驻防区——埃尔旺根。1939年8月，SS反坦克营解散。

它的未来去向有三：

SS反坦克营1连（连长：蒂森中尉）干部被分配到SS侦察营3个连当骨干；

SS反坦克营2连（连长：奥克斯上尉）干部成为1个反坦克补充连骨干；

SS反坦克营3连（连长：帕特森上尉）干部成为1个摩托化步兵补充连骨干。

这个摩托化步兵补充连随后扩编成摩托化步兵教导补充营，驻埃尔旺根。1939年9月20日，SS特别机动部队又从摩托化步兵教导补充营营部、通信排和2连（反坦克补充连）抽调人员，组建了新的SS特别机动部队反坦克营，驻防区仍为埃尔旺根，新营长还是奥克斯上尉。

1939年10月22日，SS反坦克营并入在皮尔森地区新组建的SS特别机动部队第一个师——SS“帝国”师，驻军斯塔里茨训练营。

波兰战役结束后，奥贝克斯少尉指挥的反坦克排回归建制。配属肯普夫装甲师支援指挥部的军官、士官和士兵也同时归建。1939年10月24日，在埃尔旺根的留驻部队由奥贝克斯少尉统一指挥，组建了新的反坦克补充连。

1940年4月1日，SS反坦克营更名为SS特别机动部队之坦克歼击营。

SS特别机动部队高射机枪营

驻防区：埃尔旺根/贝尔根训练营/拉多尔夫采尔

番号沿革：SS特别机动部队高射机枪营、SS机枪营、SS高射机枪营

简称：SS AA MG Bn. “DR”

1939年6月10日，SS“埃尔旺根”摩托化步兵营3连和4连摇身一变，成了新的SS高射机枪营（营部、1连和2连），SS“埃尔旺根”摩托化步兵营军乐排也加入了SS高射机枪营，奥斯滕多夫少校为第一任营长。

1939年7月15日，2连（连长匹克上尉）转入贝尔根训练营，接收车辆、武器和装备，2连下辖3个排、每个排装备4门20毫米高射机枪。



由于该连的前身是第4重机枪连（即前SS“德意志”团4营重机枪连），状况良好，因此仅用4周高强度训练即形成了战斗力。之后，2连以2个满编排展开公路机动，行军到什切青，继而搭乘货船，前往东普鲁士州。

在皮劳下船后，2连于巴尔迪劳宿营（位于柯尼斯堡西南40公里），接着编入肯普夫装甲师，配属SS“德意志”团参加波兰战役。

留在贝尔根训练营的2连1个排前往康斯坦斯湖畔的拉多尔夫采尔，和SS高射机枪营3连合兵一处。

留驻埃尔旺根的SS高射机枪营1连（连长：奥托·梅尔上尉），也于1939年9月转移到拉多尔夫采尔。

波兰战役结束后，SS高射机枪营2连也把驻防地由皮尔森转移到拉多尔夫采尔。

1939年11月1日，仍待在拉多尔夫采尔的SS高射机枪营根据编制表，仍归SS摩托化步兵师节制。1939年12月，2个满编高射机枪连正式加入SS摩托化步兵师，由皮尔森移师符兹堡。至此，SS高射机枪营完全成军。营长奥斯滕多夫少校本打算庆祝一下，但却接到调任令，出任SS特别机动部队摩托化步兵师首席参谋，芬克上尉接任SS高射机枪营营长一职。

西里西亚州的布雷斯劳，被内定为战争结束后的驻防区，以SS高射机枪营为基干，开始组建武装党卫军各个防空部队。而设在巴登—图尔茨和布伦瑞克的党卫队军官学校也加紧了对未来扩编部队长的培训工作。

国防部长普洛姆堡上将发布命令，要求陆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精诚合作。根据希特勒的指示，陆军将再建3个军官学校，用于培养新一代部队长。同时，元首还和陆军部达成妥协，决定全军（包括整个SS特别机动部队）的训练由陆军负总责。

在战前的和平时期，2所军官学校足够对一定数量的军官进行长期培训。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建于1934年，布伦瑞克军官学校组建于1935年。

党卫队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第一学期始于1934年4月1日，终于12月23日，它的前身是巴登图尔茨疗养院，后更名为党卫队巴登—图尔茨领导者学校。

1936年开始，随着科目的增加，学校正式更名为军官学校，它的历史比较长，从1934年开始正式招生到1941年关闭，整整经历了7个春秋。

1934年和1935年度，每年都有大约110名军官来校培训，从1936年起，招生数量猛增至每年240人。教官队伍则由80名军官和士兵组成。

首任校长是前国防军军官、后任普鲁士州警上校的保罗·利托夫，他以中校军衔出任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第一任校长（后升任上校）。结束短暂的任期后，他返回陆军服役。他的继任者先后为：沃斯上校、克林根曼上校、巴隆·冯·谢勒上校和舒邦上校。

霍夫勒梅尔上尉，前陆军第7工兵营的1名连长，负责学校有关工兵课程的培训。

战术训练由来自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佩特森上尉负责，机枪和迫击炮训练则由来自德累



斯顿步兵学校的舒尔特中尉负责。

体能教官由柏林高级体校的维茨多夫、库普申克和冯·芒克维茨负责。当然，他们除了负责体能训练外，在军事训练上，依旧作为学生参与训练。

除了在格拉芬训练场进行3周军事训练外，自第一期毕业起还要搞一次前往符腾堡和巴登的拉练。这次行军过程，主要是让学员们学会（行军和战斗中的）野战救护和地形分析训练。

党卫队布伦瑞克军官学校，是根据党卫队和国防军高层达成协议的一个产物。1934年11月1日，保罗·豪塞尔中将奉命组建党卫队布伦瑞克领导者学校。11月15日，他自降军衔，以临时上校的军衔接管军校。1935年春，学校更名为党卫队军官学校。学校征用了先前不少第二帝国时代的大宫殿来做教学楼和宿舍，根据与州政府签署的协定，州政府不仅负责征地，还把装修改建工作也全给包了下来。不过，红木室等具有古典历史气息的屋子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当然，8间听众席、1间接待室、餐厅、客厅、办公室、厨房、储藏室、小卖部和小型俱乐部，以及讲堂和大厅全部改建，就连宫殿里的环型散步小马路（用来给贵人餐后骑马闲散的小道）也在改建之列。

改建和装修花了整整4个月。1935年，布伦瑞克州总理克拉格亲自把象征军官学校的大钥匙交给了SS特别机动部队。

布伦瑞克宫殿在二战中被英国皇家空军重轰炸机摧毁。

两所军官学校最初都是归党卫队总部，后由SS特别机动部队总司令负责，最后由武装党卫军人事总管（施密特上将）负责。

两所军官学校主要与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的两所陆军步兵学校关系密切。

校内的课程则完全照搬同级陆军军校课程，甚至包括对教官们的基础训练。主要学科有：战术、部队领导的艺术、地形分析、武器识别和操作、工兵技术、摩托化车辆的维修、保养和补给、一般性的陆空军知识。战史和外语则不列入教学范围。实地训练科目包括：各种武器的实弹射击、利用地形攻防、骑马开车和体能。在射击训练上，两所军官学校都让学员们开到训练营集训：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去格拉芬训练营，布伦瑞克军官学校去森纳拉格训练营。既然是党卫队军官学校，意识形态训练当然会有，但地位远低于上述提到的正式训练。校长、连排长的任务是负责最重要的课程培训。两所军官学校每期培训时间约为10个月。

学校在选择战术教官时门槛很高，但同时招人也比较困难，特别是1934年/1935年冬春后随着国防军的重建，参加过一战的适龄军官大量回归现役，而刚刚成立的SS特别机动部队也无法从现役部队中抽调多余的合适军官，于是战术教官只能由前国防军和州警官充数。从1938年起开展的各期培训（尤其是战时）中，由于一线部队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轮流回来当教官，整体素质才得以提高。

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的标准是拥有武器操作技术和相当的体能，学历上，具备一定的领导力。部分学员（大约30到40人）是来自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警，他们



参加了为期6周的候选军官培训课程毕业后到军校进修。

各部队推荐的学员按资历和水平分别到布伦瑞克军官学校和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进修一、二年级。

培训期间，每3个月会组织一次段考，以剔除受训期间不合格的学员。考试过关的学员将挂上候补军士军衔，期考通过以后他们的军衔将晋升为候补军官。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校长冯·克岑豪森将军就曾参加过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一年级的期考。

在此期间，各年级教官要么离任，要么继续深造走晋升高参之路。

除了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一年级外，SS第1团1营营长里特尔·冯·亨格尔中校也举办了一期为期2个半月的排长培训课，在培训期间期考合格者直接晋升少尉。

对于巴登—图尔茨和布伦瑞克军官学校的高级班，SS特别机动部队人事总部给候补军官实际训练增设了1排长培训课程。通过考核的毕业生可以晋升少尉，直接加入SS特别机动部队或州警。在州警服役的军官，有不少转入国防军。

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党卫队总部负责人虽然经常访问上述两所军官学校，并表现出对军校的极大兴趣，但从未插手干涉过学校的教学事务。校长和教官们都雄心勃勃，严格的训练使学员们的训练水准和素质并不亚于陆军同级军官学员。令SS特别机动部队欣慰的是，随着大批学员不断毕业走上岗位，军官团队也在逐渐膨胀。

战争期间，参加培训的学员数量大扩容，不少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以及申请加入武装党卫军的平民都成了扩招的对象。

以下是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1934年—1935年度）和布伦瑞克军官学校（1935年度）毕业生名单：巴登—图尔茨军官学校在1934—1935年度的毕业生为65名军官，布伦瑞克军官学校在1935年度的毕业军官为165名。在这些毕业生中，超过100名军官在战争中阵亡或失踪。

SS特别机动部队炮兵团

驻防区：明斯特拉格尔训练营

番号沿革：SS特别机动部队炮兵团、SS“帝国”师炮兵团、SS“帝国”师炮兵团、

SS“帝国”师装甲炮兵团

简称：SS AR/“DR

1939年月，SS“德意志”团（得到陆军1个炮兵团支援），在明斯特拉格尔训练场为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了团级规模的实弹战术攻坚演习。可能是因为对这次演习印象深刻，陆军部和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接到希特勒指示，立即组建起SS特别机动部队的第1个炮兵团。

这样，SS特别机动部队终于有了自己的炮兵部队，为筹划组建师级部队奠定了基础。



1939年5月，第50重炮兵营长和莱布茨格高级指挥员皮特·汉森少校，奉陆军总部和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命前往于特博格训练营（兴登堡营）。在这里，他于1939年6月1日在同驻该营的教导炮兵团的协助下，组建起SS特别机动部队的第1个炮兵团，同时也以中校军衔（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加入了SS特别机动部队，成为SS炮兵团首任团长。

1939年6月12日，大约2000名步兵和他们的军官、士官齐聚于特博格，他们都是“警卫旗队”和“日耳曼尼亚”团步兵炮连和机枪连的好手。

在训练上，SS炮兵团由陆军教导炮兵团团长霍夫曼上校负责。于特博格炮兵学校校长是加恩少将。来自该校的教官迈尔上尉奉命加入SS炮兵团，协助该团的组建。此外，陆军还抽调了12名尉官和24名士官加入SS炮兵团，协助他们的训练。成立之初，SS炮兵团下辖3个轻炮兵营（装备IFH18轻型野战炮），重型炮兵营直到后面才组建。

1939年6月12日，SS炮兵团军官团名单如下：

团长——汉森中校

副官——施拉梅尔赫上尉

参谋长——迈尔上尉

炮1营长——吉列少校

炮2营长——普雷布少校

炮3营长——厄尔斯彭穆勒少校

在陆军教导炮兵团和炮兵学校的支持下，SS炮兵团的训练高速高效地全面展开了。由于军官、士官和士兵们还在警卫旗队和“日耳曼尼亚”团服役期间就拥有了丰富的步兵炮和机枪操作经验和技术，所以SS炮兵团不必展开基础训练，因为对于操炮瞄准和按照地图坐标直瞄射击之类的技术，他们早已驾轻就熟。

随着训练的深入，陆军教官和SS炮兵团官兵们的配合也日渐纯熟，年轻的炮手们在训练中竭尽全力。

在加恩访问SS炮兵团期间，炮手佩申克一等兵以杰出的操炮表现征服了少将，加恩特意送给他一个别致的香烟盒，上面写着“向在长官面前有着杰出表现的炮手致敬”，下面是加恩少将的签名。

这样，SS炮兵团经过8周不分昼夜的刻苦训练，使SS特别机动部队实现了炮兵部队零的突破。在训练期间，SS炮兵团几乎每天都展开实弹射击训练，直到完全形成战斗力为止。在出色的编组、卓越的领导，以及陆军炮兵教官和SS炮兵携手努力下，SS炮兵团很快具备了实战能力。

形成战斗力后，第5军区司令布施中将亲临视察SS炮兵团，当着全团官兵和教官们的面，他站上台前，向他们发表演说：“各位都是奇迹的见证者，因为你们用非凡的方式在短期内即能组建和训练成一支新的炮兵团，了不起！（现在，我宣布），SS炮兵团完全具



备实战能力！”

这也许是对陆军教官和SS炮兵团全体将士几个月辛勤苦训所交出答卷的最高褒扬，正是陆军教官和SS特别机动部队炮兵团全体将士的无间合作，才达成了这个伟大的奇迹。

除了警卫旗队和SS“日耳曼尼亚”团外，SS“纽伦堡”营也给SS炮兵团提供了3个辎重队。1939年6月11日，他们移营于特博格，这3个辎重队也正式加入SS炮兵团。

按照编制，每个辎重队都装备由布兰登堡欧宝工厂生产的20辆3.5吨欧宝一闪电型卡车。

1939年7月18日，3个辎重队抵达什切青，然后搭乘货船出海，7月20日抵达皮劳。SS炮兵团于8月中旬抵达什切青港，然后搭乘几艘货船出航，2天后抵达柯尼斯堡。第1军区指示SS炮兵团在科尼斯堡城南集结，3个辎重队则集结于舒尔蒂腾地区。

踏上东普鲁士州，SS炮兵团利用当地训练营继续展开艰苦训练，每个炮营仍留驻1名陆军炮兵军官，每个炮连留1名炮兵中士，随时指导。此外，陆军炮兵测绘专家格拉多斯中尉也转入SS炮兵团，协助其进行炮兵测绘。根据团部之命，他出任团部直属连测绘排排长，任务是负责炮兵地图测绘、炮兵气象（计算风速风向以及基本的水文地况）和标定目标。

1939年8月10日，SS炮兵团和SS特别机动部队其他部队一道配属肯普夫装甲师，负责在波兰战役期间为全师提供炮火支援。

SS炮兵团是SS特别机动部队乃至武装党卫军第一个炮兵团，它同时也是日后所有党卫军炮兵团的鼻祖，战时组建的所有武装党卫军炮兵团的干部直接或间接地出自该团。

正是因为该炮团在武装党卫军炮兵部队的特殊地位，它的首任团长汉森中校也被尊称为“武装党卫军炮兵之父”。

CHAPTER 02

第二章 东普鲁士坦克部队 ——肯普夫装甲师

1939年6月25日，为了给即将组建的东普鲁士装甲师配备领导班子，驻斯图加特的陆军第5军区下令组建1个装甲师师部。

维尔纳·肯普夫少将，前第4装甲旅旅长，荣幸地出任师长。

同一天，贝姆斯中校，截止目前还是柏林战争学院教官的他奉命出任师部首席参谋。

随着肯普夫少将的离去，第4装甲旅领导班子整个也被搬走，以他们为核心，组建起了装甲师师部，第4装甲旅撤裁。

7月上旬，东普鲁士装甲师师部乘船抵达东普鲁士，然后赶到斯塔布拉克训练营设立师部，接受驻柯尼斯堡的德国陆军第1军区节制，并立即着手东普鲁士装甲师的组建工作。

1939年7月下旬，SS特别机动部队各部通过铁路和海运陆续抵达什切青和柯尼斯堡（前述）。一经到位，各部立即开赴柯尼斯堡以南、斯塔布拉克训练营周围的指定集结地，统一归陆军第1军区节制。

SS特别机动部队一部和陆军第7装甲团（前第4装甲旅所属部队），于1939年7月30日从他们平时的驻地——斯图加特—威兴根起程，坐火车抵达汉堡，继而搭乘货船。伴随着明媚的阳光，他们先穿过了威廉运河，继而在波罗的海航行几天，于8月3日抵达柯尼斯堡。

8月4日到7日，第7装甲团开抵指定集结区——欣滕，和第10重坦克营共用漂亮的营房。这些来自斯瓦本州和巴登州的将士们自驻军起就与东普鲁士当地居民打成了一片。

德国官方给这些陆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的移营理由如下：组建东普鲁士装甲师，作为“国防军”代表从第三帝国出发参加坦能堡25周年纪念会和在东普鲁士州举行的大型秋季野外拉练。这些准备都在全速进行当中。

东普鲁士装甲师和SS炮兵团先遣队长一职，由沃尔特·舒勒茨克上尉（来自SS特别机动部队）出任，早在预定参加东普鲁士装甲师首批部队渡海的前4周时间里，他就在第1军区指



挥下于柯尼斯堡就位，并带着几名参谋前往坦能堡地区准备大型纪念会，并划出了东普鲁士装甲师各部的集结区域。

参加东普鲁士装甲师组建工作的陆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各部尚还鞍马劳顿，马上走访驻地周围，和居民打成一片。很快，将士就被东普鲁士的奇乡异景和波罗的海美景、一望无际而又随风飘动的麦穗、一片片清澈见底的湖泊、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和古老的日耳曼城镇，以及各个城镇中浓厚的拥军气氛所征服，这些都是来自第三帝国将士们从未见过的奇景。各部指挥官还命令将士无论到何地训练，只要完成手头任务都必须协助当地农民收割麦子。

直到8月7日，各部的时间都被持续不断的训练和与各级指挥部的频繁联络所填满，日子过得相当充实。

8月8日，第7装甲团和SS“德意志”团在斯塔布拉克训练营展开协同作战训练，这是SS特别机动部队第一次和羽翼未丰的陆军装甲部队协同训练。

第7装甲团在作战日记中记述了陆军装甲兵和SS特别机动部队士兵之间第一次配合的情景：

我团坦克手发现，这些党卫队士兵们都是意志坚定、值得尊敬的战士。

双方的第一次配合堪称模范，也改变了装甲兵以前对SS特别机动部队的看法。在以前，装甲兵和大部分普通德国民众一样，认为SS特别机动部队不过是一支身着黑色制服专门用来在诸如纳粹建党日、政府大型庆祝会、接待外国贵宾和其他重要节日上搞荣誉护卫和整列漂亮队形走过场的“仪仗队”而已。

同样，SS特别机动部队的官兵也对新生的德国装甲兵知之甚少，而他们在陆军的朋友对SS特别机动部队的了解也仅限于知道对方高强度而密集的军事训练主要是由陆军转过去的保罗·豪塞尔中将负责。然而，通过8月8日的步坦协同作战训练，第7装甲团和SS“德意志”团增进了解，知道彼此都是坚强而有战斗力的部队，从此两部情同手足，两者的友谊和默契在随后的艰苦的战事中开出了绚丽之花，直到今天两部老兵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津津乐道。

1939年8月10日，德国陆军总部命令成立东普鲁士装甲师。所有预定编入东普鲁士装甲师的指挥部和部队统归师长肯普夫少将节制。不久这个师更名为肯普夫装甲师，这是陆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各部首次混编组成的部队。以下是东普鲁士装甲师——肯普夫装甲师编制：

通信营	来自SS特别机动部队
侦察营	来自SS特别机动部队
第7装甲团	来自陆军
SS“德意志”团	来自SS特别机动部队
SS炮兵团	来自SS特别机动部队
第47重炮兵营2连	来自陆军
第511反坦克营	来自陆军



第505工兵营	来自陆军
SS高射机枪营2连	来自SS特别机动部队
师支援指挥部	陆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混编
卫生队	来自陆军
第171粮秣供给部	来自陆军
面包连	来自陆军
屠杀排	来自陆军
维修连	来自陆军
第506野战邮局	来自陆军
第505工兵营和第511反坦克营	来自柯尼斯堡的第1军区

东普鲁士装甲师名义上是师级部队，实力不强仅及1个加强装甲旅，但指挥、控制和支援编制却类似于1个师。它下辖1个摩托化步兵团（SS“德意志”团），而非正规装甲师编制的2个步兵团，使其步兵实力比较弱。除开第7装甲团和SS侦察营外，师编制内再无可越野机动作战的车辆，所以从编制和战斗力来看，东普鲁士装甲师甚至都不能算一个正规的德国陆军装甲师。

尽管战斗力较弱，装备和兵力都不足，但临时拼凑、具有实验性质的肯普夫装甲师却在波兰战役中大放光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师长肯普夫少将以其在指挥上破除陈规、大胆创新、英勇无畏的个性加上首席参谋严谨的作风，使这两人成为领导这第一支陆军——SS特别机动部队混编装甲师的最佳拍档。

在师长和首席参谋的指挥下，这支由陆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组成的混编装甲师被锻造成为一支各部密切配合、战斗力强悍的作战团体！他俩的出色领导力和装甲师成功的奇迹让幸存至今的混编师成员回忆起来仍赞叹不已。

由于肯普夫装甲师是未来SS摩托化步兵师的样板和前身，因此未来师长保罗·豪塞尔中将和未来首席参谋维尔纳·奥斯滕多夫上校，以及副官科林根伯格上尉随同肯普夫装甲师参加了整个波兰战役。他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和学习装甲战大师——古德里安提出的有关集成摩托化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新型闪电战作战和指挥理论要点在实战中的作用。在SS“德意志”团和第7装甲团于明斯特拉格尔进行成功的步坦配合作战演习后，SS特别机动部队就决定组建SS摩托化步兵师，但波兰战役的爆发迫使他们推迟了建军的时间。

通信营从指定集结地转移到拉斯登堡（斯塔布拉克东南，又称“狼堡”）。在通信营努力下，师部与各部的电话和电台联络畅通无阻，形成一个训练有素而完美的指挥控制系统，这是保障肯普夫装甲师投入战争的必要条件。

各级指挥官和副官之间的报告需要密切的联络。因此，师部首席参谋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命令和报告系统，各部无论规模大小兵力多少，都必须在师部留驻1名传令官和1名摩托



化传令兵。为了在未来战事中保证师部能准确地掌握各部动态战况，首席参谋严令各部不管师部是否要求，都必须在战时做到每2个小时汇报一次本部状况。在战斗中，各部的支援请求，各种武器协同射击以及勤务支援都由师部统一指挥。

各个动员事项都标注着“机密”字样下发部队，野战信件投递数量和信的内容也受到严格限制，全师官兵也都接到各自的身份识别牌（用于阵亡后的识别），所有的这些动员准备都显示出肯普夫装甲师准备迎接大战的到来。

虽然波兰和德国两国紧张的关系持续升级（导火索是但泽事件），但上至师长、下至普通士兵却没有人意识到战争的来临。德奥合并、通过慕尼黑协定（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签定的有关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苏德台地区的协定）吞并苏德台地区、重返梅梅尔州等，无一不是在一场国际性危机和两国关系高度紧张后发生的。这些事件无论哪一个都会引发欧洲大战，但最后都以西方国家的妥协退让而结束。而每一次危机发生，国防军都会下达全军动员令，因此肯普夫装甲师的官兵们坚信这次动员无非是先前多次动员的重演而已，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过，这次德波危机，却使东普鲁士州成了注目的焦点。

许多人相信这些准备（在他们眼里，波兰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赢得的仍只是同情而已），只是对波兰的军事施压而已，最终可以促进解决波兰走廊归属问题、尤其是国际港——但泽的两国会谈，甚至签署结束两国一系列紧张关系的最终协议。顺带提一句，波兰于1939年4月开始了局部动员。

这边是两国军事准备剑拔弩张，那边的坦能堡战役25周年纪念日准备仍在全速进行，步坦协同作战演习也被视作是即将到来的秋季大练兵的一环。8月9日和10日两天，肯普夫装甲师在斯塔布拉克训练营组织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协同作战演习，接着一连串小规模演习持续到8月19日。这些演习着重强调了坦克群和装甲师编制内各种武器的协同作战。8月19日，第1军军长和参谋长视察了肯普夫装甲师组织的一次演习。

忙着演习的同时，肯普夫装甲师官兵们也和当地居民打得火热。不少官兵和当地姑娘建立了恋爱关系，很多人甚至以身相许，定下终生大计。另一方面，每次演习都让第7装甲团（当然也包括所有摩托化部队）的维修兵、驾驶员和军械员里外忙个不停。正是他们的努力，保障了全体坦克车辆随时处于战备状态。演习一结束，他们又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离开训练场，协助农民秋收。他们是战前肯普夫装甲师中最忙碌的人群。

8月19日：肯普夫装甲师和第11、第61步兵师一道归第1军节制。进攻日——X日定为1939年8月26日。每逢周日，将士们要么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劳岑和克兰茨之间游泳，要么搞体育比赛，要么庆贺夏令节，甚至邀请妇女劳工会的姑娘们一起出来喝咖啡、吃蛋糕、跳跳舞。

8月20日-22日：德波政治局势日益紧绷，肯普夫装甲师奉命南移至奥斯特罗德地区，师部设在该地区的营房内，所辖第7装甲团转移到莱布斯塔德—洛肯地区。在这里，装7团的



官兵又领略了东普鲁士州的另一种独特美景。

部分部队利用移营之机，拜访了著名的坦能堡战役纪念馆和纪念碑，这里也是一战时的德国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及其夫人的安息之地。此时，到处都在进行坦能堡战役25周年纪念日的最后准备工作。数以千计的坦能堡战役老兵从德国西部赶来，乘坐专列穿过波兰走廊，在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下，重回故地。供给排和1个携带大型野战厨房、野战面包车、野战屠宰间和被服卡车的摩托化纵队也从德国本土赶来，负责这些老兵的食宿供应，在会场周围支起的帐篷随处可见。在会场附近，德国人还专门划出一个大型的临时阅兵场，预定参加阅兵式的各部都派先遣队前来场地彩排。

随着各种准备的进行和老兵的抵达，大家对时局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本师移营后，新的营地更加靠近波兰边界了，这究竟是继续施压呢，还是和参加坦能堡战役25周年纪念日有关系呢？谁也说不清。

8月23日：肯普夫装甲师各部收到师部命令，为了参加坦能堡战役25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大型阅兵式必须立即开始进行队列训练。命令提到，全师各部统统与会，尤其是第7装甲团各连更是重中之重。现存的1份第7装甲团2营的命令就说明了这点：

1939年8月23日

致驻布鲁肯多夫的第7装甲团2营

参加坦能堡阅兵式的训练指示：

1. 阅兵式于8月24日举行。位置在布鲁肯多夫火车站以南、公路以东约1.5公里之处。
2. 参阅单位和顺序：2营部、3、4、8连（欠坦克）、5连和6连。
3. 集结：08点00分，各连先遣队应准时到达阅兵场，然后引导各连入场受阅。6连开进时应从卡梅尔斯多夫穿过，4连应与8连一并集合。
4. 各连应以1.5米长的队列顺序离场。

签字：施密特中校和营长

8月24日，第1军传达陆总部指示，1939年8月26日定为Y日（进攻日），预定的阅兵式没有发生。肯普夫装甲师在接到取消阅兵式的同时，也接到备战令，继续往南，移驻奈登堡地区，第7装甲团主力更是进驻纽登堡附近的库姆辛森林，团长也在森林中的一处林业建筑设立团指挥所。随着新的移营展开和驻防地离波兰更进一步，全师官兵已无人怀疑战争将至。各级指挥官和副官奉命“隐蔽”侦察在边境附近的未来进攻出发阵地。为了不引起波兰人的注意，他们以2到3名军官一组，把伪装良好的作战车辆留在后方，对边界进行徒步侦察。在一次侦察中，SS侦察营营长和副官竟然撞上了身着猎人装的师长，他拄着一根多节手杖（顺便提一句，肯普夫少将本身就是1名酷爱行猎的专业猎手），首席参谋也



是一身便装紧随其后。他们是在德国边境的奈登堡—姆瓦瓦公路边上的纳佩肯镇外碰面。这样，他们完成了对指定边境集结区和姆瓦瓦当面之敌波兰境内之敌的侦（观）察任务。（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

8月25日：根据电台广播，和平解决德波争端的谈判已经破裂，解决争端的途径只剩下战争。

8月26日夜，肯普夫装甲师奉命和第11、61步兵师一道向Y-1日指定集结地开进，随后第1军进攻令传达。进攻时刻定在1939年8月26日凌晨06点00分。

入夜后，SS“德意志”团各连沿边界展开，师属炮兵（SS炮兵团）占据发射阵地，前沿观察哨和各个步兵连最前沿部队一起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至此，肯普夫装甲师在东普鲁士州最南部占据集结地，他们的对面是最坚固的波军阵地——由一系列混凝土永备工事群组成的“姆瓦瓦防线”。

战争已无法避免。

当夜，各部在现位置保持防御警戒。

刚一进入进攻出发阵地，肯普夫装甲师又马上接到另一道奇怪的命令，要求停止作战准备，拂晓前务必从边境出发阵地撤出，与边境拉开一段距离，撤离时应做好隐蔽措施，不使敌觉察。由于靠近边界，师部和所辖各部严守无线电静默，传令官和传令兵负责将命令由师往下的团、营、连、排、班和搜索队逐层传达，层层到位。除了无线电静默外，部队还严格实施灯火管制，致使传令官兵们骑着摩托车也不敢开灯，走了不少冤枉路，好不容易才摸黑准时把命令传达给最前沿部队，各部接令时撤退时间已经相当紧迫，可以说根本来不及核对命令对错，就依令而行。

8月26日：停止进攻、开始后撤的命令在最后一刻传达到前沿各个阵地。SS“德意志”团9连长哈泽尔上尉对此回忆道：

大约凌晨04点30分，黎明时刻，搜索巡逻队穿越边境，进攻时刻定在06点00分。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直到05点00分我突然接到“停止作战”的命令。很可能是为了阻止一场欧洲大战，墨索里尼从中斡旋，又试图和英国、法国、波兰谈判，为第三帝国争取利益，平息战火。

搜索巡逻队已经往姆瓦瓦方向走了几公里，路上未见敌踪，更谈不上交火了。

倒是我要费不少口舌，说服深入敌国领土的搜索队停止前进掉头返回。SS“德意志”团也撤回原先集结地。

通过这次接触，肯普夫装甲师也意识到波军在边境线上几乎没有部署兵力，一旦进攻，波军的首次抵抗应该在姆瓦瓦防线的混凝土工事群。

从8月25日21点37分到8月26日凌晨05点00分，第1军的命令下达到最前沿的各个步兵连，用时7小时23分。接着，各部用仅有的几小时把重武器、坦克和火炮全部悄悄撤下。



对于肯普夫装甲师师部的参谋们而言，8月25日夜到26日凌晨，绝对是一个快把人逼疯的无眠之夜。全体师部参谋、传令军官和士兵摸黑到处寻找部队（其中部分部队已经开始越界行动！）正是师部的卓越领导，才使命令准确传达到各个部队。当然取消26日凌晨的进攻也有部分客观因素，那就是未可预见的国际形势或是突发事件迫使德国陆军总部取消进攻，下令回撤。

世间一切真是难以预料！

拂晓时，师部首席参谋冯·贝尔努特中校站在边界旁的一座山顶，各部各向举动尽收眼底，尽管各部防线间隔不小，他还是打信号指示已抵达出发阵地并展开的各部停止进攻掉头北撤。在他的调度和先前传令官兵及时将命令送到各部的情况下，奇迹发生了。如同一部正在开动的机器那样，正向边界推进的装甲师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开始回撤。

09点00分左右，SS“德意志”团最后一部也撤回到原集结地。一切恢复如前，好象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由于未战收兵，谣言开始滋生，大家纷纷议论，有人认为或许是德波谈判出现突破性进展，又有人说这是秋季大练兵的结束，即将开始坦能堡战役25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种种谣言不一而足。

1939年8月26日的德国陆军第1军作战日记中记载道：

派出了众多军官分头传令后，最终在进攻前最后一刻叫停了向前运动的各师。当时，天空还是被夜色笼罩，正是凌晨到拂晓之交，正准备展开攻击之时各师被迫停止前进，在敌人未曾察觉的情况下悄悄朝原集结地撤退，和边界重新拉开距离。回撤行动持续了一整天，（由于各部距原集结地远近不一），部分部队甚至在傍晚才赶回原集结地。首个动员日：1939年8月26日。政治谈判似乎开始重启。给人的一般印象是波军可能在8月25/26日夜全面备战，并沿整个边界部署了强大的前哨阵地，准备迎击德军的进攻。（然而）德军在边界的展开却丝毫未被敌发觉，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军部估计，一旦展开进攻，我军必将受到预有准备之敌的顽强抵抗。

8月27日：肯普夫装甲师撤回奈登堡地区。师部设立在奈登堡营房。

8月28日：8月28日/29日夜，肯普夫装甲师从第1军防区撤出，转移到维特根瓦尔德—杜林根—奥斯特罗德—波莱肯—托马斯岑地区，师部设在奥斯特罗德。

第11和第61步兵师也在边防部队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撤了下来。

大约22点30分，肯普夫装甲师向第1军军部报告，指定集结地已被帝国劳工组织占据，本师不得不移营他地。

8月29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德国政府向西方大国（指英国和法国、以及美国）和波兰政府多次照会，提出一揽子解决德波争端的方案，内容包括：

归还但泽，格丁尼亚仍属波兰，两城非军事化，波兰走廊举行全民公决，让人民决定选择第三帝国还是波兰。



对波兰而言，自由走廊仅占其国土一小部分面积。自1918年以来德国在波兰走廊所受的国际监管、在双边贸易中的损害和丧失（对走廊）的政治行使权必须恢复。同时两国取消防总动员，谈判才能继续在和平环境中进行下去。

尽管德国政府提出了上述建议和允诺，但西方国家拒绝接受。8月30日：波兰基本完成总动员。德国陆军第1军军部向肯普夫装甲师下达命令：

8月30日为X-2日，肯普夫装甲师再次配属第1军，务必立即前移。Y日未定，各部应尽速占领Y-1集结区。

20点00分，肯普夫装甲师又接到1军新的命令：

贵师向指定集结区的展开路线（欠第7装甲团）：穆伦泽沃德—特劳—克沃纳斯—罗茨肯—瓦布里茨。

第7装甲团将在格伦弗雷布以北的大森林占据阵地，行进应在灯火管制状况下实施，务必在拂晓时刻抵达指定集结区。

当夜，肯普夫装甲师开始向指定集结区开进。这也是该师首次在没有第7装甲团伴随下，仅有步兵单独开进。8月31日：所有运动都按计划展开，边界周围枪声不断。

09点15分，第1军军长在军部向肯普夫少将和首席参谋贝尔努特中校做战前形势简报和任务提示。此时，大雨倾盆而下。这天，波兰政府通过电台广播宣布德国政府于1939年8月29日提出的所谓和平建议丝毫没有讨论的余地。至此，全体德国军民寄予厚望的解决两国争端最后希望破灭了，波兰的宣言意味着两国只能用“大炮和机关枪来辩论”了。

下午，师长肯普夫少将和首席参谋贝尔努特中校在师部（巧的是肯普夫装甲师的师部所在地和1914年坦能堡战役前俄罗斯第1集团军司令萨姆索诺夫中将的司令部设在了同一个酒店）向各团营长和副官进行简报和任务提示。“帝国”师战史作者奥托·维丁格作为SS侦察营营副也参加了这次简报。师长肯普夫少将下达的也许是帝国师史上最简短的命令，内容甚至都没提到占领防御阵地。他的命令简洁而有力：“全体注意，立即返回（边界）旧掩体！”

听到命令，在场的各级指挥官和副官惊愕地相视对望了好一阵。根据战争学院教授的经典军事学著作《战争艺术》的阐述，一支军队不应两次占据相同的集结地，尤其是在第一次占据时已被敌发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然而，在肯普夫少将和贝尔努特坚定而毫无妥协的目光和坚毅的表情下，大家意识到这一决定不可更改、铁板钉钉的时候，各级指挥官又从惊愕变回了自信和满意。通过这几周的交流和配合，他们已经习惯了师长和首席参谋所钟爱的“马背命令”（直接向各团营长下达口头命令而非书面命令）。师长肯普夫就像一名即兴创作的乐手，行事作风和下达命令从不拘泥于形式，也不生搬硬套。在未来几周的战事中，他还会下达不少风格迥异的命令和指示，这也许是肯普夫装甲师另一个独特的风景线吧。

在简报和任务提示中，大家也简短讨论了战事爆发时对炮兵的使用。师部和几名团营长



打算把炮火准备规模降到最小，他们认为大规模炮击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给波兰人提个醒，让敌人早做准备，不利于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但这个提议却遭到SS“德意志”团团长沙施泰纳上校的反对，他坚持认为炮兵应该全程参战，首先在战前集中各个炮连实施短促炮击达成炮火准备之效，继而在各个步兵连冲锋时提供持续不断的炮火支援。

肯普夫稍加思考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炮兵按施泰纳的意见实施全程支援。接着，大家又逐一熟悉德国特工盗取的波兰化学武器种类。以下是陆军第1军军部下发的有关波军化学武器的简报：

第1军军部

1939年8月31日于指挥所

情报处

题目：波兰陆军使用的化学武器种类报告

据报，1个波兰陆军工兵排在演习中使用过催泪瓦斯。

他们使用的化学武器主要分两种：

第一种是全身中毒性毒剂，第二种是毒气。

毒气罐（或装毒气的容器）通常埋设在各个交叉路道、桥梁、隧道和浅滩徒涉渡口，以及公路两侧每15米间隔之地，深度约15到30厘米。通常采取远程电力击发方式来引爆。若是全身中毒性毒剂，引爆后很快在一定范围形成浓毒雾，继而向远处扩散。一旦吸入毒雾气，它们会迅速进入身体的各个循环系统，中毒的首要表现嘴唇出现蓝斑。遗憾的是，截止目前，对该种毒气浓度临界值还未可知。

1军参谋长

签字

看着这份简报，敌人使用的毒气种类和方式大致明了，大家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师指挥所。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各部都已完成了防化训练，防毒面具也发到每名士兵的手中，但没人认为波军会真的在战争中施放毒气。事实也证实了这点，波兰陆军果然没有使用毒气。

按计划，肯普夫装甲师又准备像8月25/26日夜那样占领边界的出发阵地。除了不断拍发欺敌的伪电报外，各部严守无线电静默，师部的各种指示一律通过野战电话或是传令兵送达各部。8月31日夜幕降临，各团营向出发阵地开进，他们采取战斗队形，严守灯火管制，沿着泥泞的道路（黄昏前，边界下了一场大雨）搜索前进，全部在9月1日拂晓就位。

进攻时刻定在1939年9月1日凌晨04点45分。这次，停止准备并从边界回撤的取消令再也没有下来。

骰子已经掷出，大战即将到来！

CHAPTER 03

第三章 SS特别机动部队第一战

德军简况

开战决心已下，德军作战部队在1939年9月1日凌晨04点45分越过德波边界，根据陆军动员计划而早已行动起来的全体SS特别机动部队在陆军节制下，作为德军一部，走上了最前线，荣幸地参加了第三帝国第一战——波兰战役。

迫于形势发展，SS特别机动部队之摩托化步兵师的组建被一再推迟，导致SS特别机动部队无法以完整而独立的师级建制投入战斗，只能在陆军的第1军节制下，在肯普夫装甲师编制内参战。

当SS特别机动部队主力穿过东普鲁士州编入肯普夫装甲师的同时，SS“日耳曼尼亚”团也穿过上西里西亚，在德国陆军第14集团军指挥下，配属不同的师级部队作战。

SS工兵营先是作为陆军第10集团军一员参加处子秀，继而又担任第15军（军长：霍特中将）直属工兵营。

SS“元首”团于1939年中旬赶到德国西部黑森林的瓦尔德克利希地区，担任齐格菲防线南部的多尔曼集团军之摩托化机动反击预备队。

SS“警卫旗队”在波兰战役期间由第8集团军节制，配属第13军作战。

这样，除开留在本土的各团补充队外，SS特别机动部队各团均在战争第一天赤膊上阵，非东即西，为第三帝国展开了为期5年的征战生涯。

战争爆发时，SS特别机动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兵力都达到了初级阶段的高峰。根据1933年陆军的扩军方针（由10万扩军到50万，含党卫队武装），SS特别机动部队自成立起就在和平时期苦训了6年。虽然SS特别机动部队当前兵力较少，但在1935年德国政府实施义务兵制度以前，它的规模却和陆军旗鼓相当。它的指挥官都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锤炼，来自国防军、州警和训练署的精锐。一战的经验和从SS特别机动部队举办的各期培训中学到的技战术管等知识，极大丰富了他们的能力和经验，加上精力充沛而狂热的年轻党卫军志愿兵，使



SS特别机动部队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

人的因素固然是最重要的，但武器装备在军队中的地位也不可或缺。年轻的将士们恪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箴言，严格按照实战标准进行艰苦的训练。除开技战训练外，每人还要进行大量体能训练，锻造自己在实战艰苦环境和条件下的忍耐力和克服艰难险阻的胆识。战术训练主要以营团规模展开，以各个步兵连和营团编制内的重武器相互配合攻防，同时各团营使用通信设备进行各种指挥联络的方法（无线电、有线电、书面和口头等）也日臻成熟。另一方面，在施泰纳“突击、进取型”士兵理念的灌输下，SS特别机动部队每一名士兵都随时做好在战斗中接替指挥的准备。然而，波兰战役结束后，随着SS特别机动部队的大规模扩编，这种积极培养士兵进取心的训练方式却逐渐褪去。SS炮兵团的成立也为SS特别机动部队过渡到武装党卫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第一个独立师级部队做好了技术准备，更是一次成功的探路。

不管外界是否真的认为SS特别机动部队就是喜欢挑起战争（“以扣动扳机为乐”），还是战后公众认为的SS特别机动部队是一群战争狂，至少，那些年长的指挥官就并非如此。他们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知道战争的残酷和失败的痛苦。

客观的读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到现在（指20世纪70年代）都无法说明SS特别机动部队建军的性质和目的。但实际上，它的发展轨迹已经展现了它的性质和目的，那就是：

SS特别机动部队是德国的一支武装部队，是抵抗外敌的德国武装力量一分子。它从开战到终战都在一线奋战，从未停歇，所有最惨烈而艰苦的战场都有他们的身影。相对的，他们承受的伤亡也高于陆军。

波兰陆军 编制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波兰陆军的概况，以便更好地了解1939年波兰战役中德国陆军的表现是多么不易。

波兰是欧洲强国，其陆军实力在欧洲排行第五，不容小觑。

战争爆发之初，波兰陆军就拥有45个步兵师、12个骑兵旅和2个机械化步兵旅，以及大量军和集团军级支援部队、边防警备队和独立营。波军主力主要集中在德波边界，用于抗衡德国大军，在其东部边界仅有6个旅防备苏军。波兰陆军总兵力为200万人，其中100到150万为作战部队。

按编制，波兰陆军每个步兵师都是三三编制（即1个步兵师有3个团，每个团由3个营组成），每个营由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组成。此外，各师编制内还有1个侦察连、1个工兵营、1个通信连、1个反坦克连、1个轻炮兵团（3个炮营，每个炮营辖3个炮连）和1个重型炮兵营（辖3个炮连）。简而言之，1个波军步兵师由9个步兵营、9个轻炮兵连、3个重炮兵



连、1个侦察连和4个技术兵种连组成，编制兵力约15000名官兵、36轻型和12门重型榴弹炮，各师长还直辖1个装甲车连。

此外每个边防警备队由6个旅（每个旅下辖4到5个营）、几个侦察连和1个炮兵连组成。

骑兵部队则由11个独立骑兵旅组成，每个旅下辖3到4个骑兵团、一个骑炮营（3个炮兵连）、1个骑工兵连、1个骑通信连和1个装甲侦察连。每个骑兵团辖4个骑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

骑兵旅兵力约4000人，12挺轻型榴弹炮、36到48门机关炮、96到128挺轻机枪、5到10辆装甲侦察车。

除了这些部队，波兰陆军还拥有几个独立的重型炮兵和装甲部队，后者拥有大约600辆坦克和装甲车。此外，铁道炮兵、通信部队、1个化学战营和空军（840架飞机，其中50%为现代化飞机）也极大加强了波兰陆军的机动打击能力。

这支有着32年历史的军队是由从3000万人口中精选出来的战士所组成的武装力量。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波兰政府每年都要拿出50%的预算，使其军事预算数额在全欧洲名列第一！如此庞大的陆军队伍，其干部团队却没有受过什么现代化战争技术训练，这个现象在高级将领中尤为突出，就更谈不上组建一个像德国那样拥有现代化专业战争知识的军官团了，这也注定了波兰的悲剧。

更出人意料的是，在各国逐渐进入机械化和火力高度发扬的现代社会，波兰人竟还如此地钟爱骑兵，其骑兵部队的地位在整个陆军中是最突出最显著，也是全军厚望之所在。相对的，波兰步兵就可怜得多，连制式武器都无法统一，炮兵也因短缺训练有素、精通现代化炮术的军官使其战斗力大为削弱。

波兰自1919年凡尔塞和约签定而独立后，就在联合王国和法国的支持下，建起了国防力量，三军历史已有20年。虽然历史不短，但武器装备却始终没有统一，混杂着苏制、德制、法制、奥匈帝国时期和波兰国产装备，型号不统一给后勤供应（尤其是弹药补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制约了波军战斗力的发挥。尽管如此，把一切因素都计算在内，仍然可以得出波兰陆军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总体处于中上水平的结论，他们仍然是欧洲大陆除了德国和法国外最强大的陆军。只要波兰陆军能有效依托边界构筑的永备工事群组成的钢筋混凝土防线，在面对诸如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强敌面前仍有可能迫敌陷长期苦战之中。

波兰陆军的布防情况

波兰陆军在正对东普鲁士州方向部署了3个师级部队，分别从东南面、南面和西面裹住了东普鲁士州。在东普鲁士南部边界对面的苏瓦克，波兰陆军集结了格勒纳师、骑兵部队，沿马祖里湖两侧波兰陆军还部署了其他部队。

波特诺维斯基将军指挥的“波美拉尼亚”集团军由6个师组成，驻防波兰走廊和戈洛登



兹，他们的任务是切断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州的联系，守住国际自由港但泽，并伺机从西面进攻东普鲁士。

另一路波军（“莫德林”集团军）下辖4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旅，于华沙北面的鲁姆扎—切哈诺沃—姆瓦瓦地区集结，封锁东普鲁士州到华沙之间的北部走廊，在该集团军背后，波军统帅部还留置了2个师做预备队，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德军迂回进攻华沙，并协助莫德林集团军侧击进攻之敌。他们的对手正是由冯·包克上将指挥的德国陆军北方集团军群下辖的第3集团军（司令：屈希勒尔中将）1军建制内的肯普夫装甲师。

“波森”、“鲁兹”“克拉科夫”和“喀尔巴阡”等集团军占据预设防线，执行战略防御任务。一支由6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旅组成的集团军作为波兰陆军总预备队，在鲁兹东南待机，代号“普鲁士”。

这种部署显然摆明了波兰陆军要在战争中于北线（东普鲁士）争取主动权，攻取东普鲁士州和但泽市，可波兰陆军统帅部在南线战役的决心上却出现摇摆，对集结在德国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德军应该采取攻势还是守势犹豫不决。

对波兰政府和军方而言，他们相当不幸，所谓的盟国——英国和法国陆军在战争爆发后对他们坐视不理，静坐在西线几个月却毫无作为。联合王国对第三帝国是宣而不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倒是做了一些小动作，宣战后迅速出兵在德国边界对面的马其诺防线集结，但他们所做的也仅限于呆在坚固的马其诺防线里，而不愿意出兵进攻还未成型的德国齐格菲防线。

这也许就是波军统帅部定下进攻决心可开战之后却没有发动进攻的原因。此外，波兰的失败还在于他们的指挥高层低估了年轻的德国国防军的机动打击能力，这也是战争爆发头几天波军措手不及的重要原因。

相对于波兰陆军的狂妄自大，德军却做到知己知彼，丝毫没有大意。时任SS侦察营营长的布兰特少校和笔者（维丁格少校）在谈到波兰陆军时，布兰特少校评论道：

如果和波兰开战，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准备，战争也许要打上一两年，波兰人都是优秀的战士，他们会在自己的岗位上战至最后一刻。

上述关于对波兰陆军的评述并非多余，正是这些评述让读者先了解到波兰陆军当时的状况，才能明白新生的德国国防军在波兰战役中取得的成就是多么辉煌。

德国陆军高层作战计划

德军的战略计划简单明了，北方集团军群从东普鲁士、南方集团军群从西里西亚突入波兰，实施两翼包围，在维斯瓦河西岸到德国边界广大地区聚歼波军主力。真是好大的胃口！

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一路猛冲到维斯瓦河对岸，继而封锁河岸，再掉过头来从背后向孤立之敌发动进攻。南方集团军群（由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组成）从西里西亚突破国境线，将守界之敌抛在身后，直扑维斯瓦河，将敌重兵集团挡在维斯瓦河与桑河前方的波兰平



原。接着，第10集团军所辖的强大装甲部队从南面进攻华沙，而第8集团军也在渡过桑河后朝加里西亚突击。

若波军决定在维斯瓦河与桑河背后再组织防线固守的话，南方集团军群则以第14集团军向东实施深远大迂回，包抄敌之背后，与北方集团军群南下之一部会合，形成第二大大包围圈，目标——先分割、后聚歼守敌！

在集结区的指挥和编组系统：

北方集团军群	总司令：冯·包克上将
第3集团军	司令：冯·屈希勒尔中将
第1军军长	军长：佩茨尔中将
肯普夫装甲师	师长：肯普夫少将

以下是1939年9月1日肯普夫装甲师进攻命令（摘录）：

第1军以肯普夫装甲师为中路主攻、第11步兵师为左翼、第61步兵师为右翼掩护攻取姆瓦地区。肯普夫装甲师的任务是突破姆瓦瓦以北的波军防线并攻克之，继而朝姆瓦瓦突击。

SS“德意志”团团长（施泰纳上校）负责步兵进攻。

SS炮兵团和第501军属炮兵营负责对师指定地区内参加攻击的SS“德意志”团提供炮火支援，第7装甲团由第1军军部直属，待机出动。

SS侦察营归师部直辖，在克洛库地区待机。

1939年8月31日18点00分，对姆瓦瓦地区的进攻准备令传达到SS“德意志”团指挥部。

整个进攻分两路展开：

右翼攻击队：SS“德意志”团3营（加强营）在比鲁蒂以西展开攻击，首要目标是夺取迪泽维尔茨—卡拉耶沃。

左翼攻击队：SS“德意志”团1营（加强营）在比鲁蒂以东展开攻击，目标是188高地——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地区。

第二目标：192高地附近台地。

SS“德意志”团2营充当预备队，归团部直辖。

X时：04点30分。

8月31日/9月1日夜，SS炮兵团在纳佩肯地区占领发射阵地，炮手们紧张地守候在炮位，做着最后的准备，并等待进攻时刻的到来。

大战前可怕的宁静笼罩了整个出发阵地。

姆瓦瓦—霍热莱地区突破作战 (1939年9月1日到4日)

9月1日，时针指到04点45分，SS“德意志”团左右两翼攻击队越过德波边界，依令沿着



纳佩肯—姆瓦瓦公路两侧展开攻击。

步兵冲锋的同时，SS炮兵团猛烈开火，陆军第501军属重炮兵营也于凌晨05点左右从诺瓦·塔拉周围的阵地，以每门100毫米榴弹炮25发的投射量猛轰姆瓦瓦东面和南面。

得知陆军重炮兵投入战斗，肯普夫非常吃惊，立即接通军部电话，询问道：“为什么要用100毫米榴弹炮吵醒敌人？”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军长亲自下达的命令！”

SS“德意志”团1营和3营未遇敌方抵抗，进展迅速。05点30分，他们粉碎了波军微弱抵抗即打下重要的193高地。05点40分，尖兵甚至突入比鲁蒂，但没抓到俘虏。接着他们绕过镇内埋设的雷场，但没有占领据报在比鲁蒂西2公里森林内的波军混凝土工事群，敌人的炮兵依然默不作声。

06点15分，SS“德意志”团1营继续朝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突破，团指挥所也推进至188高地。

06点30分左右，SS侦察营奉命赶到比鲁蒂，并向西侦察。此时，第61步兵师也穿过比鲁蒂向南进击，刚好抵达比鲁蒂森林西面。很快，侦察营进入森林报告无敌踪，接着侦察营又推进到森林东南角，并暂时留驻于此。不久，侦察营派的1支巡逻队在加诺夫东面发现了波军步兵，敌人的防御重点仍在北面。在他们装甲侦察车的火力支援下，第61步兵师继续猛冲急进。

与此同时，第7装甲团接到军部命令，开往纳佩肯北面森林。08点00分，第7装甲团集结完毕，做好战斗准备。

09点30分左右，SS“德意志”团1营先头部队冲进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可能是过于兴奋，在无线电中竟然报告全营已经夺下小镇，但他们遭到波军有力回击和顽强抵抗，左翼的第23步兵团（隶属第11步兵师）在推进时还不断遭到来自该镇的波军火力侧击。

由于没能及时攻下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SS“德意志”团1营和3营被迫交替掩护，穿过一个面朝波军、直接在敌火封锁下的开阔坡地。在波军集中火力的打击下，先前势如破竹的冲锋势头戛然而止。当1营调整部署，准备再次进攻时，排长普特泽少尉却被一发机枪弹夺去了生命，他是肯普夫装甲师第一个阵亡的军官。尽管1营和3营连续组织多次冲锋，但每次都被猛烈火力打回。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闯进了波兰陆军的姆瓦瓦训练营的射击靶场，而波兰守军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巧妙占据靶场周围制高点，封锁了他们的冲锋路线。

鉴于SS“德意志”团突破受阻，第1军军部于09点55分向肯普夫少将下令：

停止进攻！侦察（路线）！务必上报进攻何时重启。

军决心待所辖军炮兵队全部进入阵地后再指挥第23步兵团和SS“德意志”团发起协同一致进攻。

10点00分左右，第7装甲团继续前进，在维特绍森周围的树林（哈森海德森林附近）占领新的出发阵地，计划在14点00分伴随步11师发起攻击。10点05分，肯普夫装甲师向1军军



部报告，SS“德意志”团准备在11点00恢复进攻。

这时，SS侦察营抓到了全师第一批俘虏，搜出的文件显示波军使用的信号弹和德军相似，而且信号枪弹已经下发到部队。

10点00分开始，第1军全体炮群朝暴露的所有波军阵地猛烈开火，波军炮兵采取的反击仅是对比鲁蒂森林零星的还击。

10点30分左右，肯普夫装甲师上报军部，修正先前的报告，称12点00分前无法恢复进攻。

大约11点00分，SS“德意志”团前沿部队遭到来自东南方向的侧翼火力袭扰。团长施泰纳立即下令朝东南实施大规模武装搜索：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攻打库洛卡耶夫、维特战斗群攻打192高地。

11点15分，1营终于攻下了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小镇。SS炮兵团团长给各个炮营分派任务，密切协同SS“德意志”团的进攻：

炮1营支援SS“德意志”团3营，炮3营支援SS“德意志”团1营！

步炮密切协同是胜利的保证。SS“德意志”团立即着手进攻准备，根据师部的指示，1军将于12点00分协调肯普夫装甲师和第61步兵师发起步调一致的进攻。遗憾的是，他们和第61步兵师失去联络，甚至第23步兵团和SS“德意志”团的战线都没能衔接。因此，师部命令SS侦察营下午继续从森林出击，封闭右翼战线的缺口。于是，SS侦察营派出一支巡逻队出击，但很快被猛烈火力挡住了去路，巡逻队虽然积极还击，但无法前进一步，他们撞上的是一系列混凝土工事群。

这时，SS“德意志”团终于发现了第11步兵师。原来，第23步兵团正进入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东面约1公里的森林地区，接着在192高地附近和维特战斗群会师。

SS“德意志”团3营搜索巡逻队报告波军云集库洛卡耶夫和以东的森林地区，依托钢筋混凝土工事群顽强抵抗。SS“德意志”团1营也在192高地发现5个碉堡。大约12点00分，师部1名传令官闯进SS“德意志”团指挥部，及时把命令传递给团长施泰纳上校，第1军指示肯普夫装甲师和第11步兵师将于15点00分准时发起协同一致的进攻。

SS“德意志”团的任务是从东西两面打下192高地山顶，继而朝姆瓦瓦突击。第11步兵师在第7装甲团支援下，自科乌奇格沃维—温迪奇地区出击，经由孔岑和176高地，朝姆瓦瓦市东郊推进。SS炮兵团和第501军属重炮兵营（两部统一由陆军第501重炮兵营营长节制）集中火力猛轰176高地两侧台地，压制盘踞该地之敌。

12点10分，肯普夫装甲师接到关于61步兵师战况的最新通报，首席参谋贝尔努特中校奉命前往纳佩肯以北的第1军前进指挥所，接收新的作战命令。

波军的抵抗逐渐增强。

13点30分，SS“德意志”团团长施泰纳上校下令准备恢复进攻。

此时，离第7装甲团的首演时间越来越近，遗憾的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对预定进攻地带



侦察了，甚至连对目标区的基本敌情和地貌都不甚了解。因此，有关目标区敌情和地形只能全听第11步兵师的通报。大约14点00分，第7装甲团从集结地出发，1营在前、2营在后朝第11步兵师战线隆隆驶去。15点00分在库克林小镇附近穿过第11步兵师防线，协同第23兵团展开攻击。根据团长指示，装5连（2营）伴随步兵突击，装6连和装8连在装1营右翼展开，掩护1营主攻。发起攻击后不久，1营因战前没有组织侦察，而在温迪奇以西一头闯进波军反坦克障碍区。波军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沿着横亘的铁路线修筑了一条连贯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群，射界良好，易守难攻。当时，装7团装备的主要是1号、2号和3号坦克，而且还都是早期型号，它们的坦克火力既无法有效贯穿工事，也无法突破障碍。相反，波军在防线上部署了大量加农炮和反坦克炮，隐蔽在各个工事和暗堡里，待装7团1营坦克群靠近，一齐开火，给1营造成了不小伤亡。装1连连长沃尔特上尉、装6连排长勒茨中尉和几名坦克手中弹战死，他们是装7团首批阵亡人员。尽管如此，装7团仍奋勇突进，在一部坦克群（主要是装6和装8连）掩护下，装1营分散前进，寻找波军防线的缺口。然而，自以为得逞的装1营很快就发现他们失算了，单个坦克进击使他们无法交替掩护，反而完全暴露在敌反坦克火力的交叉射击下，不少坦克中弹爆炸。接着，装1营改变战术，集合队形，沿着和敌防线平行的方向运动继续找寻缺口，结果又把脆弱的侧面装甲暴露在外，损失急剧增加，坦克群陷入了混乱。装1营只能放弃正面进攻，后撤重组，绕道攻击。不幸的是，坦克群在铁路尽头又遇到了新的反坦克障碍——深约3米、宽6米、长约500米的反坦克壕沟，壕沟两边分别是先前混凝土工事群和沼泽地，前者是装1营刚刚领教过的，正攻根本过不去，后者是天然屏障，强行突破会使不少坦克淤陷。无奈之下，装1营只得集中火力，朝波军工事群猛烈开火，虽然打掉了部分反坦克炮，但对突破敌防线却毫无帮助。至此，坦克群再打下去也只是陡增人员伤亡和坦克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装7团团长于17点00分下令停止进攻，撤至温迪奇镇周围集结，但仍处于波军反坦克炮射程内。乘胜追击的波军反坦克炮兵马上展开追踪射击，又有几辆坦克中弹，搞得装7团极为狼狈，只得再度转移，撤至科乌奇格沃维东北1.5公里的森林地区，这才勉强结束了这次噩梦。

随着装7团进攻完败，第1军也停止了进攻。

这次失利最大的教训就是装7团战前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侦察，以致于进攻时完全受阻于敌预设反坦克防线。如果在战前早做侦察，装7团团长就可以请求动用炮兵或喷火兵展开突击作战，对混凝土工事群采取爆破和轰击等战术，杀开一条通道或干脆拒绝这次进攻，就不会有这次失败了。这次战斗给装7团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坦克损失。仅是1营的损失清单就很惊人：

阵亡：1名军官、3名士官和11名士兵

负伤：1名军官、4名士官和14名士兵

坦克损失：7辆全毁、32辆中弹损伤或因故障退出战斗。



坦克手们的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士气低落。几小时前，他们从维茨绍森周围森林出发时还信心满满，认为自己肯定会打个大胜仗。没想到装甲团拔剑刺敌，经历首次战火洗礼和第一批作战伤亡，狂攻半天，不仅没能取胜，反而被打了个大败。

公平地说，第7装甲团接到的是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当然这也是第7装甲团在整个波兰战役期间全团集中作战的唯一一天。战斗结束后，第7装甲团回归肯普夫装甲师建制。

第7装甲团厄运连连的同时，SS“德意志”团各连也展开了攻击：

15点00分左右，1营和3营恢复进攻，但进展缓慢，由于炮兵未能端掉当面之敌工事群，以及侧翼的装7团进攻受挫，导致他们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而德国空军允诺的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对当面之敌工事群的俯冲轰炸也因某些原因而未能实施。

16点45分，SS“德意志”团指挥所转移到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北郊时立即遭到波军迫击炮轰击，机枪火力也参加了“欢迎委员会”。

第11步兵师各营干脆就地掘壕固守。由于装7团进攻失败，他们连身子都没挪动半步。

大约18点00分，SS“德意志”团报告各攻击队（1营和3营）守住既夺目标，准备夜袭当面之敌的碉堡工事群。

大约18点30分，肯普夫装甲师还未接到SS“德意志”团有关伤亡情况的报告，于是电告军部：

进攻失败，坦克损失惨重，具体数字不明，对此地继续强攻已毫无裨益。

夜幕降临，波军炮兵突然活跃起来，集中火力猛轰德国陆军第1军各师占据的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古木维斯基和季维纳等地，不少房屋中弹起火，各镇被冲天大火映得通红。尽管波军炮兵异常活跃，但SS“德意志”团也不甘示弱。维特战斗群（SS“德意志”团1营）就迫近至敌前沿阵地不足150米，14连的1门反坦克炮手以高超的射术，直接将炮弹射进敌工事射击孔，当场摧毁波军1个碉堡。晚20点00分，SS“德意志”团接到师部命令，在夜幕掩护下撤回前沿部队，取消夜袭，准备在新防线上度过9月2日，也就是说第1军在波兰陆军的顽强抵抗面前认输了，停止了所有的进攻。向各部传达命令用了一夜，直到午夜才告结束。最初，新防线设在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北郊，但很快被放弃，SS“德意志”团1营又撤到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并建起新防线。

当夜，SS“德意志”团部突然接到1营报告，称3连在乌尼茨基—扎瓦德斯基被全灭，把施泰纳吓得不轻，好在随后证实这是误报，让团部虚惊一场。清晨，3连回到指定防线。

第61步兵师也没能达到高地群一线。因步11师所辖各团撤到北面的新防线，导致他们和61师防线未能衔接。在肯普夫装甲师右翼的SS侦察营防区，几名波兰俘虏利用夜幕的掩护逃之夭夭。

这样，在战争第一天结束时，波兰陆军在姆瓦瓦地区和德国陆军第1军的对决中赢得全



胜，佩茨尔中将的第1军完全受阻于波军坚固的预设混凝土碉堡群和反坦克防线。

检讨肯普夫装甲师对姆瓦瓦地区第一天进攻战斗，可以说不甚理想，提出批评是完全必要也应接受的：

首先，使用装甲师来进攻坚固的预设阵地这招棋本身就违反了装甲战大师古德里安上将提出的坦克运用原则（坦克群是用来大纵深、快速闪击般地突破，而非对坚固据点群发起强攻）。装甲师正确的运用方式应该是在第11和第61步兵师突破姆瓦瓦地区的波军坚固钢筋混凝土工事群后再投入战斗，或是应集中起来用于对敌防线薄弱地带实施纵深突破（比如2天后步兵在弗莱明贝格—霍热来地区打开缺口，肯普夫装甲师进入缺口朝波兰平原猛冲急进）。其次，德军高层的战役决心也不无问题，思想受地理环境约束，想走捷径，以为从东普鲁士最南部直接发动进攻就可以快捷地深入波兰腹地，达成战役目标。他们自以为计划周全，就是没人考虑到波兰陆军也意识到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并且还巧妙地利用这一带的地形以步兵占领制高点（更不必谈SS“德意志”团在姆瓦瓦训练营误入靶场而遭敌火力居高临下封锁之窘境）和构筑防线完全阻止了德军坦克群的突破。回顾往事，今天再看姆瓦瓦地区周围地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都不应该从这个方向展开攻击！依托这种有利的地形，守方只要部署少量步兵在炮火掩护施放烟幕遮住防线就能轻松守住阵地！而且，在正面强攻失败后，德军主力应该绕过当面之敌坚固防线，迂回包抄敌后，这样就可以避免惨重的兵力和坦克损失，更不用在第一次进攻中就承受因失败而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

9月2日，肯普夫装甲师各部利用下半夜从现阵地撤出，SS“德意志”团令预备队——2营转移到乌尼茨基—古木维斯基，于3营背后随时准备投入战斗。SS“德意志”团团长沙泰纳上校也下3营视察。在回忆录中，他记载道：

3营战线在斯塔尼萨拉沃西南约1公里的森林东边，面朝东南防御，其前沿部队在距敌工事群约150米的空地掘壕固守。3营长也在视察防线，他要确保右翼和15连，以及14连2个排战线紧密衔接。但他并不认为这些兵力能确保右翼无虞。虽然波军毫无反攻迹象，3营也在阵地上度过了9月2日，直到夜间才撤至目标区周围高地。

SS“德意志”团指挥所设在183高地。

9月2日一整天，双方进行了猛烈的炮火互射。波兰空军两次派单机飞临肯普夫装甲师上空袭扰，遭到我军高射机枪的射击，1架战机在奈登堡上空被击落，另1架向南逃脱。

11点30分，师部指示各部一旦夜幕降临即刻从现阵地撤退，向东转移到维伦贝格—弗莱明贝格地区，将防务移交给第11步兵师和第44步兵团。14点00分，第44步兵团团长携属下3位营长抵达SS“德意志”团团部，面见施泰纳上校，第11步兵师首席参谋也在场，施泰纳向他们简要介绍了当前形势，双方做好初步交接准备。

大约16点00分，波兰陆军重炮兵猛轰我军阵地。

（SS炮兵团）在军炮兵群指挥官统一指挥下，对当面之敌炮兵展开大规模炮战，掩护肯



普夫装甲师的转移。48门轻重榴弹炮齐声怒吼，弹群缓缓飞越德军占据的各个山头朝着192高地飞去，密集的爆炸声很快沿着192高地一线山脊响起。在德军大规模炮火压制下，波兰炮兵沉默了一阵。在这次炮战中，SS炮兵团因敌炮射击而损失了2门火炮。

17点00分，SS炮兵团开始撤退。大约19点30分，第44步兵团和SS“德意志”团交接防务，第61步兵师一部也接过SS侦察营的防务。

肯普夫装甲师的转移路线为：比鲁蒂—维茨绍森—奈登堡—卡尔滕伯恩—维伦贝格和弗莱明贝格。

午夜，SS侦察营抵达弗莱明贝格以北的罗德福尔德，奉命原地休息数小时。

19点00分左右，第7装甲团撤离维茨绍森，经由奈登堡、穆绍肯和戈洛布当克海姆，于24点00分抵达纽弗雷附近的指定集结区。

9月3日凌晨02点30分，SS“德意志”团各连和第44步兵团完成换防，继而在比鲁蒂—纳佩肯地区集合，准备经由奈登堡转移。凌晨，该团以行军队形转移。大约05点30分，SS“德意志”团各连抵达拉姆贝格以北地区，在森林和农庄等隐蔽地带占领阵地。

电台通报，联合王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第三帝国宣战。

9月3日：在第1军受阻的同时，左翼的形势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乌尔里希将军指挥的特种作战军2个师（第1步兵师在右翼、第12步兵师在左翼）成功粉碎了波军的顽强抵抗，在霍热莱两侧打开了突破口。

各师立即紧追撤退之敌，从07点30分起特种作战军展开全面追击。第1步兵师从霍热莱起，经由小克日诺夫沃加—姆拉朝格鲁杜斯克一路猛追。第12步兵师也朝博罗库沃突击。

肯普夫装甲师立即配属特种作战军，任务就是在步兵达成突破后猛冲急进，尾追败退之敌。

07点00分，SS侦察营营长根据师部首席参谋的指示，派出3个搜索巡逻队出霍热莱，一队往格鲁杜斯克、一队往博罗库沃、第三队朝奥尔泽维克前进。此外，SS侦察营还奉命侦察往普扎斯内什的各条通道（公路和小路），为装甲师主力进击探路。通过侦察，营长得知小克日诺夫沃加—姆瓦的公路桥已被波军炸毁，主干道走不通，好在还有另一条备用通道可供使用。侦察中，德军惊讶地发现1个波军反坦克骑炮排全部倒在通往穆洛夫的路上，显然他们是误入己方雷区导致了这个悲剧。24名波兰士兵和他们的军马被地雷炸个粉碎，尸体碎块躺满路面，但2门反坦克炮却完好无损。

大约11点00分，特种作战军所部穿过小克日诺夫沃加—姆拉和穆洛夫之间公路。10点30分，军部命令肯普夫装甲师准备出击，师部也向各部下达追击令。为此，肯普夫装甲师立即组建了3个装甲战斗群。每个战斗群由1个步兵营、1个装甲营和1个炮兵营组成，在三个战斗群突击期间，师剩余部队将以所有火力提供支援。这三个战斗群分别是：

施泰纳战斗群（SS“德意志”团团长）



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SS“德意志”团3营长）

兰德格拉夫战斗群（第7装甲团团长）

这个编组贯穿整个战役。SS侦察营配属施泰纳战斗群，担任突击尖兵。肯普夫装甲师和施泰纳战斗群的任务是：

夺取普扎斯内什，继而向北朝切哈努夫突进，打到姆瓦瓦防线守敌背后，封锁该地至波兰腹地之间所有南北走向的公路！

与此同时，SS侦察营1个搜索巡逻队报告突入格鲁杜斯克并击毁1辆波军装甲车。第1步兵师的先锋连随后超越这个巡逻队，拿下了格鲁杜斯克。

从现在开始，3个战斗群朝着不同方向攻击前进，因此他们的作战过程也分段描述。

中午，1架波兰空军轰炸机对着维伦贝格火车站附近投下几枚炸弹，但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返航途中它被德军高射炮击落。

施泰纳战斗群（9月3日下午）

维伦贝格—弗莱明贝格公路段拥堵不堪，各部被迫在各个十字路口等待汇入各自指定的战斗群。传令兵骑着摩托车在车流间穿梭，将指示及时传达给各部。公路堵塞的罪魁祸首是各个工兵连满载工兵技术装备的军用卡车群。得到工兵和步兵炮排加强的SS侦察营负责打头阵。13点45分，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SS侦察营首先踏上了追击之路。

“鲨鱼”中队的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群低空飞越施泰纳战斗群上空，沿着战斗群进攻轴线一路猛炸，粉碎敌军的抵抗并攻击败退之敌。不一会儿，SS侦察营就追上了已被斯图卡炸得七零八落、不成建制的波军溃兵。然而，被炸翻的波军车辆、兵员和马匹的尸体横陈公路，迫使SS侦察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死人、死马和翻车堆里找到空隙继续前进。在斯图卡的有效支援下，SS侦察营不费一枪一弹就抵达博洛瓦，并继续朝普扎斯内什前进。SS侦察营入城时发现一支摩托化搜索队也从东面进入，两者最初都没有识别出对方是自己人，立即抢占阵地展开武装对峙，直到SS侦察营发现来者是第1骑兵团搜索队，这才结束对峙，转而欢庆。据骑兵的描述，尽管SS侦察营乘坐的是典型的德国军车，但全体官兵身着迷彩服和钢盔伪装网让他们很不适应，一时间难以判明敌友。

15点00分，SS侦察营尖兵开始搜索普扎斯内什周围，报告已无敌踪。接着，施泰纳战斗群跟进，从小克日诺夫沃加东南7公里的第12步兵师侧翼穿过友军战线，继续追敌。第12步兵师也朝格鲁杜斯克前进。

越往前走，掀起的尘土越大，迫使施泰纳战斗群逐渐分散开来。不仅路上飞沙走石，滚滚的浓烟也遮住了整条公路，能见度受到不小影响，各车驾驶兵们几乎很难看见前面的车辆，更谈不上保持队形。不多时，车辆、将士们的脸庞和制服上就覆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副本)

肯普夫装甲师
首席参谋/作战处长

师指挥所设在弗莱明贝格
1939年9月3日

师追击令

1.特别作战军以第1步兵师为右翼、第12步兵师为左翼沿格鲁杜斯克—博洛瓦一线展开，追击败退之敌。

2.肯普夫装甲师先遣队（包括SS“德意志”团1营、SS炮兵团轻炮1营、第1工兵连，受SS“德意志”团团长沙泰纳上校节制）于11点30分出发，经由小克日诺夫沃加—姆瓦朝普扎斯内什推进。

3.第1骑兵团于07点00分从西北抵达德拉热诺夫，任务是从西南方向朝普扎斯内什以南进击。

4.肯普夫装甲师（欠先遣队）于15点00分自兰姆贝格出发，以2路纵队沿着先遣队经过之道路向南突进，首要目标是夺取布热塞茨。

5.第一路纵队

指挥官：SS“德意志”团3营长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

兵力编成：和先遣行军令一致（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

前卫：SS“德意志”团15连、SS“德意志”团3营1个连、第505工兵营1个排和SS“德意志”团14连三分之一兵力，计划于15点00分从霍热莱北城口出发。

SS“德意志”团3营（欠1个连）、师部军械排、SS通信营一部、SS炮兵团团部（含团长）、SS工兵营营部（含营长）、1个工兵连（欠1个排）、SS高射机枪营2连（欠1个排）、1个轻炮营、SS反坦克营三分之一兵力，主力的任务是于15点00分随尖兵出霍热莱，沿弗莱明贝格—霍热莱公路推进，各级指挥官负责本部行军。

6.第二路纵队

指挥官：第7装甲团2营长——施密特中校；

兵力编成：和行军令相似；

第7装甲团（欠先遣队，即团部）、SS“德意志”团2营、1个轻炮营、第47炮兵团2营、SS高射机枪营2连三分之一、工兵连三分之一、第511反坦克营1个连、以及临时配属SS“德意志”团2营的1个工兵连。

第2路纵队预定在17点00分出发，装甲团先遣队先行占据纽弗莱布—兰姆贝格公路间的交叉路口。SS“德意志”团2营以其先头部队从兰姆贝格镇北教堂和周围高地出发，主力以行军队形跟进。

签字：肯普夫少将

致指挥官（克鲁格）：

上尉、团副以及第47炮兵团2营、SS高射机枪营2连及豪塞尔上将按乙部署行动。



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

大约15点00分，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师部和师属工兵营在霍热莱北穿过德波边界。

波兰境内的道路状况非常恶劣，和通常观念中的道路二字相去甚远。路面坑坑洼洼，而堵车和绕道是波兰境内行军追击的家常便饭，耽搁了德军不少时间。大约16点00分，当SS侦察营和第1骑兵旅同时抵达普扎斯内什时，撤退的波军刚刚离城，狼狈逃去，城内大部分居民也背井离乡，躲避战火而去。虽然波兰工兵在撤退时炸掉了通往霍热莱的大桥，但普扎斯内什东面的另一座大桥却完好无损，因此德军的推进速度丝毫没有受到阻碍。另一方面，第1骑兵旅却堵在了师进击的道路上，原因竟是骑兵们忙着给他们的战马喂水！为了等他们重新出发，德军又消耗了一些宝贵的时间。直到他们上路，师2路纵队才继续在尖兵队引导下从东南郊出城。

朝切哈诺沃前进——包抄姆瓦瓦守敌侧背！

一股波军，以骑兵为主，盘踞在普扎斯内什西南2.5公里的森林地区。由于该敌的存在，导致搜索巡逻队无法沿公路前进，零星的敌火自森林地区不断袭扰纵队。大约2个连的波兰炮兵不断对城南郊和火车站之间公路段进行炮火袭扰。这股守敌的存在令德军不堪其扰。大约15点00分，施泰纳上校命令SS侦察营长布兰特少校指挥前卫部队歼灭这股残敌。正在下令时，行进中的2个步兵炮排遭到敌火袭扰，只好就地展开，架好步兵炮还击，掩护SS炮兵团1营向前展开阵地，装5连和装6连也赶了上来。当炮兵集中火力猛轰森林守敌时，SS“德意志”团3连也在坦克群支援下展开攻击。在炮1营和2个步兵炮排积极的炮火支援下，3连迅速突入森林向南攻击前进。大约18点00分，波军放弃森林朝东南退却。1个波军炮兵连继续轰击德军行进公路，但收效甚微。撤退期间，波兰士兵又将房子、谷仓和干草垛点燃。这种坚壁清野战术贯穿了整个波兰战役。

第二路纵队，在装7团2营营长施密特中校的率领下于大约于18点00分离开霍莱热，于23点00分左右抵达普扎斯内什地区。

施泰纳战斗群(9月3日晚-9月4日)

师部下令施泰纳战斗群继续上路，朝切哈诺沃突击。

18点00分，SS侦察营派1支装甲搜索巡逻队打先锋，朝切哈诺沃探路。装5连和装6连继续前进，仅遇微弱抵抗。大约20点00分，他们抢在夜幕降临前抵达切哈诺沃东北约10公里高地。

装甲搜索巡逻队刚一起程，SS侦察营营长布兰特少校又派哈泽格上尉的1连（得到1个反坦克排的加强）朝切哈诺沃进击。虽然1连不断遭到来自西北方向的波军火力阻击，但还是未经战斗顺利疾进。薄暮时刻，1连进抵切哈诺沃，包抄到姆瓦瓦防线背后！目之所及，各路波军撤退洪流不断汇集该城，各种作战车辆和辎重挤满城里的大街小巷，北郊各个军营仍在波军之



手。尽管对手强大，但勇敢的哈泽格上尉还是派了几个班组成突击队，分头摸进城里，用轻机枪扫射加投掷手榴弹给波兰撤退大军制造混乱。在各个突击队的勇猛攻击下，波兰人完全措手不及，乱成一锅粥。接着，哈泽格上尉又下令反坦克排和60毫米迫击炮班展开进攻，轰击北郊各个军营。守军被打懵了，慌乱中竟未发一弹便放弃了军营。当夜幕笼罩全城时，1连顺利占领了城东北出口，转入防御。在他们的攻击下，全城到处都是冲天大火。他们干得棒极了！

黄昏，装7团2个连在SS“德意志”团3连掩护下也抵达切哈诺沃东北诸高地。装1营负责掩护战斗群两翼，装2营转往战线后3公里的沃拉维尔斯布维斯卡附近加油。虽然德军已经确保沃拉维尔斯布维斯卡，但波军炮兵仍不时从西北方向对该城实施零星炮击，给德军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步兵炮排的1辆弹药车就被1发炮弹直接命中而炸毁，造成数人死伤（阵亡者包括SS“德意志”团通信排排长卡泽尔中尉），并一度堵塞了公路，迫使战斗群指挥部“老老实实”地在沃拉维尔斯布维斯卡过了一夜。

在城西南，SS侦察营各连（欠1连）继续和埋伏在公路两侧、持续开火袭扰纵队的波军交火。这就是22点00分营部接到1连长哈泽格上尉报告他们冲进切哈诺沃时，侦察营的状况。

与此同时，位于中央的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也抵达了普扎斯内什，接着师主力暂停前进，就地休息，师部设在城内学校的一栋教学楼。

第二路纵队——施密特纵队于18点00分穿过德波边界，夜间抵达普扎斯内什。

23点00分，接到SS侦察营长布兰特少校提交1连已经打到切哈诺沃郊外的报告，师长肯普夫少将喜出望外，命令布兰特少校马上带所有可用部队朝切哈诺沃前进，支援1连。布兰特不敢怠慢，立即上路，在严格的灯火管制下，全营摸黑疾进，于午夜时分抵达切哈诺沃出口。接着，布兰特少校命2连封锁通往格鲁杜斯克的公路，并沿波军的突围路线梯次展开，准备粉碎北面 and 西北两面之敌的撤退。凌晨04点00分，一支波军从格鲁杜斯克而来，试图经过切哈诺沃，遭到2连（得到1门反坦克炮支援）的伏击，几乎全灭。2连斩获颇丰，缴获几挺机枪、2门重迫击炮、2门反坦克炮和大群马拉作战车辆，以及50名俘虏，而2连无一伤亡！

9月4日：拂晓前，SS侦察营未遇敌人抵抗，完全攻下了切哈诺沃（波军溃灭），给这天开了一个好头。06点45分，施泰纳战斗群接到指示，准备接防切哈诺沃，并向南防御。

清早，施泰纳战斗群兵分两路，从东、北两面入城。接着，施泰纳上校又组织2个小型战斗群（各配属1个加强步兵连），进占城西和城北诸高地，封锁进城公路。此外，他还派装6连封锁通往姆瓦瓦的公路，切断姆瓦瓦防线守敌退路。

SS侦察营又忙活起来，他们往西北、南面和西面放出巡逻队索敌。很快，新的敌情报告就传了回来——大群波军正向西撤退，返回的巡逻队还带回了几名战俘（“舌头”）和1辆吉普。下午，1辆波军装甲列车从南面进城，SS侦察营1名警戒铁路的哨兵未来得及逃走，被波军俘虏，3周后他被东面打进波兰的苏军解救。不过，这辆装甲列车立即遭到1门反坦克炮射击，被迫逃脱。为了防止波兰人再度利用铁路机动偷袭，SS侦察营炸毁了铁轨。与此



同时，SS炮兵团1营也在切哈诺沃西北设伏，准备用炮火拦阻从前线退却之敌。上午晚些时候，肯普夫装甲师接到报告称大群撤退的波军正从北面和西北公路迫近切哈诺沃。于是，师部立即集中步、炮、坦火力协同打击，歼敌大部，残敌从东南方脱逃。

正午，1架波军战机以大约300米高度飞临战线时被师步机枪火力击落，残骸被SS侦察营一支巡逻队在无人地带发现。当天，肯普夫装甲师作为特别作战军预备队，留驻普扎斯内什。

不幸的事件也发生了。当天，师部参二处（后勤供应处）在切哈诺沃地区被波军俘获，但24小时后即被解救，被俘缘由不得而知。可能由于前进路线没有标注清楚，导致他们不小心穿过格鲁杜斯克，在撤往切哈诺沃路上被波兰人俘获。这一事件说明了在战线时刻变化的战场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也是机动战中出现的典型事故。

临近中午，1架波兰战机往普扎斯内什投了3枚炸弹，直接落在师部周围。刚刚走出师部的肯普夫少将被爆炸气浪震飞，重重地撞在墙上摔了下来，左臂被撞伤。除此之外，师部无恙。

波兰战俘最初待遇不错，伙食基本由SS炮兵团野战厨房负责。

当天，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的任务是在SS炮兵团2营和3营的支援下，确保普扎斯内什地区。为此，2个炮营所属的各个炮连在普扎斯内什周围占领发射阵地。期间，1名前进炮兵观察员发现波军1个炮兵连正准备进入阵地，便立即呼叫炮兵，干脆利落地歼灭了这个炮连。接着，波军骑兵试图从东面发动进攻，但被1个炮连齐射击退。午前，1架波兰侦察机飞临炮阵地上空，结果被1架德国战斗机击落。

12点00分，师部首席参谋贝尔努特中校，匆匆赶到施泰纳战斗群指挥所，告之第12步兵师正遭到一支强大的波军进攻，军部指示肯普夫装甲师主力务必马上出动，穿过沃拉维尔斯布维斯卡对该敌东侧发起攻击。他命令施泰纳战斗群立即出城，攻敌背后。听完指示，施泰纳表示在9点00分左右，SS侦察营派出的巡逻队回报称几个被打散的波兰步兵营已经出现在切哈诺沃城北，难道我们要眼看着他们突围而放手不管吗？贝尔努特中校不为所动，维持命令不变——为了给第12步兵师减压，放跑这几个营也在所不惜！既然首席参谋决心已下，除了执行命令，施泰纳也无二话。

大约12点30分，施泰纳上校命令SS侦察营接过切哈诺沃防务，战斗群主力朝东北出击，急袭波兰第8步兵师后背。

命令一出，全军立即疯狂准备，但最终还是没有成行。14点30分，师部传来的新命令：返回原阵地。

正当大伙纳闷为何命令再三更改的时候，整个战局却发生了巨变——经过4天激战，波军发现姆瓦瓦防线守军已被合围，不得已决定从整个姆瓦瓦地区大撤退（9月3日和4日两天，第1军的第11步兵师和第61步兵师继续实施徒劳无益的正面进攻）。这样，在切哈诺沃以北的波军开始朝西南蜂拥撤退。形势的变化，迫使特别作战军调整部署。

大约16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接令返回普扎斯内什。18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殿后部



队——SS侦察营撤离了切哈诺沃。在普扎斯内什西南，SS“德意志”团1营和朝切哈诺沃急进的第12步兵师打了个照面。同是在4日，SS“德意志”团15连在1个装甲连配合下出普扎斯内什，穿过勒茨诺—多布扎科沃，朝东南前进，他们的任务是确保默萨基地区。在博加特，他们与占据小镇两侧高地之敌相遇，15连立即展开攻击，但在波军顽强抵抗下，他们仅夺占了多布扎科沃附近高地。

与此同时，第1骑兵旅所部赶到，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奉命支援他们向南推进。

大约10点20分，SS“德意志”团15连和第1骑兵旅一部攻下了博加特周围高地，并朝苏祖齐方向追击败退之敌。协助第1骑兵旅获得良好进展后，SS“德意志”团15连撤了回来。

此时，德国陆军第3集团军重新调整部署，准备进攻纳累夫河流域。

鲁然战斗

(1939年9月5日到9月7日)

9月4日，从11点00分开始，肯普夫装甲师脱离特别作战军序列，归第3军军长、炮兵中将哈泽节制。于是，肯普夫装甲师开始向东转移，并接受如下任务：

肯普夫装甲师自普扎斯内什起程，经由多布扎科沃—克兰斯诺克利斯克—斯拉沃库沃朝鲁然（Rozan）前进，奇袭夺取鲁然的纳雷夫大桥，据空中侦察，该地处于不设防状态。肯普夫装甲师的行军序列：

施密特战斗群（第7装甲团）——原团长兰格德拉夫上校已经调到师部任职

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SS“德意志”团3营）

施泰纳战斗群（SS“德意志”团，欠2、3两营和13、14、15连）

施密特战斗群

兵力编成：第7装甲团团部、SS“德意志”团15连、第7装甲团2营、SS“德意志”团2营、SS炮兵团3营、第47炮兵团2营、SS“德意志”团13连1个排（步兵炮排）、SS“德意志”团14连2个排（反坦克炮）、第505工兵营1个连、SS特别机动部队高射机枪营2个排

大约15点00分，施密特中校口头下令各部起程。16点00分，战斗群以加强SS“德意志”团15连打先锋，全军踏上征途。

大约18点00分，SS“德意志”团15连报告克兰斯诺克利斯克各座大桥均被波兰工兵炸毁。接着，他们改变方向，立即穿过奥尔茨克巴赫，占领河南岸，掩护SS“德意志”团2营1个工兵排展开架桥前的准备工作（勘测水深、水流与河宽等水文条件）。与此同时，第505工兵连也离开主力，超越前进赶到河边，展开架桥作业。02点15分，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作业，一座军用桥架了起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耽搁了8个小时，使奇袭夺取鲁然的纳雷夫大桥的希望化为泡影。



9月5日：凌晨02点15分，施密特战斗群继续以原有行军序列恢复进军，目标——片斯克。大约04点00分，SS“德意志”团15连报告在德武戈文卡和少量守敌接触，敌人主要盘踞在希伦西南。05点40分，SS“德意志”团2营未理睬小股守敌，行出希伦，在8连（机枪连）掩护下继续朝鲁然前进。途中，2营突遭猛烈机枪火力拦阻，波军埋伏在鲁然东北郊鲁然尼卡村的一个砖瓦厂里，依托地利封锁了2营的前进道路，打得2营东躲西藏。不久，纳雷夫河东岸的波军也加入射击行列，2营又遭到了侧翼火力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最初于行进间夺占大桥的设想彻底破灭，要拿下目标唯有强攻一途。

鲁然是一个由前沙俄军队建起的小要塞，一战期间建立的4个堡垒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经过波兰人的改造和扩建，各个堡垒都得到了野战工事和障碍群的加强，可谓固若金汤。

面对如此要塞，德军再犯侦察不周的错误，仅凭空中侦察就武断地认为鲁然守敌薄弱，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波军重兵集结，决心固守。第3军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对这个门端上一脚”，要塞就会不战而降。然而事与愿违：守军意志坚决、作战顽强，而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严峻的局面迫使施密特战斗群取消了奇袭，准备强攻。

施密特中校的进攻计划如下：7连正面进攻，冲进要塞缠住守军，同时以2营主力向西北迂回，从右翼包围鲁然和各堡垒间的野战工事群。在此期间，SS炮兵团3营、第47炮兵团2营和步兵炮排提供炮火支援，第7装甲团8连在2营主力背后跟进，参加右翼迂回行动。

迂回运动因需吸引开敌人的注意力而取消了提前行动。不仅如此，燃烧周围村庄和鲁然的大火，使目标区浓烟滚滚，完全遮挡了炮兵前指的观测，使炮兵难以为步兵提供有效支援。09点30分，2营各连一起展开进攻。最初，担负迂回任务的2营主力进展迅速，他们很快逼近了要塞，但却被要塞北部外围的波军步兵工事群却被挡住了去路。

2营各连几番苦战都无法突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战斗逐渐胶着。14点00分，施密特中校决定投入第7装甲团2营，支援步兵打开僵局，各装甲连展开队形朝西北做大迂回机动。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前进的道路充满艰辛，不仅要遇到鲁然尼卡湖区沼泽地，还要砍倒横亘在路间树木，越过其他反坦克障碍构成的鹿砦。最终，它们好不容易才运动到位，和2营主力一道又发起了新的进攻，但波军的抵抗顽强如故，进展依旧缓慢。

眼看战局还是僵持，而炮兵和炮兵前指难以有效联络，装7团2营长冯·格尔斯多夫少校挺身而出，自愿担当炮兵观察员，利用指挥坦克装载的大型电台，引导部分炮兵轰击波军据点。期间，SS炮兵团3营营长埃尔斯彭姆少校为了更好地观察敌阵，不顾战场上横飞的弹雨，亲自沿着通往鲁然的公路走了上去。他还下令炮3营营部也往前挪动，准备靠前指挥。波军炮兵发现了他们，一顿猛轰，使炮3营遭受了不小的伤亡，副官头部重伤，埃尔斯彭姆少校也被弹片打伤，但仍不下火线。在他的带领下，炮3营营部推进到距波军据点不到200米，和炮8连前进炮兵观察员合兵一处，引导炮8连准确地摧毁了当面的敌军据点。在他的鼓舞下，第47炮兵团2营和SS炮兵团3营其他炮连也纷纷把炮阵地前推，近距离炮轰守敌。炮击距离是



如此地近，以致于爆炸后四散飞溅的弹片都有不少飞进炮3营前进指挥部。各炮连持续不断地射击消耗了远超常规的弹药量。超额弹药补充刻不容缓！长长的弹药运输车队排满公路，驾驶员和副驾驶一到战场即用最快速度在路边卸下炮弹，然后飞驰而回，继续领取弹药。与此同时，等在路边的炮兵弹药搬运员把路边炮弹一箱箱地拉到炮位，保障了各炮连的支援炮火毫不间断。

当然，战场也并非完全受德军炮兵掌控，波军炮兵也在不断怒吼，给2营各连造成了不小的伤亡。施密特中校指挥部周围就躺着许多伤员和尸体。不过，SS炮兵团3营和第47炮兵团2营准确的炮火投放还是相当有效，炮火完全压制了1号、2号和3号大堡垒群的反坦克炮群和波军火炮群。在有力的炮火支援下，2营第一阶段进攻虽然缓慢，但逐渐获得了进展。

当2营好不容易冲进1号和2号堡垒群展开清剿战斗时，由于之前消耗不小，已无力再打主攻，只能担任配角，勉强支援坦克群继续前进。看到德军步兵战斗力削弱，无法进行密切的步坦配合，波兰人来劲了，他们停止猛射，积蓄精力，准备引诱德军深入，再集中火力予以围歼。他们沉着地等到2营和装7团2营全部突入3号堡垒群时，各个堡垒突如火山喷发，交叉火力顿时罩住了德军步坦进攻队形，使得2营伤亡惨重，进攻受挫。此时，SS炮兵团3营和第47炮兵团2营怕误伤冲进敌阵的友军，停止了射击。

波军继续从四面八方朝德军射击，SS“德意志”团2营和第7装甲团2营以极大的牺牲顽强突进，但最终在鲁然边缘的4号堡垒群前完全陷入了停滞状态。由于惨重的伤亡，2营根本无法完成施密特中校赋予的肃清鲁然西部和北部边缘守敌的任务。在3个方向的波军火力打击下，各连建制完全被打乱，分割成排班，各自为战。退出战斗的坦克数量也越来越多，不少1号和2号坦克主炮因飞扬的尘土堵塞而卡弹。

趁着德军攻势衰竭，波军骑兵顺势反击，将SS“德意志”团2营和第7装甲团2营击退300米远。18点00分，2营各连被迫撤退到鲁然西北约900米的高地组织环形防御过夜，装7团2营的4号坦克群成为防御火力的中坚力量。

回顾当天战斗，可以看到德军进攻失败完全是因为步兵进攻、坦克突击和炮兵支援互不协调所致。总而言之，战斗群指挥官施密特中校没有建立起必要的指挥控制系统（依靠通信设备），因而无法使各兵种进行有效的协同作战。这得归咎于糟糕的战前准备，由于在东普鲁士集结时间太匆忙，导致各个兵种间既没有足够的时间相互熟悉，也没有接受足够的诸兵种协同作战训练。因此，继9月1日装7团在姆瓦瓦地区吃大亏后，德军又一次用大量鲜血去买教训。这次的用兵和姆瓦瓦那样如同一辙，在2营3个步兵连未能达成任务的情况下，又一次动用坦克群去啃堡垒和工事，失败也是理所当然。

9月5日对于装7团和SS“德意志”团2营将士而言，是波兰战役期间又一个悲惨的日子。自9月4日起，装7团的坦克手们就在没有任何给养的情况下紧张进行了一夜的行军，5日昼间又顶着烈日和滚滚烟尘疾进赶到目标，不经休息又连续激战6小时。尽管付出了不小的牺



牲，但胜利离他们却依然是那么地遥远。SS“德意志”团2营的步兵就更惨了，他们在战斗中承受了敌人最猛烈的火力打击，蒙受巨大的伤亡。5日落幕时，施密特战斗群全体官兵都已筋疲力尽，忍耐力也快到了极限。

尽管在姆瓦瓦和鲁然连续遭受两次失败，但肯普夫装甲师各部的士气还算是高昂的，他们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气馁，依然在短时间内达成了作战目标。

驻鲁然的波兰守军依靠着英勇作战，取得了9月5日激战的全胜。然而，这次胜利对形势的发展的影响却甚微（这也是波兰守军的可悲之处，打赢了仗，却丝毫无法扭转局面）。

9月5日，第7装甲团作战损失如下：11辆坦克被打瘫，20辆坦克因机械故障（长途行军导致过度磨损）而退出战斗。战斗结束时，第7装甲团2营仅有28辆坦克堪战。尽管战斗异常激烈，但装7团伤亡却远低于SS“德意志”团2营。下述文献能展现鲁然要塞之战的激烈程度，也反映了第7装甲团坦克手和SS“德意志”团2营将士之间的战火友情。以下是第7装甲团8连连长库林上尉在日记中的记载：

临近正午，我连接到攻击指令，首要目标是打下2号和3号堡垒群。进攻路线为先向西绕过希伦，继而穿过鲁然尼卡—巴赫，然后穿过各条西向公路，最终转向东南。在电台中，我向各排长简要地进行任务提示，接着全连上路。坦克群刚驶出1公里就停了下来，眼前的鲁然完全被大火吞没。就在这时，要塞附近的教堂也被1发炮弹命中，马上燃烧起来。前方各村也尽数爆发出熊熊烈火。霍海塞尔的装甲连赶了上来，在我连右翼占领位置。在无线电中，营长冯·格尔斯多夫少校和霍海塞尔进行了长时间通话。前面就是鲁然尼卡—巴赫河，可停车期间就是没人想到要去侦察一下。停顿了相当一段时间，最后营长通过无线电下令坦克群继续前进，突破巴赫森林的火制地带。各连坦克群启动引擎，继续上路，扬起漫天尘土。当坦克群抵达巴赫森林时，坦克群和车载武器完全被烟尘遮住了。为了让坦克群顺利穿过森林，各连暂停前进，这时整个进攻似乎也停了下来。通过下车侦察，我们在森林中发现了一条适合坦克通行的小道。接着，我令斯托尔带他的排确保右翼，然后让另2个排的坦克车组成员全部下车把树木砍倒，铺在淤泥上使小道路面质地变硬（适于坦克通行）。除了这种最原始的斧劈刀砍方式外，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经过1个小时的苦干，一条（可承载坦克通行）的小道终于成型，除了1辆坦克被卡住外，全部坦克安全通过。（一出森林，我们又暂停前进。）我带着各坦克车长下车赶到前方一个草垛旁，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战场地形。鲁然向西与两座风车为邻，核对地图，1号和2号堡垒群就在风车旁。正朝堡垒攻击的SS步兵也在镜筒中清晰可见。炮弹在其中1座风车周围不断落下。在无线电中，冯·格尔斯多夫向我们简述了进攻计划——我连从左翼发起攻击。我抓紧时间向属下3位排长做任务简报并下达进攻指令。14点00分，进攻正式开始。坦克群很快驶到SS步兵战线旁，占据阵地朝1号和2号堡垒群开火。装8连又接到指示，下令随后再发起突袭，这让我觉得本连和营部的感情生疏了许多，而开动过程中我的嘴里也在不停地诅咒。由于漫天飞扬的尘土，我的（2号坦克）20毫米主炮刚打了



一炮就彻底卡弹，车载机枪的射击也时断时续。轮到我连进攻，刚一出击立即遭到左翼反坦克炮火拦阻。施内尔中尉中了1枚75毫米炮弹，顿时破片四散飞舞。受到敌火猛袭，坦克群停止前进，开始还击。接着，我连又接到紧急命令，转向右翼继续进攻。当我们穿过2条公路最北面时再度遭到左翼的波军反坦克炮火阻击。见状，帕洛夫少尉高速超过我车，朝着波军一个暴露的火力点连轰三四炮，全部命中。即便如此，还是压制不住波军火力，当我车继续前进，并将炮口转向12点方向时，眼前轰然一声巨响，帕洛夫中尉的坦克炮塔吃了一发命中弹。片刻功夫，4名车组成员就跳了出来，在第二发炮弹命中坦克前的瞬间，他们重重地摔在地面。我立即驱车上前查看情况。我认出了装填手、电信员和克勒，他正给一位在混乱中撞伤、血流如注的战友包扎。一会儿，我才认出这名伤员是博尔克，并意识到帕洛夫少尉已经阵亡。克勒朝我挥手，示意我的坦克已吸引了更多的敌火，要求我们离开。我什么也没说。既然全营都在拼命向前冲击，我也只能冒着炮火往前冲。坦克群继续前进，穿过了下一条道路。尽管我们不断发出警告，但SS步兵们还是跳上我们的坦克，帮助我们识别目标！1名SS中士甚至要求我关闭炮塔顶部舱盖，好让他在顶部架起机枪扫射。真是一群勇敢的战士！

冒着敌火，我坦克群不断进行急停速射（译注：就是在运动中捕捉目标，然后突然急停开火，炮弹出膛后继续前进，这是二战期间德国装甲兵的拿手绝活）。行车中，我的机枪不断卡壳，惹得我连声诅咒。不一会儿，坦克上搭载的SS中士突然不见了。古斯认为中士是被敌人打落了。穿过3号堡垒，我坦克群继续朝4号堡垒逼近。重坦克群（4号坦克）奉命朝一处铁丝网障碍区压上去。当我坦克群开到4号堡垒周围时，纳累夫河与一座完整的跨河大桥展现在眼前。向外望去，1名SS少尉正坐在我的坦克上。至少4名SS士兵也坐在1辆4号坦克上，此外我再没发现其他步兵。尽管空间有限，我还是把这名少尉扯进了坦克里，因为此时波军正对我坦克集中射击。我们递给他一根香烟和一小杯威士忌，让他恢复一下精神。命令再次传来，要坦克群1辆接1辆继续前进。装8连排成一路纵队，再次打头阵，沿鲁然右翼展开攻击。对1个重坦克连（4号坦克）而言，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而且，硝烟遮住了太阳，我们的视界相当有限。紧急作战令急促又反复地下达，我只得再次上路。我们穿过障碍物区回撤转移攻击路线时再次受到反坦克火力拦阻，幸运的是敌弹无一命中。炮塔还是无法转动，我干脆放弃了徒劳的尝试。坐在身后的SS少尉低沉的抱怨声让我意识到，我把这位“乘客”卡在了炮塔上。接着，引擎的运转开始疙疙瘩瘩，随着“咣”的一声，引擎最终停止了转运——主油箱没油了！我赶紧按下电键，引擎供油系统由主油箱切换到备用油箱。停车期间，我连的坦克群依次从我车身旁驶过，但他们没有停留，继续前进，很快就把我们甩在身后。不久，营长指挥坦克也从我车身旁驶过，探出头来愤怒地斥责我，为什么还不前进！？我也愤怒地回骂了他，给自己稍稍出了一口恶气。引擎最终恢复了运转，而我也迅速冲进硝烟，追赶我连坦克群。由于硝烟弥漫，我的驾驶员多弗勒大声向我抱怨说他什么也看不见，我也大声回答他，你只管开坦克，我来指路。



坦克如同大笨象似的隆隆穿过周围乡村。就在这时，各个堡垒再次复活，各个射孔又朝我们喷吐火舌。坦克群前方能见度几乎为零（战场态势异常混乱）。我连1辆坦克甚至朝友军步兵开火射击。见状，我赶紧下令我车冲到他的火力前方，冒着被误击的危险，掀开舱盖，对他愤怒地挥拳才制止了他的举动。接着，我连再度穿过两条公路，可帕洛夫少尉的坦克却不翼而飞。我指示斯托尔少尉带他的排撤进一个山谷隐蔽起来。敌炮兵发射的炮弹让我无法靠近（敌阵）。夜幕降临，我们抵达鲁然尼卡—巴赫。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奋战了5个半小时。各个农庄爆出的熊熊烈火照亮了渡口。我们的情绪很差。无论是步兵还是坦克都在撤退。筋疲力尽的SS士兵们坐在我们的坦克上发呆。我们的坦克兵在经历了一场大战后也给累坏了……我们停在朝向希伦的公路交叉口，等待新的命令。有关损失数字说法不一，在营长和各位连长看来，这次进攻显然是徒劳无益。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让坦克在兵力不足的步兵支援下干强攻堡垒和钢筋混凝土工事这类有赔无赚的蠢事。当夜，北风尽吹，刺骨而冰冷。午夜时刻，命令终于传到，指示坦克群撤往希伦以西4公里的加泽沃。作战辎重队也赶来和我们会合。随着我们的撤退，这段小插曲也宣告结束。会师时，我们已经累得半死，干脆倒头大睡，什么也不管，万一波兰人出来反击，就全靠辎重队抵抗了。为了不殃及平民，我们让波兰平民安静地留在他们的屋子里。

SS侦察营侧翼掩护作战

SS侦察营一整晚都留驻普扎斯内什，并出动一部兵力沿着肯普夫装甲师两翼机动掩护（由于左右两翼始终没能和友军战线衔接）。营长布兰特少校向四周派出5支巡逻队警戒。当营主力抵达扎莫斯克时，布兰特少校受命从希伦的纳雷夫河大桥渡过，继而沿着东岸向南前进，阻止波军炸毁鲁然的大桥。截止此时，驻鲁然的波军和施密特战斗群之间的激战仍未停止！

当SS侦察营尖兵于13点00分抵达希伦镇时，对岸已无敌踪。激烈的枪炮声仍不时从鲁然方向传来。大约13点45分，2连过河，在霍热斯克受到波军抵抗，波军骑兵从东北急驰而来，试图支援霍莱斯克守军，但被德军炮火粉碎。不久，鲁然的战局发展使SS侦察营的当前任务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师部又下令SS侦察营返回纳雷夫河对岸。期间，波军炮兵实施的零星炮击，让SS侦察营误以为是毒气弹而虚惊一场。

在姆库沃，SS侦察营的一支搜索巡逻队发现了1个德军步兵师部分兵力。朝诺泽沃前进的搜索巡逻队遭到自纳雷夫河东岸的波军迫击炮和机枪火力拦阻，与敌激烈交火。承担师侧翼掩护重任的1连主力奉命朝奥斯特伦卡前进。朝诺瓦维斯和巴兰诺夫挺进的2支搜索巡逻队根据命令爆破了沿线铁路，并与波军骑兵一部激战，当地部分平民也拿起武器参战。

傍晚，SS侦察营进驻斯拉武库沃，并充当师预备队在这里连续呆了2天2夜。

9月5日夜，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继施密特战斗群后上路，于09点00分抵达佩尼斯。



13点00分，肯普夫装甲师计划以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和师属炮兵团（SS炮兵团）在希伦以北渡过纳雷夫河，从背后攻打鲁然要塞。16点30分，师部接到新的空中侦察报告，因而取消了进攻命令。据德国空军侦察机报告，一支正朝奥斯特罗文卡运动的波军目前已到纳雷夫河以东。于是，师部转而命令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得到1个炮兵连加强）立即掉头，确保师侧翼，防敌反扑。接着，对该地区进行地形侦察后发现，纳雷夫河西岸的希伦—克拉斯诺斯克茨公路和奥斯特罗文卡之间，并无敌踪。除了在东岸与几个营的波军持续交火外，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并没有与任何敌军接触。入夜，1辆满载弹药的卡车可能是误认方向，在希伦的交叉路口行车时居然转向奥斯特罗文卡，然后穿过两军战线并消失得无影无踪。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仍待在现阵地上直到9月7日。

在此期间，师部设在可以俯瞰所有通往纳雷夫河的道路和北面的一个小高地上。当时，师部对暴露的左翼形势十分担忧。由于和两翼步兵联系不上，因此师部对本师左右两翼敌我态势一无所知。在北面，大约20公里开外是奥斯特罗文卡，这是一座大城市，波军在此修筑了大量永备工事和明暗火力点。据报，奥斯特罗文卡不仅城防坚固，而且波军在这一地区还猬集重兵，对肯普夫装甲师的侧翼构成严重威胁。当时，掩护肯普夫装甲师左翼的第1骑兵旅却像消失了一般，师部对该旅的行踪毫无知晓。右翼的形势也相当糟，预定掩护的步兵师始终没能赶上，导致右翼门户也处于洞开状态。

9月5日，施泰纳战斗群自普扎斯内什出发，紧随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向前进击。由于道路不时被其他德军打断，导致施泰纳战斗群不得不多次停下脚步，等待其他单位通过后再恢复进军。抵达佩尼斯地区后，施泰纳战斗群由师部节制。

师属炮兵团团长汉森中校，于9月6日清晨奉命赶到师部，第12炮兵团名誉团长弗伦奇上将也在1名师部参谋和1名炮兵指挥官的陪同下，莅临肯普夫装甲师师部。在师部，师长肯普夫少将亲自命令他准备用炮火掩护军渡河强攻。直到此时，奉命掩护侧翼的各个步兵师终于赶到，并沿纳累夫河展开。

“北方炮兵集团”

大约09点00分，SS炮兵团临时脱离肯普夫装甲师指挥，归军部节制。加强军炮兵队称为“北方炮兵集团”。SS炮兵团1营仍归师部节制，而转归军部节制的SS炮兵团也得到陆军1个轻炮兵营的加强。这样，SS炮兵团的任务是以15个炮连的火力，为第12步兵师的1个步兵团强渡纳累夫河提供炮火支援。SS炮兵团指挥所设在希伦以西的一个小农庄，汉斯的指挥部设在农庄前500米，正对纳累夫河。由于各种作战车辆正朝团部集中，引来了波军炮火。德军的进攻计划是在“北方炮兵集团”的掩护下，工兵迅速在纳累夫河架起一座浮桥，接着汉斯步兵团各连在炮火支援下从浮桥强渡纳累夫河。期间，浮桥和希伦的SS炮兵团3营双双遭到波军的猛烈炮击。在鲁然战斗打赢后，波军显然加强了守备力量，试图守住纳累夫河防线。其



实，SS侦察营1个连曾在昨天横渡过纳累夫河，但对岸波军实在太强大，被迫撤回。在架桥和渡河期间，双方炮兵互相对射，展开激烈对战，弹药量消耗出奇地大。好在肯普夫装甲师后勤处（参二部）对这个情况早有准备，补充弹药源源不断送到阵地，这才德军炮火只中断了一下，马上就恢复射击，再次赢得主动。在猛烈的炮轰下，切斯特克和河对岸被打成一片火海。14点00分，汉斯上校的各连展开攻击，而德军炮兵在步兵冲击前一刻火力已经达到了峰值。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工兵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架桥作业。汉斯上校的先锋营仅以轻微的伤亡就冲过了纳累夫河，拿下切斯特克。然而，德军刚要扩大战果，却被架在对岸各个高地山顶的波军大炮猛轰，密集的炮火遏止了汉斯步兵团的冲锋势头。波军动用所有的火力猛轰德军，继而出动兵力反扑，试图趁敌立足未稳摧毁桥头堡，将德军赶下纳累夫河。面对波军兵力火力冲击，各连死守阵地，各个轻炮营也猛烈开炮，在步兵阵前打出一个密不透风的火墙，重型炮兵连则猛轰各个山头，压制波军炮兵。期间，3架波军战机攻击了SS炮兵团3营阵地，炮手们架起机枪勇敢还击。与此同时，德国空军的Me-109战斗机群也突然从高空现身，朝着波军战机俯冲而下。片刻功夫，他们就打下了2架敌机，第3架敌机则逃之夭夭。

9月7日夜，波军又发动了多次反扑，有些得到炮火支援，有些干脆在没有任何炮火掩护的情况下直接冲击。应步兵的请求，德军各个炮兵连提供了猛烈而有效的炮火支援，在步兵阵前构成了一道密集的火墙。午夜，汉斯上校拟订了次日的进攻计划：

先锋营在另2个营渡过纳累夫河后，继续向前发展进攻。

经过一整夜的反扑，波军伤亡惨重，在凌晨前的反击中逐渐耗尽实力，接着汉斯上校的步兵团另2个营几乎未遇抵抗即轻松过河。出发前，汉斯上校先是向汉森中校道别，并感谢他为先锋营提供的卓有成效的炮火支援，接着他就带着团部和2个营过河。这次道别也标志着德军在波兰战役中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使用炮兵作战的结束。

战斗结束后，SS炮兵团结束了军炮兵队的配属，返回肯普夫装甲师编制。同时，师部也接到第12步兵师拍来的一封电报，感谢SS炮兵团在渡河战斗中给予哈斯步兵团的卓越支援。

在鲁然堡垒南面，德军步兵也渡过了纳累夫河。在德军夹击态势下，波军放弃了鲁然，这个要塞终于落入了德军之手。虽然城内的纳累夫河大桥部分受损，但仍可使用，通往纳累夫河的各条道路完全被打通。

9月7日，肯普夫装甲师继续进击方式不明，师部首席参谋奉命赶到军部汇报本师作战概况。第3集团军司令冯·屈希勒尔上将下到师部视察，并将截止此日的波兰战役进程通报师长肯普夫少将以及豪塞尔中将。接着，屈希勒尔上将就集团军下一步作战计划进行说明——迂回波兰陆军主力右翼，并包围歼灭之。

9月8日上午晚些时候，乌尔里希的特别作战军命令传来：肯普夫装甲师立即出发，经由戈沃罗沃和切雷姆纳，朝斯尼亚多沃前进，从南面进攻沃姆扎，肃清通往纳累夫河的一条道路，以供自北面渡过纳累夫河进攻沃姆扎的第21军所用。



肯普夫装甲师行军序列：施泰纳战斗群、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和兰德格拉夫战斗群。

作为尖兵，施泰纳战斗群的任务是沿着戈沃洛夫、切尔温、斯库洛沃、纳德博和斯尼亚多沃朝洛姆扎突击，战斗群兵力编成如下：

SS“德意志”团团部、SS“德意志”团1营、SS炮兵团1营、第47重炮兵团6连、第505工兵营1连、第7装甲团2营（欠装8连）、SS“德意志”团15连（摩托化步兵和侦察连）、SS“德意志”团13连2个排（步兵炮）、SS“德意志”团14连（反坦克连）2个排。

出发前，工兵对部分损坏的纳累夫大桥紧急强求，使之勉强维持单线通行。09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出发。由于交通管制混乱导致过河速度异常缓慢，直到13点00分，战斗群才全部过河，在东岸一阵重整后又朝着戈沃洛夫继续上路。SS“德意志”团15连作为战斗群尖兵朝切尔温前进。15点40分，先头部队和第1步兵师侦察营碰头，据该师侦察营通报，他们正与格洛迪斯克守敌激战，伤亡惨重，请求支援。不久，1个炮兵连应其请求向该阵开火。鉴于当面守敌强劲，施泰纳战斗群转向朝博累克前进，准备从南面攻取切尔温，同时SS侦察营接替主力任务封锁奥斯特罗文卡—奥斯特罗夫公路。

切尔温之战

由于“道路”路质均为沙石，恶劣异常，致使施泰纳战斗群朝博累克的行进之路倍感艰辛。直到18点00分，替战斗力主力打先锋的SS“德意志”团1营才穿过博累克朝切尔温前进。

接着，配属1营的SS“德意志”团15连（加强连）占领切尔温南面的公路交叉口，SS炮兵团1营负责掩护战斗群前进，而第7装甲团2营也朝博累克推进。

穿过博累克后，SS“德意志”团1营最初进展顺利，直到进抵切尔温才遇到波军抵抗。SS炮兵团和2个步兵炮排迅速参战，在他们有效的炮火支援下，1营在夜幕降临时攻克了切尔温。由于天色已黑，故坦克群未能赶上参战。打下切尔温后，1营趁胜前进，又一口气追到拉斯基，大群敌人（主要是骑兵）正在撤退。镇内，到处都是大群的年轻波兰士兵，部分人才刚刚穿上裤子。入夜后，施泰纳战斗群停止前进，就地组织防御过夜，各个坦克连也把辎重队围在中央，组织环形防线。这个夜晚过得相当宁静。

9月9日：05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继续从拉斯基出发，朝斯库洛沃前进。除了与急于逃命的波军骑兵各部零星交战外，战斗群一路挺进，几乎未遇抵抗。不过，奥尔茨河各座大桥却被撤退之敌及时爆破，战斗群只能在一处（步兵）渡口徒涉而过，结果不少车辆陷进河泥里，不得不由坦克一辆辆地拖出。不久，第505工兵营1营又重建了一座大桥，巍然耸立在奥尔茨河。

大约12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接到师部发来的无线电令：

停止前进！掉头向南，准备朝奥斯特罗夫突击。



与此同时，战斗群指挥部也监听到第21军的一条无线电通报，报告在诺夫哥罗德（Novograd）遭到波军顽强阻击，请求肯普夫装甲师支援。

13点35分，师部下达新的电令：

朝斯尼亚多沃前进。

14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恢复前进，并组织对鲁兹地区的侦察。由于往前挺进的各条道路路面均为沙质，迫使战斗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驾驶兵几乎是把油门踩在最大档位，作战车辆才勉强一步步前进。

15点45分，师部再次下达新的电令：

停止朝诺夫哥罗德前进，但应粉碎敌自东面对斯尼亚多沃东面森林的反扑。

强敌正聚集于此，战斗机将于16点00分对该敌实施攻击。

纳德博之战

16点40分，施泰纳站的前卫部队——加强SS“德意志”团3连在纳德博徒涉过河时，突然遭到埋伏于雅克茨—斯塔雷以北高地群波军猛烈的火力阻击。尽管处于佯攻的不利态势，但3连还是坚决发起攻击。波军的抵抗异常顽强，不仅如此波军炮兵也加入战斗，猛轰3连。SS炮兵团1营和陆军第47炮兵团6连迅速展开，还击波军。装7团5连也在连长古克勒上尉带领下参加战斗，他们配合3连，以及随后投入战斗的1连和2连逐个攻击，最终将波军赶下高地。尽管装5连只有11辆坦克参战（施泰纳上校把该连另2个排派去执行侦察任务），但这11辆坦克的车组成员却相当争气，打了一个漂亮仗——共计歼灭1个下马战斗的波军骑兵中队、摧毁1门反坦克炮和5挺机枪，缴获了波军1个骑兵团的全部装备。

由于师部转移进攻的电令没能及时传到诺夫哥罗德，因此SS“德意志”团1营受命在夜间守住斯尼亚多沃东南高地。装5连也到夜间才返回雅克·博尔基，负责暂时止步于此的战斗群指挥部（即SS“德意志”团团部）的安保工作。当夜的加油和弹药补充过于缓慢，直到次日清晨才结束——真是不幸的开始！

大约18点00分，SS侦察营向战斗群报到，并又一次配属施泰纳战斗群。大约19点00分，SS侦察营奉命前进至格斯特雷东北，掩护东翼。为此，SS侦察营1连（摩托化步兵连），封锁了奥斯特罗夫—姆佐夫克卡亚—沃姆扎公路。SS侦察营主力驻扎在纳德博，充当战斗群预备队。

SS“德意志”团15连负责左翼安全（皮斯基及其西北地区）。

9月10日：大约02点30分，师部传令官赶到战斗群指挥部，传达了新的指示——战斗群务必在拂晓时刻与当面之敌脱离接触，继而穿过奥斯特罗夫—姆佐夫克卡亚，朝布格河进击，继而追击败退之敌。

05点30分，施泰纳战斗群再次上路。各步兵连于大约04点00分首先撤离阵地，赶到机动



车辆集结地，然后上车前进。各个炮兵连也于稍后撤离发射阵地。装5连连长根据施泰纳上校的指示，率全连坦克群在SS侦察营装甲侦察排的加强下为全军断后。

天刚破晓，装5连各坦克分散开来补充油弹和给养。由于断后任务非常艰巨，因此大家都打起十二分精神。每个小队（3辆坦克为一个小队）都有1名车组成员站在炮塔上，警惕地环顾四周，确保小队防区无恙。各个步兵连刚刚撤过装5连防线，各坦克就遭到三面火力急袭。借助拂晓的晨光，波军悄悄尾随撤退的德军步兵从装5连的正面和两翼压了上来。很快，装5连就判明了情况，一支强大的波军沿着洛姆扎—奥斯特罗夫—姆佐夫卡亚公路及其西面向南发动了反击。在波军进攻的同时，波军炮兵也猛烈开火，最初炮弹都落在大桥上，接着又落进纳德博。沿公路布防的SS侦察营1连马上受到敌侧背威胁，被迫撤到河对岸。同时，炮兵一部和SS“德意志”团1营除了留下2个步兵连和1个炮兵连做二线掩护，主力朝奥斯特罗夫—姆佐夫卡亚撤退。SS“德意志”团3连在4连（机枪连）加强下，立即重战纳德博周围阵地，参加阻击。波军火力威胁不小，他们自300米开外的小树林里频频朝左翼的装5连猛烈射击。为了粉碎敌之威胁，装5连以2个排出击，让这伙敌军彻底“闭嘴”。

装5连的战斗辎重队（油罐车、补给车通信车、卡车等）也开始撤退，并抵达鲁兹小河谷，准备渡河。然而，渡场是一片泛滥区，一深一浅的行进给车队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对轮式车辆尤为如此，只得在履带式车辆协助下方才勉强通过——在后有追敌，路况环境极为恶劣、而履带式车辆又不得不将轮式车辆一辆辆拖过去的情况下，此次行军对官兵们的心理无疑是巨大的考验甚至折磨。采取履带“帮扶”的方式，施泰纳战斗群费尽全力，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SS“德意志”团1营的车辆和装5连的轮式车辆拖过了河。为撤退速度担忧不已的施泰纳驻足徒涉场，仔细查看后下令后续车辆禁止再从该渡口涉过，转而沿岸向东开进1公里，从古斯特雷大桥过河（工兵已经在大桥上安放炸药，准备爆破）。德军的困难，被波军炮兵观察哨尽收眼底，他们很快就发现施泰纳战斗群车辆的集结地在鲁兹巴赫，于是引导炮兵轰击。在波军炮兵准确的炮火轰击下，装5连全体油罐车中弹爆炸，野战厨房车也被打得失去动力。不过，弹药车尽管中弹数发，却在驾驶兵的驾驶下，迅速开到安全地带而未爆炸，否则装5连就会因油弹全尽而失去战斗力。这也不算不幸中的万幸吧。据统计，装5连在断后阻击战中共计消耗了23000发机枪子弹和500发20毫米炮弹。

在这次撤退中，装5连搜索排的施密德技术军士，在车队通过沼泽丛生的渡口时以其充沛的干劲和洞察力，成为撤退之星。在他卓越的引导下，大部分轮式车辆安全通过了沼泽泛滥的徒涉场。尽管如此，还是有8辆军车被炮火打坏或是淤陷在渡口里。在这其中就有SS通信营的通信车（装载全营所有重要的各种通信设备）。为了抢出重要的电台资料（密码表、呼叫代码表和各部通信频率表），1辆坦克奉命赶到渡口，从通信车中抢救出了这些宝贵的资料。但在返回的路上，这辆坦克却被波军1门反坦克炮击毁，装填手当场阵亡，负伤的驾驶员和电信员双双被俘，5天后他们被友军解救。得知此情，通信官立即向上级报告，并请



求马上更换各种密码、通信频率和呼叫代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师部接到报告后意识到情况重大，立即派人搜索，2周后通信车和坦克竟然被安然无恙地找回，里面的电台通信资料完好无损。当然，这是后话。

波军1个骑兵旅成功穿过河谷追击迫使施泰纳战斗群不得不放弃纳德博撤退。第7装甲团参谋长施特拉博在日记中记载道：

撤退期间，装5连把SS“德意志”团1营负伤将士全部载上带走，这真是体现战火之中战友真情的感人一幕。掩护步兵和作战车辆先撤后，装5连又为仍留在阵地上、正朝波军盘踞的1个小树林猛烈轰击的1个重迫击炮排提供支援。在敌军的炮火轰击下，我军最后一名士兵撤离纳德博之际，装5连却果断展开反击，粉碎了波军的追击。经过激战和炮轰，纳德博已成了一座熊熊燃烧的大火炉。在付出了可承受的伤亡后，装5连成功与敌脱离接触，开始撤退。在拉斯基，装5连从1辆党卫军的油罐车补充了燃料，并从本连的弹药车补充了弹药。进行油弹补充后，隐藏在镇内各屋的波军还在不断朝我们开火，我军只得再次对小镇进行逐屋逐房清剿，肃清残敌。

敌人在我战斗群撤退到一半时突然展开的猛攻险些制造了一场灾难。然而，施泰纳上校异常冷静地和与敌接触的殿后部队同在，继而慎重又冷静地下达命令，直到SS侦察营营长（布兰特少校）赶来接过殿后部队指挥权。不久，战斗群全部撤过奥尔茨对岸的西南地区。斯库洛沃渡口也得到了改善，这里再也不拥堵了。

轮到SS侦察营撤退，营以2连占领二线阵地，掩护最前沿的1连边打边撤退。在纳德博以南撤退，1连丝毫不敢大意，除了极速狂奔外，他们没有选择。因为，波兰骑兵各个中队已经占领了通往奥斯特洛夫—姆佐夫克卡亚的公路，封锁1连右翼。在纳德博以南的沙质地形上，论机动力，波军骑兵远强于德军的摩托化车辆。如果波军火力部署得当，展开有效，就会给施泰纳战斗群造成一场灾难（幸好，这并没发生）。

SS侦察营1连穿过2连的阻击阵地后，接到新的指示——迅速穿过拉斯基，赶到罗格沃，阻击敌沿主干道的推进。很快，SS侦察营2连就遭到了波军的进攻，首先是来自东面的猛烈侧翼火力席卷阵地，继而波军骑兵在炮火掩护下发起冲锋，2连无力抵挡，只得撤了下来，加强SS“德意志”团3连（得到4连一部支援）重新占领奥尔茨河背后阵地后，SS侦察营2连随即撤过拉斯基，于格尼亚佐多夫和斯库洛沃之间地区重组。撤退期间，由奥贝克少尉指挥的反坦克排和装甲侦搜排，表现卓越。反坦克排作为殿后部队，持续朝波军骑兵开火，挡住了敌人的冲锋，装甲侦搜排的装甲侦察车也沿着公路反复对进攻的敌方实施反突击，成功粉碎敌方追击，并随同全连一起顺利脱敌。根据记录，SS侦察营确认阵亡1人，但所有的掉队和失踪士兵（不少被记录为阵亡的），最终在下午回到了各连。

撤至罗格沃后，SS侦察营1连又多次打退敌巡逻队，派往斯塔雷东面的装甲侦察队报告大股波军正从纳德博朝格雷博茨移动，敌军正急速向东撤退。



至18点00分，SS侦察营仍死死守着奥尔茨地区，掩护施泰纳战斗群主力继续南撤。大部队在撤退期间，走走停停，确认波军没有追击才逐渐撤回指定线。当SS侦察营提交的关于敌军东撤的报告于14点00分传到师部时，施泰纳战斗群又一次上路，开往布格河。大约16点00分，战斗群接到军部命令，确保军左翼的奥尔茨地区。这一任务在敌向东撤退的情况下是毫无必要的。因此，战斗群在向军提交敌撤退报告时有些许保留。

在奥斯特罗夫—姆佐夫卡卡亚，SS侦察营继续受到敌机枪和迫击炮火袭扰。期间，他们曾误将几支撤退过来的德军当成了波军（因为他们被告之前方已无友军）。幸运的是，SS侦察营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随便射击，当然也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战斗结束后，师长肯普夫少将亲自向SS通信营营长魏斯少校致谢，称赞SS通信营全体官兵的精湛技术和卓越表现：

“在我所接触过的所有通信营中，贵营的表现是最棒的！（一个通信营的颠峰表现莫过于此！）”

这时，奥斯特罗夫—姆佐夫卡卡亚城内所有公路和大街小巷都被德军车辆堵满。1个德军步兵师一部从西南和西面入城，向东运动。施泰纳战斗群则自北向南穿过城区。SS侦察营经过长时间行军后终于在一条侧道停了下来，抓紧时间进行就餐。入夜后，SS侦察营继续沿通往博洛克的公路前进。1个德军步兵师的长长纵队也朝同一方向行进。由于根本不存在交通管制，导致博洛克城下道路再次拥堵，所有的行军都停了下来。当夜，各个纵队的将士们在走也走不了，动也动不得的情况下，干脆跳进路边壕沟呼呼大睡。

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9月8日—9月12日）

9月8日13点00分，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奉命作为第2纵队，跟在施泰纳战斗群背后向东北穿过鲁然朝洛姆扎出击。战斗群尖兵在希伦北公路交叉口出发，纵队以如下序列行进：SS侦察营、SS“德意志”团3营、第505工兵营3连、师部、SS炮兵团、SS通信营、高射机枪连、轻步兵纵队、反坦克连。

由于坦克损失很大，第7装甲团1营不得不下重组。在格拉泽沃，战地维修连对受损坦克进行紧急抢修。21点00分，装7团1营转入鲁然东南一大片森林地区，依托森林的掩护继续展开抢修。情况最惨的是装4连，仅有2辆坦克堪用，被迫在波兰战役剩下的时间里并入装8连。

15点00分，是战斗群预定出发时刻，但公路上继续堵满其他德军部队，出发时间不得不延迟。这些德军都是向南行进，而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却是向东行进。此外，长长的波军战俘纵队在少量德军的看押下也源源不断地从鲁然而来。这些波兰将士们都被惨烈的战斗拖跨了精神，显得筋疲力尽。不少人脚上还穿着平民的靴子，军帽也不翼而飞。在审讯中，这些战俘供称在鲁然和切尔斯克地区还有波军1个正规步兵营在奋战。根据他们的供称，波军在鲁然地区伤亡惨重，尤其是在教堂附近损失最大。这是因为波兰炮兵前进观察员把观察



哨设在教堂塔楼，结果被德军炮兵发现，遭致猛轰并损失惨重。

19点00分，战斗群继续东进，穿过余烬未熄、处处残垣断壁的鲁然，四周村庄无不在大火包围中——这是波兰被迫撤退前的“杰作”，点燃这些村庄的目的在于为撤退大军照亮道路。鲁然和博尼基夫之间的公路上残余的波军纵队已被德国空军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反复攻击所消灭。阵亡将士的遗体 and 军马的尸体、燃烧的车辆、翻倒的马车、以及被毁的各种武器装备到处都是——这真是一幅可怕的战争场景。在博尼基夫姆瓦，战斗群转向朝格沃洛沃前进。接到德国空军侦察机报告敌骑兵部队试图从奥斯特罗文卡朝东南突围的报告后，SS“德意志”团3营立即受命封锁雷沃斯扎—克诺亚一线并向西北防御。这也是战斗群对此次进攻的最初观念。师部设在格沃洛沃。9月8日/9日夜以及次日清晨，战斗群防区依旧平静，并无半个波军骑兵来攻。14点00分，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开始朝切尔温南面森林前进（施泰纳战斗群曾在昨天将之夺取）。18点00分，SS侦察营配属施泰纳战斗群。22点30分，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继续向南前进。

9月8日，兰德格兰夫战斗群根据师部指示抵达索皮尼沃，紧接着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准备投入战斗。9月10日09点40分，第7装甲团穿过SS“德意志”团2营，继续前进。期间，兰德格拉夫上校奉命赶往师部，于是把战斗群指挥权移交给陆军第47重炮兵团3营长鲁斯中校。在鲁斯中校指挥下，战斗群继续朝科沃杰耶沃前进，但因路况极为恶劣，导致前进异常艰难。

1939年9月12日到16日，双方展开克利茨姆—明克—姆扎—奥罗沃克—谢德尔采—加沃林之战。

9月11日，华沙东北总体战局如下：德军两路逼近华沙——一路拿下莫德林，继而突入华沙北郊；一路渡过布格河后从东北进逼华沙。在博累克以南，德军建立起了纵深15公里的布格河桥头堡，1个东普鲁士快速反攻先头部队在桥头堡南面不断扩大战果。

其他各路德军继续向东朝布格河北面前进，摩托化纵队则从北面进攻比亚韦斯托克。

德军强渡布格河后，各路撤退的波军会合决战的企图已经破灭，各部完全被德军分割，战役从大规模突破分割波军防御体系转入了追击逃敌阶段。对于肯普夫装甲师而言，这一时间段的作战重点是：不顾侧翼暴露的威胁，进行深远的大纵深突破，这一时期的战斗模式具体表现为夜间追击、昼间战斗，或是昼间行军、夜间战斗，对敌我双方的总体战场态势一无所知，也就是所谓的混沌追击战。

尽管总体战场态势完全倒向德军，但被逼入绝境的波兰陆军却开始做困兽之斗，突然变成了极为顽强而危险的对手。痛苦和绝望，使各路被分割的波军以大无畏的勇气开始战斗下去，一直打到停战为止。他们或是从各个包围圈中寻机突围，或是向东撤退，解救在保卫首都华沙的守军。此外，贯穿整个战役的异常炎热的天气，以及漫天飞舞、不管是车辆还是炮管见逢就钻的尘土都对德军的行动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天气和战场之敌的双重



威胁下，对肯普夫装甲师全体将士在未来几天的战斗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阶段战斗中，值得一提的是摩托化传令兵，他们经常要顶着酷热的天气，在尘土弥漫、恶劣难行的沙质道路上行进大段路程，往返于后方和前方（战线主要在华沙东南的维斯瓦河畔），把各道命令准确传到最前沿的部队。在没有友军掩护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是靠自己的胆识，穿过一座座仍在波军手中的村庄和森林，不顾直面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是输红了眼的波军绝好目标。传令兵们完全没有任何武器，速度是他们唯一的防御，然而在极为恶劣的路况下，速度优势却无从发挥。总之一句话，这些传令兵们依靠自己的勇气和胆识，出色地完成了命令和消息的传递任务，正是有了他们卓越的表现，才保证了肯普夫装甲师的告捷！

9月9日/10日夜，肯普夫装甲师接令备战，任务如下：

肯普夫装甲师先抵洛姆扎，继而朝博累克地区的布格河渡口攻击前进，然后渡过布格河切断华沙以东波军各师东逃之路。

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9月10日-9月12日）

9月10日，作为全师第一路纵队，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01点00分出发）尖兵于05点00分抵达博累克地区的布格河渡口。昨天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激战，被毁的武器装备和尸体随处可见，甚至让人感到初升的太阳都是血红色的。一层薄雾在布格河面上缓缓升起，渐渐笼罩了大地，使得对岸模糊不清。

架起浮桥后，德军开始缓慢渡河。重型作战车辆也小心翼翼地慢速开过大桥。当炮兵重型牵引车从桥中央开过时，由于承重过大，路过的各段浮舟都在不住地摇晃。在左边，旧的布格河大桥（已被波军工兵炸毁为两段）残骸静静地躺在水中。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德军缓慢地渡过了布格河。距渡口约15公里的萨多夫尼，战斗群尖兵超越依然在镇内展开清剿战的第1侦察营，继续前进。

萨多夫尼是一个有显著特色的小镇。令德军惊讶的是，镇上的居民几乎都是日耳曼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比例是1：20。根据当地居民的描述，他们在波兰政府的统治下受尽屈辱，有几位居民还在战时作为人质被波军拖走，至今下落不明。

08点00分，德军拿下了小镇。08点30分，战斗群尖兵继续朝南，穿过余烬未熄的萨多夫尼朝克洛德扎克向前挺进。虽然截止此时，道路状况良好，但继续往南却是一片沙砾地几乎不能称之为公路。如此路况迫使战斗群的推进速度越来越慢，最终全体轻型车辆（轮式车辆）全部陷进了沙子里。甚至连大型的火炮牵引车也陷进了松软的土地中，费了好大力也无法立即将其拖出。虽然行进艰难，但各部还是坚决执行各种任务——SS炮兵团9连就在利普基以北占领战地，以1比10万比例炮兵坐标图为战斗群提供炮火支援，在没有任何特种气象资料通报的情况下，炮兵朝梅当和卡武申猛烈开火。事后发现，尽管没有气象资料支援，这些炮击还是相当成功。大约15点00分，第一辆坦克抵达利普基南部。



第1侦察营最初在斯托切克被小股守敌缠住。SS“德意志”团8连立即向南运动，赶到斯托切克城西，对梅迪尼克以北森林内盘踞守敌展开攻击。大约15点00分，SS“德意志”团10连得到1个装甲连加强，奉命迅速穿过梅迪尼雷，沿着进攻轴线右翼进击。由10连和装甲连的步坦协同进攻打得相当成功，随后3营各连在他们身后跟进。在德军的压迫下，波军不断撤退，而10连和装甲连继续前进，很快战斗就由进攻转入追击。18点00分左右，德军冲进了帕普林，遭到波军反坦克炮火拦阻，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使德军向东推进的时间表在一定程度上被推迟了。

第1侦察营在攻克斯托切克后，继续沿公路穿过博洛茨基，朝斯塔拉维茨前进。10连奉命确保森林地区南部边缘，而11连则把守北部边缘。激烈的枪炮声自入夜前一刻还不时传入耳膜。大批波军自西面撤来，试图从向东行进的SS炮兵团3营纵队突围而出。在波军的冲击下，炮3营队形被打乱，双方爆发激烈混战。敌我将士交错在一起，双方为了突围和反突围扭杀成一团，直到夜幕降临战线才稍微平静下来，炮兵们利用喘息之机试图拉炮进入阵地。然而，道路周围的沙质地实在太松软，炮兵重型牵引车仅可勉强前进，可让火炮展开射击，每打一炮，炮轮就会陷得更深，到最后可能连拔都拔不出来。虽然波军的突围以失败告终，但不甘失败的波军还是勇敢地摸了上来，猛投手榴弹，把1辆满载炮弹的弹药车炸上了天，造成德军6死4重伤（包括1名军官）。

由于距离太远，战斗群和SS“德意志”团9连在夜间失去了联系。谁也不知道这个冲在战斗群最前面的连队在执行他们的作战任务中是否取得了胜利。事实上，9连稳步前进，他们拿下了一个小镇并继续追击败退的波军骑兵。

当该连的步兵搭载坦克展开追击时，连上的15辆（运载步兵）的卡车也在背后跟进，与坦克群保持目视联络。刚追出几公里，他们遗憾地发现野战道路系统又一次中断，只得进入沙质地继续追击。期间，15辆卡车不断陷进沙子里，迫使驾驶员和副驾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工兵铲把轮子周围的沙子铲开，才能继续上路。为了加快追击，10连和配属作战的装甲连于下午稍做调整，以1辆坦克拖1辆卡车的方式继续追击，很快他们就在已经走过的25公里路程上又往前追了25公里。如此长距离的追击使他们和战斗群主力的电台一度失去了联系。战斗群派出寻找他们的摩托化传令兵也不断陷进沙子里，只能艰难地摸索前进。入夜后，这支步坦连级战斗群转至大陆进击，希望以此能和师部尖兵保持联系。当他们逼近文格鲁夫小镇时，先头部队发现波军挤满全城，大军正蜂拥向南撤退。不一会儿，9连就组织了几支搜索巡逻队，他们身着迷彩服，在波军眼皮子底下渗透进小镇侦察。根据他们的报告，2到3支波军正并肩沿着南北走向公路匆匆撤退，行色如此匆忙显然是遭到战斗群主力的成功攻击所致。由于长途追击，坦克群只剩少量汽油和约三分之一弹药。而要想在入夜前几个小时这短短的时间内完成补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SS“德意志”团9连长哈泽尔（大战末期担任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师长）中尉决定摸黑带领战斗群攻击波军撤退路线。在9连的勇



猛冲击下，数百名波军将士举起了双手，波军的撤退也受到严重干扰。接着，战斗群又摸到大桥下，然后向桥上通过的波军纵队投出密集的手榴弹群，造成了波军纵队极大的混乱。不久，波军发现这股德军只有连级规模，并锁定他们的位置，立即派骑兵包抄进攻。但9连顽强抵抗，粉碎了敌军的全部进攻，并给其造成巨大的伤亡。打退骑兵反扑后，9连和装甲连坦克群集中火力猛轰，使波军完全无法沿公路撤退。得胜后，9连又在坦克配合下，一个猛冲就拿下了文格鲁夫小镇，并立即向各个方向设防。

清晨，文格鲁夫北的枪炮声还是不断传来。当德军源源不断自北面进城后，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该城早已被友军占领。

他们认为SS“德意志”团9连搭乘坦克沿右翼进击先于他们夺占了文格鲁夫。

9月11日，第1侦察营夺取了斯塔拉维茨。战斗群的任务是：

快速前进、夺取利沃河大桥并确保其畅通。

由于9连的英勇表现，战斗群几乎未遇抵抗就轻松抵达利沃河大桥，发现桥身毫发无损。大约09点00分（据报加强SS“德意志”团9连此时开始返回），肯普夫少将就9连昨晚的英勇战斗向全师通报嘉奖。

此时，第1侦察营在卡武申遇到敌之顽强抵抗，打得难解难分。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奉命前进，立即进攻并夺取该镇。

大约11点00分，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被加强第44步兵团（得到第10装甲营加强，该营是第1军的机动预备队）超越，他们的任务也是夺取卡武申镇。

两位营长同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原来第1军是想让他们的机动预备营拿下卡武申这个“大奖”。

不久，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接到新的指示封锁卡武申以东的华沙—卡武申—谢德尔采公路。于是，克莱因海斯特坎普做出新的部署：SS“德意志”团11连把守公路右侧，SS“德意志”团10连和配属作战的12连各个加强连留在公路上警戒，高射机枪连位于公路以北，在11连阵地背后；9连设在10连阵后，负责警戒南面和东南面。SS炮兵团3营在公路北面占领发射阵地，战斗群指挥部设在公路以南、距公路交叉口东面约1公里处。

部署完毕，战斗群指挥官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在观察地形时突然发现1名武装的波兰士兵在游荡。于是，战斗群指挥所的参谋们立即搜索附近丛林，未发一弹即缴了1个完整的波军炮兵连的械，俘虏3名军官和150名士兵，以及全连火炮和拖带火炮的军马。随后，他们继续展开搜索，又发现了大批弹药堆积所和1个完整的野战医院，这些统统都成了克莱因海斯特坎普的战利品。截止下午，SS“德意志”团3营共俘获25名军官和350名士兵。

9月12日03点00分，从卡武申传来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很快，师部就收到一条无线电令，着令加强第44步兵团配属肯普夫装甲师。原配属于SS“德意志”团3营的第47重型炮兵团2营也奉命加强给第44步兵团。第44步兵团后战况如下：



经过激战，第44步兵团已于午后夺占卡武申。黄昏时刻，波军以强大的兵力多次反扑，迫使第44步兵团放弃小镇，撤往卡武申—维格罗夫公路。接着，敌军夺回卡武申后，又试图由城北向东突围。经过商议，第44步兵团团长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同意将SS“德意志”团3营和第44步兵团预备营部署到第44步兵团右翼，阻止正面突围不成的波兰从侧翼偷袭。

08点00分，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抵达格尔库沃以南3公里的第44步兵团新防线。

到位后，战斗群部署如下：11连在12连3个机枪排加强下，据守格尔库沃；9连在12连1个机枪排加强下，把守扎姆沃卡以南高地。战斗群其他部队全部充当预备队。战斗群指挥部设在斯塔维斯卡亚以南森林地区。

11连和9连领受任务匆忙出发，未遇敌抵抗即顺利占领指定阵地。此时，战斗群又接到新的敌情报告，一支波军骑兵试图向南朝斯塔维斯卡亚以东突围，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赶紧命令SS“德意志”团10连和配属作战的炮兵连在卡武申—谢德尔采公路段的博因占领阵地，但他们也没有遇到任何敌人的抵抗。

至此，战斗群安然度过了早晨。他们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认为正是自己的到来，稳定住了第44步兵团的防线。

期间，德国空军战机（主要是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ME109战斗机）不断从德军前进轴线两侧飞过，用炸弹和机枪“慰问”前方撤退中的波军，在他们毁灭性的空中打击下，随处可见余烬未熄的装备和倒毙的人马。

午前，根据师部的指示，战斗群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情况报告；随着不断前进，战斗群遇到的战斗越来越多，形势也变得日益危险起来。

12点20分，师部接到通报称，第2军各部正自北面而来，形势发展使得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留在原地（支援第44步兵团）已显多余。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决定不等师部新指令而直接命令战斗群于14点00分开拔，穿过谢德尔采，继续前进。14点00分，战斗群按时前进，结果只在前面发现兰德格拉夫战斗群，却没找到师部。通过无线电呼叫师部，试图报告他的决心和请示师部，却也未获回应，黄昏，克莱因海斯特坎普决定沿着攻击轴线停止前进，在次日到来前原地待命，全体官兵保持警戒呆在各自车辆上，准备随时战斗。夜间，战斗群收到师部电令，指示他们立即从SS“德意志”团2营手中接过切霍梅——沃洛吉斯尔卡地区防务。令人吃惊的是，直到此时师部已经前进到华沙——卢布林公路东面20公里的热莱胡夫！

兰德格拉夫战斗群

9月8日，兰德格拉夫战斗群夺取了斯波尼沃地区，并根据师部命令原地待命。9月9日03点20分，战斗群先头部队在鲁然地区越过了纳累夫河大桥。一整天时间里，除了几次长时间休整外，战斗群都留在格沃洛夫地区，充当师预备队。9月10日，兰德格拉夫战斗群跟在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身后穿过了奥斯特罗夫—姆佐维亚，继而在博累克越过布格河浮桥。09



点40分，第7装甲团各连开始前进。9月11日12点30分，兰德格拉夫战斗群抵达文格鲁夫，亲自目睹了德国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Ju88轰炸机截住了沿帕普林—文格鲁夫公路撤退的波军纵队，继而大肆攻击的恐怖景象。恢复行军期间，战斗群突然接到警告，称一支波军纵队正在逼近，战斗群主力立即掉头，展开兵力，做好战斗准备。但很快就发现“来犯之敌”竟然是1个德军步兵师，全体官兵这才松了口气，转而热烈欢迎友军的到来。这样，战斗群于文格洛夫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由于战斗群各部散得很大，所以用了几天时间，各部才全部聚拢到文格洛夫，继而兰德格拉夫用几小时将第7装甲团和其他部队重新编组起来：

第7装甲团团部

第7装甲团2营地（欠装8连）

SS“德意志”团2营

SS炮兵团2营

第47重型炮兵团2营（欠重型榴弹炮连）

第511反坦克营营部和1连

高射机枪营1连

大约16点00分，战斗群紧随施泰纳战斗群（该战斗群再次充当全师尖兵）继续出发，穿过谢德尔采，朝索科洛夫前进。大约20点00分，战斗群抵达谢德尔采以北约20公里。

在此期间，师长肯普夫少将和他的首席参谋贝姆斯中校可谓充满精力。尽管经历了那么多个昼夜的战斗指挥，他们仍是不知疲倦地随同前卫部队一起向前行军了几小时。尤其是前坦克驾驶员——肯普夫少将，要么坐着他的指挥车带大军攻击，要么就是坐在坦克上带着全军冲锋，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

肯普夫少将和他的首席参谋冯·贝姆斯中校，性格和能力互补，堪称完美搭档。师里的所有将士，不管是陆军还是SS特别机动部队成员都在两位领导的鼓舞下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师属陆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的军官、士官和士兵们完美地结合成了一个战斗集体，在日复一日的战斗中两者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师部的参谋们很难在一天里都看到他们敬爱的师长。当上级传达指示或命令下来并询问师长去哪时，得到的通常是这样的答案——师长又上前线了或是师长还未下火线。

在谢德尔采以北的一个小村口，师长站在乡村道路上，等待着主力的到来。由于尘埃漫天飞舞，他从头到脚沾满灰尘，显得肮脏不堪，仅有像鹰一般锐利的红色双眼依稀可辨。首席参谋也与他并排而站。这个场景，将士们已经在整个战役中见过多次。

夜间，周围的一个谷仓燃起大火，全镇被火光照得通亮。藏匿在各个房屋和谷仓的波军蜂拥而出，由于德军将士都在开阔地、帐篷、车辆以及坦克中熟睡，因此他们没有波军发现。结果，镇内出现了这样的奇景，两军将士竟一同灭火！

9月11日11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终于和师部取得联系，并接到命令，要他们穿过文



格洛夫和斯库洛沃，朝谢德尔采疾进，切断波军的东撤之路。兰德格拉夫战斗群继续随师部行动。

12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以SS“德意志”团装甲侦察排向前搜索，开始向前进击。SS“德意志”团15连（得到13和14连各1个排的加强）再次作为战斗群主力前卫开道。SS炮兵团2营、陆军第47重型炮兵团1个炮兵连以及SS“德意志”团1营构成战斗群主力。13点00分，在与小股波军不断交火后，前卫15连穿过斯库洛沃。全体居民逃离一空，所有门窗紧锁。15点00分，前卫15追上了一支自西向东撤退的波军。经过短暂交火，他们缴械投降，这些波兰士兵主要来自波兰陆军后勤支援部队。大约16点00分，加强SS“德意志”团15连又接到新的命令，要求他们占领库维索，确保通往文格洛夫公路畅通，并肃清库维索西面森林守敌。

18点00分，新编成的前卫部队在前进过程中，和自西向东南撤退的波兰大军队遭遇，双方发生短暂交火，接着加强15连打下了沃瓦以西森林，并缴了1个波军炮兵连的械。见势不妙的各路波军纵队试图继续朝沃瓦前进，蜂拥集中到前卫部队西面的森林。19点00分，战斗群主力赶到，集中兵力在夜幕降临时猛攻西面森林，抓获大批战俘。

20点00分，战斗群抵达霍多夫大桥，这才发现波军正在大桥上点火。SS“德意志”3连果断冲上去占领了大桥，并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扑灭了大火。SS炮兵团2营和陆军重炮兵随即展开火炮，向着霍多夫—谢德尔采射击，以炮火追击败逃之敌。抵达指定目标后，战斗群决定喘口气，进行战术休整。为此，加强SS“德意志”团15连继续出动，沿西面森林建立一条临时防线，向西防御。

9月12日，施泰纳战斗群（维持原编制）于05点40分出发，第一目标——谢德尔采，接着转向西南朝塞尔茨尼前进。师部给施泰纳上校的电令是在塞尔茨尼建立西向封锁线，截断波军的退路。

接到电令，身为团长的施泰纳上校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对师部的关于建立封锁线并向西防御的指示有疑义，他认为这么做根本无法断敌退路，打算继续前进。根据前卫部队的报告和他自己的意见，战斗群当面已不存在有组织的敌军，因此战斗群应该趁机向敌纵深挺进。

为此，他联系到SS炮兵团团长汉森中校请求得到炮兵加强，稍做考虑汉森就把部分陆军重炮兵配属给了战斗群。随后，他又联系师部，阐明了自己的计划，得到批准。这时，师长肯普夫少将和首席参谋也意识到原任务并不明智，在批准施泰纳主张的同时，也撤消了先前命令，转而下令战斗群不顾右翼暴露的危险，朝维斯瓦河冲刺，新目标——热莱胡夫。

随后的事实证明，施泰纳的意见是对的。西面的敌人仍是存在的，前卫加强15连在塞尔茨尼与敌激战就是明证。但波军在当天却未全力前进，而是拖到了第二天。因此，他们根本无法突破横亘在前的肯普夫装甲师的防线，不过波军还是以营级规模不断突围，与肯普夫装甲师各部展开了疯狂而血腥的激战。

让德军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是，施泰纳战斗群竟然于08点00分在祖贝克超越了第1侦察



营（隶属于第1步兵师，昨天还和德军一起并肩奋战）。前卫加强15连来报，温迪尼仅由少量之敌据守。09点00分，SS“德意志”团15连报告在塞尔尼茨展开激战，施泰纳闻讯驱车超越主力赶往现场，这才发现加强15连打下了镇西，抓获大量战俘，击毁2辆波军装甲侦察车，根据审讯发现这些战俘来自波兰陆军第11步兵师。10点30分，在镇北警戒的15连一部报告大批波军正向北试图在塞尔尼茨朝温迪尼方向突围。接着，波军兵分几路，同时对据守镇西的加强15连各排展开攻击。为了挡住波兰突围大军，SS“德意志”团4连（机枪连）全部集中到洛姆尼卡，顶住自博尔基东面森林而来的波军猛攻，期间几辆波军坦克也加入了突围行列。

SS炮兵团2营迅速在温迪尼东南展开，继而集中所有火炮朝进攻之敌猛轰。陆军第47重炮兵团2营重型榴弹炮连和2个步兵炮排也加入战斗，阻敌进攻。

SS“德意志”团1营最初留在车上，以其先头部队在温迪尼，全营只是以战斗准备姿态待命。13点00分，战斗群用炮火和机枪火力粉碎了波军突围企图后，敌人开始败逃。施泰纳战斗群试图挥师追击，但博尔基西面的沼泽地阻挡了他们，只有霍海塞尔的装甲连向西继续追击。

14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继续以原有的行军序列朝斯托切克挺进。加强15连仍留在塞尔尼茨，向西警戒。

15点30分，战斗群尖兵抵达到斯托切克，再次和第1侦察营相遇。该营先是尾随战斗群从温迪尼出发，继而抄克沃达茨直抵斯托切克。在镇内，第1侦察营与少量向东撤退之敌展开短促激战，再次抓获大量俘虏。

与此同时，施泰纳战斗群继续穿过切沃诺夫朝热莱胡夫推进。第1侦察营奉命继续挺进，目标——奥斯特罗泽。兰德格拉夫战斗群紧随施泰纳战斗群而进，很快接过了斯托切克的防务。加强SS“德意志”团15连于15点30分将塞克尼茨守备任务移交给第505工兵营。

18点30分，施泰纳战斗群未遇抵抗即顺利拿下了热莱胡夫。此时，肯普夫装甲师先头部队已在华沙西南，距华沙—卢布林高速公路不到10公里，离维斯瓦河在30公里左右。

SS“德意志”团1营立即组织1个加强连封锁东北和西向主干道。维特战斗群（1个步兵连、4连1个重机枪排、1个步兵炮排和1个反坦克排组成）奉命守住维尔斯佐斯卡亚的维尔加大桥（位于热莱胡夫正北）。SS炮兵团则在热莱胡夫东面占领发射阵地。同时，施泰纳战斗群还组织兵力编成不少警卫部队和装甲搜索巡逻队负责维持城内秩序和甄别化军为民的波兰军人。很快，他们就在城内抓获了大量战俘。

20点00分，施泰纳上校命令全军组织环形防御准备过夜。师部和SS炮兵团团部也于当夜抵达热莱胡夫。

陆军第47重炮兵团2营、SS炮兵团1营和SS炮兵团团部再次加强给施泰纳战斗群。第7装甲团2营和加强SS“德意志”团15连防务由SS侦察营和陆军第505工兵营接替，解除守备任务



的装7团2营和15连返回了热莱胡夫。21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过夜部署如下：

维特战斗群在维尔斯佐斯卡亚建立阻击阵地。

舒尔茨战斗群（2个步兵连、半个机枪连、1个步兵炮排和霍海塞尔的装甲连）在热莱胡夫西部山头的桥头堡建立阻击阵地。

施泰纳战斗群于1939年9月12日抵达热莱胡夫后在该城驻足。

第7装甲团2营1个连奉命确保维特战斗群东面，维尔斯佐斯卡亚以东2.5公里的交叉路口。

加强SS“德意志”团15连确保卢科沃方向、热莱胡夫以东2公里的交叉路口。

施泰纳战斗群指挥部，和SS炮兵团团部一起，设在热莱胡夫以东，正对卢科沃。师部设在热莱胡夫。21点30分，几个波军炮兵连自西北朝热莱胡夫猛烈炮击，使城东部几乎全燃烧起来。

22点00分，SS“德意志”团1营报告波军对其1连展开攻击。23点00分，1连报告击退进攻的敌人，1营战线又恢复了平静。

当夜，激烈的枪炮声不断自西北、即维特战斗群把守的维尔斯佐斯卡亚传来，但施泰纳战斗群指挥部却未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只能由1营转发他们的报告。根据转发的报告判断，维特战斗群面临的敌情相当严重。

在维特战斗群于波军进攻重压撤退后，SS炮兵团1营和陆军第47重炮兵团2营奉命对维尔斯佐斯卡亚实施猛烈的炮火覆盖。

由于维尔斯佐斯卡亚形势依旧混沌不清，团副雷谢尔中校奉命乘坐1辆装甲车赶往该地，将当地的战况经过无线电向战斗群汇报。24点00分，雷谢尔中校报告：大群波军纵队出现在维尔斯佐斯卡亚东面公路，并请求炮兵对公路实施炮击。

接到报告，战斗群指挥官施泰纳上校认为维特战斗群正在公路上拼死阻击波军，并怀疑报告的准确性。凭着个人判断，他拒绝了雷谢尔中校的请求。

随后，施泰纳又派出1名传令官到SS“德意志”团15连阵地，严令该连向北出动，在维特战斗群背后建立第二道阻击线。与此同时，师部却下令加强SS“德意志”团15连赶往奥斯特罗泽的交叉路口，支援正在此地据守、倍受波军重压的第1侦察营。这道命令被施泰纳上校打了回票，称维尔斯佐斯卡亚东面战局甚危，加强15连必须立即赶往该地。

面对施泰纳的抗命，师长肯普夫少将也很生气，强硬回电严令施泰纳务必为第1侦察营的命运负责！

当天，肯普夫装甲师分成3个战斗群，分散各地，各个侦察、作战、警戒和作战支援部队加起来的战线超过100公里——对1个师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作战态势。

同是在9月12日这天，波军作战却相当积极。波军对肯普夫装甲师整条补给线展开多点攻击，试图切断肯普夫装甲师的大动脉。在波军的猛烈攻击下，师部、各个战斗群和作战支援部队部分阵地被突破，整体处于分割态势，波军甚至还抓获了不少德军俘虏，缴获大量补



给，摧毁了不少油罐车和弹药车。在公路上，孤零的坦克都会遭到攻击。

对于当天的混乱的机动战，装7团8连技术军士斯托尔在战报中描述道：

我连经过长途行军，一连穿过谢德尔采和斯托切克，在黄昏前抵达杰佐沃北约1公里的公路，并向西防御。当我连各坦克开始补充燃油时，配属作战的我军炮兵突然猛烈开火，我们马上想到敌人进攻了。“排长前进！”随着命令的下达，我们更是意识到形势危急，匆忙做出动准备。经过短暂任务提示和准备，各坦克启动引擎。SS“德意志”团3连急需我连支援。8连7辆坦克沿着通往沃洛姆斯洛夫卡的道路返回，连长亲自和3连联络，以确定该连具体位置。根据通报，3连是175高地仅有的守军，而SS侦察营又来报，称大股敌军正朝高地迫近。于是，我连7辆坦克在交叉路口呈宽大正面展开，阻止来敌的突围。

22点00分，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轮式车辆开动的声响由远及近传进我们的耳膜，我连各坦克静静地等待敌人的到来，除了滴滴滴滴的电台联络音外，阵地静得出奇。突然间，一发白色信号弹升空，接着波军朝我们猛烈开火。我连立即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火力急袭，尤以左翼火力最为猛烈。遭到攻击，我车并不急于乱射，而是朝着炮火闪光方向前进，开始行进时还摇摇晃晃，很快就陷进了一个沙沟，试了几次也无法脱身。要想脱困，靠自身引擎动力是没指望的了。我们只能转动炮塔，朝敌人可能的方向打了一炮，很快炮又卡弹了。该死的沙尘让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车被波军包围，但坦克既无法动弹，也没法射击。撤退？如此的话等于是坦克兵自行缴械，坦克怎么办？周围劈啪、劈啪声不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接着，手榴弹爆炸声不断，我们的末日要到了吗？这是我们这3名车组成员所从未经历过的。车内的空气逐渐污浊，使人渐有窒息之感，我们浑身湿漉漉的，原先平缓的呼吸也转为时不时地咳嗽。不久，周围都是波兰语命令。他们终于发现我们了。不过，事态很快向好的方向发展！过了没多久，周围陷入无声的死寂状态。对周围的发出的任何声响，我们都要紧张一阵，神经也接近崩溃。对我们而言，等待救援的时间是如此难熬，简直就是度分如时。我们静静地端坐在坦克里等待天明的到来。最终，拂晓的晨光撒遍大地，我们也爬出坦克，环视周围，已无敌踪，但陷入沙沟的我车却大变样。车身全黑，到处都沾着玻璃碎片，原来他们在夜间攻击时扔了不少莫洛托夫鸡尾酒，试图摧毁我车。看到这一幕，使我们想起昨晚那些怪异的撞击声和难以忍受的高温与污浊的空气。正发愣时，我们突然听到熟悉的引擎声，我连1辆75毫米（四号）坦克隆隆驶来。兴高采烈之余，我们欢呼得救。在这辆坦克的拖带下，我车终于脱困。返回阵地进行一番检修后，我车又参加了下一次攻击。

9月13日00点45分，团副再次来电：敌军猬集176高地和附近公路。

01点00分，施泰纳上校下令朝176高地和高地附近交叉路口猛烈开炮。01点30分，团副来电：继续朝目标开炮，波军四散。

02点30分，一条无线电消息指出团副未再乘通信车。03点00分，第7装甲团的1名传令官赶到战斗群指挥部，报告装8连正在维尔斯佐斯卡亚以东遭到波军进攻，2辆坦克被手榴弹



和莫洛托夫鸡尾酒打燃。03点20分，装7团2营再次上路，目标——维尔斯佐斯卡亚。当装2营转向北面时，突然遭到该方向敌炮射击，再度停止前进。03点30分，1辆救护车载着派往SS“德意志”团15连传达指示的传令官回撤。他驾驶摩托车与SS“德意志”团1营的1名传令官在黑夜里撞车，两人均负重伤。

04点00分，团副徒步返回战斗群指挥部，一进指挥部，他累得快瘫了。但职责所在使他顾不上休息马上汇报维特扎按都群的形势：在波军猛烈进攻的重压下，战斗群右翼被迫在当夜收缩，结果却敞开了公路。趁着维特战斗群主力沿公路出现不少缝隙之机，部分波军突围而出。

04点30分，形势恢复了控制，两个连级战斗群报告抓获大量战俘。05点00分，施泰纳上校派SS“德意志”团15连和驻奥斯特罗泽交叉路口的第1侦察营会合，并把该连加强给第1侦察营。

06点00分，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来到施泰纳战斗群指挥所，报告所部在切克诺夫稍做停顿后将继续前往热莱胡夫，尖兵队预计在正午时刻到达。

SS侦察营

9月11日午前，SS侦察营在博洛克地区渡过布格河。经历长时间堵车后，SS侦察营才好不容易沿着公路行进，抵达帕普林。大约14点00分，SS侦察营抵达文格洛夫，此时师先头部队已穿过该镇朝卡武申进击。15点00分，SS侦察营奉命留守斯库洛夫。沿着路面良好的公路，SS侦察营未遇敌抵抗顺利抵达该镇。营所属的各个摩托化步兵排奉命把守各条进出道路。进驻后，小镇恢复了战前平静，当地居民志愿组织治安队维持秩序。17点30分，1支德军搜索队报告斯库洛夫以东大约20公里的布格河大桥已被波军炸毁，雷皮卡由少数守敌盘踞。

9月12日清晨，斯库洛夫北郊，双方展开激烈对射。由于形势不明，波军1个机枪连竟然大摇大摆地冲进小镇，结果遭到SS侦察营伏击，损失了所有的车辆、大量机枪，不少将士成了侦察营的俘虏，而SS侦察营却无一伤亡。可接下来的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施泰纳战斗群向SS侦察营移交了大批战俘，如何看住他们并供他们吃住却成了最棘手的问题。为此，SS侦察营不得不在镇内留了1个摩托化步兵排专门看守这些俘虏，营主力于9月12日转移到谢德尔采。

9月12日06点00分，师部来电，着令SS侦察营向谢德尔采前进，进驻该城后呈扇形展开，向南、东南和东面搜索。07点30分，SS侦察营抵达谢德尔采，发现镇内大部分房屋被烧毁。之前，德国空军对谢德尔采进行过大规模轰炸，穿城而过的铁路线倍受德国空军轰炸机群的“关照”，铁路线被炸得柔肠寸断，各种军供专列拥堵于途，大量武器弹药、食品、被服和崭新的车辆（全部购于英国）统统成了德军的战利品。各个弹坑的直径约25米。巨大的钢轨在炸弹的猛烈的冲击力和爆破作用下像牙签似的折成几段。1辆新型的装甲专列甚至被



炸得飞离铁轨。进驻后，SS侦察营向各个方向派出摩托化搜索队执行侦察任务，装甲侦搜队主要集中于东北和西面。当搜索队逼近卢库沃时，2辆波军坦克被其车组成员自行炸毁。各路搜索队返回后报告，无依托掩护的障碍物随处可见，敌军正不断向东撤退，城西已无有组织的波军部队，数以百计的波军散兵游勇向SS侦察营缴械。

15点15分，师部通过无线电通告SS侦察营，强大的波军骑兵正从西面逼近该城。SS侦察营立即把防御重点由东面转向西面。但波军骑兵却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自卡武申而来的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于午后进城，接着继续朝西南挺进。傍晚，1个德国步兵师的先头部队进城，SS侦察营奉命随本师继续行动。

营部连和SS侦察营1连整晚都呆在塞罗茨尼，2连驻防北面的洛姆尼卡。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各部也在上述两城和沿着前进路线上休整。在塞罗茨尼，强大的波军展开的突围行动被施泰纳战斗群打回，被迫撤往西北方。第505工兵营和第511反坦克营1个连奉命确保塞罗茨尼西面。与此同时，SS侦察营1连占领镇中央广场，营部连移驻镇北的一所学校。

1939年9月13日，SS侦察营和第505工兵营在塞罗茨尼奋战。

9月13日：凌晨04点00分，双方突然展开激烈对射。进攻的波军在夜幕掩护和火力支援下一度冲到距学校不足百米之处，营部连全体官兵用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顽强据守，从各个窗户朝敌猛烈射击和投弹，最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得到2挺重机枪支援）。在塞罗茨尼北面，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的1个炮兵连和SS“德意志”团3营的1个连也加入战斗。虽然第505工兵营和第511反坦克营1个连在城西郊的前沿阵地被波军突破，但工兵还是设法守住了镇内大部分地区。

SS侦察营在敌进攻最初就把作战车辆全部转移到城郊准备展开反击。粉碎敌人首轮进攻后，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的炮兵连和3营地开始向南推进。

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波军迅速调整部署，很快又发起了新的进攻，他们成功地突入城西，重兵夺取了营部连据守的学校对面要地——公墓区。激战中，德军伤亡惨重，尤其是在波军穿过塞罗茨尼北部森林地区继而向东进攻，猛打学校侧翼时德军蒙受的伤亡最重。营部连集中兵力固守各栋教学楼外的综合大楼。在这里，营部连在平时从严要求的射击训练发挥了作用，一打一个准，给波军造成巨大的伤亡。尽管如此，波军仍三面围住学校，营部连面临的危局丝毫没有缓解。

关键时刻，SS侦察营1连和第505工兵营挺身而出，果断反击，将学校北面的波军击退至公路，接着又用迫击炮轰击波军占领的公墓区，伤亡惨重的波军被迫撤退。不久，德军炮兵展开火力，炮轰城西，最终将波军赶了出去。在己方炮火的强力支援下，摩托化步兵和第505工兵营将士们一起返回原阵地，并架起一挺轻机枪疯狂扫射沿着通往博洛基公路撤退的敌人，再次给波军制造了新的伤亡。

德军的伤亡也不小：营部连和SS侦察营1连7人阵亡，另3名伤员自谢德尔采转运出去途



中伤势过重不治身亡，24到30人负伤。

SS侦察营营部医疗官勒布里希上尉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在医疗队员的协助下，他一个人开着水陆两用吉普车将伤员载上，担架员坐在后坐，他自己开着车穿过敌火力网，飞驰到设在镇西森林地区的急救站，营救伤员。

由于杰出贡献，使他成了SS侦察营中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的第一人——在严格审核功绩的波兰战役阶段，能够获得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

虽然波军的突围以失败告终，但为了报复，他们以榴弹炮和迫击炮猛塞罗茨尼和洛姆尼卡两地。据守这些小镇的德军向波军还以猛烈的机枪射击，迫使他们放弃了进攻。当天，1辆装甲侦察车与驻洛姆尼卡的SS侦察营2连取得联系，接着继续沿通往谢德尔采的公路搜索，期间装甲侦察车竟然误闯进一个波军步兵团阵地（阵地上甚至架着几门火炮）。好在它福大命大，敌人没有闲心去收拾这辆装甲车，这才使它邀天之幸，庆得生还。

虽然波军在上述地区的突破行动宣告失败，但在温迪尼和奥勒斯尼卡的突围却得手了，严重扰乱了肯普夫装甲师的补给线。驻温迪尼的参谋二处遭受不小损失。这次事件使肯普夫装甲师各部一度被分割且失去陆路补给，不得不于9月14日改由空投补给。与谢德尔采的SS侦察营的联系也一度中断，直到9月15日才勉强恢复。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师部传令官很快又损失了第二名，他的尸体在温迪尼—塞罗茨尼公路被发现，两个眼珠子被捅破、鼻子和耳朵被割掉，十分凄惨。他是在执行任务时被波军俘获，结果波兰人残忍地处决了他——万幸的是，本师的类似事件在整个战役中仅有此次。

与此同时，1个自斯托切克开来的装甲连抵达斯洛茨尼，并沿着通往洛姆尼卡扫荡，肃清了公路沿途森林地区盘踞之敌。中午，坦克群抵达博洛基，2辆坦克被毁。此次战斗，我师的总伤亡是40人阵亡、120人负伤，消灭波军约300人。

9月14日夜，SS侦察营和第505工兵营继续在塞罗茨尼组织环形防线过夜。

9月14日：当天，肯普夫装甲师与第1步兵师在塞罗茨尼取得联系，但很快就被自谢德尔采撤退而来的波军进攻所切断。傍晚，1个陆军步兵营开进塞罗茨尼，接过SS侦察营防务，但该营仍留在城内过夜。

9月15日，SS侦察营2连和1个装甲侦搜排引导补给车队沿公路前往谢德尔采。他们成功地掩护补给车队冲进谢德尔采。期间，大批波军穿过公路朝东南方向撤退，但还是在公路上建立了一系列的阻击阵地，只不过均被SS侦察营2连和装甲侦搜排击破。当天，大约1万名波军士兵携带着30门大炮向德军投降。SS侦察营转而配属兰德格拉夫战斗群。

9月15日05点00分，SS侦察营主力穿过斯托切克，继续朝诺瓦卡斯列斯克前进，抵达该地后，SS侦察营向东、西两面防御，期间不断有俘获的波军散兵被送来。临近正午，SS侦察营2连装甲侦搜排带着全师盼望已久的补给车队终于到来。不久，SS侦察营奉命经过热莱胡夫，前往索博列夫与兰德格拉夫战斗群会合。



与此同时，肯普夫装甲师以施泰纳战斗群封锁了华沙—卢布林公路。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冲到拉斯卡泽沃西南的维斯瓦河畔，兰德格拉夫战斗群封闭了上述两个战斗群之间的缺口。

大约22点00分，SS侦察营赶到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早已占领的索博列夫，并在附近一座小森林组织环形防线过夜。次日清晨，SS侦察营向南北两面派出摩托化步兵和装甲搜索队侦察敌情，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继续上路，朝维斯瓦河挺进。一路上，搜索队不时和波军散兵游勇遭遇。1辆装甲侦察车甚至在城南和一个正在休整的波军炮兵连不期而遇。发现来敌，波军炮手们最初表现为惊愕，接着马上拉炮进阵地，准备开炮——迫使装甲侦察车匆匆逃回！随后出动的1个摩托化步兵排报告，波军炮兵连在位置暴露后马上遁之大吉。另一支搜索队一路深入拉斯卡泽沃，未发现敌踪，但在城北郊遭到敌人攻击，1人负伤。各个战斗群抓获的大量战俘也被送交SS侦察营看押，该营派出的各个搜索巡逻队和警卫部队未遇抵抗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常见了。

兰德格拉夫战斗群

9月12日09点00分，兰德格拉夫战斗群在施泰纳战斗群背后跟进，穿过祖贝克—塞罗茨尼，于16点00分抵达斯托切克。SS“德意志”团2营于16点00分开始部署在城东西两面街道，2营1名军官在巡逻时带队突袭了1个波军炮兵连，交火3门波军重型榴弹炮。

9月13日：SS“德意志”团2营继续奉命把守斯托切克，5连在兰德格拉夫上校的亲自指挥下，同第505工兵营和SS侦察营一道与试图从塞罗茨尼突围的强敌展开激战。最终，德军寡不敌众，波军成功突围，向东而去，肯普夫装甲师的补给线完全落入敌手。

当天，补给车队（1个轻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和参谋二处）在奥伦斯尼茨遭波军伏击，伤亡惨重。当晚，肯普夫装甲师未获任何弹药、粮秣和食品补给。为了给该师补充粮弹，补给车队要行进几天几夜，在地形恶劣的波兰公路和小道上行驶360多公里才能抵达前线。现在，失去补给车队的肯普夫装甲师将如何为计？

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9月13日—9月16日）

9月13日凌晨04点00分，经过一夜的休息，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继续沿着通往塞罗茨尼公路前进。

经过一阵战术停顿后，担任战斗群尖兵的SS“德意志”团9连在一个交叉路口附近驻足。

当夜，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主力把守西面，反坦克炮群和工兵在面向华沙的1座大桥布防。为了防止波军趁夜经该桥向东突围，工兵还在桥上安放了炸药。满载将士们的战斗群装甲运兵车和卡车队以大间距沿进攻轴线四散。趁着停车间隙，大伙们抓紧时间就餐，车辆也迅速补充燃油。吃饱喝足后，打先锋的9连大部分将士因为过于疲惫，在车内倒头呼呼大睡。入夜后，桥上突然传来枪声和一阵“关灯！”的大呼小叫声。不一会儿，1辆小汽车



大开车灯从桥上转向，驶向进攻轴线，并用机枪朝两侧猛扫。遭受机枪火力突袭的9连当即还击，坐在车队殿后车上的1名德军士官操起轻机枪朝飞速行驶的小汽车打了一个长点射，接连命中的子弹迫使小汽车急刹停车。2名波军士兵从车里跳了出来，还没晃过神，密集的手榴弹群就飞了过来，在他们周围猛烈爆炸，驾驶员重伤，坐在他旁边高级军官也负了致命伤。俘获时，德军还未来及审讯，他就断气了。这辆美国产的别克牌小汽车就此成了9连的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06点30分，战斗群殿后车辆突然遭到猛烈的机枪和迫击炮火的袭击，在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的命令下，1个炮兵连迅速架炮还击，掩护战斗群各部绕过兰德格拉夫战斗群（正在塞罗茨尼激战），转向朝斯托切克飞奔而去。路上，战斗群因堵车又停了一阵，最终赶到热莱胡夫时已是13点00分，然后接过施泰纳战斗群，沿西北至东面走向公路布防。

9月14日，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防务依旧风平浪静。从布雷斯劳起飞的Ju-52运输机群（容克阿姨）于热莱胡夫安全降落，它们带来了战斗群急需的燃料。

10点00分，热莱胡夫附近公路右侧点起一道烟幕信号，这是战斗群在收到运输机群已经到来的电报后打出的着陆信号。看到烟幕，运输机群以3机为一小队，逐渐汇集到公路北面森林上空，在良好的天气状况下以小队为单位拉开间隔顺次下降，大部分机群安全着陆，但也有几架Ju52陷进沙子里，迫使战斗群出动坦克才勉强把淤陷的Ju52拖上硬地公路。待各机停稳后，将士们蜂拥而上，将机舱内满载的一桶桶宝贵的汽油卸下，然后用尽一切手段给坦克加满了油。28名伤员也被抬上机舱，1小时后运输机群从硬质公路起飞，返回布雷斯劳。为了执行这次任务，好几架Ju52轻微受损，在战斗群维修人员的协助下，机组成员很快修复了损伤，并迅速起飞，和大部队会合。

9月15日：1个连在后方的维尔泽斯克被波军灭掉，迫使SS“德意志”团3营再次赶回斯克洛沃。入夜后，3营赶到该镇，沿着公路布防完毕后转入休整。

当天，配属给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的SS侦察营也赶到了索博列夫。

9月16日，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继续前进，在德罗纳仅遇敌人的微弱抵抗，9连在这里大杀一阵，使该镇在双方激烈的交战中化为一片火海。从博得扎姆泽出发起，SS“德意志”团3营部署如下：

11连为右翼、9连为左翼，SS炮兵团3营随11连和9连的先遣排挺进，10连留在博得扎姆泽，建立北向封锁线。

行进途中，战斗群于博得扎姆泽沿线公路打掉了1个波军炮兵连。10点00分，当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冲进马切约维采时，发现该镇已落入友军之手。随后，波军发起猛烈反扑，试图从据守奥布林北面高地的SS“德意志”团9连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但在9连顽强拼杀下，波军失败了，被迫放弃突围企图，向东北撤退。接着，9连继续朝维斯瓦河前进，并派兵不断侦察，结果发现一直到维斯瓦河西岸一路上均无有组织的敌军。



尽管西岸只有波军的散兵游勇，但敌人仍在战斗。肯普夫装甲师的作战目标——华沙东南地区的维斯瓦河畔，已经牢牢地撰在手中。

9月13日，肯普夫装甲师再次配属第1军作战，但命令中并没有提及该师的转属问题，那是由于第3集团军司令部拒绝提供足够的通信装备使第1军能和新增的配属部队（第1骑兵旅和肯普夫装甲师）充分联络。而1军的传令兵也无法靠装甲侦察车或摩托车穿过卡武申以南的波军防线，于是1军和第1骑兵旅、肯普夫装甲师的所有通信联络就通过乌尔里希的特别作战军向两部转达，同样，骑1旅和肯普夫装甲师向1军的报告也通过特别作战军中转。

16点45分，肯普夫装甲师向第1军报告，师部和军部之间的直接电台联系经尝试宣告失败。

9月13日，肯普夫装甲师接到第1军军部指示，着令该装甲师在加洛夫林建立防线，阻击波军突围，最初军部未能和肯普夫装甲师直接联系，该任务只能由第11步兵师暂代。当时，肯普夫装甲师正根据当前的战场形势，下令所辖3个战斗群在通往奥斯特罗泽交叉路口的各条公路轴线上展开攻击。中午，师部回电军部：肯普夫装甲师正全力死守塞罗茨尼，通往谢德尔采的补给线已被敌切断，师主力位于热莱胡夫。11点30分已收到军命令，但师部认为打通补给线是尔后一切行动的先决条件。军赋予任务虽切实可行，但师部认为这一行动无法确保包围加洛夫林南部之敌。大股强敌正朝雷克洛夫运动，请求对其空袭。

施泰纳战斗群（9月13日—9月17日）

9月13日13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奉命朝奥斯特罗泽交叉路口前进，接替第1侦察营，封锁交叉路口以南的华沙——卢布林公路。

速度是关键。空中侦察显示，大批波军纵队正穿过加沃林朝卢布林南下，第1侦察营遭到强敌猛攻，在奥斯特罗泽陷入苦战。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施泰纳战斗群编组如下：

SS“德意志”团团部

SS“德意志”团1营

SS炮兵团2营

陆军第47重炮兵团2营、100毫米加农炮连

第7装甲团2营

SS“德意志”团15连（正与第1侦察营一道奋战）

14点00分，团副奉命驱车赶往奥斯特罗泽，和第1侦察营取得联系，弄清当地战况。15点30分，施泰纳战斗群先头部队前进到贡辛诺雷以东约3公里。心急火燎的施泰纳上校带着SS“德意志”团1营营长、SS炮兵团2营营长、第7装甲团2营营长驱车赶往贡辛诺雷东面高地，研究地形并收到团副通过无线电传来的第1侦察营战况概报——第1侦察营正沿向东宽大正面与试图向南突围强敌浴血奋战。

接着，施泰纳上校下达攻击令：



1.SS“德意志”团1营经由弗雷泽多尔夫和维姆迪斯拉沃雷，向阿尼洛夫展开迂回运动，到位后作战车辆将沿阿尼洛夫西面和北面森林展开队形，尔后搭载步兵迅速下车从东南向奥斯特罗泽交叉路口发起攻击。

2.SS炮兵团2营和1个100毫米加农炮随SS“德意志”团1营一起迂回到阿尼洛夫，占领临时发射阵地，向奥斯特罗泽北面森林和台地，以及通往加沃林公路实施炮击，支援SS“德意志”团1营进攻。

3.第7装甲团2营于热莱胡夫—奥斯特罗泽公路以北向贡辛诺雷北面突击，抵达后先短暂停车仔细观察地形，然后（充分利用地利）攻击据报沿加沃林——奥斯特罗泽公路猬集之敌。

接令后，各部以最快速度展开机动，投入战斗。SS炮兵团2营和100毫米加农炮连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进入阵地，展开火炮，在第一时间参加战斗。SS“德意志”团1营依令展开攻击，遭到阿尼洛夫西面和北面森林地区波军猛烈的机枪火力阻击，进攻受挫。相反，第7装甲团2营的突破作战最初却取得了成功。17点00分，施泰纳战斗群打下奥斯特罗泽交叉路口，战斗胜利结束。在战斗群各兵种多向突击，尤其是装7团2营毁灭性的打击下，波军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有组织的突围能力。

16点55分，肯普夫装甲师又收到第1军军部发来的新电令：

同意贵师提出的经由热莱胡夫向加洛林突击的建议。

与此同时，第1步兵师也收到第3集团军司令部的越级命令，着令该师肃清斯托切克到塞罗茨尼之间公路段的溃乱之敌，并迅速和肯普夫装甲师取得联系。

1939年9月13日，施泰纳战斗群在一交叉路口进行进攻。破损、残骸和燃烧的各种车辆、死马、倒毙在公路周围和横陈车上的波军将士尸体，以及不少遗弃的火炮、完好的车辆和马匹沿着加洛林—奥斯特罗泽公路绵延几十公里，是名副其实的地狱公路。在装7团2营毁灭性打击下，幸存的波军将士惊慌地扔掉武器、作鸟兽散，逃进公路西面的森林、果园和农庄里，再也不敢出来送死了。朝加洛林方向挺进的装甲侦察车群回报，大量波军散兵游勇正不断穿过逃往战线后方。大约40名日耳曼居民在沿着通往加洛林的公路上遭波军射杀。

9月13日黄昏，SS“德意志”团1营调整部署，将防御重点指向北面，在奥斯特罗泽以南地区展开宽大的正面，侧翼朝斯库罗沃方向弯曲，封锁华沙—卢布林公路。加强SS“德意志”团15连奉命封锁奥斯特罗泽以北2公里的森林南面公路，切断卢布林—华沙段这条依旧活跃的军事和政府交通大动脉。

冯·格尔斯多夫的装甲营（装7团2营）留在奥斯特罗泽南面森林，对前沿地区反复清剿，又抓获大批俘虏。

侦察显示，大股敌军正从华沙南逃，他们想避开加沃林—卢布林公路，然后寻机从维斯瓦河东岸穿过维尔扎—马切约维采南逃。

肯普夫少将立即调整部署，指示施泰纳战斗群立即上路，经由加沃林朝华沙和帕拉加突



击。然而，施泰纳战斗群却在此时遭遇油荒，所剩燃油仅供部分坦克上路。得知此情况，肯普夫少将马上急电军部，请求德国空军组织空投，缓解油荒。18点30分，Ju52运输机群向施泰纳战斗群所在位置投下大量伞降油罐，这才部分缓解了战斗群的油荒，使之恢复了行驶90公里的机动力。施泰纳战斗群仍留在原地直到9月17日。

9月14日09点45分，肯普夫装甲师向第1军军部报告本师准备朝加沃林前进。10点40分，师部又变卦了，转而报告本师现任务是肃清正占据师补给线的波军。第505工兵营2连由于无法和肯普夫装甲师会合，故从此时起归第1军直辖。大约10点00分，肯普夫装甲师与第1军军部取得了一次直接联系，据鹤式观察机的报告，肯普夫装甲师的位置在热莱胡夫。通过监听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之间交驰繁忙的通信显示，第3集团军打算让肯普夫装甲师朝华沙东南约20公里的科乌别尔移动。

16点30分，第1军通报，特别作战军已经肃清了肯普夫装甲师北翼之敌。

同是在16点30分，第1军也向肯普夫装甲师通报最新敌情：14点00分目视发现1个师的敌军以2路纵队离开加沃林，向西南挺进。肯普夫装甲师立即对这一新情况做出回应。在师长的命令下，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和配属作战的SS侦察营迅速出动迎敌。次日，上述两部到达维斯瓦河畔，成功建立了一条北向封锁线。

9月15日06点18分，肯普夫装甲师向第1军报告，波军小股部队试图从热莱胡夫突围，但被击退。在奥斯特罗泽—加沃林公路西面的大群敌军运动也被德军炮火粉碎。在这些战斗中，肯普夫装甲师共歼敌5个营地，抓获1800名战俘，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由于正打扫战场，装甲师无法在午前恢复进军。

10点00分左右，师部和军部的电台联系再告中断，一整天都没有再接通。16点00分，第1军军部决定派1架侦察机查明肯普夫装甲师的具体位置，并向师部空投新的通信资料和作战命令。

17点00分，师部收到新的命令，再次转属乌尔里希的特别作战军。这道命令宣告了肯普夫装甲师在波兰战役中的决定性的机动、摩托化大纵深突破作战的终结。

回顾往事，肯普夫装甲师从9月3日开始一路过关斩将，仅仅用了13天就达成作战目标：封锁华沙—卢布林公路，全师将士们已经站在了华沙东南的维斯瓦河东岸，其突破速度之快与其说是不可思议，不如说是奇迹！

作为陆军的一部，SS特别机动部队在这场战役中首次经受战火洗礼，出色地达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先后配属过第1军、特别作战军和第3军的肯普夫装甲师，在没有任何友军掩护暴露侧翼的情况下，通过果敢地大纵深迂回突破，从东面完成了对波兰首都——华沙的包围。他们和西里西亚出击的南方集团军群一起将强敌包围在大华沙地区，为歼灭敌主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组建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在波兰战役第一阶段的表现证明了他们的巨大潜力，整个战役仅用18天就分出了胜负，德军赢得了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但还不是全胜。接下来，



战役将进入到艰苦的华沙攻坚战。

机密

特别作战军指挥部

谢德尔采

9月15日

第18号军命令

1.华沙以东战斗已告结束。下午，第1和第2军各部自各个方向进入帕拉加。自包围圈部分突出并向南和东南撤退之敌已被乌尔里希军和肯普夫装甲师歼灭，余部分散在加沃林东面和周围森林地区，建制完整，伺机向南、朝华沙—加沃林—贡奇采公路西面突围。

乌尔里希特别作战军和肯普夫装甲师抓获约8000名战俘并缴获大量物资装备。这些胜利部分归功于各部对突围之敌的顽强阻击，尤其是第1步兵师表现最为出色。

第3集团军司令（屈希勒尔上将）指示本官对本军内全体将士和肯普夫装甲师，特别是第1步兵师在此战中的卓越贡献表示嘉奖。他同时对本军取得胜利表示由衷地欣慰！

2.第14军从西面向华沙以南的维斯瓦河突击，进入德布林/伊万哥罗德地区。

3.1939年9月16日，再次得到肯普夫装甲师的配属的乌尔里希特别作战军，应阻止华沙残敌西集团突围。

4.尔后封锁和阻敌突围部署如下：第12步兵师为右翼、第1步兵师居中、肯普夫装甲师为左翼，沿科斯琴—温迪尼 斯托切克—热莱胡夫—贡奇采—马切约维采一线展开，形成宽大阻击线。各师作战分界线：第1步兵师和肯普夫装甲师：克罗切夫—帕拉斯托沃（弗兰茨多夫）—格罗斯库沃（周围各村庄属第1步兵师防区）。各师务必死守和封锁东、南和东南向的所有公、铁路，9月16日各师务必进入该线，在此之前让将士们抓紧时间休息。

从9月17日起，本军极可能继续朝东南推进。

再次强调各级德军官兵无论军阶大小，凡有抢掠战利品的，特别是火车皮的，必须移交军事法庭，在此之前仍必须坚守岗位。

肯普夫装甲师

师部

1939年9月16日

第513/39号机密作战令

本师补充条款：

肯普夫装甲师务必死守奥斯特罗泽—索博列夫—马切约维采一线，以施泰纳战斗群在维格克雷茨、兰德格拉夫战斗群在索库洛和索博列夫、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在马切约维采展开，并向西北和东南侦察。



捕获的敌俘虏解送到奥斯特罗泽（战俘集中点）

致师长：首席参谋签字：冯·贝尔努特中校

副本同发：陆军上尉和营副以上，SS特别机动部队上尉和团副阅

肯普夫装甲师

师指挥部

1939年9月18日

师密作令14号

战役爆发后，本师自东普鲁士边界的霍莱热出发，一路打到维斯瓦河畔马切约维采，完全突入敌之大后方，本师如秋风扫落叶般的顺次扫荡沿途所遇之敌。尔后，本师占领了热莱胡夫—维斯瓦河一线，断敌退路并挫败敌多次突围企图。

截止此时，本师抓获了数千名战俘、缴获大量火炮、装甲车、11架飞机以及众多军需物资。

本官对师全体将士的卓越表现和伟大胜利表示特别嘉奖和诚挚地感谢！

签字：肯普夫少将

当然，肯普夫装甲师之所以能过关斩将，在敌中纵横冲杀几百公里，完成大迂回大包围任务，除了全体将士用命、机械化部队运用得当外，师长肯普夫少将和首席参谋冯·贝尔努特中校的有效指挥也是制胜的关键。正是他俩的鼓舞，使全师充满斗志和前进的动力。在进击途中，师长和乐天又精神抖擞的首席参谋，总是不断给每位将士打气。他们不断鼓舞的“前进，小伙子们！”始终在各位将士的耳际回荡。

此外，师各部各兵种之间的协同精神和团结友谊也堪称一绝。在短短十几天的战斗中，陆军和SS特别机动部队之间配合无间，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肯普夫装甲师捏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作战部队。

尽管德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波兰败局已定，但战争并没有结束。肯普夫装甲师的下一个任务是和其他德军一起，包围并摧毁莫德林守敌。

SS炮兵团团长汉森中校，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肯普夫装甲师于塞罗茨尼—热莱胡夫—奥斯特罗泽地区朝维斯瓦河进击期间的战斗情况：

热莱胡夫离维斯瓦河不远。我们必须抢在敌军前面抵达河畔，师尖兵于黄昏前进城。四周都是冲天大火，仅有热莱胡夫完好无损。

师部设在城郊1处类似农庄的城堡。炮兵团长汉森中校和团参谋，以及炮2营、陆军各个重型炮兵连被加强给施泰纳战斗群。

入夜后，肯普夫装甲师沿38公里的正面展开，分成3个战斗群向西防御。当我师完全转入防御时，我却发现沿着如此宽大的正面实施有效的协同射击管制根本就是天方夜谈。

施泰纳上校和炮兵团长汉森中校把指挥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内置多幅历史名画装置的大型



建筑物里。然而，形势的发展让热莱胡夫就像陷入一个捕鼠夹里一般，我们必须得转移指挥部。最终，指挥部移驻城东郊，使我们能在白昼期间对西面地势一览无余。在夜间，最忙碌的要属通信兵了，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指挥部和各部之间的电话线迅速架通。

夜总是黑蒙蒙的，漆黑得让人发毛。像是要下大雨似的，北风呼呼地吹，夹带着寒气横扫空空如也的中心广场。仰望夜空，一颗星星也没有，唯一的光亮就是四周偶尔闪起的枪口焰。

SS炮兵团2营在指挥部左侧占领发射阵地，重型炮兵连在2营后布设。由于没有下达开火令，各门火炮在夜色中安静地守候在阵地上。敌情依旧不明。当前，我们仅晓得施泰纳战斗群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形势，虽然真正的反突围战还未打响。在我们现位置以西是由几个波兰步兵师组成的强大敌军，他们自首都华沙方向而来，显然是打算突破他们认为的德军脆弱的包围圈，然后向东突围。在我们右翼，沿全师战线，敌情态势也大同小异。在我们的背后，波军正从卢布林压来，试图替华沙守军解围。而在我们南面约35公里的德布林要塞也驻防着一支强大的波军，但他们的作战目的对我们来说却是个迷雾。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总体态势，充分地微妙！

肯普夫装甲师当前的实际战斗力仅及1个旅，却要守住正面宽约38公里的防线，形势相当凶险。困在大华沙地区的守敌目前陷入绝境，他们很可能不顾一切地从我师防线展开突围，可我师薄弱的兵力要守住这诺大的防线却没有任何障碍和系统性工事可依托。甚至所谓的“防线”都不是一条完整而连贯的战线，全师分成5个战斗群（包括第505工兵营和SS侦察营），每个战斗群负责把守宽10公里的防线。

20点00分，波军自西面展开首次突围。SS炮兵团2营和陆军第47重炮兵团2营、100毫米加农炮连集中火力猛轰村庄、以及周围的森林和道路，协助我战斗群（施泰纳战斗群）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并抓获大量战俘。当我们将击退这次进攻的消息上报师部时，师部又给我们下达了新的任务——和渡过维斯瓦河的第10军（由冯·赖歇瑙中将指挥）所部会师。该军部队已经抵达河畔，但我战斗群与之仍有相当距离，直到几天过去，波军对左翼进攻渐渐消停下来，我战斗群才和第10军实现会师。除了我战斗群外，其他战斗群也陷入了艰苦的防御战。炮1营在吉勒少校（战争中后期曾出任SS第5“维京”装甲师师长和SS第4装甲军军长）的率领下，和坦克、工兵、步兵连协同，在塞罗茨尼地区和波军血战。SS侦察营和第505工兵营在粉碎敌突围作战中蒙受了惨重的伤亡，1营也被重创。整体形势依旧不明朗。没有人知道波军究竟在哪段才是突围重点，也没有人能说清参加突围的波军的兵力规模。唯一知道的是，我师补给线完全被切断，和后方部队、后勤部队的联系也告中断。第505工兵营营长在战斗中阵亡。

接着，波军骑兵在热莱胡夫展开的突围行动也被粉碎。当夜展开的突围和反突围战斗激烈而混乱的程度简直难以形容。战线错综复杂，双方将士交错在一起，难辨敌我。与此同时，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和坦克群、SS炮兵团3营在热莱胡夫以北的反突围战形势也同样



混乱不堪。虽然波军沿我师整条防线不断在各个地段展开突围，但全部以惨败告终，并蒙受了惊人的损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计代价地继续冲击（我师防线）。

他们试图突破我师仓促构筑的薄弱防线。沿着全线展开的激烈突围行动持续了一整夜。全体将士也浴血拼杀了一夜，没有人得到哪怕片刻的休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喊杀声不断自塞罗茨尼传出：波军似乎把突围重点放在这里，因而惨烈的战斗持续不断。借着拂晓的微光，我们发现施泰纳上校（在战役期间，他站着睡的时间远多于躺着睡）因为过于疲倦，竟然一个人倚着干草堆睡着了！他的副官和传令官再次上到公路。不久，师部传来了新命令——施泰纳战斗群务必封锁波兰陆军在华沙—卢布林之间在奥斯特罗泽的最后一条敞开的撤退通道！这道命令的下达，意味着全师各部将更为分散。下午，战斗群依令出击，沿途仅遇微弱抵抗，以微小代价即抵达扎布兰尼，并封锁了奥斯特罗泽的交叉路口。不过，所过之处仍以沙质地为主，给摩托化车辆、尤其是重型炮兵牵引车的行军继续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好在德军驾驶员训练有素，一一克服了困难，准时到达指定位置。但在奥斯特罗泽布防时却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地森林环绕，遮挡了炮兵观察员有效观测前方地形，影响了炮兵的作战效率。

施泰纳战斗群指挥部设在扎布兰尼对面森林边缘。除开外围林间小村远端房屋和前沿旷野外，就是大片森林，视野相当有限。

在沿华沙—卢布林公路挺进期间，我们甚至看到路边躺着不少男女平民尸体！这一幕使我们相当震惊，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绝对没有爆发过战斗！这显然是屠杀的结果，几乎所有死亡的平民都是被射杀的，部分人甚至留有被钝器猛烈击打过的痕迹。

这真是恐怖而悲惨的一幕。经过调查，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些死者都是当地日耳曼人，他们在战争期间被波军从村里押解出来，在形势完全绝望的情况下，作为泄愤而全部被射杀。面对波军的残忍行为，我们严令波军战俘为这些无名死者挖墓厚葬，算是对死者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吧。这些不幸的同族人，在他们被波军抓走后，亲属和朋友再也没能打听到他们的音讯，最终暴尸荒野。

类似事件在波兰境内还发生了不少，数以百计的日耳曼平民成了屠杀的牺牲品。当然，波军也在突围期间蒙受了巨大的伤亡，但每次突围失败后，他们都要拿手无寸铁的日耳曼平民来射杀和虐杀而泄愤，真是残忍至极。

不久，一条新的无线电讯指出波军在我师最北面的战斗群阵地上突围成功。使用炮兵团行进路线的补给车队误闯敌阵。大型的南北走向公路再次落入波军之手，补给车队全灭，驾驶员也全被射杀。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第二场悲剧竟然接着上演！SS炮兵团第3弹药运输队由于筋疲力尽、加上漫天飞舞的烟尘遮挡使之几乎处于半盲状态，结果也沿着和补给车队同一条公路行驶。他们朝着据信是我师一部于几小时前穿过小镇前进。整整24辆满载炮弹的卡车啊，就这样走向死亡！波军很快发现了他们，正张好口袋，等着他们的到来。波军静



静地把车队全部放进伏击圈，然后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自左右两侧朝车队猛烈开火。由于车队没有护卫，伏击战斗形同打靶。在猛烈射击的同时，数百枚手榴弹也飞进车队，接连爆炸，德军驾驶员根本来不及还击，19辆满载炮弹的卡车就在一声声巨响中被炸飞。公路两旁的树木也象火柴棍似的要么炸飞、要么折断。被引爆的炮弹和弹药卡车被炸上天的残骸如仙女散花般地落入周围森林地带的树丛中，要么炸出大坑、要么犁出一道道宽痕。少数侥幸生还的驾驶员逃进附近原野里躲藏起来，直到第1步兵师1个连经过此地，他们才结束了这次噩梦。在这次伏击中，第3弹药运输队共蒙受5死、10伤、6失踪、损失19辆卡车的惨痛代价。得知此情，（战斗群）全体官兵无不目瞪口呆！

波军步兵和骑兵仍在不断寻找我师薄弱处突围，但他们的每一次尝试都被我师打回。在激烈的反突围战中，各炮连打光了每日配需的全部弹药量。只是，我师各个战斗群在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波军各师进攻面前，如同被大海包围的一座座孤岛，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激烈的战斗无处不在，部分地段甚至爆发了惨烈的肉搏。连在热莱胡夫的师部也身处险境。

1939年9月14日，当地日耳曼居民身着波军制服，微笑而欢快地把长长的波军俘虏队押来我师防线，大家（我军和当地日耳曼居民）一起狂欢起来。在俘虏看押队中，甚至还有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波兰陆军作为一支有效的陆军力量已不复存在。虽然波军各部仍在奋战，但已有不少官兵开小差，目前唯一生还的希望就是逃跑。战俘队中还有不少波兰农民（男女农民），他们因家园毁于战火而被迫四处流离，跟着军队到处避难。这些人一点也不害羞，总是身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成群结队地围着我们乱转，不时讨饭。为了示好，我战斗群各个野战厨房做出的可口饭菜也尽量分他们一份。不少将士们也拿烟出来和他们分享，至少在相当时期里波兰平民并没有表现出严重的敌对情绪。

沿着我师封锁的华沙和卢布林之间各条公路，来往的波兰军队和政府繁忙交通仍试图对进。这些波兰士兵仍不晓得这些公路已被德军切断，自信他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公路支援华沙守军。他们不顾封锁公路、占据两侧制高点的我军火力拦阻，径直朝我们设下的路障急驶。

1个波军炮兵连在公路上一路飞驰，对我军构成严重威胁，于是炮2营以数轮急速射将其全歼。接着，战斗群出动几辆坦克回收该连的4门火炮，虽然它们失去了战斗力，但仍能拖带。这次歼灭的是一个法制75毫米山炮连，缴获物资包括90发炮弹。

设在森林中的战俘营因俘获的波军官兵和流离平民数量越来越多而显得日益拥挤。为了缓解战斗群的压力，他们最终被装在一节巨大的列车里送到热莱胡夫战俘营（当然，这个战俘营也在超负荷运转）。直到此时，我师的补给线仍未恢复，补给短缺的窘境已经越来越明显。这些战俘们甚至带着不少香烟以及猪、鹅等各种家禽，甚至锅碗瓢盆，这和1945年战败时的德军战俘何其相似！这天，第一批“家书”终于达到前线。1辆野战邮政车冒死穿过火线，把这些抵万金的家书送到了我们的手中，是为当天全体将士最大的乐事。

截止当天，波军仍在孤注一掷地从各个方向持续进攻，试图从我师防线上撕开一个口



子。黄昏前，德国空军轰炸机临空，以树梢高度飞过我军战线，接着掉头飞开。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给我们的感觉是，德国空军似乎把我们误认为是突围之敌，于是我们马上铺开对空识别联络板。然而，轰炸机还是打开弹舱，一时间伞降“炸弹”立即布满天空，但这些“炸弹”并没有爆炸。原来它们是汽油桶，每个降落伞下挂着1个100升汽油桶，它们随着降落伞徐徐落地。接地后，我们迅速回收汽油桶，这真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由于缺乏油弹粮等补给，战斗群已经好长时间都无法动弹了。不久，运输机群在热莱胡夫着陆，载着伤员返回了布雷斯劳，送往当地急救站。

当天，各装甲连朝华沙方向进行了几次火力和地形侦察，报告通往加洛林的公路因波军被毁车辆和尸体堵塞了几十公路而无法通行。毫无疑问，这是德国空军的杰作。他们在仍有一定战斗力的波兰陆军主力开始撤退，接近德军包围圈前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使之丧失了有组织的突围能力）。德国空军的这次轰炸，使波军完全无法再组织起大规模突围行动，因而间接拯救了包围圈上大量德军士兵的生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黄昏前做好了充分的夜间反突围准备。坦克群在步兵的掩护下，组成外层防线，剩余的作战车辆组成内层防线。SS炮兵团团长汉森中校也是如此部署他的炮兵——一旦任何地方出现突发状况，炮兵团都可以实施全方位射击。为了达成这种应急作战部署，各门火炮处于随时机动状态，便于任一方向发生战事时能快速转移炮位，为指定地段提供炮火支援。不过，我们的炮手们在于特博格却并没有接受过这种战术训练。因此，我团各炮连不得不整夜（不断）进行快速移动的群炮射击，附近的陆军重炮兵连则朝与我团相反的方向射击。

尽管违反战斗条令，但野战厨房还是在当夜分散得到处都是。入夜后，波军展开新一轮进攻，森林中立即响起群炮射击的轰鸣声。22点00分，敌之突围企图再告失败。23点30分，波军又来第二次进攻，同样被德军各种轻重武器协同射击所打退。

随着第二次突围的失败，各种射击和喊杀声消失了，敌我双方又恢复了平静。尽管波军的进攻力度逐渐沉寂下来，但并没有使战斗群获得安全感，全体将士更是不敢倒头深睡，仍保持部分警戒。房屋的烧焦味和淡淡的芳香味、夹杂着阵亡人员和马匹的腐尸臭，让我们阵阵作呕。这就是令人厌恶的战争景象——火、死亡和腐尸！随后，波军零星的突围行动一直持续到04点00分。在这个月亏之夜，平静的森林再次回响起各种炮声、枪声和喊杀声，响彻了一整夜。

1939年9月15日08点30分，死亡之舞再次上演。波军又一次展开大规模攻击，试图向南突围。但激战仅持续几分钟，波兰人就放弃了突围企图。

随着我师沿维斯瓦河逐渐靠近，波军加强了向卢布林方向的逃窜。由于（施泰纳）战斗群兵力不足，德布林——卢布林公路并未完全封锁。不过，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却在此时自北面而来，参加封锁行动。师部仍设在热莱胡夫，该地关押着几千名波军战俘。师部几乎毫无战斗力，在这些波军战俘们看来，只要波军主力对该地发动哪怕一场进攻，就足以造



成毁灭性的效果。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师长打算移动师部，与施泰纳战斗群共同行动。下午，师部开始转移，途中师长（和首席参谋）顺路对华沙—卢布林公路进行侦察。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自华沙撤出向东突围的波军，在公路上被德国空军炸弹、机载机枪、轻重炮兵连和坦克群一一摧毁，此战中最悲惨的景象就发生于此。这场关键性战斗的胜利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尽管身处绝境，但波军将士还是以大无畏地勇气和必死的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

9月16日，克莱因海斯特坎普战斗群和SS炮兵团3营一道继续前进。他们的到来，封闭了我师沿维斯瓦河封锁线的缺口。该战斗群很快穿过施泰纳战斗群，很快向突围之敌接触并展开攻击，这多少缓解了施泰纳战斗群所承受的重压。

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猛冲猛打，很快抵达了维斯瓦河畔，最终完成了对华沙的包围。其后，他们遭到几支波军小股部队的突袭，但很快将敌击退。

不久，战场恢复平静。射击也停止了，他们终于晓得，在首都华沙南面和东面另一个大包围圈已经形成。

入夜后，新的命令传来，我师准备撤离当前战线，这使全体将士感到很吃惊。有些人问“难道我们非要离开这里不可吗？（意思是如此重要的时刻和位置，为什么要我师撤防？）”

然而，形势很快就明了了。波兰陆军作为有效的作战部队已不复存，在本师原防区内已无有组织的波军部队，他们全都投降了。

战争结束了！大家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们还沉浸在昨日的激战中，各种爆炸和射击、以及喊叫声仍在脑际徘徊，久久挥之不去。

莫德林要塞攻坚战 (1939年9月16日到9月28日)

要塞简史

1915年7月17日06点00分，在诺夫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城堡（莫德林要塞的前身），堡垒的工兵总管、沙俄陆军工兵上校科列茨基奇上校，正带着他的参谋，准备前往工事群外视察。

诺夫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是沙俄陆军的骄傲，别称“沙皇之父”，是最为坚固的要塞群。沙俄陆军宣称，只要德军胆敢进犯，定要其碰个头破血流。

要塞始建于1835年，是沙俄政府在敌对的波兰人口稠密区建立的一个战略要点。要塞的构筑相当有特点：核心部分由厚重的高墙环绕，高墙周围还挖掘了深不可测的壕沟做护城环型带，城堡由一大圈坚固的防护墙环绕掩护的内层堡垒群。其中，1、2、3号堡垒，以及北面的15号和16号堡垒构成沿铁路线以北的主棱堡，并拱卫要塞正西。由于沙俄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之间外交关系破裂，两国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沙俄陆军自1880年起陆续修筑起要塞内的各个堡垒。



1915年7月17日傍晚，进行了一天视察工作的科列茨基奇上校带着参谋团乘车朝格伦纳村（要塞西北）缓缓驶去。在村口，卡车突然遭到德军的火力急袭，密集的子弹束如雨点般地射向卡车。除了1名上尉，全体军官皆负重伤。德国陆军第10预备步兵团10连将士们搜查了这部卡车，缴获了大量有价值的、描述要塞建筑和布防细节的机密文件。

当时，德国第9集团军正朝维斯瓦河以南的华沙市区挺进。加尔维茨战斗群与预备役和后备师从西面和北面夹击诺夫格奥尔吉耶夫斯克。1915年8月5日，随着华沙市区之维斯瓦河西岸（即华沙西城区）落入德军之手，德军完成了对诺夫格奥尔吉耶夫斯克的包围。要塞守军兵力约9万到9万5千人，三分之一是沙皇现役部队。1915年8月13日10点00分，德军炮兵沿着整个包围圈朝要塞猛烈开炮，从这天起要塞在德军持续不断的炮击下，陷入地狱烈火烘烤之中。

8月18日，德军展开了攻坚，克洛茨泽沃周围立即爆发了艰苦而血腥的攻防战，俄军失利，被迫经由13号堡垒撤进10号堡垒。8月19日16点00分，1号堡垒在德军强攻下陷落。不久，预备役和后备师将士们从克洛茨泽沃展开突击，冲进城堡。1915年8月20日，要塞守备队司令、沙皇陆军骑兵将军博贝里亲自走到德军围攻部队司令部，向冯·贝赛勒将军递交了投降书。这样，仅7天的战斗，沙俄陆军引以为傲的诺夫格奥尔吉耶夫斯克要塞被攻破，德军俘虏了大约9万名将士、30名将军，16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和各种军需物资也成了德军的战利品。

1939年9月，德军再次站在诺夫格奥尔吉耶夫斯克要塞前。不过，这一次，它的名字换成了莫德林。

1915年，要塞守军判断德军的主攻方向是沿着纳谢尔斯克—诺夫格奥尔吉耶夫斯克铁路线，经4号、15号和16号堡垒展开攻击，其他方向是助攻。1939年，德军却打算集中兵力从西面，对扎克洛泽姆和1、2号堡垒（由肯普夫装甲师来打），以及北面对3号堡垒（第32步兵师）展开向心突击。

转移到莫德林西北地区

1939年9月16日：17点00分，传令官向各部传达师部口头命令：各部沿着热莱胡夫—斯托切克—谢德尔采—文格洛夫—维尔茨佐夫科沃公路转移到莫德林西北地区。

1939年9月17日：肯普夫装甲师分成几个战斗群转移。施泰纳战斗群首先开拔，经过350公路的摩托化公路行军，于22点00分抵达纳谢尔斯克地区。

这次沿着原进击路线相反的方向转移给全师将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奥斯特罗泽交叉路口出发，一幅恐怖的战场景象映入眼帘，夹杂着腐尸的恶臭味刺激着经历多日奋战的将士灵敏的嗅觉。接着，他们穿过热莱胡夫和全城化为瓦砾的斯托切克——在该城贸易市场上仍躺着第7装甲团被击毁的几辆坦克。经过塞罗茨尼学校，SS侦察营和营部连在此地奋战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当夜波军摸黑突破进来，双方展开惨烈激战。公路沿途许多德军将士的墓地，让人看着十分伤感。随后，师纵队又穿过了3个弹药运输队覆灭的各城，车辆和爆炸



的炮弹箱残骸碎片散布一地，德军将士的墓地也再次映入眼帘，这真使人沮丧。

经过大约150公里的行军后，第7装甲团抵达文格洛夫地区，并呆了2天以保养武器、坦克和装备。

施泰纳战斗群（欠师部和装7团2营），在克洛林诺夫—沃罗纳诺瓦—雷雷沃—格祖托沃地区占领集结地。自波兰战役爆发，在莫德林北面、西北和西面的战局发展简况如下：

9月第一周结束后，德军已经进抵莫德林北正面，最初由1个预备役步兵师在第9步兵团2个连（由运输机空运而来，作为增援部队）加强下，负责攻打要塞。

莫德林守军兵力约35000人（含要塞彻底投降前撤进要塞的部队），由能力出众的波兰陆军资深将军特梅负责指挥。尽管守军兵力占优（在围攻战大部分日子里，守军和德军兵力对比始终占上风），但波军指挥官还是决定放弃外层防御带，仅命令部队守住城堡方圆几公里的阵地，作为前沿阵地。由于沿莫德林半径10公里的的外层堡垒线被波军放弃，但仍处于良好而坚固的防御状态、且波军愚蠢地未对其实施爆破，使包围要塞的德军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外层堡垒作为指挥部和预备队的安全屯兵所。波军守卫要塞的决心是依托旧的1号、2号和3号堡垒，以及与这些堡垒四通八达相连的堑壕系统（加顶盖）进行持久战。沿着漫长的堑壕系统（颇似一战时期西线的堑壕体系），波兰工兵修筑了大量的机枪火力点，即所谓的2射孔型碉堡，射角范围约120度。和姆瓦瓦一样，要塞正面由大量反坦克障碍掩护，部分障碍是深深的反坦克壕沟、其他反坦克障碍是一排排厚重的钢柱组成（颇似1944年齐格菲防线上的“龙牙”）。在最前沿防线后，波兰工兵还在多处修建了不少直通后方的转移阵地。在这些转移阵地后方，是根据瓦班设计的内外两层巨墙环绕的城堡（即要塞核心部分）。城堡内并无任何平民设施和宅子，仅有兵营和各种军事设施。守卫要塞的波军炮兵实力较弱，弹药储备更是少得可怜。在围攻战期间，要塞炮兵打得相当死板，总是朝同一目标不断射击，白白浪费弹药。不过，要塞里储备的食品倒十分充足。不过，他们从外层堡垒圈撤退时，却放弃了横亘在内外两层堡垒中间地带的肥沃土豆种植地。通过定期分配和宰杀战马，要塞守军的口粮大约可以维持到10月底。

肯普夫装甲师（欠第7装甲团）转属第2军节制。该军的任务是封锁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沿线，从北面切断普拉加守敌退路，并准备进攻莫德林要塞。第228步兵师负责切断要塞的西北、北面和东面退路。

莫德林要塞围攻战

9月18日和19日，奉命参战各部抓紧时间让将士充分休整，并对车辆、武器装备进行了保养和维修。9月19日，敌情如下：库特诺战役结束，在维斯瓦河西面的广大波兰境内只有华沙和莫德林要塞两处守军还在顽强抵抗，拒不投降。由于南面的部队不断撤进要塞，莫德林要塞守军的抵抗（包括炮兵）居然有渐渐增强的趋势。萨克洛泽周围森林地区敌情依旧不



明。该地区分散之敌试图撤往莫德林要塞或华沙。

根据第2军在9月19日下达的命令，肯普夫装甲师于9月20日从预备师手上接过莫德林要塞北正面从维斯瓦河到纳累夫河一线的包围任务。肯普夫装甲师除了本部兵力（欠第7装甲团）外，还得到以下部队加强：来自埃伯哈特旅的第1州警团（后更名为第1但泽步兵团）、第9步兵团4连和12连、第228侦察营、第602重型炮兵营和第7装甲列车团。这些加强部队一到位，立即展开包围。2军还同时下令，纳累夫河是肯普夫装甲师和第228步兵师的作战分界线。第7装甲团于9月19日重新回归肯普夫装甲师建制。9月20日傍晚，第7装甲团匆匆赶到拉济明地区。

根据1939年9月17日第2军命令，肯普夫装甲师和配属部队（含直接支援该师战斗的部队）编成如下：

SS“德意志”团、SS侦察营、SS炮兵团（下辖3个轻炮兵营）、SS通信营、SS高射机枪连、第511反坦克营2个连、第505（摩托化）工兵营、第47重型炮兵团2营

1939年9月19日加强兵力如下：

埃伯哈特旅的第1州警团（后更名为第1但泽步兵团）、第9步兵团4连和12连（但很快撤离）、第7装甲列车团（根据2军命令没有参加实际作战）

1939年9月25日围攻要塞德军炮兵编成：

第511炮兵团团部、第48炮兵团2营、第68炮兵团2营、第436重炮兵营、第603炮兵团团部、第606炮兵团团部、第38炮兵团2营、第526重炮兵营、第601重炮兵营、第604重炮兵营及2个迫击炮连和1个150毫米加农炮连、贝克迫击炮连（装备1门305毫米迫击炮，备弹80发）、第32炮兵观测营、第501炮兵观测营观测排

1939年9月28日德军炮兵编成增加：

第2发烟炮兵营2连、第501炮兵团团部、第37炮兵团2营、第57炮兵团2营，9月25日的炮兵各部统一由第2炮兵队指挥官节制。

肯普夫装甲师进攻部署如下：

SS“德意志”团为右翼，第1州警团为左翼，作战分界线为莫德林要塞东北角——维姆斯莱西北约1000米公路转弯点的85高地——博罗沃——通往博尔科沃公路（有趣的是，一战期间，德军围攻要塞部队也是以这条线为围攻各部间的作战分界线）

SS“德意志”团得到以下各部配属：第9步兵团4连和12连（机枪连）、第511反坦克营和SS炮兵团（得到第602重型炮兵营加强），炮兵主要任务是轰击要塞西北面。

9月19日：大约10点00分，SS“德意志”团团长沙泰纳上校下令从西北攻打要塞。加强SS“德意志”团部署如下：

a)右翼：SS“德意志”团1营、13连2个排（步兵炮连）、14连2个排（反坦克炮），参战各部全部顶上一线冲锋。



预备队：SS“德意志”团15连

b)左翼：SS“德意志”团2营、13连2个排、14连2个排，参战各部全部顶上一线冲锋。

预备队：SS“德意志”团3营1个连

c)团部

预备队——SS“德意志”团3营（欠1个连）当天作战任务如下：

第2军的炮兵火力主打1号堡垒、博罗沃和通往该地的各条公路。高射加强连部署在索默里地区，充当机动反坦克预备队。SS侦察营作为师预备队占领沃伦纳诺瓦。师部设在沃伦纳公路沿线。SS炮兵团（得到陆军第602重型炮兵营的加强）奉命占领师防区，先向城堡前方的桥头堡实施炮火袭扰，阻挠守军的交通，然后集中火力摧毁敌兵力集结地和威胁城堡核心阵地，他们的任务是沿西北正面展开火力。

肯普夫装甲师当天作战任务如下：

贵师应不断对要塞守敌组织巡逻、小规模战斗和各种武器射击，使之不断处于一场大战将至的紧绷状态。

9月20日，肯普夫装甲师依令和第228步兵师成功换防。当夜平静度过。大约09点00分，师部向所属各部通报，沿维斯瓦河南下的第1轻步兵师抵达扎克洛泽姆附近一处阵地，师部准备立即和该师取得联系。

第9步兵团4连和12连于下午换防，然后乘坐SS“德意志”团2连和3连提供的卡车转移到纳谢尔斯克。21点00分，师部向SS“德意志”团下达预备进攻令：

SS“德意志”团应于9月21日08点30分展开行动，接运自华沙转移到马尔基的800名各国驻华沙外交官及其家属（并安全送到德军控制区，使他们远离战火）。

9月21日夜，SS“德意志”团组织的一支军官巡逻队渡过维斯瓦河，与第2轻步兵师取得联系。接着，该师以炮火、机枪火力和高射机枪猛打华沙周围暴露的波军阵地。

9月21日，SS“德意志”团1营和2营提供60辆运兵卡车，由SS“德意志”团3营和1营地出动部分兵力，在3营长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的指挥下，奔袭马尔基，接运各国外交官和家属。

SS“德意志”团9连长哈泽尔中尉对这次行动的回忆如下：

1939年9月21日，SS“德意志”团1营和3营奉命出发，用卡车将各国外交官和家属接出华沙。这是9月一个阴雨天的早晨，2支空载的卡车队沿着宽阔的华沙—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高速公路，穿过纳谢尔斯克朝波兰首都——华沙疾进。当时，华沙巷战仍持续进行。尽管我军对该城反复轰炸和炮击，但波兰军政领导人并未打算就此让出都城。

各国外交官团获得波兰政府许可，各国使馆领事馆，以及旅波外国侨民可以离开战火肆虐的首都——华沙城。

为了让这些倍受尊敬的外交家们顺利离城，德军和波军指挥高层达成一项协议，于1939年9月21日停火1小时，沿华沙—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高速公路两侧让开一条宽10公里走廊，让这



些外交官团队们趁隙穿过普加拉郊外，此时战线已经延伸到普加拉郊外。我团计划是将空载卡车开到德军最前沿阵地，便于接运外交官们，尤其是扛着沉重行李的妇女和儿童，他们根本走不了远路。然而，这个方案最初根本行不通。起初，当车队驶抵德军炮兵阵地时，双方炮兵正激烈对射。猛烈的机枪射击和迫击炮开炮声不断自华沙传来，震撼耳膜。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不少德国高级军官站在距敌防线约千米之处，挥舞白旗示意停火。

停火时间一到，当德军各型武器突然停止射击时，波军却没有严格地执行停火协议。波军指挥高层在组织停火问题上确实遇到了不少问题——波军的火力射击组织和停火组织都相当混乱。在德军控制区的公路旁，德军宪兵建立了一个临时机动护照检查站。几名德国外交部成员身着野战灰的陆军制服走到了一线步兵阵地，协助宪兵检查护照。

很快，第一辆轿车从华沙方向开来（车顶上插着瑞典国旗），瑞典大使端坐车中。显然是手续没办齐全，他不得不几次往返于相距仅300、400米的两军战线。随后，我们也认出了波兰军官和德国军官一样在维持开放走廊的停火秩序。

与此同时，我带着空载卡车队行驶到我方最前沿阵地，接着掉头朝着我军战线，停下来等待“贵宾”的到来。好一阵过去了，几辆巴士从华沙方向开来，车上载着的外国侨民们纷纷下车。看着他们的到来，我们打算把卡车开到波军战线，方便这些侨民、尤其是扛着沉重行李的妇女和儿童顺利爬上卡车。但波兰军官却拒绝了我们的好意，他们显然是担心我们此举会偷窥他们的防御体系。从军事观点来看，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但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却苦了这些外国侨民。

因此，全体外国侨民不得不徒步穿过两军战线中间的无人地带。看着妇女和儿童们扛着大包小包艰难行走这一令人心酸的场景，一线德军都放下武器，空手离开阵地，走向这些外国女侨民，替她们扛沉重的行李箱或是把幼儿抱进怀里。这时，我们开始发动卡车，缓慢地朝波军战线开去，替这几百名扛着沉重行李的外国侨民缩短走向德军战线的步行路程。然而，停火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停火期间，我军要求延长此地的停火时间，但被当地冷酷的波兰军官们拒绝，只能通过电台呼吁。如果真的不能延长停火时间，就意味1个小时休战期一过，双方立即恢复交战状态，而滞留在后的数百名外国侨民将被迫返回已被重重围困的华沙城。等待波兰方面的答复是痛苦而漫长的。最终还是瑞典大使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波兰方面延长了停火时间。虽然波军方面有几处阵地仍零星射击，但德军方面始终遵守停火约定，既没打枪也没开炮。

各国（驻华沙）外交官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对瑞典大使的义举是千言万语道不尽的感谢，不幸的是这位大使的尊名我竟然遗忘了。与大部分外国大使驾着自己的轿车溜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士公使在本国使馆所属的各辆轿车上都插着一面巨大的国旗。大部分人的行李都从车箱堆到散热器。我特别留意了日本使馆人员的举动，因为他们始终不离我军的引导车半步。他们这么做显然是在用行动保证不会和检查站失去联系。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外交



官的各种面目。我还注意到1位女士和2名儿童挥舞着西班牙国旗走了过来，我和他们用法语进行了短暂交流，并把三人接进我的车子里。当然，在第一段我们并没有接走所有的人和规定之外多余的行李。不少年轻人在第一波接运作业中被留了下来等待第二波车队的接送。傍晚，当地下起雨，我方的军用车辆队无法保持完整的军容。雨伞一一打开了，色彩斑斓的围巾也派上了用场，全部都给外国侨民们挡雨。由于通往前线的各部补给车队异常繁忙，我们车队只能沿公路缓慢行驶。在雨中，我叫停了车队，驾驶员和参加护卫行动的9连官兵们大方地把自己的大衣、雨披和毛毯借给了这些“乘客”。趁着停车的间隙，咖啡也递了上来。恢复行进后，车队又开了几个小时，我再次下令停车。尽管遇到语言交流障碍，但没有一位侨民离车。他们还是对身后华沙城的经历后怕不已。第三次上路后，车队驶上浮桥，先后渡过了布格河与纳累夫河。拂晓，由20辆运兵卡车组成的我车队顺利抵达纳谢尔斯克火车站。

让“乘客”们惊喜的是，我军在此早已备下茶点。想其之所想、急其之所需，他们激动不已地看到：餐点有火腿三明治、咖啡、白兰地和香烟。当全体参战将士（和侨民们）酒足饭饱后，受到了德国外交部官员们的热烈祝贺，行动正式结束了。随后，众多快速列车，以及综合卧榻和餐馆专列已在火车站就位，恭迎外交官和外国侨民地到来，它们都是帝国铁道部的专列，此举意味着波兰境内至柏林的铁路线恢复通车。

离开火车站前往普加拉前，各国外交官和外国侨民们向我们挥手道别并致以诚挚地感谢。接着，满载着各国外交官和侨民的专列朝着德意志第三帝国驶去，离开了战火纷飞的波兰。

1939年9月22日，国防军公报对此次行动的描述：

178名各国外交官和1200名外国公民于昨天沿着德军指挥高层坚决开辟的安全通道离开了华沙。他们受到德国官员的（热烈）迎接，并于昨夜乘火车抵达柯尼斯堡，在该港等待回国。

各国外交官和全体外国侨民安然无恙。

同是在9月21日，SS“德意志”团3连根据命令派出3支巡逻队攻打扎克洛泽姆西郊。9月22日夜，他们展开了一次成规模的火力侦察，并提交如下报告：

SS“德意志”团3连阵地距敌约400米。各个巡逻队由连长维特上尉亲自带领，参战兵力为2名军官和18名士兵。出发前，参战官兵进行了充分准备。拂晓，3支巡逻队穿过沟壑，从3个不同地点渡过维斯瓦河并爬上陡峭的河岸。在扎克洛泽姆西郊敌主防线前，他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铁丝网障碍区，并随之遭到暗堡猛烈的机枪火力突袭。这些火力点一直不曾暴露，显然是因为在我军常规侦察和巡逻战斗中禁止射击，直到我军摸到铁丝网障碍区前才获准开火。本次行动共发现了11处轻重机枪火力点，圆满地达成了任务。

古特曼上士是3连巡逻队长中最具胆识的士官，他已因昨天的勇敢表现获晋升，在执行本次任务中他勇敢地爬上铁丝网障碍区全面观察波军防御体系，结果被波军机枪交叉火力打中，勇士般地阵亡。

巡逻队1名传令兵带着查明的敌情讯息给连长时不幸被一发子弹击中头部，只得送往后



方急救。巡逻队接着又派出第二名传令兵，也被打伤。

罗格候补军士的巡逻队也蒙受了伤亡。他本人也第二次负伤。另一支巡逻队队长施密特候补军士带队前进时中弹，胃部受轻伤。但他轻伤不下火线，继续带队又前进了200米，继而喉部中弹。

连长维特上尉把重伤员一个个举起来放在双肩后，亲自背下火线。尽管敌机枪火力极为猛烈，但他始终沉着冷静，最终成功地完成了这次火力侦察任务，为决定性的总攻奠定了基石。”

为了嘉奖3连完成了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智勇双全的SS“德意志”团3连连长维特上尉（1944年出任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师长，官拜少将）成为肯普夫装甲师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的第一人！

肯普夫装甲师

师指挥部

1939年9月26日

师命令

以元首和国防军总司令之名，我宣布今天授予SS“德意志”团3连连长维特上尉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

维特上尉因他的卓越的胆识领导勇敢的3连超额完成（侦察）任务，成为我师荣获此等高级勋章第一人。

签字：陆军少将和师长肯普夫

第3集团军司令

集团军司令部

1939年9月22日

每日公报！

9月22日，第三帝国元首和国防军三军总司令视察了波兰前线后，对第3集团军从开战至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祝贺。

自战役爆发以来，第3集团军所部先是在戈洛登兹和姆瓦瓦两地击败了依托坚固工事防御之敌，继而以猛冲急进姿态连续粉碎当面之敌抵抗，成功强渡纳累夫河与布格河。为彻底摧毁波兰陆军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元首要我向全体第3集团军的将军、军官、士官和士兵转达他的谢意。

虽然如此，但我们决不可因过去的胜利和荣誉而有所懈怠，全军将士必须再接再厉，时刻做好战斗准备直至赢得最终胜利！

签字：冯·屈希勒尔



SS“德意志”团

团指挥所首席参谋

1939年9月24日

上述集团军本日命令已向各部传达。

签字：赖歇瑙

本日公报！

1939年9月22日清晨，第12炮兵团荣誉团长、陆军上将冯·弗里契男爵随同第48步兵团1个前线巡逻队在普拉加前的萨兹斯泽交叉路口遇敌袭击身亡。

自战争爆发起，冯·弗里契上将就参加了第12炮兵团所有的作战行动，今天他像一名勇士一般在进攻步兵阵中壮烈阵亡。

第2军以无比悲痛的心情迎下了载着上将遗体的棺材，多年来第2军的命运总是和他紧紧相连。上将曾担任过老2师师长（第2军的基干部队——第2步兵师），就任陆军总司令后，又是他一手以第2步兵师为基干，组建起了德国陆军第2军。

第2军将士们心里十分清楚，正是出于军人的尊严和荣誉感，弗里契上将离开总司令一职后出任第12炮兵团荣誉团长。尽管他已为国捐躯，但我们还是永远怀念他。

第2军军长

致各位指挥官并各营

签字：波姆中将

保罗·豪塞尔中将作为SS特别机动部队代表参加了冯·弗里契上将的战地葬礼。

9月22日：05点30分，SS“德意志”团3连出动的3支巡逻队全部返回阵地。

下午开始，德国空军出动大批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第8航空军司令冯·里希特霍芬中将（一战时期“红男爵”冯里希特霍芬的堂弟）的指挥下，对莫德林要塞进行了准确的攻击。在空中支援下，德军完全切断了莫德林要塞、扎克洛泽姆和华沙的联系。9月22日/23日夜，SS“德意志”团5连连长科勒尔上尉使用特种爆破筒在莫德林要塞前铁丝网区炸开一个宽约6米的通道，跟进的突击队奉命在距敌战壕约6到10米之处准备炸药。

9月23日中午，SS“德意志”团15连作为团预备队在右翼展开，准备掩护攻击矛头侧翼。期间，波军炮兵实施炮火袭扰给SS“德意志”团10连造成了一定的伤亡。SS炮兵团和配属作战的陆军第602重型炮兵营于9月23日/24日夜对扎克洛泽姆实施猛烈炮击，敌人依旧“闷不吭声”。

9月24日04点50分，SS“德意志”团团长沙泰纳上校和他的副官检查了2连和3连阵地。据前沿观察员的报告，远处发现大群波军散兵集结地，他们显然是从布楚拉战役中侥幸突围出来的将士。SS侦察营2连奉师部之命查明这一突发情况。抵达事发地区进行仔细搜索后，2连回报前述报告子乌须有，当地根本没有哪怕1名波兰士兵的存在。



15点30分，第3集团军司令冯·屈希勒尔上将来到SS“德意志”团，亲临3连阵地检查。连长维特上尉向屈希勒尔上将汇报了当面敌情。就在汇报的当口，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又开始了对莫德林要塞的新一轮轰炸。9月24日/25日夜，作为对波军在扎克洛泽姆和莫德林之间地区集结的回应，德军炮兵开始对莫德林要塞进行破坏性射击，重点轰击敌堑壕系统。为了阻止敌可能向维斯瓦河突围，SS“德意志”团15连2个排迅速前出至维斯瓦河河谷，在3连右翼后方建立第二条防线。SS“德意志”团2营第二道防线则设在7连防线背后。SS“德意志”团3营留在原地待机。尽管德军如临大敌，但当夜却平静度过，波军没有展开任何行动。SS“德意志”团5连的3支巡逻队在1号堡垒地区发现了2个新的机枪火力点。

9月25日：德军炮兵继续对波军暴露的目标实施破坏射击，敌军的还击火力极其微弱。14点30分，第2军军长斯特劳斯中将亲临SS“德意志”团指挥所。他和施泰纳驱车登上奥特帕尔，从这里他们可以对整个进攻地区和1、2号堡垒间穿插突破地带一览无余。在这里，军长还碰上了肯普夫少将。于是，军长斯特劳斯中将拟出如下攻击计划：

SS“德意志”团在第7装甲团伴随支援下从1、2两个堡垒间实施突破。

进攻日定为9月29日，所有准备务必在29日完成。

这是波兰战役中第三次，第7装甲团违反了古德里安上将定下的装甲兵使用原则，被强行赋予了攻打敌加强据点、钢筋混凝土工事、甚至是固若金汤的要塞这一极不合理的任务！

战斗结果不言而喻，装甲兵伤亡惨重，坦克损失严重，但这次装7团的命运却和姆瓦瓦与鲁然两次战斗迥然不同。这次战斗，他们很幸运，几乎没有碰到什么真正的强敌的阻拦。

拂晓前，大群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又一次猛炸城堡和扎克洛泽姆，与此同时德军炮兵也对1号堡垒和扎克洛泽姆猛烈轰击，全体参战炮兵部队在第2军炮兵指挥官统一指挥下，将炮火集中于肯普夫装甲师预定（攻击）目标。

9月26日，SS侦察营接过“德意志”团1营防务，在SS“德意志”团15连和1个步兵炮排（排长：加特林格尔）加强下，配属SS“德意志”团作战。SS侦察营1连和加强SS“德意志”团15连部署在SS侦察营右翼。SS侦察营2连则封锁奥斯切舒夫纳—莫德林公路。炮兵联络队也与SS侦察营营部会合。除了SS“德意志”团1营，配属1营作战的高射机枪连和第511反坦克营也将防务全交给SS侦察营。由于交防发生在大白天的上午，因此SS“德意志”团1营和配属部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引导SS侦察营各连逐个进入阵地，将各个阵地和重武器逐一移交，才渐渐完成了换防作业。

撤防后，SS“德意志”团1营转移到扎洛斯基—古斯特林（Zaluski - Gostolin），高射机枪连则移驻扎诺沃。

SS“德意志”团2营也将防务移交给第1但泽步兵团，撤到二线休整。

撤防的SS“德意志”团1营和2营组成了9月29日总攻的突破主力。与此同时，装7团前出博罗斯基，师部也即将转移到克洛茨科沃。9月26日/27日夜，第32步兵师一部又接过了第1



但泽步兵团防务。

9月27日：师部向进攻部队（SS“德意志”团1、2两营和装7团）下达要塞进攻令，对进攻细节逐条详述。当夜，各部频繁组织巡逻队出巡，发现当面之敌抵抗微弱。敌铁丝网区已被炸开10个口子。俘虏供称，德军空炮火力，在第2军炮兵指挥官协同指挥下，破坏效果极为显著。

在维斯瓦河南面，第2轻步兵师各部也在昨夜与第221步兵师完成换防。

第2军命令摘录：

第2军准备在9月29日对莫德林要塞展开攻击。肯普夫装甲师和第32步兵师间作战分界线定为：杜布拉（Dobra）—沃拉（Vola）（肯普夫装甲师）—沃拉布雷多沃斯卡（肯普夫装甲师）—布罗格斯拉夫（第32步兵师）—维姆斯利西北1公里森林边的公路弯道口—莫德林北800米的交通枢纽——莫德林教堂。

在参战主力紧张准备的同时，德军还频繁组织侦察和巡逻，以期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侦察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侦察和巡逻队积极果敢的行动，获取详细的敌情资料，从而准确判明守军兵力的规模和火力部署，避免德军在正式进攻时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炮兵单位直到战斗爆发前一刻还源源不断地开来。配属SS“德意志”团的各工兵连抓紧时间组织配有喷火兵的突击队。第505工兵营的任务是在第32步兵师预定进攻地带之的铁丝网群中炸出20个口子。抽调第7装甲专列团，沿铁路向奥伦斯泰因方向机动。空中火力准备预定在9月27、28两日实施，主要轰炸目标为城堡。9月27日，1架炮兵观察机配属给肯普夫装甲师，主要负责与第511重炮兵团协同。

最后的进攻准备

午前，SS“德意志”团指挥部，团长施泰纳上校向手下3位营长、SS炮兵团2营营长、装7团团长沙密特中校和第47重炮兵团2营营长做任务简报，讲解作战计划。进攻日定为9月29日。

随着波军的防御日益薄弱，第47重炮兵团2营长决定抽调1个排把1门100毫米加农炮拉到波军阵前300米处，为进攻1号堡垒及其前方的据点提供直瞄火力支援。真不愧是胆识过人的重炮兵！这门100毫米加农炮在步兵的严密掩护下，准确进入指定位置，在敌人撤进扎克洛泽姆后，德军感到敌人更强大。应炮手的请求，SS侦察营前出至扎克洛泽姆西北公路的1个交叉路口，并在此建立炮兵前进观察所。3号堡垒形势依旧不明，1面白旗不停地在堡垒顶部飘扬。尽管如此，当步兵们走进堡垒时仍会遭到敌火射击。

大约15点00分，SS“德意志”团1营的1名搜索队长迪克曼上尉向团长施泰纳上校报告，他认为扎克洛泽姆守敌兵力薄弱，建议奇袭攻取。听得此议，施泰纳喜出望外，赶紧叫上副官一起赶到扎克洛泽姆阵前300米，在那门暴露的100毫米加农炮位旁会晤了陆军第47重炮兵



团2营长。根据他的描述，先前侦察发现的几个敌重机枪火力点至今仍“沉默不语”。这使得重炮47团2营营部和这个前进炮排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形势。SS“德意志”团1营奉命前进至克洛泽沃，准备与该炮排协同奇袭。

返回团部，施泰纳稍加思考，即向肯普夫少将报告，本团将于次日清晨05点30分同时对扎克洛泽姆和莫德林要塞西北边缘发起攻击，决心以迅猛的动作突破守敌防线并攻取1号堡垒，师部同意了这个计划，并指示SS炮兵团和陆军第47重炮兵团2营密切配合SS“德意志”团，重点炮击扎克洛泽姆和1号堡垒。

9月28日，肯普夫装甲师接到第2军进攻令：

1.莫德林要塞守敌抵抗似乎已经沉寂。肯普夫装甲师和第32步兵师应于27日继续前进，缩短与1、3号堡垒的冲击距离。第228步兵师务必夺取洛加东北800米城堡。

华沙已于9月27日午前投降。

2.第2军于9月28日继续进攻莫德林。使用一切进攻方式逐步蚕食敌阵并冲进要塞中央。

3.肯普夫装甲师应于9月29日清晨突击并夺取1号堡垒，继而从东面迂回攻取扎克洛泽姆。师左翼之敌抵抗最初应较为顽强。一旦形势允许，我军将对贵师左翼另行展开攻势，目标——莫德林西部。

在9月28日一整天，SS“德意志”团全力准备次日进攻：

SS“德意志”团3营沿着扎克洛泽姆公路和100高地森林附近的克洛泽沃—扎克洛泽姆展开，作为团右翼。

SS“德意志”团1营在左翼展开，其右翼延伸至克洛泽沃—扎克洛泽姆公路。

入夜后，各营前进至距波军阵地不足400米处。SS侦察营1连在攻打扎克洛泽姆西侧时遭到西面火力拦阻，攻克该火力点后继续参加攻势。3营的目标是：以果敢突袭拿下扎克洛泽姆，继而向加拉齐突击。SS“德意志”团1连的目标是：扎克洛泽姆东北边缘，与1个从南面打来的加强连协同攻取1号堡垒。SS侦察营2连，得到全团各个迫击炮班加强，负责以火力压制要塞顶部，并支援1营各连冲锋。

炮火准备计划用15分钟以各种口径的火炮先对扎克洛泽姆西部和西北轰击，继而转移炮火，炮击加拉齐及其北部工事群。待步兵夺取扎克洛泽姆后，友军炮火再集中火力，猛轰城堡西北和北部。炮兵群由SS炮兵团团长汉森中校负责统一指挥。SS侦察营营部的任务是在SS“德意志”团2个连加强下于06点20分对北部展开佯攻，吸引守敌注意力。团部仍设在奥斯切舒夫纳。

9月28日：05点20分，SS“德意志”团各连全部进入攻击前出发阵地。似乎是意识到德军总攻将至，敌人用轻武器和迫击炮沿整个战线不断袭扰。相对步兵武器的活跃，敌炮兵却很消极，只是零星打了几炮。

05点25分，SS“德意志”团接到师部通报，第2军谈判人员于01点00分进入要塞试图说



服莫德林要塞守军司令投降，但一直未见返回，导致进攻推迟一小时。最迟在06点30分，若未见降表到来，则立即发动进攻。

9月28日第2军战斗指挥部有关莫德林要塞第90/39号通报：

莫德林要塞投降条件

立即生效，莫德林要塞当面（各个方向）之我军所有空地武装力量，根据如下附加条款部署：

1.莫德林波军司令和全体要塞守军务必于1939年9月29日08点00分于德军前线的莫德林—亚布隆纳公路向德军司令递交降书。

该司令务必交出要塞内详细的守军和装备表，含军官、行政官、士官、士兵、武器（各个种类）、军马、车辆，以及其他物资的花名册和详细表。

2.莫德林要塞守军作为战俘对待。他们将迅速遣返回户籍地并接受（占领当局）审判。武器最迟不得超过9月29日12点00分到指定地点交出。解除武装的部队将分组在上述期限前在军营或营房集合。守军司令还必须在9月29日08点00分交出附有各种标记的态势图，务必将各部集合点和武器集中点标明。

3.所有年龄在17到50岁拥有作战能力的人员于德军占领要塞后全部集中起来，交由德军司令官看管。

4.守军看押的所有德国籍或德裔军人和平民俘虏应立即移交给沿莫德林—亚布隆纳公路沿线的德军部队。

5.维持斯瓦河大桥和横跨维斯瓦河与纳累夫河的所有浮桥应剪除所有爆炸装置，完好无损地移交给德方。

6.路障和雷场务必排除。各座大桥上的爆炸装置必须拆除。

7.与要塞相关的蓝图和规划图、通信系统，以及其他相关军事设备也应一并移交。

8.莫德林要塞将于9月29日12点00分交由德军占领。

9.指定担任莫德林要塞的德军指挥官将负责监督解除波军武装、转移战俘和最后的遣返。提名波姆中将出任莫德林要塞德国驻军司令。要塞守军司令应指派1名代表，并给他配备1名参谋，这名参谋应加入德国莫德里驻军司令部，协助处理上述事宜。

10.出于对守卫莫德林要塞的忠勇，莫德林守军司令和全体军官允许保留佩剑，但所有轻武器必须上缴。

11.如若上述条件未能完全执行，围攻莫德林德军司令将下令所部立即恢复敌对行动。
德军围攻部队司令致莫德林守军司令

围攻部队司令代表
签字：斯特劳斯



进攻要塞！

波兰方面的降书未能如期而至，06点15分进攻开始。顷刻间，1号堡垒和扎克洛泽姆立即被猛烈的炮火覆盖。

06点20分，SS侦察营及其加强分队在猛烈机枪火力支援下向北部地区发起佯攻。06点30分，SS“德意志”团各连也展开各自进攻。在德军冲锋的同时，要塞守军也以猛烈的炮火和机枪火力拦阻，德军进展缓慢。眼看步兵受阻，喷火工兵立即冲上去支援，很快打下了扎克洛泽姆西侧的公墓群。08点00分，德军以班排为单位，逐次突入小镇。经过逐屋逐房地血拼，SS“德意志”团3营终于打下了扎克洛泽姆。在此之后，波军火力大为削弱。激战中，10连伤亡很大，3营不得不把预备队11连顶上，进入9连和10连战线中央。

与此同时，SS“德意志”团1营也拿下了扎克洛泽姆西北，但却遭到1号堡垒和四周据点猛烈的侧射火力拦阻。SS侦察营2连朝1号堡垒进攻取得了不小进展。

06点45分，要塞守军司令下令所部停火。谈判已经开始。或许是通信出现了问题，这一消息竟然没能传达给交战双方，导致了战斗的爆发。

08点40分，进攻部队报告，城堡墙上升起白旗，但1号堡垒仍继续射击。

SS“德意志”团命令各营停止向扎克洛泽姆东面运动，并集中火力射击1号堡垒。与此同时，师部也传来新命令，取消所有炮火准备和后续进攻。

然而，1号堡垒仍在射击，给1营造成不少（无谓）伤亡，因此德军炮兵奉命继续朝1号堡垒轰击。09点00分起，大约18个炮兵连对1号堡垒进行了10分钟的炮火急袭。炮击刚结束，1号堡垒就打出了白旗。几乎同时，SS侦察营2连的摩托化步兵和SS“德意志”团2连的将士在迪克曼上尉带领下，爬上1号堡垒城墙。在这次勇敢的战斗中，2位排长舒莱普少尉和古恩伯格少尉双双阵亡。

右翼的SS侦察营各连继续沿维斯瓦河前进，SS“德意志”团2个营向东飞速前进。敌人放弃了抵抗，缴械投降。莫德林要塞之战结束了。SS侦察营搜索队未遇任何抵抗就顺利进入城堡，只是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使摩托车穿过废墟进入城堡。在城堡周围仍由几千全副武装的波兰士兵守卫。在扎克洛泽姆一个镇，德军抓获约3000名战俘，这其中就有不少军官，含波兰第36步兵团上校团长。接受审讯时，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作为1名军官在奥匈帝国陆军中服役。很凑巧，克莱因海斯特坎普中校认出了这位战友——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的命运真是变幻莫测！

大约14点00分，肯普夫装甲师通过无线电向第2军军部报告：

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SS“德意志”团于清晨09点06分夺取了扎克洛泽姆和1号堡垒。伤亡：15死（含2名军官）、35伤。战斗于敌人打出白旗后结束。SS“德意志”团目前正确保夺占地。该地的波军已经投降，并集中到扎克洛泽姆北部，目前他们仍集于此地。供这群俘虏就餐是当前困扰师部的最大问题。师请求军部告诉俘虏的转运地（以便尽快解运）。目前，



德军没有向东穿过安全线。

莫德林要塞投降

泽哈奇将军作为要塞守军代表，打着白旗，于14点50分，在2军全体军官面前签署了降书。至16点00分，战俘如潮水般涌入各个指定集中点。德军各部仍在与加拉齐、1号堡垒东侧的平行公路两侧阵地上保持战斗警戒状态。炮兵也将指挥所前进至扎克洛泽姆东部、1号堡垒，并占领新的发射阵地，迅速做好开炮准备。17点00分，解除武装的各路波军自城堡西门开出。他们穿过加拉齐，朝扎克洛泽姆和临时战俘营走去，准备转运。SS“德意志”团团部设在1号堡垒，SS“德意志”团2营作为第二梯队仍呆在扎克洛泽姆西侧的团部周围。

第2军首席参谋（参一处）作战日记71-72页：

借着华沙投降的机会，第1军军长在雷德洛泽姆野战医院慰问了5名在先前战斗中被俘的德军军官，并询问他们在波军战俘营的相关情况。这些军官告之，他们在战俘营待遇很差。举个例子，波军华沙城防司令副官就曾威胁他们：“普鲁士军官团都是一群小偷和罪犯，（我们）应按照对待小偷和罪犯的方式来对待你们。”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在战俘营的遭遇也是不堪启齿。

9月29日，波兰莫德林要塞守军特梅将军于08点00分在德军最前线的莫德林—亚布隆纳公路正式向德军围攻部队的第2军军长斯特劳斯将军递交降书，正式宣布莫德林要塞和全体要塞守军向第2军投降。在投降仪式上，斯特劳斯卡中将明确下令，出于对守军的忠勇，允许守军全体军官保留佩剑，以及随身行李，包括一定数量的马拉军用车辆也留下来，用于载运他们的个人行李。1945年战败时，盟国对德军军官的处理与德军对待莫德林要塞守军军官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特梅作战集团参谋部

1939年9月28日于莫德林

一般命令

与德国军方进行停战谈判并解除武装之条款

各部最迟于12点00分务必将剩余武器集中到下述地点：

第2步兵师	扎克洛泽姆村口
第8步兵师	莫德林—亚布隆纳公路南面
第28步兵师	莫德林要塞内的重坦克营车库
第30步兵师	卡则之厂房内
通信营	电厂
工兵营	维斯泽克的坦克营房
第4重炮兵团2营	卡则大桥营指挥所



重型炮兵团8连 卡则大桥营指挥所
高射炮兵团 卡则大桥营指挥所
高射炮兵连 卡则大桥营指挥所
徒步炮兵连 1门炮在加拉齐—布迪、1门炮在火车站、另2门炮在卡则—波尔斯基
卫生团和野战医院 莫德林医院
民政连 卡则医院
警卫连和宪兵排 杜姆布雷沃斯基大桥包扎所
所有武器必须分门别类排好上缴

作战集团司令：特梅将军

SS“德意志”团1营于12点00分以行军姿态进入城堡，根据投降计划占领了整个城堡。里面的状况令人震惊：超过1000名重伤的波兰士兵躺在各个地窖里。

9月30日，SS“德意志”团和肯普夫装甲师各部与第32步兵师交接防务，返回进攻前集结地。第32步兵师师长波姆中将，成为要塞司令。

9月30日，第2军向第3集团军报告，全面占领莫德林要塞：

9月28日我进攻部队的强大攻势对莫德林要塞的投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肯普夫装甲师和第32步兵师成功打下了1号和3号堡垒，作出了突出贡献。敌人难以置信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挂出白旗）为止。2个师蒙受了相当惨重的伤亡。

至此，波兰战役实际上结束了！海尔半岛守敌作为波兰陆军打到最后的部队也在几天后投降。公平地说，波兰陆军在整个战役中表现得勇敢而出色。但波兰政府和军方唯一的希望——英法出兵支援，却并没有实现。一直到战争最后几天，波兰士兵都被告之英军已经夺取了但泽，并沿着维斯瓦河两岸推进，来救援他们。

肯普夫装甲师撤回后一直在集结地呆到10月3日。接着，依次穿过姆瓦瓦（首战地点）和帝国边界，返回奈登堡。胜利班师的肯普夫装甲师受到东普鲁士居民的热情欢迎，沉浸在一片欢乐海洋。

肯普夫装甲师参1处作战命令

1939年9月29日于师部

莫德林要塞投降之师命令

1.1939年9月28日莫德林要塞递交降书（参见投降条件附件）。但扎克洛泽姆和1号堡垒守敌最初却未屈服，直至经过激战方才投降。

仅扎克洛泽姆一地，我师即抓获3000名俘虏。根据俘获的波军上校供称，要塞内共有1200名军官、30000名士兵和4000名伤员。

2.随着要塞的投降，沿莫德林整个战线的交战双方全面停火。各部务必守住9月29日12点00分时的到达位置，重武器和炮兵仍然在原地待机，以便在需要时随时恢复敌对状态。截止9



月29日12点00分严格禁止莫德林方向的各部或单个士兵穿过战线。要塞内所有进出交通也将予以禁止。

第32步兵师师长波姆中将指定出任德军驻要塞司令官。要塞守军司令部务必向他移交权利。

4.要塞将于1939年9月29日12点00分归德军占领。肯普夫装甲师负责占领1号堡垒、扎克洛泽姆和中央要塞西部。第32步兵师负责占领中央要塞东部。第228步兵师和第10军负责占领中央要塞南部。

SS“德意志”团1个营负责占领中央要塞西部。营长将于12点00分乘车进入要塞内的波军指挥部。接着，所部奉波姆中将之命实施占领行动。扎克洛泽姆和1号堡垒则由SS侦察营负责占领，该营的附带任务是看押集中在扎克洛泽姆北部的3000名波兰战俘。

SS“德意志”团1个营占领中央要塞后，SS侦察营将加强给驻要塞德军司令、波姆中将，此项配属于12点00分生效。波姆中将将同时负责SS侦察营看押的3000名战俘的饭食供应和转运工作。

5.要塞守军，以及武器装备，将于9月29日12点00分投降，并向指定地点集中。

6.……（略）

7.为了保证莫德林要塞秩序，德军驻要塞司令的第32步兵师宪兵连将得到肯普夫装甲师的半个宪兵连加强，此项任命于9月29日生效。

8.未参与占领要塞任务的师各部于12点00分起陆续撤离现阵地，并在下属地点集中：

师部、第505工兵营、SS通信营和后勤部队仍留在原集结地。

SS“德意志”团和第511反坦克营集中于克洛茨泽沃—卡梅尼卡—沃尔加地区。

第1但泽步兵团集结于雅诺夫—沃隆纳诺瓦—斯穆勒斯卡—扎鲁斯基地区，SS炮兵团和陆军第47重型炮兵团2营集中于斯特鲁泽沃—雅努斯泽沃—古斯通林地区。

9.师各团和各营务必派出摩托化传令兵通报所部占领新集结区的情况和团营部位置。下述各部必须随时留1名传令兵与师部一起行动：SS“德意志”团、第1但泽步兵团、第511炮兵团、第7装甲团和第505工兵营。上述各部传令兵务必在夜间找到返回各自团营部之路。

10.SS通信营务必保持第2军与SS“德意志”团、第1但泽步兵团之间的电话线畅通，同时保障SS炮兵团、第7装甲团、第32步兵师和第2军军部之间的电台和无线电联络畅通。多余的电话线从9月29日12点00分开始拆除。

致师长

首席参谋：冯·贝尔努特中校

第2军通告

本日公报！

致本军全体将士：



莫德林要塞投降！1939年9月29日08点00分，要塞守军司令宣布要塞投降。1200名军官、大约24000名士官和士兵、5000匹军马、105门火炮、80门迫击炮、反坦克炮和榴弹发射器、370挺机枪和13500件轻武器以及大量军需物资全部落入我军之手。敌军（指整个波兰陆军）的最后抵抗随着莫德林要塞的投降而彻底瓦解。终结波兰陆军的全胜荣誉现在完全落入我军囊中，感谢大家的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果断指挥和勇敢精神。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战士能够阻止你们的进攻精神和对胜利的欲望！

从9月11日到28日，来自波美拉尼亚、但泽和东普鲁士的步兵们在德国空军、炮兵、工兵和技术兵种部队卓有成效的支援下反复进攻要塞。在激战最后几小时，我军最终打下了2个重要的外围堡垒。

正如先前已经证明诸位能力的诸多战斗一样，你们在要塞围攻战期间，在明智而集中的指挥下，再次证明了你们卓越的战斗力。

对于这次胜利，我要向全体将士致以我最衷心的赞美和诚挚地祝贺！

愿诸神继续保佑我们的祖国！

签字：第2军军长斯特劳斯中将

肯普夫装甲师

1939年9月30日于野外

第15号师作战令

波兰战役已告结束。本师以强大的机动打击力量，粉碎了遭长期围困而顽抗的莫德林要塞并高速突入敌大后方（即突破至华沙东南的维斯瓦河段，将波兰陆军主力一网打尽），为摧毁波兰陆军做出了卓越贡献。

自本师成立后于波兰战役共经受了3周的战火洗礼。在整个战役中，本师英勇而成功地连打19仗（肯普夫忘记了姆瓦瓦和鲁然的两次失败），（尤为难得的是）本师还在战役的最后一仗中胜利攻取了扎克洛泽姆和莫德林要塞1号堡垒，（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史诗般的战斗中，这些胜利的获得全靠着全师旺盛的斗志，以及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达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作战任务。

最后，我要向我师堪称典范的战友之情表示特别祝贺和感谢。今天，我们应该把荣誉留给负伤的战友，是他们在为德国的伟大胜利而流血，同时虔诚地感谢倒下的将士，他们将永恒地站在波兰，为帝国东部站岗放哨。

本师当前处于待机状态，随时候命。德意志万岁！

签字：肯普夫少将（师长）



肯普夫装甲师的解散

随着波兰战役的结束，肯普夫装甲师解散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这固然令人遗憾，毕竟该师所属各部（无论是SS特别机动部队和国防军）都配合默契，相处甚欢。虽然我们做出不少努力，试图将肯普夫装甲师按原建制保留下去，但终归失败。1939年10月7日，肯普夫装甲师的告别仪式在奈登堡南部的大操场举行。师所辖各部在大操场集合，肯普夫少将先是检阅了各部，继而发表全师解散演说。师长肯普夫少将指出：“由于国防军高层拒绝了完整保留我师建制的提议，因而我师的解散日最终还是来临了。本师自东普鲁士出境后一路东进，尤其是从东面包围波兰首都，对战役胜利做出突出贡献，并加速了战争的结束。”在向全体军官、士官和士兵致个人感谢后，肯普夫少将又说道：

“第7装甲团的全体将士之加入使我师转型成1个装甲师，并以你们的装甲铁拳粉碎了敌人的抵抗……

如果说步兵是战争皇后，那么SS“德意志”团的全体将士就是摩托化步兵中的女皇……

SS侦察营的全体将士们继承了吕措夫的野心和胆识（如同“加利·欧文”）……

SS炮兵团全体将士们更是成就非凡，要知道贵团仅仅在战前不久组建，训练仅几周时间，可表现却和1个经验丰富的炮兵团不相上下。你们是本师强大战斗力的象征，正是你们用炮火粉碎了横亘在我进攻尖兵当面的敌之抵抗……

高射机枪连的全体将士们，你们在地面战中时常给步兵战友提供的火力支援为本师的胜利增光添彩。

通信营全体将士们，你们以自己的杰出能力，不分白昼地工作，保障了师部和各作战部队间通信联络的畅通无阻，这是师部有效指挥各部最重要和先决条件。

师后勤部队的全体将士们，尽管（波兰境内）路况恶劣，补给线上不断受敌袭扰，但你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本师各部所需的弹药、汽油和食品补给。你们在武器装备仅够自卫的情况下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部分单位甚至为战斗胜利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将军用这种表达方式，向各部致以亲切的告别，并特别赞扬了第505工兵营和第511反坦克营。演讲完毕后全场一阵沉默，接着各部在SS“德意志”团军乐队演奏的“兰根剑”进行曲调中逐个走过检阅台，向他们的师长肯普夫少将做告别式。

告别仪式在全体幸存的肯普夫装甲师将士的脑海里留下了永恒的回忆。

装甲兵上将肯普夫于1964年1月6日在西德巴登哈尔茨堡逝世。

1963年7月8日，他在给作者（奥托·维丁格）的复信中写道：“接到我师老战友的信让我非常愉快。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波兰战役，回到了我装甲师那种坚固而默契的战友之情，以及用我的名字命名的装甲师所达成的伟大的功绩的时光。”

前肯普夫装甲师首席参谋冯·贝尔努特中校，后来晋升少将，出任第4装甲集团军参谋长，在霍特上将手下任职。1943年，他乘坐鹤式观察机在对中部地区进行侦察飞行任务时被



苏联军队高射炮击落。

解散后，各部返回所属军区。第7装甲团采取机械化行军方式抵达但泽—奥利瓦，接着装上几趟军用专列（含装载坦克用的平台车），返回本土驻防地——斯图加特—法伊英根。

SS特别机动部队各部却没能再回他们和平时期的驻防地。他们分成几路纵队，先是开往施奈德米尔—瓦乌克地区，接着又坐火车抵达德累斯顿，然后再行军至皮尔森地区（布拉迪瓦尔德训练场），参与组建SS特别机动部队摩托化步兵师（后改称SS第2“帝国”装甲师），首任师长是保罗·豪塞尔中将。在波兰战役期间，他和他的首席参谋、后勤参谋一起作为军事观察员随同肯普夫装甲师师部行动。

第3集团军指挥部 1939年9月25日于集团军司令部

首席参谋160/39号密令

根据第1军、第2军、特别作战军和肯普夫装甲师的请求，集团军司令部出具一份肯普夫装甲师编制内的SS特别机动部队战斗价值报告。

肯普夫装甲师

1939年9月25日于师部

首席/次席第50/39号密

相关：答复第3集团军于1939年9月25日的疑问

主题：报告肯普夫装甲师建制内SS特别机动部队各部的战备情况

致第3集团军

1.SS“德意志”团：该团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支完全具备战斗力的步兵团，装备着现代化武器并得到1个摩托化步兵连，以及1个装甲侦搜排的加强。团长施泰纳上校是全团坚强的领导者，本人指挥也事无巨细。

2.SS炮兵团：该炮团于战前10周成立，但却以惊人的速度进入了角色。在机动大战期间，他们为各个步坦战斗群提供了卓越的炮火支援，每次作战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炮击准备。据了解，该团也在炮术前置计算基础上受到过充分而扎实的训练。团长汉森中校，也是全团坚强的领导者。在战斗中，该团总是表现出高昂的斗志。

3.SS侦察营：该营由勇于开拓进取和深具冒险精神的布兰特少校指挥，他们在侦察、进攻和防御中表现卓越。考虑到该营仅有4辆装甲侦察车可用，而且还有2个摩托化步兵连要实施艰苦和不同类型的各种侦察任务，可以说该营的表现甚为卓越。

布兰特少校是那种在他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领导人，并满怀激情地完成各种任务。在他出色地领导下，全营将士们都达到了超常水平。

4.SS通信营：该营经常作为1个现代化通信营使用。正是由于营长出色的个人领导能力和全体士兵经过多年训练累积下的丰富经验才达成一个又一个重任。该营在无线电通信领域所



达到的高超水准是我（指肯普夫师长）前所未见的。无线电连的顺利作业使我师师部对分散在广大区域内作战的各部进行顺利指挥变成现实，尤其是在我师被敌切断补给线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的表现更是难能可贵。

5.SS高射机枪连：该连在战役中很少进行对空射击。因此，我（指肯普夫师长）无法评估该连在防空领域的训练水平。不过，该连却经常充满激情地参加对敌装甲目标的攻击。他们的作战支援能力经常得到步兵同僚的好评。

连长芬克上尉，是一位精益求精且精力充沛的干将。

6.师辎重队队长：师后勤部队在极富领导力的干将克纳普中校的带领下，自战争第一天起就达成了一系列艰巨的后勤补给任务。

在本师突入敌大后方那些日子里，后勤补给任务殊为艰难。尽管如此，后勤部队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补给重任。

签字：肯普夫少将（师长）

致第2军军部

根据（第3集团军）命令，上述报告将直接呈递给第3集团军司令部

致司令官、参谋部尉官和副官

肯普夫装甲师在1939年波兰战役中的指挥隶属关系：

1939年8月26日到1939年8月28日，配属第1军（军长：佩策尔中将）

1939年8月29日到1939年8月30日，配属第3军（军长：哈泽中将）

1939年8月31日到1939年9月2日，配属第1军（军长：佩策尔中将）

1939年9月3日到9月4日，配属特别作战军（军长：乌尔里希中将）

1939年9月4日到1939年9月5日，配属第3军（军长：哈泽中将，从9月4日09点00分到11点00分，转属特别作战军）

1939年9月6日到1939年9月13日，配属特别作战军（军长：乌尔里希中将）

1939年9月13日到1939年9月14日，配属第1军（军长：佩策尔中将）

1939年9月15日到1939年9月16日，配属特别作战军（军长：乌尔里希中将）

1939年9月17日到1939年10月2日，配属第2军（军长：斯特劳斯中将）

1939年10月3日到1939年10月9日，配属驻柏林的补充集团军

肯普夫装甲师在1939年波兰战役中的战役和战斗大事表：

1939年9月1日到9月4日：姆瓦瓦—霍莱热地区突破战斗

1939年9月5日到9月7日：鲁然战斗

1939年9月7日到11日：洛姆扎战斗



1939年9月12日到9月16日：克利茨姆—明克—谢德尔采—加沃林之战

1939年9月19日到9月27日：维斯瓦河大迂回包围战

1939年9月28日：突击莫德林要塞

肯普夫装甲师

1939年9月21日于师部

参谋二处第55/39号

相关主题：师部军官名册

肯普夫	军衔少将、职务师长
冯·贝尔努特	军衔中校，职务首席参谋
比勒特	上尉和参二主管（即人事主管）
格伦斯	中尉和参二部军官
达尔科博士	高级野战军医官兼师部军医
海因里希博士	军事法庭顾问和军事法庭审判官
梅茨	师营养官

SS特别机动部队配属军官

保罗·豪塞尔	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军衔中将
奥斯滕多夫	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军衔少校
克纳普	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军衔中校，职务补给官
格伦欣	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军衔上尉，职务参谋三部军官
普夫莱德	少尉，职务参谋三部军官
赖因哈特	军衔中尉，职务参谋三部军官
科尼普	军衔中尉，职务参谋三部军官
克林根伯格	军衔上尉，职务豪塞尔中将军官

第7装甲团

兰德格拉夫	军衔上校，职务第7装甲团团长
奥滕汉恩	军衔上尉，职务第7装甲团团副
冯·格尔斯多夫	军衔少校，职务第7装甲团1营营长
施密特	军衔中校，职务第7装甲团2营营长

SS“德意志”团



施泰纳	军衔上校，职务SS“德意志”团团长
雷赫尔	军衔中尉，职务团副
舒尔特	军衔少校，职务SS“德意志”团1营营长
普雷夫克	军衔少校，职务SS“德意志”团2营营长
克莱因海斯特坎普	军衔少校，职务SS“德意志”团3营营长

SS炮兵团

汉森	军衔中尉，职务SS炮兵团团长
吉列	军衔少校，职务SS炮兵团1营长
弗雷勃	军衔少校，职务SS炮兵团2营长
埃尔斯彭穆勒	军衔少校，职务SS炮兵团3营长
鲁斯	军衔中校，职务陆军第47重型炮兵团2营

SS通信营

魏斯	军衔少校，职务SS通信营营长
许佩	军衔中尉，职务营副

SS侦察营

布兰特博士	军衔少校，职务SS侦察营营长
维丁格	军衔中尉，职务营副

第511反坦克营

莱罗彻	军衔上尉，职务营长
劳腾贝格	军衔少尉，职务营副

第505工兵营

杜尔克曼	军衔上尉，职务营长
劳滕贝格	军衔少尉，职务营副

1939年9月21日到9月30日，肯普夫装甲师各部的实际兵力一览表：

师部：225名官兵

第7装甲团：1324名官兵

SS“德意志”团：2861名官兵



SS炮兵团：1531名官兵

SS侦察营：609名官兵

SS通信营：452名官兵

第505工兵营：780名官兵

第511反坦克营：509名官兵

第681卫生连：267名官兵

第611急救排：41名官兵

师支援指挥部：781名官兵

陆军第47重型炮兵团2营：74名官兵

第48炮兵团2营：725名官兵

第68炮兵团2营：737名官兵

肯普夫装甲师伤亡记录：

1939年8月26日到28日：

0名军官、2名士官和士兵阵亡，0名军官、1名士官和士兵负伤。

1939年9月1日到9日：

7名军官、69名士官和士兵阵亡，17名军官、258士官和士兵负伤。

1939年9月11日到9月20日：

3名军官、72名士官和士兵阵亡，3名军官、160名士官和士兵负伤

1939年9月21日到9月30日：

2名军官、34名士官和士兵阵亡，5名军官、123名士官和士兵负伤。

总伤亡：

阵亡——12名军官、177名士官和士兵；

负伤——25名军官、542士官和士兵。

1939年波兰战役期间第7装甲团的编制和坦克数量：

团部：轻坦克排——装备5辆1号坦克

通信排——3辆1号指挥坦克

装1营（轻坦克营）：

营部连由1个轻坦克排（装备5辆1号坦克），以及通信排（装备2辆1号指挥坦克）、摩托化搜索排、工兵排组成。

装1连（轻坦克连）：连部由1辆1号指挥坦克和1辆1号坦克组成，1、2、3排各装备5辆1号坦克，4排装备5辆2号坦克。



装2连（轻坦克连）：与补充营一道留驻本土。

装3连：编制和装1连相同。

装4连（重坦克连）：

连部由1辆1号指挥坦克、1辆1号坦克组成，1排和2排各装备3辆3号坦克，3排装备2辆4号坦克，4排装备5辆1号坦克。

装7团2营：编制和1营一样，坦克数量也一样。

装7连和补充营一道留在本土。

各装甲营额定编制是66辆坦克和团部各种指挥、通信车辆，第7装甲团额定坦克编制数量为140辆，但在整个波兰战役中，装7团实力却从未达到满编数量。

同时，第7装甲团还拥有1个2排编制的维修连，各营还有1个轻型卡车组成的辎重队便于补给。

指挥坦克

武备：1挺机枪

乘员数量：不定

1号坦克

武备：2挺机枪

乘员数量：2人

2号坦克

武备：1挺机枪和1门20毫米主炮

乘员数量：2人

3号坦克

武备：1挺机枪和1门37毫米主炮

乘员数量：5人

4号坦克

武备：1挺机枪和1门75毫米短管主炮

乘员数量：5人

SS“日耳曼尼亚”团在波兰战役的表现：

SS“日耳曼尼亚”团和配属第10军作战的SS特别机动部队工兵营，主要在第14集团军战区内北起上摩拉维亚、南至上贝斯欣登广大地区。正是在此战场上，他们对当面之敌形成了第一道包围圈。

SS“日耳曼尼亚”团在第14集团军建制内配属过不少部队，以下是第14集团军建制内由南至北展开的各军之作战简况：



第18山地军（下辖第2、第3山地师，后得到第1山地师加强），军长拜耳中将，该军任务是从上贝斯欣登出境，一路攻城掠地，轻松拿下萨姆博、鲁迪基，继而在第1山地师主力配合下，经血战打下普热梅密斯尔以南的莱姆贝格城。

第22军，下辖第2装甲师和第4轻装师，军长冯·克莱斯特中将，突击路线与第18山地军相似，卷击克拉科夫之敌重兵集团侧背。作战目标是通过大纵深迂回运动抵达布格河畔，力争和北方集团军群所属的第4集团军会师，合围布格河以西的波军重兵集团。

第17军，下辖第7和第44步兵师，军长基尼茨中将，任务是朝克拉科夫进击。出境后，17军先是以第7步兵师打下了普热密斯尔要塞，继而朝塔尔诺夫（Tarnov）以北的雅沃洛夫（Javorov）挺进。经过一系列激战，该军与第1山地师一部会师。在此期间，第22军所属的第2装甲师的坦克群为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作战支援和协同。

第8军，下辖第5装甲师、第8步兵师和第28步兵师，军长布施中将，他们先是在最初的战斗中突破了上西里西亚东部的波军强大的边界防线，继而在机动战中打下了维斯瓦河北岸的克拉科夫城，接着又渡过桑河朝卢布林南面推进。

SS工兵营作为第10集团军军属工兵营的作战概况将下一节关于霍特上将的第15军简况中一并描述。

回到SS“日耳曼尼亚”团。根据1939年6月26日第5军区的动员计划，SS“日耳曼尼亚”团将做为陆军的一支团级部队，全团进驻柯尼斯堡训练场，归第8军节制。一旦X作战爆发（指波兰战役爆发），SS“日耳曼尼亚”团将采取A号机动方案。这是第14集团军下达的严令，指示该方案单独由SS“日耳曼尼亚”团执行。

战争最终在1939年9月1日爆发，当天第8军向SS“日耳曼尼亚”团下达一道命令：

“目前集结于拉蒂博尔—奥尔萨梅尔（Ratibor Althammer）以北地区的SS“日耳曼尼亚”团应于9月2日03点00分到达奥尔萨梅尔—埃兴坎普（Eichenkamp）—维尔舒本（Wieshuben）—基弗斯费尔特（Kieferstädtel）—格罗曼斯多夫（Graumannsdorf）地区，继而准备朝尼古莱挺进。”

当时，第8军当面之敌为波兰陆军第22和第55步兵师，以及波兰陆军第23步兵师。这些番号全都查明无误。虽然他们沿着普莱斯（Pless）—尼古莱（Nikolai）一线进行了极为勇敢而顽强地抵抗，但终究被第8和第28步兵师所粉碎。尽管如此，德军还是预计在未来的突破中仍将遇到更多的抵抗。

对SS“日耳曼尼亚”团而言，第8军进攻令的到来是意料中的事。9月2日，SS“日耳曼尼亚”团又收到第8军如下任务指示：

1.敌仍固守尼古拉和维雷（Vyry）防线，第28步兵师已突破该防线，向南推进，目前进抵科别尔（Kobior）—蒂黑（Tychy）铁路线。第5装甲师正朝普莱斯挺进。

2.SS“日耳曼尼亚”团应立即突破新伯施泰希（Neubesteich）—加尔达维策



(Czervionka) 一线，向沃什切策 (Voszczyce) —加尔达维策 (Gardawice) —扎瓦达 (Zawada) 前进。此外，贵团还应侦察军朝普莱斯—科别尔方向进攻右翼后方的各条行军路线状况。

3.待到完成新部署后，贵团的任务是保护炮阵地和本军后方之加尔达维策—拉兹斯卡亚—多雅科夫 (Duyakov) 交通安全。特别注意要在要线上各个村镇留驻兵力，防止敌对本军后方部队 (后勤部队)、通信系统 (通常指四通八达的军用电话网络) 和大型电台中转站的伏击。执行此类任务用尽可能少的兵力编组成小型战斗群来执行，便于日后恢复建制、重新集结。负责该项任务的军官应与设在360高地的第8步兵师指挥部 (布科维纳以东2公里) 取得联系。在各个村镇驻防的小型战斗群，应向负责当地防务的指挥官报到。

这项任务或许对于正向东攻击前进的各个步兵师来说是很重要，但在SS“日耳曼尼亚”团看来，这个任务却无关紧要。作为1个全副武装的摩托化步兵团，其作战任务应该是作为装甲师一部 (例如，应将SS“日耳曼尼亚”团纳入同属第8军的第5装甲师建制) 参战才更具战术价值，并在作战层面上方属正确。接到8军命令，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在营长舒邦特中校指挥下，从9月2日起负责在指定地区 (加尔达维策—拉兹斯卡亚—多雅科夫地区) 执行任务，直到9月3日正午。团部同时转移到布兰尼察 (Branica)，团主力和第48工兵营一起，仍归军直辖，原地待命。

9月3日12点00分，团长德梅尔胡贝尔上校接到下一道军命令：

1.敌人开始从工业区撤退。

2.第3边界警备司令部任务是占领工业区。为执行上述任务，第239步兵师和SS“日耳曼尼亚”团将配属该边界警备司令部。

3.完成第3边界警备司令部的任务后，SS“日耳曼尼亚”将于24点00分返回尼古莱。

4.立即和格莱维茨的第3边界警备司令部取得联系。以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 (摩托化步兵和侦察连) 为先导，SS“日耳曼尼亚”团再次出动2营迅速夺取上西里西亚东部工业区，以及重要的初级材料加工厂。

指定进攻路线布满地雷，几座大桥也被炸掉，因此直到9月4日下午SS“日耳曼尼亚”团仍未抵达梅斯洛维茨城。受够了波兰人几十年统治的城内日耳曼居民狂热地欢迎大军的到来。SS“日耳曼尼亚”团1营进占该城和所有供应设施后，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和配属作战的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兵不卸甲、马不停蹄继续朝索斯诺维策前进。行进间，各连不断肃清隐蔽在两旁暗处的波军步兵火力点。SS“日耳曼尼亚”团以雷霆之势迅速扫荡了抵抗的波军。工业区中心几乎毫发无损地落入SS“日耳曼尼亚”团之手。接着，3营快步赶上，2营也迅速调整部署，未遇抵抗即顺利打下当天最后一个目标——本津 (Bendzin) 城。

第3边界警备司令部傍晚在给第8军的报告中陈述道：

“根据SS‘日耳曼尼亚’团13点40分发来的一份战报 (因游击活动袭扰，这份战报直到



18点10分才收到），该团于13点00分占领了梅斯洛维茨，受到当地居民热烈欢迎，目前正在继续朝索斯诺维策进军。”

9月5日，SS“日耳曼尼亚”团收到第3边界警备司令部新的无线电命令：

“我军已夺取克拉科夫！SS‘日耳曼尼亚’团立即解除第3边界警备司令部的作战配属，经由梅斯洛维茨—赫尔梅克—扎尔基—布洛德拉—科索沃，于9月7日下午抵达克拉科夫。后续命令将由第28步兵师转达。9月7日发自克拉科夫法院的报告。”

此时，SS“日耳曼尼亚”团仍保持完整地建制和战斗力。然而这一切很快就将改变。从这天起，一系列命令和无线电指示，使SS“日耳曼尼亚”团建制被打乱，各部被加强给不同部队。

既然如此，那第14集团军司令部为何又在几天前打算让该团保持完整建制充当预备队，置身于战场之外？

9月6日14点53分，第8军电示第5装甲师和SS“日耳曼尼亚”团：

“‘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搜队将配属给第5装甲师，责成该排迅速开赴索洛肖瓦。”

9月10日08点45分，团部电台接到一条确切命令，准备将SS“日耳曼尼亚”团拆分使用。发报单位为第8军军部：

致SS‘日耳曼尼亚’团

- 1.本军于维斯瓦河西岸战区内之敌已被击败。
- 2.第8军将于9月10和11两天渡过维斯瓦河，向右岸挺进。详情请见1939年9月9日的军命令。
- 3.根据集团军下达的口头命令，SS‘日耳曼尼亚’团将分别给各军配属一个加强摩托化步兵营。

签字：布施中将

正当团长将2营（加强）留在第8军防区时，SS“日耳曼尼亚”团却又接到了驻博赫尼亚的第14集团军司令部的一条无线电指示：

SS‘日耳曼尼亚’团转属第22军，巩固桑河桥头堡。

团长务必在当日向卡索加的第22军军部（位于普雷泽沃斯基西南11公里）报到。

贵团务必在9月11日傍晚前完成集结和出动准备，并于9月12日清早抵达桑河沿线。

1939年9月11日

第14集团军司令部

参谋长：马肯森少将

雅沃洛夫和萨多瓦维斯尼亚之战

正当SS“日耳曼尼亚”团1、3两营和配属部队（欠SS“德意志”团15连所属的装甲侦搜排）煞费苦心地在拥堵的道路系统上寻找缝隙穿过去，好不容易于9月12日黄昏前赶到第22



军桑河桥头堡时，却并没有赶上任何战斗。不过，第22军还是立即向该团下达了9月13日的作战命令：

第22军军部

军指挥部参一/作战部

1939年9月12日

1939年9月13日SS“日耳曼尼亚”团部署令

1.第22军任务：9月13日，第22军应继续沿着杜布洛欣（Dbrosin）—洛瓦洛斯卡（Rava Ruska）—布雷尔泽克（Belzec）一线朝赫尔姆推进。

2.SS“日耳曼尼亚”团任务：“日耳曼尼亚”团于9月13日负责掩护军东翼，最初自雅沃洛夫（Javorov）东部起，继而再由洛瓦洛斯卡地区向东延伸。

3.贵团推进路线：9月13日05点00分自雅罗斯拉夫西郊出口出发，越过雅罗斯拉夫战争大桥，朝维索克洛夫推进。抵达目的地（维索克洛夫）后，沿公路右侧休整，等待进一步指示再前进。雅罗斯拉夫战争大桥开放时间为05点30分到08点30分。

第685宪兵营将负责引导贵团穿过雅罗斯拉夫并越过战争大桥。抵达维索克洛夫并接到进一步指示后，贵团将继续由维索克洛夫起程，朝雅夫洛夫挺进。到达雅夫洛夫后，再沿着莱姆伯格公路朝斯科托（Szkto）推进。

完成侧翼掩护任务后，贵团接下来的行军路线将从斯科托出发，穿过雅荣纳和马吉雷夫（Magierov），最终抵达卡蒙卡。

4.首个侧翼掩护阵地在雅沃洛夫：阵地设在斯科托郊外向东延伸的292高地，确保290号高速公路和维斯尼亚（Visznia）—雅沃洛夫公路沿线安全。

侦察区域：右作战分界线：雅沃洛夫—萨多瓦—维斯尼亚，左作战分界线：斯科托—雅诺夫—达布维卡（Dabovica）

侦察队往普热密斯尔—莱姆贝格公路搜索前进。切记第1山地步兵师所部即将踏上这条公路。

派1个加强连在萨多瓦维斯尼亚构筑阻击阵地，防止抵达莱姆贝格之敌穿过普热密斯尔。确保雅沃洛夫小镇和拉迪姆诺—雅沃洛夫—尼米洛夫完全开放。贵团作战车辆务必集中于雅沃洛夫以东地区。

5.第二个侧翼掩护阵地设在洛瓦洛斯卡：在普格罗泽利斯卡地区东南约5公里的洛瓦洛斯卡—佐莱沃公路左右两侧组织防线，确保马吉雷夫沿线公路的安全。

侦察区域：右分界线——洛瓦洛斯卡—雅诺夫，左分界线——洛瓦洛斯卡—乌林诺夫

侦察队往雅诺夫—佐莱沃一线搜索前进。务必保障洛瓦洛斯卡镇和第4轻装师进攻轴线完全畅通。团作战车辆集结于镇（指洛瓦洛斯卡）东和（第4轻装师）进攻路线上。

6.与设在奥勒什策的军部（第22军）建立电台联络，立即从军通信官处领取本军电台通



讯资料册。

立即给第4轻装师派1名联络官

致贵团的命令副本也将同时传达给驻雅沃洛夫西郊出口或洛瓦洛斯卡东南郊出口的本军部队，（以便在贵团到位时）他们能（解除侧翼掩护任务）穿过贵团战线继续前进。

第22军参谋长蔡茨勒少将^①

至此，SS“日耳曼尼亚”团的任务清晰明了：为第2装甲师和第4轻装甲师担任侧翼掩护，确保雅沃洛夫和萨多瓦—维斯尼亚之间地区安全。以下是SS“日耳曼尼亚”团任务区内的形势简介：

9月11日，第1山地师拿下了萨姆博市。9月12日，第99山地团匆匆集结起1支摩托化纵队，经由鲁迪基朝莱姆贝格急进，阻止北面之敌（该敌并未朝莱姆贝格撤退）朝萨多瓦—维斯尼亚和雅沃洛夫两地撤退。第22军由于突破速度太快，他们高速穿过普热密斯尔城，却于9月11日丢下南面的雅沃洛夫，直接以第2装甲师往前急进，该师先锋猛冲急进，一口气打到莱姆贝格以北的库里科沃。被困于雅沃洛夫和萨多瓦—维斯尼亚之间的波军一部拼命突围，试图朝莱姆贝格方向杀开一条血路。9月13日，第7步兵师攻克莱姆贝格和普热密斯尔要塞。接着，又与第44步兵师各团，以及第17军各部沿普热密斯尔要塞—莱姆贝格公路将波军如鸭子般地赶向SS“日耳曼尼亚”团在维斯尼亚和雅沃洛夫之间建立的侧翼防线。这股波军和从克拉科夫战斗中突围而出的波军合兵一处，对第22军后方和侧翼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这股波军拥有不少优势，兵力规模庞大不算，地形上还拥有德军机械化部队难以逾越的森林地区，以及当地波兰平民严重的仇德情绪。这些都对德军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第22军指定的第一条侧翼防线正面宽约15到20公里，SS“日耳曼尼亚”团兵力薄弱，难以平均布防，而兵力占优、建制完整、战斗力尤存的波兰突围大军，从理论上来说突破薄弱的德军包围圈似乎轻而易举。

为了执行第22军军部命令，SS“日耳曼尼亚”团于9月13日05点00分出动，很快就顺利占领了雅沃洛夫东南和东面的第一条侧翼防线。SS“日耳曼尼亚”团2营仍留在第8军建制内；SS“日耳曼尼亚”团2连和3连被第22军军部截留下来，先是待在维索克科沃地区，后转至奥勒什策地区，充当军预备队。

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在穆伦坎普上尉指挥下，根据军部明确指示，迅速前进，封锁萨多瓦—维斯尼亚方向的普热密斯尔—莱姆贝格公路。15点00分，他们和波军向东撤退的1个营不期而遇。这些摩托化步兵反应快如闪电，在他们迅猛打击下，波军这个营几乎全军覆灭，500名官兵都举起了双手。接到报告，第22军立即致电SS“日耳曼尼亚”团，庆祝他们首战告捷。

^① 1942年9月24日，蔡茨勒少将接替哈尔德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



SS“日耳曼尼亚”团3营，在营长克彭少校指挥下，采取以点控线的方式，以一系列坚固据点，在雅沃洛夫东南和东面勉强组织了一条防线。SS“日耳曼尼亚”团1营和4连与团部一起行动，并充当团预备队。

9月13日傍晚，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突然遭到西面强敌的进攻，伤亡惨重。该敌并非散兵游勇组成的乌合之众，而是一支建制完整、战斗力强大，并统御有方和有明确任务的作战部队。根据战斗结束后不久抓获的几名波兰军官供称，这支波军的领导核心竟是克拉科夫战争学院的教官和学员！这支由泽尔克上校指挥的部队，未遇过德军进攻，附近仍保有战斗力的友军还在源源不断向他们靠拢（1个骑兵团一部、1个炮兵团，以及1个步兵师一部），他们的任务是经由莱姆贝格突出重围，继而朝华沙撤退。在夜幕的掩护下，穿着轻底胶鞋、不戴钢盔的波兰官兵们伪装成友邻德军部队（不少波兰人会德语）以衔接防线为借口悄悄地摸进SS“日耳曼尼亚”防线实施侦察。他们不声不响地干掉了一个个单岗的德军哨兵。遗憾的是，波军并没有利用SS“日耳曼尼亚”防线各个据点间的空隙化整为零，分散穿插突围，而是以达到华沙为目标，按教科书似的集中全部兵力在宽大正面上实施不惜代价的集团冲锋方式突围，这不能不说是德军的万幸和波兰陆军的悲哀。

由于遭到强敌大规模集中性突袭，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被迫向北退却，连长穆伦坎普上尉失踪。

9月14日清早，SS“日耳曼尼亚”团向第22军拍发如下电报：

“入夜后，优势之敌自西面沿通往莱姆贝格的公路运动。他们组织强大的步兵突击群在炮火和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下对驻守萨多瓦—维斯尼亚的SS‘日耳曼尼亚’团15连展开系统性猛攻，02点30分全连被迫北撤。当前，该连和SS‘日耳曼尼亚’团1营派出往姆瓦两侧的1个连取得联系。伤亡：4人阵亡、3人负伤，半个重机枪排25人、以及3排的所有车辆均告失踪，连长也在失踪名单之列。”

第22军军部接到报告，不为所动，在给SS“日耳曼尼亚”团的回电中严令该团务必以15连在1连支援下，不惜任何代价，死守萨多瓦—维斯尼亚。与此同时，军部还向SS“日耳曼尼亚”团通报，第7步兵师已于9月14日午前粉碎了普热密斯尔要塞的最后抵抗（这个要塞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沙俄陆军把守，阻挡过德军和奥匈帝国陆军，是一战时期东线波兰境内的著名要塞），第22军希望这个胜利能够对SS“日耳曼尼亚”团当前形势起到正面影响。然而，事实却是，从普热密斯尔城和要塞内突围出来的波军为了向东突围（与其说突围，不如说逃窜），又给SS“日耳曼尼亚”团所担负的22军侧翼防线施加了额外的压力。

不久，团部收到新一条无线电令，并立即指示团部传令官通过口头和书面向各连传达：“普热密斯尔—莱姆贝格公路已被大火阻塞，为应付这一突发状况，全团务必远离该公路段！此项命令，团长会反复重申！”

第30炮兵群指挥官奉命将所属的第109炮兵团3营（欠100毫米加农炮连）转移到雅沃洛



夫，第22军同时电请第8军，着重强调要SS“日耳曼尼亚”团2营赶往22军防区支援。当军指挥部转移到托马朔夫时，迪克尔中尉指挥的迪克尔战斗群（由第38反坦克营、SS“日耳曼尼亚”团1个连和第52机枪营1个连组成）奉命警戒军部和四周搜索。团其他连队，仍留由军直辖，在贝尔泽克（Belzec）公路枢纽担任警戒。

9月14日黄昏时刻，第30炮兵群指挥官（他已匆忙赶到前线）从萨多瓦维斯尼亚地区向第22军发回第一份形势报告。

萨多瓦维斯尼亚战斗群

莫吉拉指挥部第30炮兵群指挥官

1939年9月14日 22点15分

致于第22军军部

1. 根据对俘获的波军逃兵审讯和派出巡逻队回报，一股强敌正盘踞在罗戈佐沃（Rogozno）—马拉奥梅佐拉—拉斯基南部森林地区，敌配有炮兵和骑兵。
2. 午后，敌反复以1个步兵营在迫击炮或步兵炮支援下反复进攻马拉奥梅佐拉。
- 敌人沿普罗若杜诺—罗戈佐沃—马拉奥梅佐拉—拉斯基—罗达提切策以北高地（289高地）的进攻被萨多瓦维斯尼亚战斗群击退，目前正遭我军炮火轰击，进退维谷。
3. 然而，南向防御却大有问题，本官仅在鲁迪基发现少量（德国）守军。
4. 至今仍未能与部署在莫索伊斯卡亚的第1山地师警戒部队取得联系。
5. 第8军所部的摩托化部队（指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应根据指示在明天清晨将北向警戒线延伸至利涅里瓦尼基—谢德利斯卡一线。
6. 当前，防区内SS“日耳曼尼亚”团所部（欠配属第5装甲师的装甲侦搜排、欠配属第8军的2营，和随22军军部行动的2个连）仍是防线的骨干力量，不可或缺。
7. 本官将在明晨对敌发动进攻。
8. 莫吉拉指挥所将架通和雅沃洛夫 总机站的电话联系。

签字：海因里希

为了迅速将SS“日耳曼尼亚”团从雅沃洛夫南面的任务中解脱出来，投入新的战斗，第22军军部于9月15日05点30分致电友邻的第17军军部：

“请立即派兵接替部署在雅沃洛夫以南的姆瓦地区之SS‘日耳曼尼亚’团所部，并尽快对普热密斯尔要塞突围出来之敌展开攻击。该团（指SS‘日耳曼尼亚’团）急需新的进攻。SS‘日耳曼尼亚’团团部设在莫吉拉。”

第17军，以第7和第44步兵师自南向北推进，赶往萨多瓦 维斯尼亚—格洛德克一线。看样子是要掩护第22军敞开的右翼。这个情况早在9月14日军部给团部下达的命令就已有预兆：

1. SS“日耳曼尼亚”团（欠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和军部直辖的2个连，以及15连的装甲侦搜排）经由洛瓦洛斯卡第五大桥朝索卡前进。抵达索卡后，配属已在该地第4轻装师作战。



2.SS“日耳曼尼亚”团2个连仍留任军预备队，分别于贝尔泽克和托马朔夫执行任务。及至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到位后，上述2个连方回归贵团，2营将充当新的军预备队。

9月15日，大群波军试图在博尔迪亚津北面突围，经过血战终于在清晨06点00分被打回。与此同时，第17军首支机械化纵队抵达SS“日耳曼尼亚”团防区。第22军打算撤回第109炮兵团3营，截止此时该炮营在支援SS“日耳曼尼亚”团掷弹兵的防御战中已做出卓越贡献。不久，SS“日耳曼尼亚”团突遇危急情况，敌人加大了对SS“日耳曼尼亚”团3营的进攻压力。这些敌军在第7步兵师和第44步兵师坚如磐石的防御下未能得手，继而蜂拥冲击SS“日耳曼尼亚”团3营和他们薄弱的防线。在波军强大的攻势下，各连被迫撤往雅夫洛夫。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团副索赫姆贝格上尉、3营长克彭少校不幸阵亡。3营军械官也身负重伤。团部只得转移到雅沃洛夫北部，并组织3营沿莫吉拉到图查尔（Tuczapy）以北高地一线组织新的防线。波军士气依旧高昂，他们仍不断组织小股兵力，反复拼死突击，试图撕开一个口子。战至9月16日夜，狂怒的波军集中全部兵力，疯狂冲击SS“日耳曼尼亚”团薄弱的防线，尽管1营和3营进行了艰苦卓绝、极为英勇的抵抗，但还是步步后退，最后竟然被压到雅夫洛夫南郊！

就在防线即将崩溃的危急时刻，援军赶到了！9月17日清晨，第7步兵师各团终于赶到，对压在雅沃洛夫南部的敌人展开猛攻，最终救下了岌岌可危的SS“日耳曼尼亚”团各连。

9月17日昼间，SS“日耳曼尼亚”团团团长德梅尔胡贝尔上校（团部设在位于雅沃洛夫以北3公里），接到22军新命令，着令SS“日耳曼尼亚”团脱离22军指挥体系，转属第17军。

SS“日耳曼尼亚”团2营进行奋战

当SS“日耳曼尼亚”团1营和营正在第22军建制内血战的时候，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却归布施中将的第8军节制。该军所属各部（第5装甲师、第8步兵师和第28步兵师）披荆斩棘，不顾恶劣的路况持续进击，于9月12日攻抵布洛佐亚—斯塔迪尼斯—利尼卡一线。

SS“日耳曼尼亚”团2营，被加强给第8步兵师，与第8反坦克营一道担任该师的开路先锋。他们任务是夺取克雷泽沃（Kreszov）的桑河大桥，并确保大桥畅通无阻。对于加强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和反坦克营所属的炮兵而言，这个任务意味着他们要长途行军80公里，与后续跟进的第8步兵师的各个步兵团有2天以上行程的距离。出发前，2营进行地形侦察发现指定路线根本无法通行摩托化车辆。行军11小时后，加强2营抵达库尔布赫瓦小镇时，惊喜地发现他们竟然碰上了第5装甲师先头坦克群。接着，加强SS“日耳曼尼亚”团2营毫不停顿，继续朝鲁迪尼克推进，并在该地与波军一支自行车部队进行了短暂交火。根据俘虏的供认和当地居民提供的情报，克雷泽沃的桑河大桥正由一支强大的波军占据，并已做好爆破准备。加强SS“日耳曼尼亚”团2营长舒邦中校决定立即出发，闪击克雷泽沃；同时做第二手准备，侦察乌拉诺沃的桑河大桥情况，并从此时起在鲁迪尼克留驻1个连。不管怎么



样，2营的首要任务是打下与克雷泽沃隔河相望的康斯坦丁诺夫（Konstantinovo）。

下午，SS“日耳曼尼亚”团5连对康斯坦丁诺夫展开攻击，并迅速向大桥推进。14点30分，大桥接近地已落入2营之手。洛斯肯鲁斯肯中士和拉贝一等兵刚刚跃出阵地，他们排的战友就摒着呼吸跟着冲了上去，试图以闪电般的速度穿越敌火攻下大桥。说时迟、那时快，波军工兵压下炸药起爆器，随着一声巨响，大桥化为钢铁火龙，彻底毁灭。与此同时，普克斯鲍姆一等兵和萨泽一等兵却表现出了不惧危难、舍身救人的大无畏精神。他们冒着掉进冰冷的桑河激流的危险，在枪林弹雨中抢下了1名喉部中弹的战友。

桑河大桥的灰飞湮灭，也意味着SS“日耳曼尼亚”团这天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9月12日晚，加强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做好了强渡准备。在距康斯坦丁诺夫相当距离上，5连容克尔中尉带着5连1个排的掷弹兵和3连1个重机枪排划着突击艇（德军使用的一种橡皮艇）渡过桑河，并在对岸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桥头堡。接着工兵加班加点工作，迅速架起一座浮桥，9月13日拂晓，6连和7连越过浮桥，全部进入桥头堡阵地。

13日，晨光微露，加强2营各连一齐展开攻击，波军后卫部队措手不及，非逃即降，敌主力已于12/13日夜撤退。6连不待休整，马上展开队形，急追败退之敌，直到德国空军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对败敌猛烈轰炸时方才收住追击脚步。下午，第8步兵师长亲临SS“日耳曼尼亚”团2营营部，2营长向他报告2营已完全确保该师在桑河东岸的补给线。

鲁迪尼克和乌拉诺夫之间地区，是SS“日耳曼尼亚”团5连于9月13日的进攻目标，5连的将士们在该地（以及尼斯库）与敌展开激烈交火。驻乌拉诺夫大桥的波军反应更快，还没等5连冲锋，工兵就压下起爆器，把大桥炸飞。接着，5连又在罗斯拉维策遭遇一支强敌，最初只能用火力进行压制。9月14日和15日，第8步兵师各步兵团陆续到达，接过了加强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各连防务。

9月15日，SS“日耳曼尼亚”团2营因缺油一直到15点30分都无法挪动一步。在如此窘境下，维冈候补军士作为2营燃油纵队队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带着手下以几乎超人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给作战车辆加满了燃油。

17点00分，全体车辆加满油，SS“日耳曼尼亚”团2营离开第8步兵师防区（同时脱离第8军建制），根据第22军的命令，穿过普热密斯尔要塞，赶往赫洛夫。一路上，2营经历了无数次绕道、道路拥堵和被炸坏的桥梁，最终于9月16日03点00分抵达普热密斯尔的浮桥，并在清晨全部完成渡河作业。之后，2营越过不少严重破损的大桥和布着地雷的公路和铁路后，好不容易才在午前赶到萨多瓦维斯尼亚。接着，SS“日耳曼尼亚”团2营沿着通往雅沃洛夫公路两侧攻击前进。严阵以待的波军部队仍散布于雅沃洛夫和萨多瓦维斯尼亚之间大片森林中。他们是从普热密斯尔要塞突围而出的部队，此时正拼命寻隙向东突围。当敌人正抵达马拉奥美佐拉之际，却没想到侧翼暴露，被刚好赶到的2营一顿痛打。尤其让2营将士感到兴奋的是，他们解救了许多刚刚落入敌手不久的本团战友。



9月18日，2营彻底肃清了马拉奥美佐拉周围森林盘踞之敌，接着2营归建。

9月19日，SS“日耳曼尼亚”团2连和3连也回归建制。

在整个波兰战役中，SS“日耳曼尼亚”团所有的作战行动都是根据战场需要在各个军之间来回游动，而不像SS特别机动部队主力那样和陆军部队捏成一个师级部队实施独立作战。总的来说，波兰战役中，陆军对SS“日耳曼尼亚”团的用法并不恰当。

除此之外，正如前面提到的，SS“日耳曼尼亚”团作为一个全副武装的摩托化步兵团，自波兰战役爆发以来就没有接受过哪怕一次配属先锋师展开突破作战。相反，他们接到的任务几乎都是确保集团军后方地区，即使是占领波兰的工业区任务，对他们而言，也认为是重任。

当该团最终接到作战任务时（配属第22军），建制却又被第14集团军的一纸命令给拆散。今天，我们通过参考各军作战日记、往来电报、其他文件和参战官兵回忆等文献，可以很明显地发现，SS“日耳曼尼亚”团实际上最前沿执行作战任务时，已被各种命令拆散，导致战斗力低下，根本不足以完成第22军赋予的在雅沃洛夫—萨多瓦维斯尼亚一线建立侧翼防线的任务。从1939年9月13日到17日，这个实力虚弱的摩托化步兵团（实际战斗力仅及1个加强营）就象一堵薄薄地防波堤，在强敌的进攻波浪下，左右摇摆，险象环生。

值得一提的是，第22军参谋长蔡茨勒少将于9月16日08点10分在拍发给第17军军长基恩尼茨中将的电报中，对SS“日耳曼尼亚”团评价如下：

“SS‘日耳曼尼亚’团已经连续两天获得了他们所渴望的战斗。目前，该师正在雅沃洛夫以南持续与敌激战。”

除开这些事实说明全团官兵达成奇迹般任务外，他们在对兵力处于绝对优势、拼死突击而又作战意志坚决的强敌突击下，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重压。而敌人的部分兵力已被德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唯一念想就只剩下投降或是拼死突出薄弱的德军包围圈两条路走。公平地说，波军斗志和他们一流的训练水准已在战斗中不分昼夜的进攻中得到了体现，德军对此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战争必败无疑，但波兰的士兵还是在绝境下难以置信地战斗到了最后。

波兰战役结束后，各部陆续归建，SS“日耳曼尼亚”团先是撤到克拉科夫，继而摩托化行军开往布拉格西南不远处的贝劳。在该地，SS“日耳曼尼亚”团成了新组建的SS特别机动部队混成师、SSV师（摩托化步兵师）一员，首任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保罗·豪塞尔中将

SS“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搜排在波兰战役中的战斗概况

1939年9月1日，SS“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搜排先是在通往普莱斯路上疾进，首先穿过了利布尼克。接着，该排又先后在尼库莱、米斯洛维茨和索斯诺维策接到一系列新任务。占领索斯诺维策后，该排被加强给第8装甲师所属的第8装甲侦察营。跟随第8装甲侦察营，SS“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搜排先后参加一系列战斗：



包围兰多姆，打下桑多梅日的维斯瓦河渡口，并朝莱姆贝格和斯特雷挺进。

9月22日左右，在斯特雷，SS“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搜排在德苏分界线上与苏军会师。

1939年9月25日，SS“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搜排解除对第8装甲侦察营的配属，先是转到克拉科夫，继而返回皮尔森地区的贝劳，重回SS“日耳曼尼亚”团建制。

在波兰战役中，SS“日耳曼尼亚”团装甲侦搜排的1辆轻型装甲车“豹子”号被击毁。装甲侦搜排因在波兰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将士们获得不少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

1939年9月波兰战役中，SS“日耳曼尼亚”团各部的配属情况

1939年9月1日到9月3日 配属第8军（军长：布施中将）全团

1939年9月3日到9月5日 配属第3边境警备司令部 全团

1939年9月5日到9月20日 配属第5装甲师SS装甲侦搜排

1939年9月10日到9月15日 配属第8军（军长：布施中将）SS“日耳曼尼亚”团2营

1939年9月10日到9月17日 配属第22军（军长：冯·克莱斯特中将）全团（欠2营和装甲侦搜排）

1939年9月15日到18日 配属第22军（军长：冯·克莱斯特中将）SS“日耳曼尼亚”团2营

1939年9月17日到19日 配属第17军（军长：基恩尼茨中将）全团

SS工兵营在波兰战役的表现

该部分主要引用工兵营所属的第10军命令摘录，以阐明当时形势发展和第10军的作战目的。这些命令证明了SS工兵营在第10军的角色和价值。

在8月25日前，第415舟桥队1连和2营加强给SS工兵营。

该营以下述部队占领布雷赫哈默—海德布雷克—克洛德尼茨集结区：

营部	海德布雷克
1连	海德布雷克
2连	布雷赫哈默
3连	布雷赫哈默南部
舟桥连	海德布雷克
轻工兵连	海德布雷克
第415舟桥连1排	克洛德尼茨
第415舟桥连2排	克洛德尼茨

8月26日，SS工兵营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根据15军第4号作战命令，工兵营将作为15卷先锋于1939年8月25日04点35分首先穿过德波两国边界。

但在最后一刻，进攻却取消了。由于意大利总理、独裁者墨索里尼的调停，德国和波兰



举行外交谈判。一线部队及时刹车，避免了大战提前爆发。

8月28日，随着黄昏的临近，SS工兵营奉命再次出动，经由图斯特，抵达施维本—茨威伯恩—克鲁帕穆勒地区。

8月29日：SS工兵营再次进入战备状态。各连长沿着国境线和波兰工兵可能埋下炸药的边界各座大桥进行了仔细的侦察。除了桥面放置的障碍物和波兰岗哨外，他们什么也没发现。

所有和平谈判全部破裂后，战争最终在1939年9月1日爆发。

莱歇瑙的第10集团军右翼的15军，最初奉命和第2轻装师、第7机枪营一道沿正面展开攻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先冲到维斯瓦河，继而迂回完成对东北守敌的包围。

第3轻装师在第15军背后跟进。SS工兵营所属的2个连被加强给第2轻装师以实施突破作战。他们的任务是遇障排除、遇水架桥，保障第2轻装师（师长：斯图姆少将）能有效冲锋。

9月1日：04点00分，第2轻装师先头部队在工兵伴随支援下，越过波兰边界。波军工兵埋设的几处雷场和布设路障给第2轻装师推进造成短暂延迟，但很快被工兵排除。

师长斯图姆少将身先士卒，冲在了全师最前面。在第2轻装师抵达马拉帕尼大桥前，波兰工兵炸毁了这座大桥。

SS工兵营3连立即开始架设1座步行便桥，架桥作业仅耗时1小时即告完成。接着，工兵又开始架设一座重约12吨的军用急造桥。9月2日凌晨02点00分，急造桥正式通车。

完成步行便桥架设的同时，SS工兵营还收到斯图姆少将的新指示：索斯尼策以南的一处公路弯道口据报已被波兰工兵炸毁。工兵营立即组织侦察队前出，13点00分侦察队证实了这个报告。15点00分，第7侦察团开始隆隆开过新的急造桥，这是SS工兵营将士们用架设徒步便桥的剩余器材新建起的便桥。对SS工兵营的“伟业”，斯图姆少将致以诚挚祝贺。

与此同时，SS工兵营挑灯夜战，继续在夜间于马拉帕尼又架起一座浮桥，并停掉了修复索斯尼策大桥的计划。如此以来，工兵们总算能在拂晓前有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了。

“第2轻装师应尽速前进，夺取科斯尼辛南面森林，并在卢布萨台地过夜。目前，敌人正向东边打边撤。瓦尔塔河对岸之敌抵抗已经确认。”

9月2日：索斯尼策的步行便桥承载力已达极限，不得不进行扩建和交通分流。18点00分，扩建作业完毕。当天，工兵们在斯塔尔哈默附近森林宿营。

“敌仍在沃尔谢尼克台地进行顽强抵抗，并朝瓦尔塔河对岸边打边撤。第15军主力已于当夜抵达瓦尔塔河畔。”

9月3日：根据命令，SS工兵营于05点30分出动，沿着霍恩纳克、库谢欣和皮亚塞克朝沃尔谢尼克挺进。该营按时抵达沃尔谢尼克以西1公里森林地区（指定地区），继续由第15军节制。

07点00分，SS工兵营又收到一项新的任务，迅速修复一座炸毁的大桥。不到3小时，大桥已经完全修复，并与公路接通。



霍特中将亲自向SS工兵营未来任务做出指示：SS工兵营务必修复库兹克洛维基—祖尔基公路间一座大桥上的单向通道，使桥面交通恢复双向通行。霍特中将的命令是，用最快速度完成！然而，整条公路完全堵塞，工兵无法前进。于是，他们干脆跳下车辆，将桥梁维修器材扛在肩上，迈开步伐，顶着酷热的天气，沿着公路两侧行进，往大桥赶路。每次到位一队，一些人甚至搭乘坦克赶来。一经到位，工兵立即开始紧张的抢修作业。15点15分，桥面恢复双向通车。接着，SS工兵营继续前进，又夺取了米雅霍夫。

“第15军经由祖尔基，沿着涅戈瓦—雅诺夫一线朝库涅克波尔挺进。”

9月4日：“沿着第15军整个防线正面，到处都在和敌人后方警戒部队、散兵游勇和游击队混战。新的敌军正往基尔勒克附近集结。”

10点45分，SS工兵营奉命肃清祖尔基—勒洛夫公路沿线的波军散兵。在勒洛夫，工兵和波军散兵的交火中，自己蒙受了一定的伤亡。

14点00分，沃尔谢尼克和萨马多佐的大桥已做通车准备。

第2轻装师经过果敢战斗，打下了斯科泽库斯基（Szczekociny），为今天大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15军继续前进，打击基尔勒策周围之敌。第2轻装师应守住耶德日奇亚，准备（掩护工兵）在尼达架桥，并准备在洛索斯纳也架设另一座桥梁。

9月4日/5日夜，SS工兵营3连，加强给第29侦察营，并在勒洛夫东郊出口布置明暗哨。

9月5日，SS工兵营接受任务，维修改善第15军防区内道路系统。17点00分，SS侦察营又接到新命令，立即开拔，经由斯科泽库斯基朝耶德日奇昂挺进。直到深夜，全营才抵达目的地，并在一所大型学校宿营。

9月6日，当地敌人的顽强抵抗已被第2和第3轻装师成功粉碎。调整部署后，第15军沿着奥斯特洛维茨—维尔佐洛尼克—卡恩尼亚一线推进，夺取沿途各个隘口，并穿过这些隘口继续向兰多姆及其东面进攻。

SS工兵营抵达基尔勒策，并占领了市内一所高校，仍归第15军节制。期间，营长出任该市临时行政官，在2名精通德语的外国友人的协助下，全城的水电供应得以恢复。

9月7日，SS工兵营仍留在基尔勒策。

敌人完全撤至维斯瓦河对岸，在15军防线右翼和中央仅有敌之微弱抵抗。

第15军决心不顾部队疲劳和装备磨损，继续追敌并力争捕捉歼灭。本军所部将夺取兰多姆—普拉维公路，阻敌撤过维斯瓦河。

第2轻装甲师继续一边绕过强敌的抵抗，一边逐次夺取隘口朝兰多姆挺进。

9月8日，兰多姆之战仍在持续进行。SS工兵营下午开拔，当夜抵达奥斯特洛维茨。

入夜后，SS工兵营封闭了第2轻装师和第3轻装师之间在奥斯特洛维茨以北的缺口。该营占领奥斯特洛维茨—布罗迪一线，粉碎了波军最后的突围企图。



9月9日：

第15军各部均陷入激战，阻止强敌朝维斯瓦河突围。本军任务是摧毁兰多姆四周被围之敌。

加强SS工兵营确保德博瓦—沃拉—皮亚斯基—卡明尼亚地区，含布罗迪。

当天，SS工兵营得到第7侦察团2个摩托化步兵连的加强，在鲁迪维库夫将2个连接上。随后，2位连长向设在奥斯特维策西北边缘的SS工兵营营部报到。核心阵地设在布罗迪。”

9月10日：

敌人并未反复突围。

第15军肃清了盘踞在德布林—兰多姆—斯德洛维策—索尔尼克地区之敌，并确保向东通往维斯瓦河畔所有通道的安全。我们可以放心地说：欢迎友军从任何方向而来（维斯瓦河）！

SS工兵营和第7侦察团2个连，扫荡了奥斯特洛维茨—斯库诺公路和布罗迪—埃扎之间、奥斯特罗维策以北森林地区之敌。

在此期间，SS侦察营始终在奥斯特罗维策保留了一个战俘集中点，直至他们将该集中点移交给军需部。

突围行动一再失败，令波军各部士气低落，开小差事件与日俱增，森林成了散兵游勇的临时栖身之处，一些散兵走投无路，甚至在没有任何看押的情况下就直接走进战俘营。他们都饥肠辘辘，部分军官或逃或降，剩余的军官惟有自杀效忠。

9月11日：

被围之敌成批向各连投降，我军这次共抓获约万名俘虏。俘虏数字还在不断刷新。至于缴获的武器装备数量之多，简直难以统计。波兰陆军第3步兵师师长也在俘虏名单之列。第12步兵师师长据信已经自杀。第7侦察营2个连继续配属SS工兵营。

9月12日：

布楚拉河双重包围战胜利结束。最为重要的打扫战场环节已经结束。俘虏数量达到了16000人。缴获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更是数不胜数。

军计划将机动部队撤回二线，让步兵师前出到维斯瓦河畔。

配属给SS工兵营的第2轻装师所部立即归建，SS工兵营仍留驻奥斯特洛维茨，接着配属第4军执行架桥任务。

9月12日/13日夜，SS工兵营所部再次上路，目标——拉索钦。这些部队，含SS工兵营3连在内，在施马诺夫卡附近1座小树林休整。

第15军军部

指挥部

1939年9月10日

每日公报



兰多姆之战已经结束，我军摧毁了波兰陆军第3、第7和第12步兵师，1个骑兵旅和众多独立团营部队。由于还有不少波兰士兵躲藏在周围的各个森林里，因此抓获战俘数量和缴获武器装备总数难以定论。

一周以来的巨大努力没有白费，我们在战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也是我们个人的勇猛和团队协作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我们以维斯瓦河为目的地，一路迅猛推进，并且抓住每个战机痛击敌军。

我要感谢在战役爆发后一直忠实随我南征北战的诸位将领们，也请全军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不少官兵或是牺牲、或是挂彩、或是杳无音讯。第2轻装师承受的伤亡是全军中最大的。我们应向他们的英勇气概鞠躬致敬。每一名战士和驾驶兵都应该为参加这次伟大的史诗般战役而感到无比自豪。

我特别要感谢工兵和通信兵。正是他们破除无数障碍并提供急需的指挥控制系统，才使我军的胜利获得稳定的保障。飞行员和高射炮兵也与咱们陆军情同手足，密切合作，特别是高射炮兵在9月8日/9日夜粉碎波兰人对伊尔扎的地面进攻时表现尤为出色。

我们会马上迎来新的任务。我们将以毫不动摇地必胜信念和对元首的无限忠诚继续执行新的任务！

签字：霍特中将

9月13日：

未来几天将是SS工兵营在波兰战役的颠峰时刻。

SS工兵营收到如下作战命令：立即在诺维的维斯瓦河上架起一座浮桥。

接到命令，全营行动起来。12点00分，SS工兵营展开架桥作业。4吨重的小摆渡轮逆流而上开到架桥点。通往维斯瓦河之路异常艰辛，一路上得穿过杨柳丛和芦苇丛，尽管如此，架桥作业仍飞速进行。

15点00分，1架波军侦察机低空飞临架桥点上空，当即被德军高射炮击落。

从坠毁的波兰侦察机飞行员尸体中，德军搜出了波军下达的阻止德军在此地架桥的命令。

9月14日：

截止17点00分，车辆的渡河作业全靠2艘重约16吨的渡轮完成，这真是一项费力又耗时的的工作！

在维斯瓦河西岸，浮桥和陆地对接顺畅，车辆通行无阻。但在维斯瓦河东岸的桥与地对接地带却是一片延伸约400米的沙滩。为了保障车辆顺利通行，工兵们在沙滩上铺设木板、柴捆和松散的柳条，但还是对车辆的行进造成一定的延误。

17点00分，浮桥架设完毕。18点00分，第一辆作战车辆开上浮桥。劳累了24小时的工兵满意地在浮桥附近的一片草坪宿营。

9月15日：



然而，SS工兵营还未休息多久，新的使命又向他们招手。德军打算在安诺波尔地区被波军炸毁的维斯瓦河大桥地点附近三条支流架设浮桥。

SS工兵营的任务是在横跨维斯瓦河一条支流上架起一座重16吨的浮桥。09点00分，SS工兵营各连长驱车压过安诺波尔新桥桥面，发现该桥横跨支流的桥面长度为102米。在架桥准备工作中，2名军官乘1艘小艇从西岸横渡支流。两位军官，一位是伦格上校、第10军工兵指挥官，他带着手下的工兵团参谋直接指挥整个架桥作业；另一位是米考施中校，正是他指派SS工兵营勘测维斯瓦河中央支流。对于SS工兵营各连长而言，米考施中校是老熟人了，他在罗斯劳的陆军工兵学校就是他们的教官，教授过不少工兵专业课程，同时也和这些当时身为学员的连长一起进行过多次图上作业和前往萨克森州的实地教学之旅。而维斯瓦河第三条支流正是由来自萨克森州的1个德军工兵营负责架桥。

勘测完毕，各连奉无线电命令拔营上路，13点00分左右抵达架桥点。不久，舟桥车抵达。SS工兵营分成三部开工，一部架设浮桥两边接地段、一部用特种钢缆系紧渡轮，组成一个个浮桥段，另三分之一准备开辟桥面通道。

入夜后，由于电闪雷鸣和缺乏照明设备，SS工兵营不得不暂时停工，直到05点00分才复工。

9月16日：

当天，第4军军长施维德中将视察了SS工兵营，高度评价了该营的架桥作业进度。16点30分，桥两面部分对接完毕，桥面通道也正式完工。对SS工兵营出色而高效的架桥作业，伦格上校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的确，SS工兵营架桥技术不同凡响——架桥完毕，工兵们照例先进行承载力测试，令人赞叹的是，SS工兵营架设的浮桥是测试后唯一不需要任何加固的浮桥！作为嘉奖，施维德中将下令给SS工兵营美美地放上一天假，接令后全营高兴地返回诺沃浮桥附近的草坪休息。

同一天，第15军（SS工兵营已脱离该军节制），接过了华沙西南地区防务，负责从格拉卡尔瓦雷亚到布楚拉之间地区。

9月17日：

利用难得的战地假日，SS工兵营官兵们在维斯瓦河痛快地洗了一场澡，并充分享受了一天的阳光浴。

9月18日：

06点00分，SS工兵营开始拆除诺维大桥并将架桥装备逐个装车。10点00分，拆除作业完毕，再次休息。

当天，第15军的形势如下：“军继续朝东北迂回，并以一部确保右翼，合围莫德林要塞以南之敌。”

9月19日：

第15军形势如下：“沿布楚拉河，第8和第10集团军围歼了2个波兰陆军集团军，第8和第



10集团军俘获114000名战俘，含数百名军官和不少将军及高参。9月18日/19日夜，波兰陆军总司令签发命令，着令各部独立行动，寻机朝华沙突围。

第15军继续向东朝维斯瓦河最南侧挺进，支援第11军无情地沿着维斯瓦河岸追击败退之敌。”

09点30分，SS工兵营连续穿过奥斯特罗维策、兰多姆和戈洛耶克朝哥罗德茨克前进。22点00分，工兵营进入哥罗德茨克一所学校宿营。

9月22日：

SS工兵营再次配属第15军：“伤亡较大的第29步兵师和第2轻装甲师结合部已退至康平诺夫斯克丛林南部边缘。为了防止占领康平诺夫斯克丛林的敌人继续朝两师结合部纵深挺进，SS工兵营立即配属第29步兵师，于卡里斯克展开攻击后扫荡北面森林之敌。贵营为本军最后的预备队。”

为了执行这道命令，SS工兵营立即占领从博尔基到挪维布迪之间一条5公里宽、由一系列前哨据点组成的点状稀疏防线，由于防线正面宽大，SS工兵营不得不把全部兵力顶上一线。

9月21日：

第10集团军用空投和炮打的方式将集团军司令部印发的宣传单射向敌阵地，要求双方停火，坐下来谈判投降事宜，目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很明显，任何抵抗都没有意义了。波兰政府已经逃到罗马尼亚避难，结果被拘押。波兰陆军总司令列茨-施密古元帅也抛弃了全军，逃到罗马尼亚。

“第15军从南面和西面完成了对莫德林要塞的包围，封闭了要塞守敌从南面和西面突围，以及外援从东南进入莫德林的所有通道。”

与此同时，第15军继续让SS工兵营肃清康平诺夫斯克森林。工兵营以2个连展开清剿作战，而3连负责搜索第29步兵师和第2轻装甲师结合部一系列交通点。肃清森林后，工兵营在森林东部共抓获126名战俘（含4名军官）。

08点00分，3连奉命扫荡博尔基以北的森林。期间，该连遭到莫德林要塞猛烈的炮火急袭，无人伤亡。此战中抓获的战俘被压往格雷迪。

9月22日：

根据第10集团军命令，SS工兵营舟桥队，脱离第15军建制，转由第14军节制，07点00分舟桥队赶到兰多姆。

与此同时，SS工兵营1个连在扫荡指定地区森林时抓获130名俘虏（含1名中尉），使全营俘虏人数增至256人，工兵营3人失踪。

9月23日：

按计划，SS工兵营继续对康平诺夫斯克森林展开清剿战。除了缴获数量庞大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外，才发现了大量波军阵亡将士的尸体。尽管如此，落单的车辆还是不时遭到波



军散兵的伏击。10点00分，SS工兵营开始在第29步兵师和第2轻装师结合部建立一条点状不连贯防线。3连经过抢修，改善了鲁比克以西到博尔基东出口之间的路面质量，并加固了诺瓦布迪大桥，使之承载力达到16吨。2连也短暂对格尔基的3座大桥进行了加固，路面用原木铺设了170米，另用柴捆和树枝捆又铺设150米，保障了这3座大桥两段接地口通车无阻。

9月24日：

“第15军于14点00分转属第8集团军，自康平诺夫斯克森林撤退后，占领卡明纳地区。”

SS工兵营，配属第8军，作为第31步兵师一部，参加华沙巷战。

第31步兵师是第8军左翼部队，准备以82步兵团为右翼、17步兵团为左翼向华沙发起总攻。

在第31步兵师左翼的是第19步兵师，该师所属的第74步兵团占领第17步兵团旧阵地，他们不参加总攻。SS工兵营营长带着手下各位连长驱车赶到华沙西南的第31步兵师师部，领受作战任务。

出师部，他们继续前往华沙郊外的沃罗奇，向第17步兵团团长纽曼-斯利赫洛上校报到。根据命令，SS工兵营将配属第17步兵团，参加华沙总攻击。

具体部署是，SS工兵营主力配属第17步兵团右翼的3营（主攻方向），工兵营3连配属给第17步兵团左翼的2营（营长：哈勒斯勒本少校）。在给SS工兵营的任务指示是这样写的：

“支援第17步兵团3营前进，并确保17团和82团战线衔接，同时负责斯基纳维策—华沙一线侧翼掩护重任。”

对华沙的总攻日定为9月26日。德国空军对华沙城的反复轰炸，使城内几座大型储油罐中弹爆出熊熊烈火，巨大的黑色浓烟笼罩全城上空。

9月25日：

各工兵连连长就攻击细节与配属步兵连长进行磋商。进攻准备也在全速进行。

工兵们编成一支支工兵突击队，被加强给参加进攻的各个步兵连。每个工兵突击队都由发烟分队、爆破分队、投弹分队、剪铁丝网分队和排雷分队组成。在进攻中，他们将紧跟在各自配属的步兵排身后，根据战场需要随时派上合适的工兵分队。此外，喷火分队也紧急组建，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总的来说，各个工兵突击队的任务是剪断/爆破铁丝网群、摧毁钢筋混凝土/加强永备工事和房屋火力点，支援步兵冲锋。

24点00分，明晨进攻令传达到各个部队中。进攻准备务必在07点00分全部完成。

9月26日：

预定攻击的前沿地区被德军炮兵猛烈的火力覆盖。在炮火准备阶段，SS工兵营于华沙总攻击中出现了第一起伤亡，1名将士被1名爬到树上的波兰狙击手打伤。

07点45分，炮火准备达到高潮，第17步兵团各连，包括工兵突击队在內，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出击。

26日，天气明媚去寒冷。最初，攻势进展良好。前进大约1000米，德军开始遭到敌人顽



强抵抗，敌从左翼朝德军猛烈扫射。侧射火力给SS工兵营、尤其是3连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尽管如此，工兵突击队仍冒着猛烈的机枪火力有条不紊地展开敌前作业。排雷除障分队在障碍物群中炸开一条条通道，剪铁丝网分队沿着攻击轴线不断剪开带刺铁丝网，喷火分队也紧跟着冲了上来。

每当进攻受阻，德军就呼叫炮兵支援，随着炮声响起，攻击部队就再度前进。每进一片居民区，工兵们总是最先冲进敌人的战壕，他们先用炸药爆破“西班牙骑手”（设在战壕前一种木桩障碍物），然后滚翻进战壕，猛投手榴弹。才打下战壕，却又马上遭到附近花园和房屋内守敌射击，不得不继续展开残酷的巷战，以逐屋逐房肃清守敌。惨烈的巷战一连打了7小时，最终第17步兵团和SS工兵营止步于敌人顽强抵抗下，不得不叫停了进攻。波军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持续进行的顽强抵抗，实在令人钦佩。

大约17点00分，敌人甚至从火车站发起反击，但在德军炮兵和步兵集中火力打击下，反击很快被粉碎。

与此同时，工兵也将机枪架在高层建筑物的不同楼层，确保既夺地段，并随时准备打敌反扑。至傍晚，第17步兵团没能打下预定目标，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天的进攻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SS工兵营也伤亡惨重，仅3连就阵亡4人、9人负伤。整个SS工兵营伤亡没有确切数字。

9月27日：

阴冷的暗夜过得并不平静。

03点30分，波军又展开新的反击，但还是被德军各种武器齐射所粉碎。

当天进攻预定在09点00分开始，接着推迟到09点10分，然后通过电话指示再推迟到09点14分。然而，进攻始终没有展开。就在09点14分将近，电话中突然传来指示：

“敌对结束！华沙投降了！”

刚才还在做着进攻准备的将士，这会儿接到敌人投降的消息，一时间感到难以置信。听到这条消息，第17步兵团几名士兵立即站了起来，以为能松口气了。结果，他们为自己的侥幸付出了代价，很快他们就被对面的波兰步兵打中，在这一胜利时刻倒了下去。

华沙的投降，也宣告了SS工兵营在波兰战役中最后一次、同时也是最艰苦战斗的告终。在众多战斗中，SS工兵营以架桥、修路和作为步兵勇敢战斗证明了自己不愧是一个出色的工兵营，能力丝毫不亚于陆军同行。

9月28日：

SS工兵营解除对第8军的配属，重归第15军节制。该营在杰克洛维策周围一直休整到10月1日。期间，SS工兵营充分利用休整时光，给将士、车辆和装备都美美地放了一假。

10月1日：

根据德国陆军总部命令，SS工兵营解除对第15军配属，转移到皮尔森东面的布拉迪一瓦



尔德训练场，加入新成立的SS特别机动部队摩托化步兵师。

10月2日：

SS工兵营离开波兰，返回布拉格，和SS“警卫旗队”旅会合。离开波兰战区后，SS工兵营同时解除了对德国陆军南方集团军群的配属。

从布拉格出发，SS工兵营又开到莫洛维策。由于SS特别机动部队摩托化步兵师的成立，SS工兵营呆了好长一段时间。在这里，SS工兵营还抽调骨干，帮助成立了SS“骷髅”师工兵营（未来的SS第3“骷髅”装甲师）和SS“警察”师（未来的SS第4“警察”装甲掷弹兵师）工兵营。

此外，还有一些军官、许多士官和众多士兵转入德累斯顿的工兵补充营，将他们的战地工兵经验和技巧传授给新兵蛋子。

SS工兵营营长布伦伯格少校，接过了工兵补充营营长，空缺的SS工兵营营长职位由他手下一位连长蒂茨上尉继任。此时的SS工兵营充满了新来的稚嫩面孔，由于支援两个SS师的建立抽调了不少兵力和装备，SS工兵营只得再补充了大量装备，并重新对这些新入伙的菜鸟进行密集的工兵科目训练。

在未来的战火岁月里，SS工兵营继续无偿奉献大量军官、士官和老兵，以满足SS特别机动部队/武装党卫军新组建的大量工兵营、各个SS团16连（工兵连）以及各个重武器连工兵排的骨干需求。

武装党卫军各工兵营长主要都来自于SS工兵营，因为该营是SS特别机动部队成立的第一个工兵营，也是在和平时期接受过极为严格而良好的训练，在首战中表现极为出色，因此SS工兵营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武装党卫军全体工兵部队的父母营。



▲ “帝国”师的首任师长保罗·豪塞尔



▲ “德意志”团团长菲利克斯·施泰纳



▲ “德意志”团第二任营长格奥尔格·克普勒



▲ “德意志”团1营营长里特尔·冯·亨格尔



▲ “日耳曼尼亚”团团长卡尔-马利亚·德梅尔胡贝尔



▲ “日耳曼尼亚”团1营营长西尔玛·瓦克勒



▲ SS侦察营的维尔纳·波舍克



▲ “日耳曼尼亚”团3营营长海因里希·克彭



▲ “元首”团1营营长威廉·比特里希



▲ “元首”团2营营长冯·肖尔茨



▲ 党卫队侦察营营部连连长汉斯·魏斯



▲ 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属防空营营长维尔纳·奥斯滕多夫



▲ 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炮兵团团长彼得·汉森

责任编辑 孙丽娜

封面设计 王 星

作者简介

**帝国师最后一任“元首”团团长
奥托·维丁格 (Otto Weidinger, 1914-1990)**

1934年4月加入党卫军特别机动部队。1938年，维丁格被提拔为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在与波兰和荷兰的战争中，他分别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

1944年，维丁格担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指挥该团经历了诺曼底、阿登、巴拉顿湖以及维也纳等多次重大战役。由于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奥托·维丁格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1944年4月21日）以及橡叶饰（1944年12月）。

大战结束后，维丁格一度被美军关押，出狱后，维丁格一直在一家药房担任药剂师直至退休。1967年到1982年之间，他陆续撰写了《永远的同志：“元首”团全史》以及《武装党卫军第二“帝国”师官方战史》，堪称研究这支党卫军王牌部队的最权威著作。

指文图书官方网络书店
<http://cniti.taobao.com>

 **指文图书**
ZVEN BOOKS



超级
大本
CJBBY.net

 **铁血网**
TIEXUE.NET

 **铁血网**
BOOK.TIEXUE.NET

ISBN 978-7-8942-9178-3



1CD+7手册总定价：258.6元
(本册定价：29.8元)